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
研究叢書

《元詩選》與元詩文獻研究

羅鷺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
研究叢書

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

ISBN 978-7-80752-539-4

9 787807 525394 >

定價：40.00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元詩選》與元詩文獻研究

羅鷺 著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元詩接受史』(09YJC751065) 階段性成果
◆四川大學2008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資助成果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詩選》與元詩文獻研究/ 罗鷺著．—成都：巴蜀書社，2010.4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978－7－80752－539－4

Ⅰ．元…　Ⅱ．罗…　Ⅲ．古典詩歌－文學研究－中國－元代　Ⅳ．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01964 號

《元詩選》與元詩文獻研究　　罗　鷺　著

YuanShiXuan Yu YuanShi WenXian YanJiu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编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6.125
字　　數	40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539－4
定　　價	40.00 圓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目　録

緒　論……………………………………………………（ 1 ）
一、元詩文獻研究現狀……………………………………（ 1 ）
二、《元詩選》文獻研究方法與意義 ……………………（ 10 ）
第一章　顧嗣立與《元詩選》 ………………………………（ 19 ）
第一節　顧嗣立生平與著述……………………………………（ 20 ）
一、家世與仕履……………………………………………（ 21 ）
二、交遊與漫遊……………………………………………（ 25 ）
三、藏書與著述……………………………………………（ 32 ）
第二節　《元詩選》的成書與版本…………………………（ 41 ）
一、編纂背景和緣起………………………………………（ 41 ）
二、述《元詩選》成書經過………………………………（ 45 ）
三、《元詩選》的版本 ……………………………………（ 52 ）
第三節　《元詩選》的編纂體例與文獻價值………………（ 60 ）
一、《元詩選》編纂體例探微 ……………………………（ 61 ）
二、《元詩選》文獻價值考論 ……………………………（ 70 ）
第二章　元詩別集流傳考……………………………………（ 75 ）

第一節　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別集的流傳概況……………… (76)
一、清初私家藏書目錄所見元詩別集流傳考………… (77)
二、四庫采進元詩別集概況………………………………… (82)
三、元詩別集的現存情況…………………………………… (88)
第二節　顧嗣立編纂《元詩選》的資料來源……………… (91)
一、顧嗣立家藏元人別集考………………………………… (91)
二、金侃手抄元人別集流傳考……………………………… (96)
三、顧嗣立所借江南藏書家元詩別集考……………… (102)
附　錄　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別集流傳綜表……………… (109)
第三章　《元詩選》文獻來源考（上）
——所選元人詩集底本考 ……………………… (130)
第一節　據編者按語考其底本…………………………… (131)
第二節　據資料來源考其底本…………………………… (145)
第三節　據版本互校考其底本…………………………… (178)
第四節　餘　考……………………………………………… (211)
一、底本不可考者………………………………………… (211)
二、顧嗣立輯本元人詩集考辨…………………………… (216)
第四章　《元詩選》文獻來源考（下）
——所選集外詩的文獻來源 ……………………… (219)
第一節　顧嗣立自注文獻來源考述……………………… (220)
一、總集……………………………………………………… (220)
二、地理類著作……………………………………………… (235)
三、書畫文獻………………………………………………… (239)
第二節　《元詩選》集外詩文獻來源核查………………… (246)

一、文獻核查方法……………………………………………（246）
二、已查文獻綜述……………………………………………（251）
三、結語…………………………………………………………（256）
附　錄　《元詩選》采摭書目考………………………………（257）
第五章　《元詩選》詩人傳記訂誤…………………………（285）
第一節　《元詩選》重出誤收詩人考…………………………（287）
一、《元詩選》重出詩人考 …………………………………（287）
二、《元詩選》誤收詩人考 …………………………………（296）
第二節　《元詩選》詩人小傳訂誤……………………………（321）
一、姓名、字、號訂誤………………………………………（322）
二、生平事跡訂誤……………………………………………（335）
第六章　《元詩選》重出誤收詩考…………………………（345）
第一節　《元詩選》重出詩考…………………………………（346）
一、編者自注重出詩考述……………………………………（346）
二、《元詩選》重出詩續考 …………………………………（350）
第二節　《元詩選》誤收詩考…………………………………（361）
一、因來源文獻有誤而誤收者………………………………（361）
二、因來源文獻是僞書而誤收者……………………………（371）
三、因編輯失誤而誤收者……………………………………（386）
第三節　《元詩選》元詩作者考異……………………………（391）
一、顧嗣立元詩作者考異辨證………………………………（391）
二、《元詩選》作者考異續補 ………………………………（404）
第七章　《元詩選補遺》考辨………………………………（417）
第一節　《元詩選補遺》文獻探源……………………………（418）

一、編纂體例與刊刻背景………………………………(418)
二、文獻類型分析……………………………………(422)
三、文獻來源考辨……………………………………(426)
第二節　《元詩選補遺》文獻訂誤……………………………(447)
一、重出誤收詩人考…………………………………(447)
二、誤收詩考…………………………………………(451)
第三節　《元詩選補遺》作者考辨……………………………(452)
一、顧嗣立與《元詩選》未刻稿本………………………(453)
二、席世臣對《元詩選》的補遺………………………(455)
三、從文獻來源看《元詩選補遺》的作者……………(461)
四、小結………………………………………………(468)
結　語……………………………………………………(470)
參考文獻舉要……………………………………………(473)
後　記……………………………………………………(508)

緒　論

二十世紀的元代文學文獻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隋樹森編《全元散曲》（1964）、唐圭璋編《全金元詞》（1979）、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1990）、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999－2005）等全集性的斷代分體文學總集的先後問世，為元代各體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相對而言，元詩文獻研究顯得有些薄弱和滯後。陸峻嶺主編的《全元詩》在 2001 年出版了第一冊後就因種種原因中輟了。目前，楊鐮正承擔着《元詩全編》的編纂工作，可望為元詩研究提供最新、最全的文本。

一、元詩文獻研究現狀

元詩文獻研究是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中較薄弱的環節，不僅與其他時代的詩歌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有很大差距，與同時代其他分體文學文獻的研究也不能相提並論。元詩文獻研究的對象是元代詩人和元詩作品。下面分別從宏觀與微觀兩個角度來談元詩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現狀以及前景。

（一）宏觀研究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元詩文獻的宏觀研究是建立在清人對元詩文獻的整理基礎之上的。清人整理元詩文獻的業績主要表現在康熙年間顧嗣立編纂的《元詩選》和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所收元詩別集及其提要。顧嗣立據以編入《元詩選》的別集大約有 160 餘種，選詩 15000 多首[①]；而據楊鐮統計，《四庫全書》收入的元詩別集有 161 部，存詩約七萬首；列入存目的有 19 部[②]。臺灣學者劉兆祐在《四庫著錄元人別集提要補正》[③] 一書中對收入《四庫全書》的 99 部元人別集的提要進行了補正，對元人詩文集的整體研究大有裨益。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海內外學者在調查存世元人詩文集的數量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先後有日本學者山根幸夫、小川尚編《日本現存元人文集目錄》(1970)、劉兆祐編《臺灣公藏元人別集善本聯合書目》(1978)、周清澍編《元人文集版本目錄》（1983）等。此外，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編纂《全元文》時曾編有《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但未出版；近聞該所李軍正在編撰《元人文集敘錄》。但是，由於時代斷限標準不同、是否包括彙編性總集（如《元詩選》）的子目以及今人重輯本等意見不統一、新發現的元詩別集不斷增加等因素，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關於現存元詩別集數量的準確數字。

① 參見本書第三章相關考證。

② 參見楊鐮《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6。

③ 劉兆祐《四庫著錄元人別集提要補正》，臺灣私立東吳大學，1978 年。

元詩文獻的宏觀研究，除了要摸清現存元詩别集的家底外，更重要的任務是界定元詩的範圍。近二十年來，出於編《元詩全編》的需要，楊鐮在這方面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他在《元佚詩研究》（《文學遺産》1997 年第 3 期）、《元詩文獻研究》（《文學遺産》2002 年第 1 期）、《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年版）、《元代文學編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和《元詩文獻新證》（《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7 年第 3 期）等論文和著作中，在元詩文獻範圍的界定、内容的考辨、方法的總結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元詩文獻的深入研究鋪平了道路。關於現存元代詩人與詩篇的基本數字，楊鐮在不同的階段統計出了不同的數字。他在《元詩文獻研究》中首次統計有作品存世的詩人約 4000 人，存詩 134000 首；在《元詩史》中修訂為 4000 人，124000 首詩；在《元代文學編年史》中統計為約 5000 人，12 萬餘首詩；在最近的《元詩文獻新證》中修訂為 5000 多人，11 萬首詩。最後的準確數字，恐怕需要等到《元詩全編》出版後纔有定説。

有關元詩範圍的界定，難點之一是時間斷限。斷代全集的編纂都存在易代之際詩人的斷限問題，尤以元代最為複雜。元朝統一中國不滿百年，卻與宋、金、明三個朝代相接。《全宋詩》的斷限是入元時年滿十八歲，因此，即使在元朝生活了六七十年的詩人也被收録，造成了《全宋詩》中收有大量元詩。這一做法並不可取，但元、明之際也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比如元遺民丁鶴年，習慣上從不將其視為明人，但他直至永樂二十二年（1424）纔去世，享年九十歲，在元朝生活了三十四年，在明代生活了五

十六年。這就造成了元詩斷限的尷尬局面：在批評《全宋詩》收錄了大量元詩的同時，又很有可能收錄同樣多的明詩。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就無法清晰地界定元詩的範圍。難點之二是文獻範圍的調查。元代距今祇有六百多年，各種文獻中保存的元詩非常豐富，尤其以總集、地方志和書畫文獻三大類為主。筆者因核查《元詩選》文獻來源的需要，曾翻檢過一千餘種地方志，發現幾乎每一種地方志中都有元詩。根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現存的地方志有八千多種，因此，元詩文獻範圍的調查可謂無窮無盡。而文獻調查的全面與否，都將或多或少地影響元詩的宏觀研究。

（二）微觀研究

元詩文獻的微觀研究很具體，甚至有些瑣碎，大到別集、總集的整理，小到詩人生卒年的考證、互見詩作者歸屬的辨析等。微觀研究的現狀和進展直接關係到元詩文獻研究的深入程度。

1. 詩人研究

儘管二十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尤其是眾多元史專家在元代詩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唐、宋詩人和元曲家等相比，元代詩人研究所受到的重視程度顯然不夠。

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開一代風氣以來，元代蒙古、色目作家一直是元代文學研究關注的重心。就整體研究而言，《元西域人華化考》論述了 21 位西域詩人；柴劍虹在《〈元詩選癸集〉西域作者考略》（《文史》第 31 輯）中考訂了收在《元詩選癸集》中的 33 位西域詩人；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則是集大成之作，幾乎囊括了全部有作

品存世的西域詩人，大約在 100 人左右。就個案研究而言，針對貫雲石、薩都剌、余闕、馬祖常、廼賢和丁鶴年等西域詩人，都已經有了深入的研究，甚至有了專門的研究論著，如楊鐮《貫雲石評傳》（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周雙利《薩都剌》（中華書局 1993 年版）、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和導夫《丁鶴年詩歌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等。

但是，元代詩人的主體仍然是南方和北方詩人群體，還有大量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補。《元詩選》初、二、三集和癸集、《元詩選補遺》總計收錄了 2824 人。要瞭解這些詩人的生平，姓名、字號、地望、仕履和主要活動年代等五項內容是最基本的。但據統計，大約有 1700 人的小傳不符合這一基本要求。王德毅等主編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中有 1000 餘人以《元詩選癸集》作為唯一的史料來源，也就是說，至少這 1000 餘人的生平事跡需要進一步考訂，其中有的根本就無從下手。例如，元傅習、孫存吾編《元風雅》十二卷，有元刻本傳世，是較重要的元詩總集之一，但由於是元人選元詩，對詩人生平的介紹大部分付之闕如，有的甚至衹稱其號，連名、字都無法知曉。其中如周梅邊、周溪邊、周慕溪等數十人，其生平一無所知；又如王秋江，衹知其為上饒人，而宋于濟、蔡正孫編《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中有其詩 21 首[①]，又知是宋末元初人，但其他事跡仍然毫無頭緒。

如果說上面所述都是存詩較少的作家，無關緊要，然而，存

① 參見卞東波《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鳳凰出版社，2007 年。

詩多至幾百首，甚至有别集存世的詩人的生平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例如，楊鐮在《元佚詩研究》中指出，《永樂大典》、《詩淵》中有《孫氏大全文集》、《歸莽類稿》、《山翁自在吟》和王煉師《竹林清風集》等，連作者是誰都不清楚。又如，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元刻本《秋堂邵先生文集》，作者為“邵□□”，僅殘存卷二至卷五，皆詩。此集曾被著錄於《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五，傅增湘經過多番努力，也没能考證出作者名字，衹知其大約活動於元初中統、至元間，做過下層官吏，等等。可見，元代詩人研究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2. 元詩别集整理與研究

相對於唐、宋詩别集整理的興盛局面，元詩别集的整理與研究顯得有點冷落。單就數量而言，就屈指可數。現有的整理基本上都是點校而已，很少有人為元詩别集進行箋注。以“元詩四大家”為例，僅虞集和揭傒斯全集有今人整理本，楊載和范梈詩文集尚無人問津，可見元詩别集的整理與研究亟待加強。

至 2007 年為止，今人整理的元詩别集大約有 20 家，其中陳高華、孟繁清點校蘇天爵《滋溪文稿》（中華書局 1997 年版），謝方點校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中華書局 1986 年版），殷孟倫、朱廣祁整理薩都剌《雁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李夢生編《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陳增傑著《李孝光集校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等質量較高。元詩别集的系統整理，較有規模的是各種地方文獻叢書，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兩浙作家文叢》收入了《高則誠集》、《王冕集》、《楊維楨詩集》和《趙孟頫集》等，中州古籍出版社的

《中州名家集》叢書收入了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和《許有壬集》等，對元詩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貢獻較大。

在已經點校的元詩别集中，有的還有重新整理的必要。如薩都剌《雁門集》，據楊光輝考證，誤收了很多他人作品，而清薩龍光的編年箋注也存在大量問題[①]，因此，要想對薩都剌作深入研究，重新整理其詩集是最基礎的工作。又如柳遵傑點校《柳貫詩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編纂說明中稱："本書以《四部叢刊》中的《柳待制文集》為底本，根據上海涵芬樓刻本和《四庫全書》校定，一般以《四庫全書》為准，少數字詞從《四部叢刊》、涵芬樓刻本。"《四部叢刊》本是據元至正刻本影印，版本最善，既以之為底本，卻又"以《四庫全書》為准"，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且《柳待制文集》首刻於至正十年，二刻於明天順年間，三刻於清順治年間，現皆有傳本，也未能一一參校，實有進一步整理的必要。

元詩别集研究難度最大的是辨僞和辨誤，除了薩都剌《雁門集》誤收他人作品，前人指出過的還有以下幾種：明徐𤊹《筆精》指出盧琦《圭齋［峰］集》誤入薩都剌詩 60 餘首，顧嗣立、金侃等支持其說，楊光輝指出二人重複詩多達 75 首，但互相誤收[②]；《四庫全書》中所收張觀光《屏岩小稿》，與黄庚《月屋漫稿》完全相同，純粹是僞書[③]；薩都剌《永和本薩天錫逸詩》與

① 詳參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② 同上，頁 125—126、132、304—308。
③ 參見勞格《讀書雜識》卷十二，清光緒四年刻本。

謝宗可《詠物詩》及《詩淵》中所見何孟舒詠物詩存在大量重複，其作者待考[①]。筆者在國家圖書館發現兩部稀見元人詩文集，其中《正思齋文集》十二卷，題“元夏天祐”撰，實際上是根據元人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捏造的徹頭徹尾的僞書[②]。此外，明清人重輯的元人詩文集中偶然誤輯的詩作也觸目可見，這也增加了元詩文獻的複雜性與研究難度。

3. 元詩總集整理與研究

相對元詩別集的整理而言，元詩總集的整理和研究更顯薄弱。目前已經整理的元詩總集衹有元杜本《谷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59 年版），元蘇天爵《元文類》（商務印書館 1958 年版），清張景星、姚培謙《元詩別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以及中華書局排印本《元詩選》系列等。研究專著則衹有陳冠梅《杜本及〈谷音〉研究》（東方出版社 2007 年版）。

事實上，元詩總集的數量非常龐大，存在的問題也很多。例如，明潘是仁輯《宋元六十一家集》，其中收元人詩集 35 種，楊鐮在《元佚詩研究》中指出，該書是典型的明人僞書，並指出：“判斷並剔除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所收的三十五種元人詩集僞書造成的混亂，是元詩文獻研究的難題之一。”這種僞書固然罕見，但元詩總集中的互見詩則層出不窮，一首詩的作者，在不同文獻中最多的時候分別歸屬於四五人名下，而真正的作者衹

① 參見楊鐮《元佚詩研究》，《文學遺產》1997 年第 3 期；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37。

② 參見拙作《正思齋文集辨僞》，《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3 期。

可能是某一人，因此，辨僞之外，辨誤的任務也非常繁重。楊鐮指出："元詩總集，是元代詩人與詩篇的主要來源。對元詩總集作校勘研究，同樣需要通過追溯文獻來源，確認它的可信性。任何時代的總集，都有文獻來源問題，也都有編輯質量問題。"①如果按照這個思路來研究元詩總集，可謂任重而道遠。

最後談一下《元詩選》的研究情況。中華書局於 1987 年至 2002 年先後整理出版了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初、二、三集，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錢熙彦編《元詩選補遺》，煌煌九大册，為《元詩選》的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顧嗣立《元詩選》是近三百年以來最重要的元詩總集，但迄今為止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衹有顧廷龍《顧嗣立與元詩選》②，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書品》1991 年第 3 期），柴劍虹《〈元詩選癸集〉西域作者考略》（《文史》第 31 輯）和拙作《元詩選補遺考辨》（《民族文學研究》2007 年第 4 期）等四篇。楊鐮指出："《元詩選》（包括《元詩選癸集》與《元詩選補遺》）是此前元詩文獻的階段性成果，是元詩文獻學術水準的時代標志。所以，也是我們的起點與參照。"③ 楊鐮主編的《元詩全編》必然會超越三百年前的《元詩選》，是毫無疑問的，但這衹可能建立在對《元詩選》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基礎之上。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對《元詩選》的認識和研究還存在諸多錯誤與不足，有待於

①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新證》，《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 年第 3 期。
② 顧廷龍《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496—504。
③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新證》。

進一步加強，否則，很可能還是會因襲《元詩選》的大量文獻訛誤，妨礙元詩文獻研究的深入與拓展。

二、《元詩選》文獻研究方法與意義

《元詩選》介於選本性總集與全集性總集之間。對有别集存世的詩人，主要是選其精華；對散見於選本、山經地志、書畫遺跡和筆記的詩人，則搜全求備，以保存文獻。大致而言，《元詩選》初、二集以“選”為主；三集、癸集和未刻稿以“輯”為主。因此，本書雖然是專書研究，但並不把《元詩選》看作孤立的文獻載體，事實上，它是對元代至清初三百多年間的元詩文獻的第一次最全面的梳理和最集中的總結。本書着眼於此，力求將《元詩選》的研究放在全部元詩文獻流傳的進程中，考察其文獻來源，訂正其文獻訛誤，揭示其文獻價值。本書綜合運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史源學、史料學和考據學等方法，對《元詩選》與元詩文獻進行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1. 目錄學

顧嗣立在康熙年間編纂《元詩選》時，當時流傳的元詩别集有多少家？哪些是顧嗣立能夠見到的？他遺漏了多少家？從康熙年間到現在的三百多年間，哪些元人詩集亡佚了？哪些又重新被挖掘了出來？要回答這些問題，衹能利用目錄學的方法。其目的是為了確立一個坐標，以便科學地評價《元詩選》的文獻價值，探討其編纂得失。本書第二章《元詩别集流傳考》及其附錄《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别集流傳綜表》就是對上述問題的初步回答。此

外，由於顧嗣立没有為《元詩選》編撰采摭書目，他曾經收藏或借抄的元詩别集，也需要從大量的書目中去鉤沉。

2. 版本學和校勘學

《元詩選》本身的版本並不複雜，但顧嗣立在編纂《元詩選》時利用了大量珍貴的元詩别集的版本，其中大部分都已經亡佚了。要想還原其底本原貌，必須綜合利用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的方法。據統計，《元詩選》直接利用的元詩别集多達 160 餘家。因此，對這 160 多家元詩别集的版本，需要進行全面的調查和搜集，然後與《元詩選》逐一進行校勘，比較其異同，發現其優劣，進而考證出《元詩選》所依據的底本是何種版本。筆者前後翻檢這 160 多家元詩别集的各種版本 500 多種，其中善本 300 多種，除了少數幾種由於特殊原因無法查閱外，基本上已窮盡了史源，並進行了抽卷校勘，考察出了《元詩選》所選大部分元詩别集的底本，具體内容詳見本書第三章《元詩選文獻來源考（上）——所選元詩别集底本考》。

3. 史源學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陳垣曾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史源學研究”、“史源學實習”課。其内容和目的是：

擇近代史學名著一二種，一一追尋其史源，考正其訛

誤，以練習讀史之能力，警惕著論之輕心[①]。

古人著書立說，大多不注出處。即使史源無誤，也有可能存在誤引的情況。“追尋其史源”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考正其訛誤”。陳垣所講雖然屬於歷史文獻學的範圍，但古典文獻學同樣可以借鑒這一方法。楊鐮在《元詩文獻新證》一文中已經指出，元詩文獻研究必須遵循的研究路徑是“追溯文獻來源”，並認為“元詩文獻研究取得的實際進展，就是通過追溯文獻來源得以體現”。這可以理解為史源學方法在元詩文獻學研究領域的運用。

對《元詩選》的文獻研究而言，追尋其文獻來源確實是不可缺少的途徑。否則，永遠無法清理其中所沿襲的前代文獻的訛誤，也無法發現因編纂疏忽而新增的失誤。筆者歷時數年，對《元詩選》前三集、癸集和未刻稿所選 24846 首詩，已經追尋出 23761 首詩的文獻來源，約佔 95.6%。通過追尋文獻來源這一途徑，確實發現了《元詩選》的大量文獻訛誤。

4. 史料學

通過史源學方法，衹能追尋出《元詩選》的文獻來源，但如果來源文獻存在分歧和差異，或者來源文獻本身就存在真偽和訛誤，這就需要在全面搜集史料的基礎上對史料進行甄辨。陶敏在談到隋唐五代文學史料研究必須堅持的原則時說：

---

① 參見陳智超編注《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頁 2。

> 應當將文學史料的甄辨貫穿於史料整理工作的全過程中。史料甄辨是在廣泛搜集與深刻理解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的，史料搜集全面，理解深透，判斷纔能較為準確。史料的搜集、甄辨和理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①。

這一原則適用於任何時代的文學史料的甄辨。編纂大型的總集，不能衹將史料搜羅齊全，彙集成書，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刻的鑒別力，能夠甄辨史料的真僞，在面對史料分歧時能夠正確取捨。甄辨史料既需要對史料的理解力，其結果又將推動對史料理解的深化。

對《元詩選》進行文獻研究，首先需要全面佔有史料，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就詩歌數量而言，雖然《元詩全編》尚未編成，但現在能夠比較容易見到的元詩至少在 10 萬首以上，是《元詩選》所選詩的四倍以上。這樣就能夠站在現在所處的時代俯瞰《元詩選》史料搜集的不足和局限。其次，元詩文獻在傳承過程中產生了變異，大量的文獻中存在詩作互見的情況，儘管顧嗣立已經發現了一部分，其大多數按語都鑒别精審，但也有判斷錯誤的，甚至徵引了僞書也沒有覺察，這就極大地影響了其編纂質量。因此，史料的甄辨是《元詩選》文獻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5. 考據學

古代文史研究離不開考據學，《元詩選》的研究也不例外。顧嗣立《元詩選》系列共收元代詩人 2602 人，大部分都撰有小

---

① 參見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中華書局，2001 年，頁 6。

傳。詩人生平研究本身就屬於歷史學的研究範圍，而對詩人傳記的訂誤，對誤收其他時代詩人的考證，祇有遵循考據學的規範與原則，纔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外，道光年間刻本《元詩選補遺》的作者舊題"錢熙彥"，但該書大量襲用了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的成果。筆者又進一步發現席世臣在嘉慶年間就編有《元詩選補遺》，而且很可能就是錢熙彥《元詩選補遺》一書[1]。對《元詩選補遺》作者的考證，需要熟練運用考據學方法。

（二）研究意義

待到《元詩全編》問世之後，元以前詩歌全集的編纂就算基本告成。但每一部斷代全集的修訂與完善，也許需要幾個世紀纔能完成。以《全唐詩》為例，從明末胡震亨《唐音統籤》、清康熙年間季振宜《唐詩》、御定《全唐詩》，到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再到新編《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尚未完成），前後歷經了大約四個世紀。而且，這是以唐詩研究的深厚積澱、研究隊伍的強大實力為前提的。宋詩、遼金詩和元詩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全宋詩》編纂結束後，迄今為止已有數以百計的訂誤、輯補的單篇論文，並有專著《全宋詩訂補》。所有這些，都不由得令人反思：斷代全集性總集的整理與研究，是否有一些基本的規範需要共同遵循？是否有一些共同的問題必須儘量避免？是否有一些共通的經驗可以互相借鑒？陳尚君在《斷代文學全集編纂的回顧與展望》中總結了衡量大型斷代全書學術質量的準繩，概括為八方面：搜輯全備；注明出處；講求用書及版本；錄文準確，

① 參見拙作《元詩選補遺考辨》，《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4期。

備錄異文；甄别真偽互見之作；限定收錄範圍；作者小傳及作品考按；編次有序①。這是所有斷代文學全集都要面對的問題。以此來評價《元詩選》，除了受選本體例的限制不能全備外，顧嗣立在其他方面都已經努力嘗試了，儘管没有貫徹始終，但仍然代表了清人對元詩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成就。

對《元詩選》的文獻研究，其着眼點並不能僅僅局限於《元詩選》本身，應當把《元詩選》放在元詩文獻傳承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動態的考察。因此，本書以《元詩選》為中心，對自元代以來六百多年間的元詩文獻作了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對元人别集的版本、流傳和存藏情況作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考察了《元詩選》所選 160 餘家元詩别集的底本，並追溯了所選集外詩的文獻來源。在此基礎上，考證了《元詩選》重出詩人 31 人、誤收詩人 63 人、待考詩人 38 人，並對 101 位詩人的小傳進行了訂誤；考證了重出詩 61 首、誤收詩 483 首、存疑詩 95 首。不僅對《元詩選》和元詩文獻研究稍有裨益，希望對其他時代的詩歌文獻研究也有所幫助。

站在三百多年後的今天，對顧嗣立《元詩選》進行文獻研究，能夠帶給我們一些新的思考和啟示。

1. 要重視對總集文獻來源的考察

總集的編纂，總是受到文獻資料和編輯水平的限制，或者采摭未廣，或者辨别不精，或者編纂失當。這些問題的發現和解

① 陳尚君《斷代文學全集編纂的回顧與展望》，《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 年第 5 期。

決，都有賴於對總集文獻來源的考察。在史料來源的考索方面，陳垣《日知錄校注》和周勳初《唐語林校證》作了經典的示範。但對大型總集的文獻來源進行全面追尋，尚未見到類似的研究。筆者自揣學識淺陋，非敢效顰前賢，實因一代文獻所關，不得不廣搜博采，追本溯源，考其真偽，辨其訛誤。所獲雖然有限，但私下認為，捨此一途，則總集之文獻研究寸步難行。

當然，並非所有的總集都需要去追溯文獻來源。陳垣在為“史源學實習”課程選擇教材時，從篇幅、時代、範圍和質量等四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選書有四難：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時代不遠不近。三、範圍不廣不狹。四、品格不精不粗。”[①] 以元詩總集為例，元人編選的總集，如傅習、孫存吾《皇元風雅》，蔣易《元風雅》等，時代太遠，質量很高，基本上沒有什麼文獻訛誤，而且本身就是第一手資料，已經無法追溯其文獻來源。相比之下，《元詩選》就基本符合上述四條標準。與《元詩選》類似的總集有明黃德水、吳琯《唐詩紀》一百七十卷、清吳之振《宋詩鈔》一百卷、錢謙益《列朝詩集》八十一卷和朱彝尊《明詩綜》一百卷等，這些總集都可以通過考察文獻來源的方式訂正其訛誤。

2. 從事斷代總集的整理和研究要具有通代意識

二十世紀的唐詩文獻辨偽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是因為一批唐詩研究學者具有深厚的學養和通代的意識，不僅對唐詩，而且對歷代文學文獻都很熟悉。例如，陳尚君考證《全唐

① 陳智超編注《陳垣史源學雜文》(增訂本)，頁 3。

詩》中誤收的非唐五代人詩 626 首；蔣寅考證明活字本《戴叔倫詩》中誤收其他朝代詩 50 多首；陶敏考證《唐音丁籤》所收《殷堯藩集》大部分是僞作、正德刻《唐人小集》本《牟融詩集》全部是僞作，等等①。這種各個時代的詩歌相互誤收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筆者在對《元詩選》進行文獻研究時就發現，《元詩選》誤收唐代詩人 1 人、宋代詩人 31 人（非易代之際詩人）、明代詩人 12 人，此外，還有 10 餘人存疑待考。隨着研究的深入，這些數字可能還會增加。

除了文獻辨僞外，文獻的搜集和整理也需要通代意識。因為不同時代的詩人與詩作往往共存於相同的文獻之中。例如，編纂《全宋詩》所徵引的元、明、清書目，與《全遼金詩》的引書範圍必定存在大量的重疊部分。而朱彝尊的《明詩綜采摭書目》，絕大部分都可以為唐、宋、金、元詩的文獻搜集提供便利的綫索。如果能夠打破斷代研究的壁壘，充分吸取其他時代總集編纂的經驗，一定能夠開拓文獻研究的新天地。

3. 要加強易代之際詩人和中小詩人生平的研究

文學史或文獻研究中往往存在一些空白或盲點。一些易代之際的名不見經傳的中小作家，常常被人們所遺忘。例如，《詩淵》和《永樂大典》是元以前詩歌輯佚的淵藪。但問題是，二書偶爾會將作者的時代弄錯，或者前後矛盾，或者不標時代。因此，這些詩人的時代歸屬就很難界定。又如，某些書畫真跡中的題跋，有時多至幾十人，那些夾在兩個朝代著名歷史人物中間的小人

① 參見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頁 60—61、156。

物，也許其姓名在歷史文獻中就衹出現一次或兩次，這樣的人物可能無法進入任何斷代研究者的視野。據統計，《元詩選》中大約有1700位元詩人的小傳需要補寫，而其中有幾百人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生平資料。元詩文獻研究要想有深入進展，必須加強對易代之際詩人和中小詩人生平的研究。

隨着《元詩全編》的問世，元詩文獻研究可能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雖然《元詩選》衹是《元詩全編》的基礎，最終將會被超越，但《元詩選》的文獻研究，可能永遠没有盡頭。

第一章
顧嗣立與《元詩選》

清初是中國文化史上編纂大型斷代詩歌總集的第一個高峰。從順治三年（1646）錢謙益重新編纂《列朝詩集》[①] 開始，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定《全唐詩》編成，大約六十年間，先後湧現了錢謙益《列朝詩集》、吳之振《宋詩鈔》、季振宜《唐詩》、顧嗣立《元詩選》、朱彝尊《明詩綜》和御定《全唐詩》等六部規模巨大、質量較高的總集。它們從誕生開始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代表了唐、宋、元、明詩歌總集編纂的最高水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就個人投入的精力、編纂的時間而言，沒有一部總集可與顧嗣立《元詩選》相提並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始於順治三年（1646），成於順治六年（1649），歷時四年；吳之振《宋詩鈔》始於康熙二年（1663），成於康熙十年（1671），歷時九年；季振宜《唐詩》始於康熙三年（1664），成於康熙十二年（1673），歷時十年；朱彝尊《明詩綜》始於康熙四十一年

① 《列朝詩集》的編纂，草創於明天啟（1621－1627）初，是錢謙益友人程嘉燧發凡起例的，二人當時大約編次了三十家，中輟了二十餘年纔重新開始。

(1702)，成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歷時三年；御定《全唐詩》始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成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歷時僅一年半。顧嗣立自康熙三十年（1691）開始編纂《元詩選》，陸續刊行了初集、二集和三集，但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顧嗣立去世，歷時三十二年也没有最終編刻完成。可以說，《元詩選》是顧嗣立一生的事業，但又是未竟的事業！顧嗣立刻《元詩選初集》成，曾夜夢數百名古衣冠人拜謝。一個人從二十七歲開始，把他的後半生都奉獻給了一部詩歌總集，難道不令人景仰嗎？從元亡到清初的三百多年間，《元詩選》是元詩總集的集大成者；從清初到今天的三百多年間，《元詩選》仍然是最重要的元詩選本。

第一節　顧嗣立生平與著述

顧嗣立（1665－1722）[①]，字俠君，號閭丘，别號醉愚居士，江蘇長洲人（治所在今蘇州）。"嗣立博學有才名，尤工詩。所居

① 有關顧嗣立生卒年，存有異説。其生年，錢椒《補疑年錄》卷四據行狀謂生於康熙八年（1669），然當以顧嗣立《自定年譜》生於康熙四年（1665）為準；其卒年，王大隆據葉恭綽《清代學者像傳》謂卒年六十，推斷為雍正二年（1724）。顧嗣立《自定年譜》殺青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不能作為其卒年的證據，但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重修唯亭顧氏家譜》卷一明確記載，顧嗣立"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初六日卒"，可信。今人張立敏有考證。參見張立敏《顧嗣立卒年補考》，《文學遺產》2008 年第 2 期。

秀野草堂，常集四方知名士，觴詠無虛日。輕財好義，家以日貧，而風流文雅，照映一時。所選詩集，皆盛行於世。”① 乾隆《江南通志》的這段話，可看作對其一生的總評。

一、家世與仕履

（一）家世清白，名節昭著

長洲唯亭顧氏，自顧嗣立曾祖應麒方以讀書見稱，然有功名者始於顧予咸，是為嗣立之父。顧予咸（1613－1669），字小阮，一字以虛，號松交。順治三年（1646）舉人，次年成進士。歷官寧晉、山陰知縣，有政聲。順治十一年（1654）官刑部，十四年（1657）補刑部主事，改吏部，次年秋升稽勳司員外郎，冬轉考功司員外郎。以“功司典劇”，順治十六年（1659）乞假歸。有《溫飛卿集箋注》九卷、《李昌谷集注》四卷。生平事跡詳韓菼所撰墓表及自撰《雅園居士自敍》。

顧予咸在地方官任上，為政寬厚，民服其德。任寧晉知縣時，縣多有盜賊，捕其為首者數人，弗誅，給其衣食，使為耳目，他盜皆驚散。縣地多不耕，為民請命，免徵賦，並抑制豪強，民廼殷實。知山陰縣（治所在今浙江紹興）時，浙東初附，人心未服，官兵所至，殺平民以為功，並俘掠其婦女，予咸悉縱遣之。請督撫罷兵，兵罷而民歸。後山陰士民感念其恩德，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祀於山陰縣學之名宦祠。

顧予咸一生清白，以名節自勵，在江南特別是蘇州士林中享

---

①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六《人物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有極高聲望。但也正因他的梗直和不善逢迎，遂令其晚年橫遭冤獄，九死一生。有“清初江南三大案”之稱的“江南奏銷案”、“哭廟案”和“通海案”，前兩案顧予咸都受到了牽連，而且是其中的關鍵人物①。順治十六年（1659），朱國治任江寧巡撫，駐蘇州，適逢顧予咸乞假歸里。由於吏部考功司掌文官考課、黜陟之事，朱國治有意結交，但顧予咸曉以道義，利不可動，遂心生忌憚。在順治十八年（1661）的“哭廟案”② 中，朱國治畏懼予咸剛直，以該案向其徵詢，予咸稱諸生無罪，當罪縣令。朱國治忌之，遂密告金陵會勘大臣，逮捕予咸入獄，坐指使之罪，欲施以絞刑。事白，奉旨復官。顧予咸在“哭廟案”中還有一大義舉。據《哭廟紀略》記載，被斬首的十八人中，十五人分別由親人收屍，倪用賓、薛爾張和周江三人則是由顧予咸收葬的。此舉亦非常人所能為。予咸雖在哭廟案中倖免被絞，還是因奏銷案③而落職。此後閒居在家，直至去世。康熙五十八年（1719），予咸卒後五十年，得以入祀長洲縣學鄉賢祠。“出則為良有司、佳吏部，處則為縉紳大夫之賢者”④，尤侗的這一評價可以作為蓋

① 詳參陸林《金聖歎與長洲唯亭顧氏交遊考——兼論顧予咸與清初三大史獄之關係》，《藝術百家》2002 年第 2 期。

② 按時吳縣縣令任維初苛徵賦役，私糶公糧，民生維艱，以倪用賓、金聖歎等為首的生員聚眾“哭廟抗糧”。朱國治欲包庇部下，以順治帝哀詔初臨、惑眾倡亂治罪，捕生員十八人，皆坐斬。這就是著名的“哭廟案”。

③ 所謂“奏銷案”，簡言之，因江南錢糧拖欠，積久成弊，順治十八年，巡撫朱國治將江南士紳一萬三千多人，列名造冊，指為“抗糧”。清廷將欠糧官紳，不論官階大小、欠糧多少，一體黜降；舉人、進士，則革去功名。此案牽連無數，給江南縉紳以沉重打擊。

④ 《雅園居士自敘》尤侗跋，《戊寅叢編》本，民國二十七年（1938）。

棺之論。

顧嗣立出生於蘇州城史家巷之雅園，為予咸幼子，排行第八，但同母兄弟僅三人，餘為四兄嗣悅、七兄嗣協。五歲喪父，九歲時，由四兄奉母金太宜人和七兄由史家巷移居乘鯉坊，始獨立門戶。故其一生中，四兄顧嗣悅、七兄顧嗣協對其影響甚巨。顧嗣悅（1652－1715），後更名用霖。康熙十六年（1677）中順天鄉試第五名，二十一年（1682）登進士。三十五年（1696）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四十二年（1703）遷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四十三年（1704）遷兵部車駕司郎中，四十五年（1706）授金華知府，五十年（1711）授湖廣岳州知府，五十二年（1713）補調寶慶府知府。顧嗣協（1663－1711），字迂客，號依園，又號楞伽山人。有《楞伽山人詩集》八卷、《岡州遺稿》等傳世。康熙四十五年（1706），任廣東新會知縣。能承父業，保民若子。效其父在山陰知縣任上榜書"父兮寧母，明也希神"於縣衙，又自書一聯於大門曰："留一個不要錢的新會縣；成一個不昧心的蘇州人。"後卒於任上，吏民為之建祠。

（二）科場困頓，仕途坎坷

出身於官宦之家，顧嗣立不可避免地要走入仕途，然而，儘管他博學有才，卻似乎並不擅長制義之文，屢舉不第。康熙二十年（1681）秋八月，顧嗣立十七歲時，第一次參加了江寧鄉試，沒有考中，此後又連考三次，皆鬱鬱不得志。於是改變策略，赴順天鄉試。三十五年（1696），得中副榜第二十二名。三十八年（1699），再試，終於得中舉人，名列五十，出陳祺昌之門，主司為李蟠、姜宸英。然御史奏科場情弊，將主司繫獄。次年正月覆

試內廷，准會試入場。不料痰疾發作，遂棄卷南歸。四十二年（1703）、四十五年（1706）、四十八年（1709），又先後三試禮闈，皆被黜。直至五十一年（1712），幾經曲折，纔中進士，時年四十八歲。

顧嗣立六次參加鄉試，始為舉人；五次參加會試，纔中進士。科場的不順，與其才名反差極大。顧嗣立為蘇州名士，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兩次經過蘇州時皆召見顧嗣立。三十八年（1699），康熙第三次南巡至蘇州。四月初一，舉人吳廷楨以獻詩稱旨，蒙召問吳中人材，吳廷楨推舉張大受、顧嗣立二人。初四日，車駕北發，顧、張二人跪送道旁，康熙命侍衛海青以槳船召至御舟前，康熙謂侍臣曰："此二人迺蘇州名士也。"顧嗣立進《萬壽聖德詩》一千字，又絕句十首，其中有"四海含生沾雨露，天心獨眷在東南"之句，康熙頗為讚賞，因問及家世、師承與蘇州風俗。顧嗣立進呈《元百家詩》九卷和《韓昌黎詩集注》十一卷，康熙甚悅，手加翻閱，命十三皇子胤祥將所進書一一留覽[①]。以副榜貢生的身份蒙皇帝召見，這在封建時代是極大的恩榮。

四十四年（1705），康熙第五次南巡，四月十二日至蘇州，巡撫宋犖以《江左十五子詩集》進呈行宮，並上疏舉薦張大受、顧嗣立等五人。十四日召試，命納蘭揆敍、張玉書、陳廷敬三人主考，顧嗣立中一等選。十七日，引見行宮，康熙問曰："汝是

① 參見顧嗣立《御舟召見恭紀》，嘉慶二十三年（1818）顧祿輯《頤素堂叢書》本；顧嗣立《自定年譜》，道光二十八年（1846）《秀野草堂詩集》附錄本。

顧嗣立?”並注目久之，賜以御書《龍潭聞秋聲詩》和《孝經》石刻。此次召試考取之人，皆於是年十月被徵調至《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館修書。四十六年（1707）書成，又奉命分纂《四川方輿路程考略》，康熙四十八年（1709）辭歸。

此時，儘管顧嗣立以才名受到康熙賞識，但充其量衹是纂修人員，並無功名可言。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顧嗣立第五次參加會試，雖然閱卷官編修彭廷訓力薦，但仍因考卷謄錄錯誤而下第；三月，康熙親試進士，斥革五人及覆試未到者二十餘人，批示重新閱定翰林院修書舉人十一人落卷，這纔有資格參加殿試，名列二甲二十八名。而吏部僅補內閣中書舍人，康熙不允，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然而，次年逢康熙六十大壽，特開鄉、會兩試，四月，有旨令壬辰（1712）庶吉士於本年殿試後散館。十月，顧嗣立考課不合格，被革去庶吉士。從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到翰林院任，至次年十月，官庶吉士僅一年半。五十三年（1713），奉命入值武英殿，纂修《鳥獸蟲魚廣義》。五十四年（1714），嗣立長子日熾和四兄用霖相繼去世，自己又仕途不順，厭倦了“芸編才進又修書”的生活，深感歲月蹉跎，決計休官南歸。是時，秀野草堂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已為他姓人家僦居，直至五十八年（1719）纔收回，故暫時居住在寒廳，從齋名就可以想象其晚年之淒涼。

二、交遊與漫遊

顧嗣立在《四十生日自述》詩三首中有句云：“愛客常儲千

日酒，讀書曾破萬金貲。”[①] 繆沅極其欣賞此句，認為是嗣立一生之實錄。其二云：“弱冠吟哦遂壯遊，黃河閘口泰山頭。傷心漢將尋淮市，縱目秦碑上兗州。每藉樽罍傳韻事，時調絲竹集名流。一弓秀野喧南北，號我書淫贈醉侯。”這一首詩可以看作是前一句的注腳，道盡了顧嗣立喜愛交遊和漫遊的性情。

（一）文酒詩會，照映一時

顧嗣立愛交遊，在很大程度是受其同母兄嗣協的影響。康熙二十一年（1682），顧嗣協葺治後圃為依園，首創詩社，與同郡金侃、潘鏐、曹基、黃玢、蔡元翼和金賁有“依園七子”之稱，有詩集《依園七子合刻》傳世。受這樣的家庭氛圍的影響，顧嗣立十九歲時就喜愛交遊，與同里英俊結文會，有《依園會藝》行於時。

顧嗣立早年喪父，分授田產，得七百畝，積二十年之久，家資逐漸充盈。而其岳父徐旭齡（？—1687），字元文，號敬庵，錢塘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歷官山東巡撫、漕運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旭齡無子，卒後遺下的財產多達五千餘金。於是顧嗣立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廣交友朋。

康熙二十七年（1688），顧嗣立修建的秀野草堂落成，位於閭丘坊之南。隨後續有修繕，計有秀野草堂、寒廳、梧語軒、味蔗軒、宜靜居、飽經齋、晚翠閣、佳日小亭、雙井牖、雲鴨田、雞柵、豕圈、筍莊、果園、紅柑白藕亭等多處園林池館。雖比不上元末顧瑛玉山草堂規模之大，名聲卻與之相當，後先輝映，名

① 顧嗣立《閭丘先生詩集》卷二十，清康熙末顧嗣立自刻本。

震一時。嗣立囑悳尹黃玢繪《秀野草堂圖》，延聘處士俞瑒於家塾。是年，與顧嗣協在秀野草堂舉行了第一次詩酒之會。於良辰美景，徵集名優，張燈宴會，賓客滿座，花陰月下，吹竹彈絲，盡一時之妙選。四方往還唱酬的有桐城錢澄之、寧都曾燦、黃岡杜濬、成都費密、廣陵吳綺、四明周斯盛、潛江朱載震以及同里韓洽、楊炤、金侃、潘鏐、惠周惕、徐昂發、張大受等。嗣立與周斯盛、金侃、俞瑒、徐昂發和張大受等尤為友善。隨後又與徐乾學、韓菼等往來甚密，作文字飲。

康熙三十二年（1693），嗣立又於秀野草堂東葺治閭丘小圃，與同里汪份、汪鈞、徐昂發、張大受、吳士玉、顧三典和顧琳結昆弟之交，有“閭丘八子”之稱。是年，顧嗣立因三首詩被采入《吳風》，為上任不到一年的江蘇巡撫宋犖所知，屢蒙其獎掖提攜，後又被宋犖選入《江左十五子詩選》。這十五家是王式丹、吳廷楨、宮鴻歷、徐昂發、錢名世、張大受、楊棆、吳士玉、顧嗣立、李必恒、蔣廷錫、繆沅、王圖炳、徐永宣和郭元釪。宋犖開府江南，主持風雅，以其為領袖的“江左十五子”詩人群體，在清詩從前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佔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①。就顧嗣立個人而言，宋犖的詩學主張對其影響甚大。宋犖喜好韓、蘇，顧嗣立即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箋注韓昌黎詩，次年進呈康熙；宋犖購得施宿注蘇東坡詩，因多有殘闕，編次失倫，命顧嗣立校補刊刻。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二月十九日，宋犖以東

① 有關“江左十五子”的研究，可詳參嚴迪昌《清詩史》第四章第三節第二小節“‘江左十五子’述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545—553。

坡生日，懸李伯時所畫《笠屐圖像》，率顧嗣立、馮景、汪份、汪鈞、張大受、張士琦、韓孝嗣、吳士玉和宋至等拜祝。時王士禛與顧嗣立有書信來往，稱有《漁洋精華錄》之刻，顧嗣立賦絕句四首，有云："商丘（宋犖）好事新篇滿，秀水（朱彝尊）刪詩老眼明。近日吳中盛風雅，還教虛席待新城（王士禛）"。王士禛《居易錄》卷四稱顧嗣立為門人，二人相交，當在此前。

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顧嗣立與汪份、張大受、吳士玉、顧三典等在秀野草堂舉辦鴻筆文社，大會江、浙八郡（江寧、蘇、松、常、鎮及杭、嘉、湖）名士，課經義三篇、雜著二篇、詩二首，前來與會者有嘉善魏州來等共計 185 人，此外還有福建張遠。秀野草堂之盛會，於此達到頂峰。

康熙三十五年（1696），顧嗣立北上至京師，寓於宣武門外西上斜街，署其居曰"小秀野"，囑禹之鼎繪圖、查嗣瑮題額，自題絕句四首，一時和者多達百餘人，輯有《小秀野唱和詩》。學士王原祁為作《秀野草堂圖》，海內名士雲集，顧嗣立皆廣為結納，並於四月三十日開始作逢十之集會。先後往來者有侯官張遠，商丘宋至，大興方辰、蔣仁錫，海寧查嗣瑮，錢塘馮念祖，嘉善柯煜，桐城劉輝祖、戴名世、方苞，江浦劉岩，泰州宮鴻歷，武進錢名世、徐永宣，嘉定張雲章，常熟蔣廷錫以及同里吳廷楨、徐昂發、汪士鋐、宋聚業等，詩酒唱和，留連終日，在北京延續了秀野草堂的風流文采。

康熙四十五年（1706），顧嗣立在《御選四朝詩》編纂之暇，與侯官林佶、睢州李中、襄城劉青藜、大名成文昭、大興蔣仁錫、錢塘吳陳炎、桐城劉輝祖、盱眙李嶟端、泰州繆沅、江都郭

元釪、武進莊楷、同郡張大受、兄長顧嗣協等為文酒之會。五月，湘潭陳鵬年自江寧太守落職，奉命至四朝詩館，相得甚歡。不久，宋犖亦調官北京。嗣立在《自定年譜》中稱："文酒之會，友朋之聚，未有盛於此者。"

康熙四十七年（1708），顧嗣立在京發起消夏詩會，與會者有王式丹、楊中訥、查慎行、查嗣瑮、孫勷、劉岩、宮鴻歷、劉灝、陳鵬年、周起渭、李嶟端、林佶、張大受、郭元釪、蔣仁錫等，在小秀野草堂月下分韻賦詩。秋七月初八日，繆沅亦同與會，自是每人輪值，周而復始，行之五六年。嗣立自許為"京華風韻，賴以不墜，實自余始也。"

顧嗣立性好交遊，其結交朋友的名片就是詩和酒。《閭丘詩集》卷三《止酒》詩有句云："余性頗好飲，見酒興難抑……狂思吸百川，羞與劉伶匹。"而其酒量之大，相傳終身無人與之抗衡，遂有"酒帝"之稱。據阮葵生《茶餘客話》記載："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混。'酒徒望見，慴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為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①] 流風韻事，至今傳為美談。

（二）漫遊天下，寄情山水

顧嗣立除了以文酒友朋為性命外，還雅好山水，陶冶性情，

①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

發而為詩，故一生中有多次漫遊經歷，詩歌創作亦隨遊歷的豐富而增長。

康熙二十三年（1684），顧嗣立二十歲，開始學詩，並有了第一次遠遊經歷。四月，隨四兄顧用霖離家，渡大江，歷淮揚，過黃河，由東昌至濟南，寫下了不少弔古懷人之作。前面提到的“弱冠吟哦遂壯遊，黃河閘口泰山頭。傷心漢將尋淮市，縱目秦碑上兗州”之句，寫的就是此時之事。這次出遊，顧嗣立主要是去濟南與山東巡撫徐旭齡之女完婚。在接下來的四年中，他隨徐旭齡的升遷移轉而同行，主要活動於濟南、淮陰等地。

除了科考應試而往來於京師外，顧嗣立費時較長、記憶深刻的出遊多達十次，現簡單羅列如下：

1. 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九月，經常州，至揚州，旋登鎮江金、焦二山，歷時二十八天始歸。有詩《金焦集》一卷，宋犖、邵長蘅為之序。

2. 三十七年（1698）春二月，往杭州，乘舟至會稽，謁禹陵，遊蘭亭。有《山陰集》一卷，請朱彝尊為之序。

3. 四十年（1701）春二月，遊西湖，多與朱彝尊唱和之作，再遊山陰，三月始歸。

4. 四十一年（1702）春二月，由松江之武林，三月渡江，復遊山陰，出富陽，過桐廬，達浦城，至福州，寓居一月，啖荔枝。夏五月，北歸，至建陽，遊武夷山。旋抵玉山，歷常山，至蘭溪，訪友人於義烏。六月一日始歸，歷時三個多月。有《啖荔集》二卷，朱彝尊為之序。

5. 四十八年（1709）十月，東過太倉，渡海訪友人於崇明，

半月後始歸。是歲所作詩名《觀海集》。

6. 四十九年（1710），因兄長顧嗣協在廣東新會知縣任上，往遊。二月十八日出門，自吳江過秀水，至錢塘江，抵常山，過玉山，由廣信至南昌，登滕王閣。歷吉安，經贛州，過大庾嶺，自南雄放船，泊廉州城，四月十六日始達新會縣治，訪陳獻章白沙祠。八月二十日，離新會，復至廣州，登越王臺，至惠州，尋東坡故居，入羅浮。十一月二十五日始歸，歷時九月。有《羅浮集》七卷。

7. 五十五年（1716）正月，遊嘉興、常熟等地。二月至西湖。三月暫歸，復至宜興，經真州，赴金陵，訪五姊，遊秦淮、長干里，五月迺歸。有《長干集》一卷。

8. 五十五年冬十月初一，又出遊，經浙江、江西，十二月入湖南醴陵縣界，經祁陽，過東安，在縣署守歲。次年正月，入廣西全州界，抵桂林，經廣東封川縣，重遊新會。四月，至長沙善化縣，過洞庭湖。五月十六日歸，歷時八月。有《桂林集》八卷，有自序及徐永宣題詞。

9. 五十六年（1717）十月，有揚州之遊。得詩八十餘首，為《蕪城集》一卷。

10. 五十八年（1719）二月，往西湖。旋渡江至淮陰，四月渡黃河，至安東，五月至濟寧，復渡黃河，抵河南考城縣。遊開封，寓大相國寺。七月，至登封，遊嵩嶽。三渡黃河，自河內過沁河，至清化鎮。八月，至濟南，遊大明湖、歷山。自濟寧乘舟南歸。九月初六日歸，歷時八月。得詩三卷，名《嵩岱集》，濟南教授王蘋序之。

顧嗣立《閭丘詩集》六十卷、《味蔗詩集》三卷，其中約有一半為友朋唱和之作，一半為遊歷吟詠之作，"蓋其詩得江山之助，遊歷愈廣，風格愈上，《桂林》《嵩岱》二集尤為生平之冠云"[①]。沈德潛的評價至為允當。

三、藏書與著述

顧嗣立喜交友，好飲酒，愛遊玩，這衹是其性情的一方面。"愛客常儲千日酒，讀書曾破萬金貲"，秀野草堂賓朋滿座、宴無虛日的風流文采衹能照映一時，真正能夠千古流傳的是秀野草堂的藏書、刻書及以此為基礎的顧嗣立著述。

（一）性喜藏書，手自校勘

顧嗣立並不是專門的藏書家，但其藏書很有特色。一是所藏元人文集之多，當時恐怕無出其右者，下文將會詳述；二是以鈔本為主。顧嗣立年少時，與四明周斯盛、同郡金侃友善。二人皆為藏書名家，遇有宋、元文集，顧嗣立即借以傳抄。例如，據顧嗣立《余以足疾臥床，適屺公使從秀水至，發書，知入春多病，索莫之況，與余略同，賦此寄之》詩注，曾於周斯盛處借得元好問《中州集》，積三十六日就鈔畢，還之[②]。可見其抄書之勤奮。惜顧嗣立没有編纂專門目錄，無從考證其藏書全貌[③]。清代中期以後的藏書目錄中，不時可見其散佚藏書；今各大圖書館亦有零

---

①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二三顧嗣立小傳，中華書局影印本，1975 年。

② 顧嗣立《閭丘詩集》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③ 有關顧嗣立藏書的部分面貌，可參見顧柏年《秀野公刊書藏書紀略》，《浙江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六期，民國二十四年（1935）。

星收藏。

顧嗣立藏過的圖書，卷首鈐有“秀野草堂”、“顧嗣立”、“俠君”等印章，大多都手自校勘，或加以評點。例如，顧嗣立手批康熙刻本《古詩源》，民國二十一年（1932）由張希魯購藏，後將其批語迻錄，編為一册，名為《顧俠君手批古詩源迻錄》，寄贈給國家圖書館保存。顧嗣立對自己校勘過的書非常珍視。據其自述，賈島嘗於歲除取一年中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我精神，以此補之。”顧嗣立效仿其意，“每歲除，取架上手自校勘諸書，陳列秀野草堂，清香樺燭，酒脯具設，再拜而祝之”，並作《祭書行》詩，囑友朋唱和①。可見他對藏書的呵護與愛惜。

（二）著述宏富，盛行於世

顧嗣立不僅藏書、抄書、校書，還喜刻書，主要是刊刻自己的著述，偶爾也編刻叢書和友人著作。刊刻的場所是在家塾，版心下端一般鐫刻“秀野草堂”四字，有刻工名字，字跡清瘦秀麗，刻印非常精美，其版刻風格可以《元詩選》作為突出代表。

據顧嗣立《自定年譜》記載，並調查各大圖書館存藏情況，其一生著述，除《元詩選》外，主要有以下 48 種。

1. 詩集 28 種

（1）《秀野草堂詩集》五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張大受序。

（2）《小秀野詩集》三卷，康熙三十五年（1696）編，張雲

① 顧嗣立《寒廳詩話》，丁福保輯《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89。

章序。

(3)《金焦集》一卷，康熙三十六年（1697）編，宋犖、邵長蘅序。

(4)《山陰集》一卷，康熙三十七年（1698）編，朱彝尊序。

(5)《大小雅堂集》五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魏坤序。

(6)《噉荔集》二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編，朱彝尊序。

(7)《梧語軒集》三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編。

(8)《秋查集》二卷，康熙四十五年（1706）編。

(9)《雙井書屋集》三卷，康熙四十六年（1707）編。

(10)《棗下集》一卷，康熙四十六年（1707）編。

(11)《春樹草堂集》四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編。

按自《秋查集》以下 4 種後來總名《書館閒吟》十卷。

(12)《觀海集》(卷數不詳)，康熙四十八年（1709）編。

(13)《羅浮集》七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編。

(14)《書館續吟》一卷，康熙五十一年（1712）編。

(15)《河西集》四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編。

(16)《殿西集》二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編。

(17)《秋風棹歌》一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編。

(18)《寒廳集》一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編。

(19)《長干集》一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編。

(20)《暢軒集》一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編。

(21)《桂林集》八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編，自序，徐永宣題詞。

(22)《話雨軒集》一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編。

(23)《蕪城集》一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編。

(24)《學詩樓集》二卷，康熙五十七年（1718）編。

按以上 24 種，康熙五十七年自訂為《閭丘詩集》六十卷，陸續刊刻，今存。但其時第 14 至 20、22 至 24 共計十五卷尚未刊刻。

(25)《嵩岱集》三卷，康熙五十八年（1719）編，王蘋序。

按《嵩岱集》三卷在刊刻時編在《味蔗詩集》中，但《味蔗詩集》似乎没有編刻完，現存僅《嵩岱集》一種。

(26)《宜靜居集》一卷，康熙五十九年（1720）編。

(27)《病間吟稿》一卷，康熙六十年（1721）編。

按以上 27 種，除《觀海集》已經亡佚外，其餘六十五卷，外加《寒廳詩話》一卷，皆在道光二十八年由顧嗣立玄孫元凱匯刻於廣西潯州官廨，總名《秀野草堂詩集》六十六卷，附《秀野公年譜》一卷，今存。

(28)《紅柑白藕亭詩集》，已佚，見顧達曾《寒廳詩話》跋。

由於顧嗣立詩集眾多，名稱各異，因此在著錄時存在一些誤解，有必要加以澄清。從年譜中可以看出，《閭丘詩集》六十卷中，衹有《秀野草堂詩集》五卷和《大小雅堂集》五卷曾經單獨刊行過，其餘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纔彙編在《閭丘詩集》中刊刻。該集傳世的存本較少，各大圖書館往往僅得其零種，遂單獨著錄，但並不意味着在《閭丘詩集》之外還有别的單行本。總之，顧嗣立詩集以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19）刊《閭丘詩集》六十卷（僅刻四十五卷）、《味蔗詩集》三卷為最善，以道

光二十八年（1848）刊《秀野草堂詩集》六十六卷為最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閭丘詩集》六十卷據《秀野草堂詩集》補全了未刻的十五卷，但還有《宜靜居集》和《病間吟稿》兩種未補。

2. 文集 1 種

顧嗣立詩集流傳較廣，文集則沒有刊行。據顧達曾《寒廳詩話》跋，有《秀野園文集》；而據同治《蘇州府志》卷一三七，則有《閭丘文類》二卷。不知是否為同一種，然已亡佚，無從考證。

3. 詩話 1 種

康熙四十三年（1704），顧嗣立撰有《寒廳詩話》二卷，自為之序。常見的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秀野草堂詩集》本、丁福保輯《清詩話》本和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本。

4. 年譜 1 種

康熙五十二年（1713），顧嗣立自輯《閭丘年譜》一卷，後又有續輯，止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二月，即去世前一月。現存主要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秀野草堂詩集》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王大隆輯《丙子叢編》本和《北圖珍本年譜叢刊》本。

5. 筆記 7 種

（1）《御舟召見恭紀》一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撰。現存有清嘉慶、道光間顧祿輯《頤素堂叢書》本。

（2）《吳下舊聞》，康熙四十二年（1703）擬定，存亡不詳。

（3）《舟車雜志》，已佚，見顧達曾《寒廳詩話》跋。疑《御舟召見恭紀》是其中一部分。

（4）《讀書紀纂》，已佚，見顧達曾《寒廳詩話》跋。

（5）《給劄閒鈔》，康熙四十四年（1705）開始撰寫，不知終於何年，存亡不詳，不知是否即現存之《春樹閒鈔》。

（6）《春樹閒鈔》二卷。

顧嗣立《自定年譜》未著錄此書，有可能即是《給劄閒鈔》，也有可能不是。因為《給劄閒鈔》始著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而顧嗣立康熙四十六年（1707）始移寓春樹草堂，四十八年（1709）編《春樹草堂集》四卷，《春樹閒鈔》應該也是此時所著。此書僅以稿本流傳，後由其曾孫達曾校錄。現存有王大隆輯《乙亥叢編》本。

（7）《河西日記》，康熙五十二年（1713）撰，存亡不詳。

6．制藝1種

康熙二十二年（1683），顧嗣立與同里英俊結文會，撰《依園會藝》行世，存亡不詳。

7．叢書1種

顧嗣立編有叢書《閭丘辯囿》十種，《自訂年譜》中没有記載，也無序跋，故不詳其具體編刻時間。現存有康熙間秀野草堂刻本。這十種分别是：

（1）《魏鄭公諫錄》五卷，唐王方慶輯；

（2）《膳夫經》一卷，唐楊曄撰；

（3）《闕史》二卷，唐高彦休撰；

（4）《牛羊日曆》一卷，唐劉軻撰；

（5）《歲華紀麗譜》一卷，元費著撰；

（6）《箋紙譜》一卷，元費著撰；

(7)《蜀錦譜》一卷，元費著撰；

(8)《錢幣譜》一卷，元費著撰；

(9)《南海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元吳萊撰；

(10)《雁山十記》一卷，元李孝光撰。

8. 選注詩集 7 種

顧嗣立一生的著述基本上都與詩有關，除了自撰詩集，並刊刻友朋詩集外，其所選注的詩集大多盛行於世。顧柏年有詩云“草堂刊版最精良，秀野風流姓字香。范集韓詩八叉集，搜羅次第入縹緗”①，其中“范集韓詩八叉集”一句詠的就是與顧嗣立有關的三種唐、宋詩集。除《元詩選》外，顧嗣立編訂或選注的詩集還有以下七種。

(1)《范石湖居士詩集》三十三卷、附錄一卷

《范石湖居士詩集》三十三卷、附錄一卷，宋范成大撰，清顧嗣協、顧嗣皋、顧嗣立重訂，康熙二十七年（1688）依園刻本，今存。每半頁 11 行，行 21 字，白口左右雙欄。據卷首顧嗣協序，其底本為金侃所藏，係從宋板抄得，並廣集諸家，校勘精密，可稱善本。因限於財力，衹先刻其詩集。

(2)《溫飛卿集箋注》九卷

《溫飛卿集箋注》九卷，唐溫庭筠撰，清顧予咸箋注、顧嗣立補注。溫庭筠《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明天啟間，山陰曾益曾注其詩，合為《八叉集》四卷，顧予咸官山陰知縣時曾為之付梓。後以其謬誤頗多，重為箋注，未畢而棄世，顧嗣立為

① 此詩見顧柏年《秀野公刊書藏書紀略》。

之補注，依宋本分為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集外詩一卷。現存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秀野草堂刻本。

（3）《昌黎先生詩集注》十一卷、《年譜》一卷

《昌黎先生詩集注》十一卷、《年譜》一卷，唐韓愈撰，清顧嗣立注，康熙三十八年（1699）秀野草堂刻本，今存。每半頁11行，行20字，白口左右雙欄。顧嗣立箋注韓愈詩，始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五月，次年三月成書。據卷首凡例，助其校勘、早晚商榷的有吳廷楨、劉石齡、汪份、汪鈞、張大受、吳士玉、顧嗣協等，補其不足、書信往來的有胡渭、吳兆宜、查嗣瑮、徐昂發等人。顧嗣立在自序中明確提出了自己宗仰韓詩的主張。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南巡時，顧嗣立曾以此書與《元百家詩集》進呈，可見他自己對此書是很看重的。

（4）《施注蘇詩》四十二卷、《總目》二卷、《續補遺補注》二卷

《施注蘇詩》四十二卷，宋蘇軾撰，宋施元之、顧禧注，清宋犖、張榕端閱定，邵長蘅、顧嗣立、宋至刪補，《續補遺補注》二卷，清馮景補注，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有宋犖、張榕端序、邵長蘅題識，今存。每半頁10行，行21字，黑口四周單邊。據宋犖序，宋嘉泰間刊本《施注蘇詩》四十二卷，求之數十年始得殘本，闕十二卷，因使其門人弟子訂補，另輯《補遺》二卷，則請馮景為之注。

（5）《娑羅草堂詩》

此書不見於顧嗣立《自定年譜》。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著錄為顧嗣立選。因特殊原因，未見。

（6）《詩林韶濩》二十卷

《詩林韶濩》二十卷，顧嗣立編訂，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於秀野草堂家塾，卷首有顧嗣立自序，今存。每半頁 10 行，行 24 字，細黑口，左右雙欄。此集彙選唐、五代、宋、金、元、明館閣應制諸體，分門别類而成，所取皆和平盛世之音，所謂悲涼慷慨之詞、幽怨諷刺之語，一律不選。

（7）《岡州遺稿》六卷

《岡州遺稿》六卷，顧嗣協編集，顧嗣立同選，康熙四十九年（1710）顧嗣協綠屏書屋刻本，今存。每半頁 11 行，行 21 字，白口左右雙欄，版心下有“綠屏書屋”四字。康熙四十九年，顧嗣立南遊廣東，寓居顧嗣協新會縣衙半載。時顧嗣協徵刻新會先賢遺書，訪得 59 人遺詩 1175 首，與顧嗣立商榷選定，分為六卷，名為《岡州遺稿》。此集為新會一縣之詩，所選以明陳獻章、許炯、李之世等為多。

（8）《玉臺新刻》，顧嗣協編，顧嗣立刪訂。按康熙四十九年（1710），顧嗣協在新會知縣任上，集課士及唱酬之作，囑顧嗣立為之刪改。存亡不詳。

除以上著述外，顧嗣立還曾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為兄顧嗣協刪定《依園詩集》四卷，並於是年七月序刻之；又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為友人劉石齡刪定其遺稿《瓠容草堂詩》五卷並刻之，等等。由此可見，秀野草堂刻書，並非為了牟利，而是致力於刊刻顧氏親朋好友之著述，使之流傳久遠，故刻印精美，允為上流。以上著述目錄，可能還有不少遺漏，祇能留待他日再廣搜博訪。

第二節　《元詩選》的成書與版本

《元詩選》的編纂，規模既大，費時頗久，耗資又巨，顧嗣立編纂該書的背景和緣起、成書過程等，值得深入研究。

一、編纂背景和緣起

顧嗣立有感於唐、宋、金及明詩皆有選本，而元詩"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上接唐、宋之淵源，而後啟有明之文物"①，遂立志輯成一代之書。但具體的編纂背景和緣起，則有待於進一步探求。下文從三方面來談。

（一）詩學背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三《漁洋精華錄》提要說："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清初詩學是否"競尚宋、元"，還有待於深入考察，但從詩歌發展史來看，明代"宗唐"已久，對唐詩這筆寶貴的詩歌遺產，清人已耳熟能詳，所以紛紛將目光投向了相對比較陌生的宋、元詩，這也是合乎情理的。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盡奇。耳食紛紛說

---

① 顧嗣立《元詩選·凡例》，中華書局，1987年。按，本文所引《元詩選》初集、二集和三集，如無特殊說明，皆據中華書局排印本，以下不再注明。

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①] 宋、元詩正因其陌生感，逐漸進入了清人的視野。

宋犖在《元詩選序》中回顧了明代以來至康熙間詩歌的因襲與變革：

> 由明迄今，詩變踰數，成、弘一變，嘉、隆再變，而皆學初、盛。萬曆以後，變而學晚唐，又變而學溫、李，近廼變而學宋，而元無稱焉。先是予友石門吳孟舉有《宋詩鈔》行世，學者靡然趨之，距今將三十年矣，而顧子廼起而為元詩之選。論者謂元詩不如宋，其實不然，宋詩多沉僿，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為多，元人學溫、李為多，要亦娣姒耳。

明代獨尊“唐音”，清初“宗宋”的風尚漸成氣候，這樣便不可避免地將元詩凸現在人們眼前。無論是把元詩看作宋詩的附庸，還是開明人宗唐風氣之先，或者視為一代獨立之文章，總之，詩人們開始有了關注元詩的需要，並進而比較宋、元詩的優劣。《元詩選》就是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

（二）藏書風氣

文化和學術思想的各個方面大多有相通之處。總集的編纂，離不開資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在藏書史上，明末清初以毛晉汲古閣為代表的藏書家重視宋元版刻和秘本，於是藏書家們紛紛開始

① 王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錄》卷五，《四部叢刊》本。

收藏或鈔校宋元文集。顧嗣立地處蘇州，歷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有着良好的文化與藏書氛圍，為《元詩選》的編纂提供了便利的文獻搜集途徑。

明、清之際的私家藏書，大約可分三派。一是以毛晉汲古閣、常熟錢氏等為代表的“虞山派”，這一派藏書家在版本上重宋元刻本，在內容上以經學著作為主；二是以范氏天一閣、盧氏抱經樓等為代表的“浙東派”，這一派藏書家重視書本的實用價值，如天一閣收藏了很多地方志，抱經樓以史部著作的收藏為特色等[①]；三是以秀水朱氏曝書亭、曹氏靜惕堂為代表的“浙西派”，這一派藏書家思想較開通，主張互相借抄古書，故所藏鈔本較多，又以集部的收藏為特色，其中宋、元人之文集自然佔有較大比重。如朱彝尊有《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曹溶有《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這種直接以宋、元人集相標榜的藏書目錄，在藏書史上是首次出現，可見其收藏之豐富。顧嗣立與朱彝尊、曹溶皆友善，而且，顧嗣立的友人周斯盛、金侃也喜歡抄書，金侃手抄元人集多達六十餘種。受這種藏書風氣的影響，顧嗣立可能不自覺地開始收藏、抄錄元人集，當達到一定規模後，就開始醞釀編纂《元詩選》了。

（三）個人趣味

顧嗣立的詩學師承，主要淵源於王士禛、宋犖和朱彝尊等人，親友之間則以兄長顧嗣協，友人周斯盛、俞瑒、劉石齡等相

① 有關藏書史上的“虞山派”和“浙東派”，詳參曹培根《虞山派藏書家》、《藏書流派及其比較》，曹培根《書鄉漫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94—111。

互啟發為多。顧嗣立似乎並無特別的門戶之見，主張因性情之所近而轉益多師。他在《祭書行》一詩中說：

> 風雅云誰師？浣花有狂夫。韓公狀南山，白傅繪西湖。昆體情綺靡，香奩語麗都。但求性所愛，不狥俗毀譽。宋元亦涉獵，出類惟髯蘇。陶冶奪天工，黃陳堪作奴①。

這首詩很清楚地表明了顧嗣立的性情與愛憎，我們可以從他選注編刻的詩集得到進一步的解釋。前面提到，宋犖愛好韓、蘇，顧嗣立受其影響，箋注了韓愈詩，並刪補了《施注蘇詩》。而且，秀野草堂之齋名，就是取自蘇東坡《題獨樂園》詩"花竹秀而野"之句；康熙四十九年（1710）南遊時，顧嗣立還特地去惠州尋訪東坡故居，可見他對蘇詩非常喜愛。但顧嗣立不喜歡以黃庭堅、陳師道為代表的江西詩派。除了"陶冶奪天工，黃陳堪作奴"的譏評外，他在《閭丘詩集》卷五《哭俞犀月八首》之五中說"刪詩同恨江西派"，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厭惡之情。錢鍾書《談藝錄》也提到"顧俠君薄宋詩至不值一錢，僅取東坡，崇奉唐詩，欲以元詩繼之"②。從顧嗣立的詩集、詩話以及年譜、著述中，可以看出顧嗣立心目中比較喜歡的唐宋詩人有韓愈、蘇軾、溫庭筠、李商隱、白居易、范成大等，而元詩諸體悉備，所以他選擇了從元詩入手，故其詩風時而筆力豪健，時而綺麗纖

① 顧嗣立《閭丘詩集》卷三。

② 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頁144。

巧，時而淺近真率，大抵隨性所賦，不拘一格。因其性之所好，故傾畢生之力從事於此。

二、述《元詩選》成書經過

康熙二十七年（1688），顧嗣立築成秀野草堂，計劃於其中讀書十載。閒暇時與兄長顧嗣協舉行詩酒之會，頗好吟詠。大約在這時已以"有元一代之詩未經論定為憾"[①]。康熙三十年（1691）春，顧嗣立年二十七，在家閉門養病，時顧嗣協正整裝北上，前往秦中，臨行前，囑咐顧嗣立編纂《元詩選》說："古人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以是為遊息之地，可乎？"從而開始了長達二三十年的《元詩選》編纂歷程。

（一）草堂初建，吳中賢俊助編書

《元詩選初集》最初名為《元百家詩集》，因為顧嗣立當時認為有專集刊行於世的元人集僅百家而已，直到後來刊行二集以後纔改名為《元詩選初集》。對顧嗣立編纂《元百家詩集》協助最大的有兩人，即俞瑒和金侃。俞瑒（1644－1694），字犀月，號旅農，長洲人。據顧嗣立《閭丘詩集》卷五《哭俞犀月八首》題序，俞瑒學問淵博，凡經史百家，以至天文地理諸書，無不通曉。有《旅農詩略》六卷，今存。金侃（1635－1703），字亦陶，號立庵，吳縣人。明末著名遺民金俊明之子。性喜鈔本，善書畫，工詩，名列"依園七子"之一，有《任川獨學甲午雜集》，僅稿本傳世。顧嗣立與二人相交甚早，康熙二十七年（1688），

---

① 顧嗣立《元詩選·凡例》，頁9。

他就延聘俞瑒於家塾，直至其去世。因此，編纂《元百家詩集》時，與俞瑒朝夕商榷。而金侃則提供了六十多種手鈔本元人集作為底本或校勘之用。據顧嗣立《寒廳詩話》，金侃“居吳城霜林巷，無子，性好抄書。元人文集，抄至百種。余《元詩選》所收，半其藏本也”。《自定年譜》說：“亦陶出手鈔本六十餘種。”此外，顧嗣立好友徐昂發（字大臨）、兄長顧嗣皋也參與了考訂或校對。

康熙三十一年（1692），徐乾學、韓菼不時往來於秀野草堂，作文字飲。昆山徐氏三兄弟皆富於藏書，徐乾學有傳是樓，徐秉義有培林堂，徐元文有含經堂，各自編有藏書目錄，現在皆有傳本。下文將詳述其藏書具體情況。於是顧嗣立從徐氏三兄弟以及吳中其他藏書家處借得元人文集百餘種，在俞瑒協助下編選不輟。康熙三十三年（1694）春三月，《元百家詩集》告成，顧嗣立請時任江蘇巡撫的宋犖為之撰序。是年，俞瑒在前往浙江時卒於舟中，沒有親眼看到《元詩選》的成書。顧嗣立有《哭俞犀月八首》、《題元百家詩集後絕句二十首》祭奠友人並紀念《元百家詩集》的成書。《哭俞犀月》詩有“元代文章付杳冥，殘編斷簡聚英靈”，《題元百家詩集後》有“抱病聯憑著述傳，同心三載集遺編”之句，皆是敍述編書之情景。

（二）往還江浙，竹垞藏書傾相授

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第二次南巡江南，顧嗣立受到召見，進呈了《元百家詩集》，奏曰：“此是元朝一代之詩，嚮無

刻本，臣以甲乙次序分編，留心數年，始得成書。”[①] 康熙手加翻閱，其心甚悅。受此事之激勵，同時因科場之不順，顧嗣立決定於次年開始續編《元詩選二集》。

顧嗣立在《元百家詩集》問世以後的四五年中，兩次赴京應試，並出遊常州、鎮江、揚州、杭州、山陰等地，所至窮搜博采，殘編斷簡，無不抄撮，積久成帙，又得元人集五十餘種。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在京師寓居小秀野草堂時，與王士禛以及宋犖之子宋至往來密切。二人皆喜藏書，王士禛有《池北書目》，宋至有《青綸館宋元人集目》。可以想見，顧嗣立肯定不會放過向二人借抄元人集的機會。當然，《元詩選二集》中的元人集應當也有編纂初集時剩餘的部分。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一年金侃鈔本《傅與礪詩集》八卷，卷末有金侃跋云：“前四卷抄於十年之前，因留秀野堂，今年夏始抄全。”可見，顧嗣立編纂《元詩選初集》時就已經搜集到《傅與礪詩集》，也許其時還不是全本，所以纔收至《元詩選二集》中。

但對《元詩選二集》的編纂最為關鍵的人物還是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晚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以布衣授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曾參加纂修《明史》。學識淵博，著述甚豐，耽書成癖，其藏書編有《曝書亭書目》、《竹垞行笈書目》、《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等。顧嗣立與朱彝尊的交往很早，他十七歲時第一次參加江寧鄉試的正考官就是朱彝尊和馮雲驌。後來朱彝尊

① 顧嗣立《自定年譜》。

曾為顧嗣立撰《秀野草堂記》、《山陰集序》、《噉荔集序》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冬十一月，顧嗣立訪朱彝尊於秀水小長蘆，借得元人小集，於是在"藥爐茶竈之下，窮年詮次，並前所獲，復彙為百家"。在以後的兩三年中，顧嗣立數次往還於秀水以及杭州、山陰道中，與朱彝尊多有唱和之作，應當與頻繁地借書、還書有關。

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元詩選二集》編成。顧嗣立自康熙三十三年（1694）編完《元詩選初集》之後，歷時六年，纔約得 50 餘種；從康熙三十九年開始編纂二集，短短兩年時間，就重新彙編了一百家，如果朱彝尊没有將家藏元人詩集傾囊相授，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進展得這麼迅速。

（三）書館十載，內府秘本盡得窺

康熙四十四年（1705），顧嗣立在康熙第五次南巡召試時被錄用，與其他人員一同被選調至內廷供職，參與編選《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十二月一日設局怡園，從此開始了十年書館生涯。對於想考取功名的顧嗣立來說，這一時期無疑是蹉跎歲月，虛度光陰。但對《元詩選》的編纂而言，卻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在四朝詩館期間，顧嗣立得以"盡窺內府秘本，手自抄撮，存諸行篋"①。這種利用館閣修書之便，抄錄資料以備私家著述之需的做法，在清代學者中是普遍的風氣。

關於《御選四朝詩》的編纂及《御選元詩》與《元詩選》的關係，有幾點需要說明一下。顧嗣立在《自定年譜》中說：

---

① 顧嗣立《元詩選三集序》。

> 總裁吳昺、陳至言、陳璋諸先生，皆以余夙負詩名，每事虛心下問。其發凡起例，分門別類，編纂之事，悉以相委。余亦晨入暮歸，攤書滿案，丹黃甲乙，寒暑不暇。於同事諸公，才長者進之，不及者容之，故皆諒余樸誠，同心並力，交好無間。

可見，《御選四朝詩》的編纂，顧嗣立出力最多。由於其時《元詩選》初集和二集已經成書，所以《御選元詩》中二百餘位詩人之詩，基本上是在《元詩選》的基礎上精選而成的，二書重疊的部分很多。那麼，能否說《御選元詩》是《元詩選》三集和癸集的來源文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顧嗣立衹是利用編纂《御選元詩》的機會抄錄資料，二者衹能說是同源關係。也就是說，呈現給官方的是《御選元詩》八十卷的編纂，隱藏在暗處的則是為《元詩選》三集和癸集所作的材料搜集，兩項工作是平行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御選四朝詩》進呈後，顧嗣立又先後參與了《四川方輿路程考略》、《鳥獸蟲魚廣義》等書的纂修。由於他愛好交遊，所以與在京的翰林、纂修人員關係非常密切。這也為《元詩選》的編纂拓寬了文獻來源的渠道。康熙五十四年（1715）南歸之後，對仕途的失望，使得他寄情於山水，潛心於著述。於是北遊嵩岱，南至桂林，訪求遺佚，裒益滋多，終於彙成一代之巨觀。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元詩選》三集告成。大約在

此時，顧嗣立對二集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增補，下文再詳談。這一年，他還有一項宏偉的計劃，擬編選《唐詩述》、《宋詩删》、《金詩補》和《今詩定》四種著述。但從《自訂年譜》來看，最終似乎並没有編成。因為在不到兩年以後，顧嗣立就去世了。

（四）百年滄桑，秀野遺編薪火傳

《元詩選》以天干分十集，癸集專收從選本中抄錄的"詩未滿數首"的詩人，擬在全書編完後再刊行。因此，《元詩選》初、二、三集皆没有癸集。遺憾的是，由於財力所限，顧嗣立去世前衹刊刻了《元詩選》前三集，因此給後人留下了兩個大疑團：一是《元詩選癸集》是否已經編成，二是在《元詩選三集》之外還有60餘家"成集者"的下落如何。

值得慶幸的是，嘉慶三年（1798），席世臣將《元詩選癸集》補刻行世。席世臣，字鄰哉，常熟人，仁和商籍，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欽賜舉人[①]。顧嗣立長孫女適兩浙江南鹽運副使席褏，世臣為席褏之孫。他大約在乾隆五十三年左右，與顧嗣立的曾孫顧泰曾（字宗道，號果庭）一起，尋訪到《元詩選》已刻之版和未刻之稿，重加修訂，十易寒暑，終於刊刻成書。但有爭議的是，《元詩選癸集》究竟是顧嗣立編成的還是席世臣編成的？據光緒十四年（1888）席世臣的曾孫席威《補刊元詩選癸集跋》，顧嗣立在世時，"癸集雖已編目，未及成書"，據此，似乎顧嗣立衹是編好了《元詩選癸集》目錄，並没有編成全書。但是，顧嗣立在《元詩選三集序》中曾明確說"成集者"一百六十餘家和癸

① 參見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二十《選舉志》乾隆戊申科，清光緒間刻本。

集都已“繕寫粗畢”，祇是未及刊刻。而席世臣在《元詩選癸集序》中也説：

> 爰與果庭反復校紬，勘其脱落，重加修訂，版之壞者補之，稿之完者鋟之。蓋十易寒暑而始克蕆事。庶幾先生蒐輯之功，自此勿隳，亦先大夫之志也。

可見《元詩選癸集》在顧嗣立生前確實已經編好，祇是尚未完成刊刻工作。因此，席世臣與顧泰曾祇是進行了校對文字、修訂補刻的工作。今存《元詩選癸集》的版本大多是光緒十四年席威補版重印本，但嘉慶三年席世臣刊《元詩選癸集》的内封上明確署爲“《元詩選癸集》，長洲顧俠君詮次，秀野草堂原本，掃葉山房藏版”，正文每頁的版心下方也鐫有“秀野草堂”四字，可見席世臣本人是非常尊重顧嗣立的著作權的。而且，上海圖書館藏有乾隆年間鈔本《元詩選癸集》，顧廷龍推斷是顧氏後人在重修家譜時，根據康熙原本抄錄的，稱之為原稿本，也未嘗不可①。這些都有力地證明，《元詩選癸集》基本上是顧嗣立獨自編成的。今人在著錄《元詩選癸集》時，往往題“顧嗣立、席世臣編”，由於席世臣確實有功於《元詩選癸集》，這樣署名也無可厚非，但準確地説，應當著錄為“顧嗣立原編，席世臣修訂”，這樣也許更符合事實。

除了乾隆年間鈔本《元詩選癸集》外，上海圖書館還藏有

① 參見顧廷龍《顧嗣立與元詩選》，《顧廷龍文集》，頁501。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六家，是顧嗣立所謂“成集者”六十餘家的殘存部分。《元詩選癸集》鈔本和《元詩選》未刻殘稿，都是由顧嗣立八世從孫顧廷龍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蘇州文學山房購得的。癸集因席世臣而得以刊行，稿本因顧廷龍而得以保存。秀野遺編，薪火相傳，顧嗣立在九泉之下應當感到欣慰了。

三、《元詩選》的版本

《元詩選》的版本極其簡單，但還是存在一些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依次論列如下：

(一)《元詩選》初、二、三集的版本

《元詩選》初、二、三集衹刊刻過一次，即康熙年間秀野草堂刻本，《四庫全書》本和中華書局排印本皆以康熙刻本為底本。但《元詩選初集》存在初印本和後印本的區别，《元詩選二集》則有初刻本和增補刻本的差異，這一問題最先是由顧廷龍、陳先行發現的[①]。因此，對其版本問題仍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1.《元詩選初集》

《元詩選初集》衹是人們的習慣稱法，在康熙年間的秀野草堂刻本上並無初集之名，而是題《元百家詩集》或《元詩選》。

《元百家詩集》九卷[②]，康熙三十三年（1694）秀野草堂刻本。每半頁 13 行，行 23 字，小字雙行 35 字，白口左右雙邊，

---

① 參見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書品》1991 年第四期。

② 按《元詩選初集》的卷數，康熙刻本一般著錄為 114 卷，《四庫全書》本著錄為 68 卷，而顧嗣立《自定年譜》自稱為 9 卷，故本文從之。

雙魚尾。版心題"元詩選"，版心右下鐫"秀野草堂"四字，左下有刻工姓名，左上有每頁字數。內封題"元百家詩集，長洲顧俠君選，秀野草堂藏版"。早期印本一般均押有"別裁僞體親風雅"白文方印。卷首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宋犖序，其次為《元詩選凡例》和《元詩選總目錄》。

顧嗣立在編纂《元百家詩集》時，並沒有續編的打算，後來在刊刻二集時，纔對初集與二集不一致的地方進行了挖改。顧廷龍、陳先行在《元詩選瑣談》中指出，區分《元詩選初集》初印本和後印本的標志是，凡《元詩選總目錄》題下小注為"先編百家，全集續出"八字者均為後印本，而初印本極其罕見，他們本人也沒有見到過，所以無法判斷原刻文字。他們認為，"先編"二字有挖改痕跡，且其字體稍大，根據二、三集的總目錄均注為"共計百家，全集續出"進行推測，原刻文字很可能是"共計百家"四字，後來因編二集，纔在重印時剜改增刻，以免前後矛盾。但是，細審"先編百家，全集續出"八字，可以發現"百家全集"是一個整體，明顯是原刻文字，而"先編"、"續出"文字較大，是後來挖改增刻的。因此，筆者推測，原刻文字可能是"元詩百家全集"六字，這樣正好與書名相呼應。刊刻二集時，將"元詩"改為"先編"，並增刻了"續出"二字。

《元詩選初集》的初印本就像瀕臨滅絕的珍稀物種，筆者近幾年來查閱過二三十部《元詩選初集》印本，仍然沒有尋訪到。但後印本似乎並不衹有一種，又可以分為早期後印本、中期後印本和晚期後印本等，其區分的標志是內封版權頁的題署。內封凡是署"元百家詩集，長洲顧俠君選，秀野草堂藏版"的都是早期

後印本；凡是署“秀野草堂元詩選，長洲顧嗣立論次”的應當是中期後印本；凡是署“元詩選初集，長洲顧俠君詮次”的應當是晚期後印本，因為正文有少數幾處補版的痕跡，可能已經到了清末。

《元詩選初集》是顧嗣立精心編選的，初集、二集的編纂僅間隔了六年，因此，在刊刻二集時不大可能對初集進行內容上的增訂。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善本《元百家詩集》，衹有初集，歷經曹寅、盧文弨、莫友芝等遞藏。曹寅（1658－1712）在康熙五十一年就去世了，其時《元詩選三集》還沒有編成，故《楝亭書目》卷四僅著錄有《元詩選》初集和二集。因此，曹寅舊藏本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有可能是初印本的一部，至少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前就已經印行了。可惜第一冊殘闕，是莫友芝用其他印本配齊的，無法驗證總目錄下的原刻文字。但曹寅舊藏本在內容上與今存各本沒有任何出入。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元詩選初集》基本上不存在版本出入的問題。

2.《元詩選二集》

《元詩選二集》八卷，今各大圖書館皆著錄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秀野草堂刻本。但顧廷龍、陳先行發現二集有初刻本和增補刻本的異同。他們經過比較，發現後印本對其中三十四家做了增補，依次為：

仇遠五首，白珽七首，錢選十一首，趙文八首，姚樞二首，王磐四首，楊果二首，李思衍十三首，郭昂一首，姚燧六首，孛术魯翀三首，李孟三首，鮮于樞七首，小雲石海涯

四首，鄧文原八首，元明善四首，李京三首，文矩一首，何失二首，傅若金九首，李泂二首，韓性七首，甘立四首，伯顏八首，蘇天爵一首，徐舫七首，朱希晦一首，吴志淳二首，楊翮三首，丘處機二十八首，吴全節二首，薛玄曦五首，祖銘三首，大圭八首①。

二人還認為這種大規模的修改，主要是因為後來得到了這些詩集的善本與足本，從而對原刻本進行修訂，時間大概在三集編纂前後。最顯著的例子是丘處機一家，初刻本題《長春子稿》，而增補刻本則改題《磻溪集》，並增補了三十首。因此，可以將丘處機集題名為《長春子稿》還是《磻溪集》作為《元詩選二集》初刻本和增刻本的判斷依據。

需要補充説明的是，《元詩選二集》初印本和後印本的差異，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十四家，還增補了以下十家：

徐世隆二首，盧亙一首，任士林一首，宋本一首，黄清老一首，丁復三首，潘伯修三首，郭翼一首，趙汸二首，釋明本一首。

此外，個別文字也作了少許修訂。如段輔字“德輔”，初印本是墨釘，後印本則已補刻。由此可見，二集初刻本和增刻本確

① 參見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按覆核原書，李思衍應當是十二首，姚燧應當是七首，鮮于樞應當是八首，丘處機應當是三十首，薛玄曦應當是六首。

實有很大差異，而以增刻本為善。現存初刻本非常罕見，筆者經眼的二三十部中也衹有上海圖書館所藏一部屬初刻初印本。《四庫全書》本和中華書局排印本都是以增刻本為底本的，因此，就一般的閱讀而言，初刻本並無特殊價值，但是對考察《元詩選》的編纂、刊刻經過有着重要的認識意義。

至於《元詩選三集》，由於顧嗣立在編成後兩年就去世了，所以不存在版本方面的問題。

（二）《元詩選癸集》的版本

《元詩選癸集》十六卷，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清乾隆年間鈔本，藏於上海圖書館。但該本在流傳過程中散佚了丁集，後人將"成集者"十八家作為替代品編入，以冒充全本。有關該書的版本與流傳情況，可參見顧廷龍《顧嗣立與元詩選》一文。江澄波《古刻名抄經眼錄》① 也有著錄。

《元詩選癸集》鈔本六十六冊，每半頁 10 行，行 19 字，左右雙欄。顧廷龍根據書中"弘"字缺筆，"顒"、"琰"等字均不避諱，鑒定為乾隆年間鈔本。版心上刻"元詩選癸集"五字，下刻"秀野草堂"四字。藏印累累，大致有"曾在潘景鄭家"、"桐西"、"香國人家"、"淵雅堂藏書記"、"王鐵夫閱過"、"惕甫"、"漚波舫"、"文武世臣"、"蘇州淵雅堂王氏圖書"、"長洲顧氏圖書"、"湘舟過眼"、"潘氏桐西書屋之印"、"志萬長壽"、"金星軺藏書記"、"華山馬仲安家藏善本"、"王時敏印"等。書簽則印"歸牧庵藏"。其中每卷末皆有"王時敏印"。王時敏（1592－

① 江澄波《古刻名抄經眼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266—269。

1680），字遜之，號煙客，江蘇太倉人。清初著名山水畫家。書中夾紙有佚名朱筆跋云："俠君先生生於康熙四年，煙客先生歿於康熙十九年，此印真僞不言可知。"卷首副頁有嘉慶年間王芑孫三篇跋文，卷末有王芑孫"嘉慶丁卯（1807）立春前一日漚波舫翻閱"題記一行。

《元詩選癸集》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慶三年（1798）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但該書在版式、行款方面都基本上模仿康熙間秀野草堂刻本《元詩選》，力求保持與原書一致。卷首有席世臣序。後來，版片散佚過半，席世臣曾孫席威於光緒十四年（1888）補版重印，增加了閔萃祥序、席威跋。現在較常見者都是光緒間補版重印本，席世臣原刻本已存藏不多。

《元詩選癸集》鈔本與刻本的內容和文字有較大出入，互有優劣[①]。這主要是因爲鈔本是據康熙間稿本原樣抄錄的，而刻本則經過了席世臣、顧泰曾的校勘與修訂。至於具體差異，中華書局排印本在整理《元詩選癸集》時，利用鈔本進行了校勘，可供參考。

需要說明的是，鈔本的很多文獻訛誤，在刻本中已經被修訂了。例如，《元詩選癸集》之癸上，鈔本比刻本多韓中村《岳王墓》一首，但該詩已見於《癸集》戊集下韓信同詩（頁 652）[②]，中村是韓信同之號，屬於重收；又如，鈔本比刻本多劉廉一家，

① 詳參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

② 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中華書局，2001 年。按本文所引《元詩選癸集》，如無特殊說明，皆據中華書局排印本。因引用較多，僅於正文注明頁碼。

但辛集下已有鑗廉其人（頁 1275），人重詩亦重，所以刻本都删去了。但二本的差異，並不足以誇大到是不同之書的程度，衹是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而已。

（三）《元詩選》未刻稿的版本

顧嗣立在編纂《元詩選三集》時，已經彙集了一百六十餘家元詩，但衹把其中一百家刊入了三集，還剩下六十餘家未刻稿。這六十餘家中的二十六家殘稿，現藏於上海圖書館。除康熙年間稿本外，這二十六家殘稿還有兩種版本，即乾隆年間鈔本《元詩選癸集》之丁集十八家和清道光六年刻本《元詩選補遺》本。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六家，康熙間秀野草堂原寫待刻樣本，用紅格紙抄寫，每半頁 13 行，行 23 字，左右雙欄，雙魚尾，款式字體與初、二、三集完全相同。書中“玄”字缺筆，“弘”字不避諱。卷首有“江山劉履芬觀”、“璜川吳氏收藏圖書”朱文方印。卷末附紙二頁，有同治四年秋雷浚跋，又有同治四年夏葉廷琯跋。

乾隆年間鈔本《元詩選癸集》丁集十八家，與《元詩選癸集》的體例不符，是後人因《元詩選癸集》丁集散佚而誤編的，其內容完全被《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六家覆蓋，文字差異也不大，可以看作是未刻稿的另一種鈔本。更重要的是，顧廷龍認為二者並非出自同一底本，但二者的抄寫順序卻基本一致，可見其共同的祖本——《元詩選》未刻稿六十餘家是按着一定的體例編排好的，很可能出自顧嗣立本人之手。現存未刻稿二十六家的最後兩家是復元禪師自恢和雪山禪師文信，根據《元詩選》的體例，釋、道詩人是歸於壬集的，由於癸集單獨刊行，因此，壬集

理所當然位於卷末。據此似乎可以推測，今存未刻殘稿很可能是六十餘家的後半部分。

《元詩選》未刻稿二十六家還有另一種存在形態，即錢熙彥《元詩選補遺》因襲之部分。但是，《元詩選補遺》祇因襲了其中二十四家，而中華書局在整理《元詩選補遺》時說：

> 我們把《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六家和癸集稿本中癸集之丁十八家與《元詩選補遺》作比較，發現這二十六家（包括十八家）元詩均見於《補遺》各集之中，而且，除少數文字差異，其所收人名、詩歌首數基本相同①。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六家的人名確實都見於《元詩選補遺》，其中二十三家收詩首數和內容全部相同，但劉仁本《羽庭詩稿》和王沂《師魯集》則完全不同。究其原因，未刻稿本所選二家詩是顧嗣立輯佚而成，而《元詩選補遺》則是以晚出的《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劉仁本《羽庭集》和王沂《伊濱集》為底本，在選詩數量上有了成倍的增加，但又將顧嗣立輯佚詩全部刪汰了。而中華書局整理本既沒有加以保留，也沒有出校記說明。同時，《元詩選補遺》二人小傳仍完全抄襲了未刻稿本，僅增加了“所著有《伊賓集》二十四卷”一句。此外，未刻稿本中魯淵《岐山集》比《元詩選補遺》多《耕樂堂》詩一首，應當是《補遺》在刊刻時偶然遺漏所致。因此，儘管中華書局排印本

---

① 錢熙彥《元詩選補遺》出版說明，中華書局，2002年。

《元詩選補遺》參校了《元詩選》未刻稿，但稿本仍然不容忽視，其中劉仁本詩30首，有16首不見於《四庫全書》本《羽庭集》；王沂詩22首，皆不見於《四庫全書》本《伊濱集》，對二人詩的輯佚有着重要的文獻價值。

最後，需要補充説明的是，中華書局整理本《元詩選》初、二、三集以及《元詩選癸集》、《元詩選補遺》，為《元詩選》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也存在點校方面的很多失誤，這是利用時必須注意的。如果不重加修訂，康熙間秀野草堂刻本《元詩選》、嘉慶三年（1798）刻本《元詩選癸集》、道光六年（1826）刻本《元詩選補遺》以及《元詩選》未刻稿本、《元詩選癸集》鈔本，仍然無法被取代。

第三節　《元詩選》的編纂體例與文獻價值

顧嗣立著述繁富，但其一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的是《元詩選》。王士禛稱其"甚有雅裁"①，翁方綱評曰"體裁潔淨"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元詩選》提要則云"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為巨觀矣"。下面從體例與文獻價值兩個方面來探討其得失。

① 王士禛《居易錄》卷四，清康熙刻本。

②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一、《元詩選》編纂體例探微

《元詩選》體例嚴謹，綱目清晰。卷首撰有《凡例》，對編纂情況有具體的說明，但《凡例》或者過於簡略，或者語焉不詳，或者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因此，本書擬對編纂體例方面存在的一些疑問進行初步考察。

（一）《元詩選》的性質：叢書還是總集？

《元詩選》是總集，這是古今大部分學者的共識。但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八中指出：

> 有其書似叢書而非叢書、似總集而非總集，如北宋刻《江西詩派》、南宋陳思《群賢小集》及《江湖集》之類是也。自後明俞憲之《盛明百家》、國朝吳之振之《宋詩鈔》、顧嗣立之《元詩選》，皆網羅散失，一朝文獻賴以得傳，此其例既非張溥《漢魏百三家》之全詩文可以比擬，亦非《全唐詩》、《全唐文》之單刻詩文可以類求，欲知一代詩文風氣，蓋捨此無可問途矣①。

這實際上涉及《元詩選》的性質問題，即《元詩選》是叢書還是總集的問題。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仍然困擾着學術界。

《元詩選》初、二、三集各收一百家，每家都保留了集名。因此，《中國叢書綜錄》收錄在類編叢書的總集類，這三百家元

① 葉德輝《書林清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83。

人詩集的版本則著錄為《元詩選》本，這就使元詩學界在統計現存元人詩集的數字時產生了困惑，因為現存僅有《元詩選》本流傳的元人詩集多達九十餘種，數字的出入會很大。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和雒竹筠《元史藝文志輯本》都采用了《中國叢書綜錄》的著錄方法。但根據叢書的概念，《元詩選》不能被稱之為叢書。徐有富《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對叢書的界定是："搜集兩種以上内容完整的單本圖書，經過編輯校訂，賦予一個總書名，用統一的版式和裝幀印行的圖書。"[①] 叢書裏面的每一種書都必須是首尾完整的，也就是說，其子目拆分開來要能夠獨立成書。《元詩選》中的這三百家元人詩集顯然不符合這一標準。其中從别集選入的詩，雖然保留了集名，但内容則大大刪減了，並不完整。以虞集《道園學古錄》五十卷為例，我們可以說有《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等，但似乎不能說有《元詩選》本。然而，《元詩選》三百家中大約有一半元人詩集，在康熙時就已經亡佚，是顧嗣立從各種文獻中輯錄而成的，其中有不少輯本被後來的叢書收錄。例如，民國八年（1919）黃岩楊晨輯《台州叢書》，其中鄭守仁《蒙泉集》一卷、釋子賢《一愚集》一卷、方行《東軒集》一卷、陳德永《兩峰慚草》一卷、楊敬德《楊仲禮集》一卷、項炯《項可立集》一卷等六家集，就完全是據顧嗣立《元詩選》輯入的。我們理所當然會稱鄭守仁《蒙泉集》有《台州叢書》本，但實際上完全就是《元詩選》本。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元詩選》確實又兼有叢書的性質。對此，祇能根據編

① 徐有富《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4。

者的動機來作取捨。《台州叢書》的編者以《元詩選》為基礎搜輯六家詩集，以輯錄全部台州文獻為目的；而顧嗣立在根據各種文獻輯錄時，帶有選家的眼光而有所取捨。因此，《元詩選》祇能是總集，而不是叢書。

（二）時代斷限：何以收錄金、宋遺民？

《元詩選》在時代斷限上最為人詬病的是選錄了金遺民元好問，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收錄了很多習慣上應當歸入宋代的詩人，如劉辰翁、牟巘、熊鉌等。關於元好問的編選問題，僅僅指責《元詩選》似乎有些不公，因為元、明以來的很多元詩文獻都是將元好問作為元人編選的，如元蘇天爵《元文類》、明孫原理《元音》、宋緒《元詩體要》、偶桓《乾坤清氣》、毛晉《元人十種詩》等重要的元詩總集或叢書都視元好問為元人。所以，問題的關鍵還是看《元詩選》本身的斷限體例是否合理以及顧嗣立是否遵循了自己擬定的體例。《元詩選凡例》在談到時代斷限時說：

> 是集也，前承金、宋，後際明興，故有先朝逸士而抗節西山，如謝皐羽、林霽山之於宋；亦有當代名卿而祼將周室，如危太朴、張志道之於明，向來選本編作元人，今俱不敢援入。其或遺民故老，浮沉晦跡，如熊勿軒之入元已久，戴叔能之廼心元室，並皆編入集中。讀者論其世而諒其情可也。

可見《元詩選》選錄金、宋遺民的標準是，除了像謝翺、林景熙那樣仇視新朝的遺民，祇要入元已久，即使隱居不仕，都可

以編入集中。今存乾隆年間鈔本《元詩選癸集》甲集目錄題有“金宋遺老”四字，可見《元詩選》在體例上是把由金、宋入元的詩人編在甲集的。這應該是仿效了錢謙益《列朝詩集》的做法，即以甲集前編專收由元入明的詩人。這種做法的優點是能夠反映詩學的演變與傳承。元好問一生最主要的詩學成就都在金亡以後，他對元詩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元詩選》不選元好問，就不足以概覽元初北方詩壇的全貌。因此，對於《元詩選》甲集選錄的由金、宋入元的詩人，即使習慣上不應當歸入元朝，也不能認為是《元詩選》的失誤，因為其本身的體例就是如此，即把金、宋遺民都看作是元初詩壇的重要組成部分。

至於由元入明的詩人，《元詩選》的體例是，凡仕於明朝的，依例都不予收錄。例如，《元詩選初集》己集選有李士瞻《經濟集》，其子李延興有《一山文集》九卷，《四庫全書總目》列為元人，並指出：“顧嗣立《元百家詩選》亦未收入，則疑流傳頗少，嗣立偶未見也。”其實，協助顧嗣立編纂《元詩選》的金侃在康熙二十八年就抄有《一山文集》九卷，現藏國家圖書館，而《元詩選》的編纂始於康熙三十年，完全可以收入。但顧嗣立在李士瞻傳中稱李延興“明洪武間，嘗典邑校。有《一山文集》傳於世，茲不復錄也”，可見其持論之嚴。當然，由於元、明之際很多詩人的生平資料缺失，《元詩選癸集》收錄了很多仕於明朝的詩人，這是顧嗣立的編纂失誤，不是體例問題。下文另有詳考。

（三）以天干分集，二、三集為何沒有丁集？

顧嗣立在《元詩選凡例》中明確說仿元好問《中州集》之例，以十集分編，自甲至辛八集選錄“有全稿可據者”，方外、

閨秀編入壬集，“諸家選本止存四、五首者，與夫山經地志、稗官野史所傳，總編一集附後”，即《元詩選癸集》。從編排方式來看，《元詩選》並不是直線式的，而是一個二維結構，看了下表就可一目瞭然：

表 1—1 《元詩選》編排結構圖

初 集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集
二 集	甲	乙	丙		戊	己	庚	辛	壬	
三 集	甲	乙	丙		戊	己	庚	辛	壬	
未刻稿										

從上表可以看出，《元詩選癸集》與初集、二集和三集並不是平行關係，而是包含了初、二、三集的癸集的總和。前人往往誤以為《元詩選癸集》是《元詩選》四集，如乾隆間鈔本《元詩選癸集》王芑孫跋，就稱“此元詩四集，青浦席氏已有雕版”。這一稱呼並不科學。如果顧嗣立打算續編四集，也衹可能是未刻稿六十餘家，由於顧嗣立並沒有刊刻，遺稿也僅殘存二十六家，所以無法知道其編次情況。此外，有些圖書館在著錄時又以天干為經，以初、二、三為緯，稱為《元詩選十集》，這雖然不無根據，但並不符合顧嗣立的本意。

最令人困惑的是，《元詩選》初集分九集，而二、三集卻衹有八集，都缺少丁集，顯然，這不是顧嗣立的疏忽，因為初、二、三集均已收足一百家。由於顧嗣立本人没有任何文字直接對這一問題作出解釋，因此，我們衹能根據《元詩選》的內容以及其他材料作出合理的推測。

除了仿《中州集》體例外，顧嗣立在《元詩選凡例》中還提到了錢謙益《列朝詩集》，稱其“蓋仿《中州》之例而變通之者也”，於是“竊取前人之意，編成十集”。正文中也多處稱引錢謙益，稱為“錢宗伯”，可見《元詩選》的編纂受《列朝詩集》影響頗深。《中州集》分十集，《列朝詩集》變通其例，僅分甲至丁四集，又于首尾增加乾、閏二集。對此，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序》中有說明：

> 曰：“元氏之集，自甲訖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為歸藏，時為冬令。月在癸曰極。丁，丁壯成實也。歲曰強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於戊。於時為朱明，四十強盛之年也。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

《列朝詩集》止於丁，而《元詩選》二、三集缺丁集，唯獨初集有丁集，其中必然存在某種聯繫。錢謙益解釋“丁”的寓意是“丁壯成實”，顧嗣立受其影響，對丁集非常重視。《元詩選初集》丁集選錄了七位詩人，分別是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黃溍、柳貫和歐陽玄。虞、楊、范、揭合稱“元詩四大家”，是公認的元詩代表作家，虞、揭、柳、黃又並稱“儒林四傑”，歐陽玄也是重要的館閣文人。從這份名單就可以理解顧嗣立為什麽不在二、三集編選丁集了。他是以虞、楊、范、揭、黃、柳、歐等七人為代表的館閣詩風作為有元一代詩史的高峰，單獨收在丁集，以示尊崇。《元詩選初集》一百家已經基本上囊括了元代最

知名的詩人，如果在二集和三集還編選丁集的話，確實没有合適的人選可以與上述七人相提並論。

錢謙益《列朝詩集》通過“止於丁”來表達他的詩學思想，顧嗣立變通其例，通過空缺二、三集的丁集來凸顯虞、楊、范、揭等七人的詩史地位。這與顧嗣立的元詩史觀是一致的。顧嗣立在《寒廳詩話》中說：

> 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而郝陵川、劉靜修之徒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孟頫，而袁清容、鄧善之、貢雲林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而詩學為之一變。延祐、天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范、揭，一以唐為宗，而趨於雅，推一代之極盛。

《元詩選初集》甲集以元好問為首，丙集以趙孟頫為首，丁集以虞集為首，從上面這段話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而顧嗣立推崇虞、楊、范、揭為“一代之極盛”，這一觀點是貫徹始終的。《元詩選初集》編成後，顧嗣立寫了《題元百家詩集後》絕句二十首，其中三首題詠丁集所收七位詩人：

> 仿佛唐人面目同，虞楊范揭出群雄。縱然不作涪翁社，難脱風沙氣習中。（其八）
>
> 溫醇峻法散天葩，黄柳齋名一郡誇。排奡更生吳老子，天教文運屬金華。（其九）

雄文大冊奏鏗鏘，碑版穹窿翰墨揚。若問當年大手筆，瓣香未散是歐陽。（其十）[①]

可見，《元詩選初集》丁集在顧嗣立心目中確實有着特殊的意義。

（四）三百家詩集並非全部從别集選錄

關於《元詩選》三百家元人詩集的文獻來源，前人往往存在誤解，即認為這三百家都是從别集選錄的。《四庫全書總目》就持這種觀點，在《元詩選》提要中說：

網羅浩博，一一采自本書，具見崖略，非他家選本餖飣綴合者可比……而嗣立所見，今不著錄者亦往往而有，蓋相距五六十年，隱者或顯，而存者亦或偶佚。殘膏剩馥，轉賴是集以傳，正未可以不備為嫌也[②]。

這是表彰《元詩選》搜羅之功的話，但並不完全準確；而批評者則以為顧嗣立有欺人之嫌疑，如楊鐮指出："必須強調的是，《元詩選》選錄的各家詩集絕不都是'並從全稿錄入'的。"[③]

以上誤解都肇因於顧嗣立在《元詩選凡例》中的一段話——"茲集所傳，並從全稿錄入，不敢止以選本為憑也"，又說："一

① 顧嗣立《閭丘詩集》卷五。
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元詩選》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
③ 楊鐮《元詩史》，頁39。

代詞人，凡有全稿可據者，選成八集。”但這段話是針對《元詩選初集》而言的，其時顧嗣立並没有續編二集和三集的打算。在編纂初集時，顧嗣立調查到的元詩文獻情況是：“元詩姓名見於各選本者，四百餘人。其專集刊行於世，百家而已。”所以命名為《元百家詩集》。這段話對於《元詩選初集》的編纂而言，並非欺人之談。經考察，《元詩選初集》前八集八十八家，除泰不華《顧北集》一家不是據全稿錄入外，其餘八十七家都是據别集選錄。但時過境遷，顧嗣立後來在續編二集、三集時，已經不可能從二百家别集選錄了，衹能是從選本和其他文獻中輯佚“成集”，對此，他本人並不諱言，多次在詩人小傳中説明是據選本錄入的。例如，《元詩選三集》所輯柯九思《丹丘生稿》，顧嗣立明確説是據《草堂雅集》選錄，並采錄書畫遺跡和雜志所見，附於卷末，編為一集。又如汪澤民《宛陵遺稿》，顧嗣立稱其詩稿散亡，存者僅見於《宛陵群英集》和《宛雅》二書等等。經具體考證，《元詩選》初、二、三集和未刻稿所選 326 家元人詩集，大約有一半左右是顧嗣立輯錄而成的，下文有詳考。這是在利用《元詩選》時必須注意的。

（五）據别集選詩基本保持原書編次

《元詩選》大概有一百六十多家元人詩是據别集選錄的，經核對，可以發現顧嗣立在編選時基本上保持了原書的編排次序，這一體例為考察《元詩選》所據底本提供了便利。而顧嗣立所輯集外詩，在《元詩選》中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附在各家詩集的末尾，一是分體散入所選各體詩之後，以前一種方式居多。此外，由於有的别集卷帙浩繁，因此，詩集中本來就有的詩也有一

小部分被作為集外詩附在最後。這是《元詩選凡例》中沒有提及的，附注於此，以供參考。

二、《元詩選》文獻價值考論

《四庫全書總目》“有元一代之詩，要以此本為巨觀矣”的評價是對《元詩選》文獻價值的高度概括。《元詩選》初、二、三集、癸集和未刻稿總計收錄 2698 位詩人的 24846 首詩，是迄今為止選錄詩人和作品最多的元詩總集。而且大部分詩人都撰有小傳，對其生平事跡多有考訂。顧嗣立廣搜博采，體例嚴謹，考訂精審，多有創獲，為元詩文獻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書試從版本、校勘、史料和評注等幾方面[①]來談其文獻價值。

（一）版本、校勘價值

《元詩選》編纂於康熙年間，顧嗣立在元人詩集的搜求方面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除了友人金侃鈔本外，徐乾學傳是樓、徐秉義培林堂、徐元文含經堂、朱彝尊曝書亭、曹溶靜惕堂等江南藏書家的藏書幾乎借閱無遺，又得以盡窺內府所藏秘本，手自抄撮，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元詩選》實際上彙輯了康熙年間元人詩集善本的精華。更重要的是，顧嗣立所選元人詩集的底本大部分都已經亡佚了，因此，《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雖然是選本，但仍然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例如，朱德潤集，現存最早刻本是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存復齋文集》十卷，是其曾

① 按《元詩選》在元詩辨重、辨誤和辨偽等方面的文獻價值，因下文有專章論及，此處暫且從略。

孫朱夏重編本，但還有一部分没有刊刻，一直藏於家，後來以《存復齋續集》流傳，今僅存《涵芬樓秘笈》本，但祇有五古、七古、雜言和五律。而《元詩選》所選朱德潤詩的底本是其裔孫所購朱夏手錄本，與《涵芬樓秘笈》本相比，自《簡趙宗吉僉憲》以下多七律五首、五絕二首、六絕一首和七絕二十首，是目前保持《存復齋續集》最完整的，對於考察《續集》的流傳和原貌，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又如，《元詩選初集》己集所選張端《溝南存稿》，自明代以來就是罕見的元人別集。目前已有資料表明，清初藏書家中僅見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和徐秉義《培林堂書目》著錄有《溝南漫稿》八卷，之後就流傳稀少，乾隆間開四庫館時也没有采進，不知亡佚於何時。而顧嗣立曾向徐乾學、徐秉義兄弟借閱藏書，故《元詩選》所選詩雖然祇有二十五首，卻是張端詩之僅存者，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校勘與版本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元詩選》除了所據底本具有很高的校勘價值外，顧嗣立本人在編纂《元詩選》過程中也做了大量校勘工作。他在《元詩選凡例》中說：

> 詩家刻集，先後頗有異同，選本流傳，彼此各經訂正。是非兩可，不能歸一，即詳注於本句本字之下。

總集的編纂過程中，能夠參校各本進行校勘，這是後人難以企及的。經具體考察，顧嗣立在《元詩選》中至少對六十多家詩進行了校勘，少則數首，多則上百首，或者根據不同版本互相訂正，或者根據選本和其他文獻校對異同。今人在整理元人詩集

時，可以借鑒《元詩選》的校勘成果。

（二）史料價值

顧嗣立從史傳、文集、方志和筆記等文獻中搜集大量史料，為《元詩選》2000 多位詩人撰寫小傳，儘管有的過於簡略，但還是為人們提供了一份最基本的元代詩人名單，為查找這些詩人的生平事跡提供了綫索。這些傳記資料，為各種書目提要對元代詩人生平的介紹，為相關總集撰寫元代詩人小傳，為今人編纂元代人名索引和文學家辭典等，提供了最便利和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三）評注價值

《元詩選》作為顧嗣立精心編纂的選本，與全集性總集或一般選本不同的地方在於，大多數總集往往衹是把元詩從各種文獻中輯錄在一起，而《元詩選》兼綜選本、注釋、紀事和評論於一體，儘管有注釋和評論的地方並不多，但仍然顯示了《元詩選》的獨特之處。

1. 注釋

顧嗣立先後箋注過多種詩集，因此不由自主地將注釋運用於《元詩選》的編纂中。他對《元詩選》的注釋，主要偏重於歷史背景，如《元詩選初集》丁集據柳貫《待制集》選《故相東平忠獻王挽歌詞》詩，注云："東平王拜住，丞相安童孫也，輔英宗為賢相。至治三年，奸黨鐵夫等有南坡之變，拜住死之。"（頁 1150）這是以史注詩。但顧嗣立也注重揭示在特殊歷史背景下詩人的思想。例如，《元詩選初集》己集據袁士元《書林外集》選《送沙孛丁平章孫秉彝》，原書自注作詩日期為丁亥五月十二日，

於是顧嗣立注云："按丁亥歲為至正七年。是冬沿江兵起，八年遂有方國珍之亂。彥章又有《和王從素感時》一詩，可見其素志矣。"（頁 1715）這種"以杜證杜"的注釋方法在《元詩選》中被多次用到，即通過徵引詩人其他詩句來印證某一詩的主旨。

2. 紀事

顧嗣立《元詩選》往往從史傳、文集、方志及筆記小說中鉤輯所選詩的本事，附注於詩題之下或者小傳之中。對此，他在《凡例》中有說明：

> 至於前輩品題、詩人軼事，可以為史家之考證、藝苑之美談者，即加采錄，以備參觀。

這種作法，實開陳衍《元詩紀事》之先河。祇不過這些文字在《元詩選》中過於分散，不被人注意罷了。實際上，《元詩紀事》中很多都是直接抄錄《元詩選》而成的。如《元詩選癸集》乙集張之翰《檢荒租二首》，詩後附錄其本事云："按《松江府志》云：之翰當知府事，行視荒租，遂有斯作。後租獲免，民懷之，書石以介上海縣庠壁，至今比甘棠之愛。"（頁 225）而《元詩紀事》與之完全相同。張之翰另一首詩《鏡中燈》的本事，《元詩紀事》則直接引用了《元詩選癸集》①。

3. 評論

顧嗣立好談詩論藝，有《寒廳詩話》、《春樹閒鈔》等，但二

① 陳衍《元詩紀事》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42。

書篇幅較小，他對元詩的評論大部分都散逸在《元詩選》中。這些評論，都具有詩話性質。

例如，《元詩選初集》丁集據虞集《道園遺稿》選《挽文山丞相》詩，有“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之句，顧嗣立評論說：“楊鐵崖洪武初不赴召詩‘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開’，全用此詩頷聯。《列朝詩集》所載一本云：‘商山本為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豈鐵崖知襲用前人之非，後迺自改耶？鐵崖麟詩有全寫韓冬郎者，英雄欺人，不可以訓。偶因此詩而並及之。”（頁 922）又如，《元詩選二集》丙集張伯淳《次韻光裔》詩後有顧嗣立對其詩的總評：“按師道古詩，語意膚淺，近體率皆應酬之作，全篇殊不足觀，而佳句頗多……覺意深語健，耐人吟諷也。”（頁 320）此外，顧嗣立還通過摘錄秀句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批評觀念。

錢謙益《列朝詩集》的小傳後來以《列朝詩集小傳》之名別行於世；朱彝尊《明詩綜》的評論也擇要輯成《靜志居詩話》；如果將散佚在《元詩選》小傳和正文中的紀事與評論資料彙編成書，擬名為《閭丘詩話》，也一定能夠繼踵前賢，為藝林增添一段佳話！

顧嗣立和《元詩選》，無論其人還是其書，近三百年來始終是經久不衰的話題。顧嗣立的學問、詩才和酒量，秀野堂的藏書、刻書與唱和，《元詩選》的編纂、流傳及影響……風流已矣，逝者如斯。但《元詩選》的價值，將隨着元詩文獻研究的深入進一步得到彰顯！

第二章
元詩別集流傳考

一部大型總集的編纂，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可靠的文獻來源是作家的別集。因此，在着手編纂之前，編者首先要摸清存世別集的家底，包括數量和版本兩個方面。但古代没有公共圖書館，學者們主要通過個人收藏和向私人藏書家借閲兩條途徑來獲取資料，其調查的充分程度顯然不如今人。而顧嗣立對元詩別集的調查與搜輯，即使在今天看來，也讓人歎為觀止。

關於元人創作的詩文集，迄今没有一個準確的數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元人別集約 775 種，陸峻嶺《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中載元人詩文集序跋 1233 篇，除去重複的，至少也在 1000 種以上，而實際的數字恐怕比這還要多出數倍。但需要説明的是，創作與流傳不能等同看待，創作出來的作品數量雖然很多，而實際上流傳於世的衹是其中一小部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時代久遠、版刻不易保存的緣故，一部詩文集能夠“行於

世”還是衹能“藏於家”[①]，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本章所要討論的，是截至康熙年間顧嗣立編纂《元詩選》時，已經編定成集，而且以刻本或鈔本形式傳世的這部分作品集的流傳情況。

第一節　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别集的流傳概況

古代藏書家收藏古籍時，往往重視“舊本”，這主要是因為一般情況下，年代越久遠，就越接近古籍的原貌，其價值也就越昂貴。本書借用這個術語，是為了與顧嗣立《元詩選》成書之後，後人新輯的元人詩文集區分開來。例如，乾隆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元人詩文集 27 種，這些詩文集的卷數、編次和作品數量已經不是其本來面貌，所以不是本文所說的“舊本”；而即使是晚清或民國時的刻本或傳鈔本，衹要是《元詩選》成書之前就已經編定的，都屬於本書論述的範圍。至於别集的界定，由於顧嗣立《元詩選》使用的是“專集”的概念，既包含今人所理解的别集，也包括二人合集（如段成己、段克己《二妙集》）與總集中的二人唱和集（如周砥、馬治《荆南唱和集》）等，後者衹有四五種，因此，本書仍然使用别集的概念，但實際上包含

① “行於世”和“藏於家”是古代墓志銘中常見的說明墓主著述流傳情況的術語。一般而言，“行於世”表明其著述在生前已經刊刻，而“藏於家”說明衹有稿本或鈔本，流傳的範圍没有刻本廣。但這衹是相對而言的，如果幸運的話，其後裔或好事者很有可能根據其家藏本刊刻行世。

了後者。其目的是為了統一標準，客觀地考察顧嗣立編纂《元詩選》前後元詩別集的流傳情況，公正地評價他搜集材料的深廣度和局限性。

一、清初私家藏書目錄所見元詩別集流傳考

有關康熙間顧嗣立編纂《元詩選》徵引元詩別集的情況，前人存在一些誤解。《元詩選》初、二、三集共選錄三百家元詩，《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元詩選》提要認為："一一采自本書，具見崖略，非他家選本餖飣綴合者可比。"即誤認為這三百家都是選自各家本集。在對每一家的文獻來源作具體考察之前，我們首先來考察一下清初順治、康熙兩朝元詩別集的流傳情況。

清初私家藏書蔚然成風，現存的私家藏書目錄大約在 30 家左右。從已經查閱的 22 家來看（詳見表 2－1），所藏元詩別集少則二三十家，多則一百餘家，大多數都是流傳較廣的作品集，故各家所藏多有重複。

表 2－1　清初著名藏書家元詩別集收藏情況一覽表

藏書家	藏書目錄	收藏家數	收藏種數	收藏部數
錢謙益（1582－1664）	《絳雲樓書目》	91	95	96
曹溶（1613－1685）	《靜惕堂書目·元人文集》	109	111	115
祁理孫（1625－1675）	《奕慶藏書樓書目》	3	3	3

續表 1

藏書家	藏書目錄	收藏家數	收藏種數	收藏部數
朱彝尊 (1629—1709)	《潛采堂元人集目錄》 《曝書亭書目》	124	134	137
錢　曾 (1629—1701)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	58	65	70
季振宜 (1630—1674)	《季滄葦藏書目》	47	48	49
徐乾學 (1631—1694)	《傳是樓書目》	88	98	138
徐秉義 (1633—1711)	《培林堂書目》	106	112	113
徐元文 (1634—1691)	《含經堂藏書目》	96	103	114
宋　犖 (1634—1713)	《商邱宋氏西陂藏書目》	25	26	27
毛　扆 (1640—1713)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10	10	10
姚際恒 (1647—?)	《好古堂書目》	9	9	9
汪　森 (1653—1726)	《裘杼樓書目》	114	120	124
陸　漻 (約 1657—1727)	《佳趣堂書目》	96	104	114
曹　寅 (1658—1712)	《楝亭書目》	46	51	54

續表 2

藏書家	藏書目錄	收藏家數	收藏種數	收藏部數
金　檀 (約 1660－1730)	《文瑞樓書目》 《文瑞樓藏書志》	120	126	149
王聞遠 (1663－1741)	《孝慈堂書目》	104	116	121
馬思贊 (1669－1722)	《馬氏道古樓書目》	1	1	1
吳　焯 (1679－1733)	《繡谷薰習錄》	53	55	55
胤　祥 (1689－1747)	《怡府書目》	25	27	37
趙　昱 (1689－1747)	《小山堂藏書目錄備覽》	43	45	45
魏維新 (生卒年不詳)	《本立堂藏書目》	0	0	0

上表應當能夠基本反映清初元詩別集的流傳情況。從中可以看出，收藏元詩別集較成規模的有錢謙益、曹溶、朱彝尊、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汪森、陸漻、金檀和王聞遠十家，其數量分別在 88 家至 124 家之間，其中六家所收在 100 家以上。現將這十位藏書家的生平及藏書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一）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遺老。江蘇常熟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授編修，參加過東林黨的活動。崇禎元年（1628）任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後被革職。南明弘光朝，為禮部尚書。仕清以後為禮部侍

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順治三年（1646）辭歸。家有絳雲樓，富藏孤本秘笈。其所編《絳雲樓書目》卷四“金元文集類”著錄有元人詩集91家、95種、96部。

（二）曹溶（1613－1685），字潔躬，號倦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御史，入清歷戶部侍郎、廣東布政使等職。撰有《流通古書約》，是藏書史上較重要的文獻。又編有《靜惕堂書目》二卷，其實並非全目，衹包括《宋人集》一卷、《元人文集》一卷。其《靜惕堂書目·元人文集》著錄元人詩集109家、111種、115部。

（三）朱彝尊（1629－1709），生平參見本書第一章介紹。其《潛采堂元人集目錄》著錄元人詩集119家、126種、129部，《曝書亭書目》也著錄有幾十種，其中5家、8種、8部為《潛采堂元人集目錄》所無，故合計124家、134種、137部。

（四）徐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江蘇昆山人。登康熙九年（1670）一甲進士第三名，授編修。歷任《明史》總裁官、內閣學士、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後遭劾免職，專任修書總裁官。家有“傳是樓”，藏書甚富，輯有《傳是樓書目》六卷、《傳是樓宋元本書目》等。《傳是樓書目》著錄元人詩集88家、98種、138部。

（五）徐秉義（1633－1711），字彥和，號果亭，江蘇昆山人，徐乾學二弟。登康熙十二年（1673）一甲進士第三名，授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好藏書，編有《培林堂書目》，著錄元人詩集106家、112種、113部。

（六）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肅，號立齋，江蘇昆山

人，徐乾學三弟。登順治十六年（1659））一甲進士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累官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掌翰林院事。亦好藏書，編有《含經堂藏書目》，著錄元人詩集 96 家、103 種、114 部。

（七）汪森（1653－1726），字晉賢，號碧巢，浙江桐鄉人。官戶部郎中，與朱彝尊友善。曾增輯朱彝尊所編《詞綜》，是清初浙西詞派倡導者之一。所編《裘杼樓書目》“金元文集”著錄 114 家、120 種、124 部。

（八）陸漻（約 1657－1727），字其清，江蘇吳縣人。早年學醫，精通醫術。自幼家貧，借書抄讀，寒暑不輟。後憑行醫之資，致力於藏書，積至數萬卷，與何焯、曹溶、朱彝尊等互通有無。編有《佳趣堂書目》，詳記購書年月，著錄元人詩集 96 家、104 種、114 部。

（九）金檀（約 1660－1730），字星軺，浙江桐鄉人，遷江蘇吳縣。諸生。自幼嗜古，經史圖籍，遍覽無遺。好聚蓄古異之書，遇善本雖高價不惜，藏書甚富。編有《文瑞樓書目》十二卷、《文瑞樓藏書志》等。《文瑞樓書目》和《文瑞樓藏書志》互有出入，總計著錄元人詩集 120 家、126 種、149 部。

（十）王聞遠（1663－1741），字聲弘，號蓮涇居士，江蘇吳縣人。以藏書知名於世。所編《孝慈堂書目》著錄元人詩集 104 家、116 種、121 部。

上面所列十位藏書家中，前七位大多是兼顯宦、學者、文人和藏書家於一身，後三位則是比較純粹的民間藏書家。除這十家外，還有兩位著名藏書家也不能忽視。今人所編《虞山錢遵王藏

書目錄彙編》著錄錢曾所藏元人詩集 58 家、65 種、70 部，曹寅《楝亭書目》著錄有 46 家、51 種、54 部，數量上頗為可觀，珍本秘笈也不少。以這十二家的藏書目錄進行統計，去除重複，見於著錄的元詩別集總計 206 家（參見本章附表《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別集流傳綜表》）。

總之，顧嗣立在《元詩選・凡例》中稱元詩有“專集刊行於世，百家而已”，這是符合當時單個藏書家收藏元詩別集的實際情況的。從個人的角度而言，哪怕是最知名的藏書家，收藏的元人詩集也祇能達到一百餘家而已。據筆者考察，顧嗣立從別集選入《元詩選》（含未刻稿）的多達 161 家，比收藏元詩別集最多的朱彝尊（124 家）還要多出 37 家，由此確實可以看出顧嗣立搜羅之苦、用力之勤。但從整體上來看，如果彙集十二位藏書家之所藏，則當時實際流傳的元人詩集有二百餘家。顧嗣立憑一己之力，能夠搜羅到當時流傳的大約四分之三的元詩別集，雖然遺漏不少，但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二、四庫采進元詩別集概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纂修《四庫全書》而下求書之詔，各省均有進呈，以浙江、江蘇兩省最多。據《四庫采進書目》統計，進呈的圖書總數為 13084 部，而江蘇省進呈 4483 部，浙江省進呈 4601 部，二省合計 9084 部，約占十分之七。就元詩別集的采進而言，以《四庫采進書目》為基礎，參照《四庫全書總

目》，可以發現，收入《四庫全書》的有 145 家、151 種[①]，列入存目類的有 34 家、36 種，《四庫全書總目》未著錄的有 12 家、14 種，除去重複的 15 家，共得 176 家、201 種、475 部（參見表 2—2）。

表 2—2　四庫采進元詩別集情况一覽表

采進來源	進呈數量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情況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115 家 120 種 120 部	51 家 51 種入正編，9 家 9 種入存目
兩淮馬裕家藏本	71 家 71 種 71 部	24 家 24 種入正編，2 家 2 種入存目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43 家 43 種 44 部	16 家 16 種入正編，5 家 5 種入存目
浙江巡撫采進本	26 家 27 種 27 部	9 家 9 種入正編，5 家 5 種入存目
江蘇巡撫采進本	43 家 47 種 49 部	9 家 9 種入正編，2 家 2 種入存目
兩淮鹽政采進本	26 家 26 種 26 部	7 家 7 種入正編，3 家 3 種入存目

---

① 家是以人來計算，一人可能有幾種別集，但都衹算作一家。《四庫全書》集部元人別集類共收 163 家 169 種，其中 6 家 7 種全部是文，除去四庫館臣新輯《永樂大典》本元人集 27 家，《四庫全書》中收入的舊本元詩別集共計 130 家、135 種（其中 1 家 1 種是僞書）。另外，在《元詩選》所選錄的詩人中，有 9 家在《四庫全書》中入宋，即劉辰翁、牟巘、何景福、熊鉌、方夔、黃公紹、于石、陳深、金履祥等；2 家入金，即元好問和李俊民；1 家入明，即王冕；另有二人合集與倡和集 4 家，即《二妙集》、《荆南倡和集》和《梅花百詠》二種等，除去重複的 1 家，共計 145 家。

續表 1

采進來源	進呈數量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情況
江西巡撫采進本	14 家 15 種 15 部	5 家 5 種入正編，2 家 2 種入存目
兩江總督采進本	19 家 20 種 21 部	5 家 5 種入正編，1 家 1 種入存目
安徽巡撫采進本	21 家 21 種 21 部	4 家 4 種入正編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8 家 8 種 8 部	3 家 3 種入正編，1 家 1 種入存目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5 家 5 種 5 部	3 家 3 種入正編
山東巡撫采進本	19 家 20 種 20 部	2 家 2 種入正編，1 家 1 種入存目
內府藏本	10 家 10 種 10 部	2 家 2 種入正編，1 家 1 種入存目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5 家 5 種 5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1 家 1 種入存目
福建巡撫采進本	2 家 2 種 2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1 家 1 種入存目
編修朱筠家藏本	3 家 3 種 3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直隸總督采進本	3 家 3 種 3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河南巡撫采進本	2 家 2 種 2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2 家 2 種 2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2 家 2 種 2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1 家 1 種 1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左都御史張若溎家藏本	1 家 1 種 1 部	1 家 1 種入正編

續表 2

采進來源	進呈數量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情況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1家1種1部	1家1種入正編
不詳	1家1種1部	1家1種入正編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5家5種5部	1家1種入存目
湖北巡撫采進本	2家2種5部	1家1種入存目
湖南巡撫采進本	1家1種1部	
衍聖公家藏本	1家1種1部	
總裁王家藏本	1家1種1部	
總裁李家藏本	1家1種1部	
庶吉士莊家藏本	1家1種1部	
合 計	176家201種475部	145家151種入正編；34家（重7家）36種入存目；12家（重8家）14種未著錄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些元詩别集來源於31家進呈者，尤以浙江鮑士恭、兩淮馬裕和編修汪如藻三家為最夥，鮑氏進呈120種，其中51種被《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於正編，9種入存目；馬裕進呈71種，其中24種入正編，2種入存目；汪如藻進呈43種，其中16種入正編，5種入存目。除去重複，三家總計進呈155種，其中被《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於正編的就多達91種。一般而言，著錄於正編的就是《四庫全書》的底本，也就是說，《四庫全書》中收錄的151種元詩别集，其中91種的底本是鮑士恭、馬裕和汪如藻三家所藏，約佔三分之二。可見，《四庫全書》

雖然是官修，但在資料供給方面，私家藏書仍然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與顧嗣立在康熙年間編纂《元詩選》時的文獻來源非常相似。順便提一下，鮑士恭的父親鮑廷博是以收藏宋元人文集為特色的藏書家，專門編有《知不足齋宋元文集書目》，其中著錄有元詩別集一百多家。這一收藏數量即使處在康熙年間，也可與前面提到的十位藏書家媲美。

但是，像鮑士恭、馬裕和汪如藻這樣的私人藏書家畢竟是少數，真正愛惜書籍的藏書家未必心甘情願將珍藏的孤本秘笈無償繳送。例如，前面提到的朱彝尊，其曝書亭、潛采堂珍藏元人詩集多達 124 家 134 種，但其後人進呈的 69 種藏書中，竟然没有一種是元詩別集。又如，蘇州、常熟等地是著名的藏書之鄉，而主動進呈的衹有蔣曾瑩、吳成佐和朱奐三家而已。江蘇一位負責采進書籍的官員在《江蘇采輯遺書序》中慨歎浙江所進書頗多善本，而江蘇"呈書之家善本甚尠"，歸根到底衹是藏書家們不願意將善本進呈罷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康熙年間顧嗣立以一己之力，居然使"吳下藏書家殘編剩稿，靡有遺憾"，其投入的精力可想而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元詩選》提要云：

> 方今詔采遺書，海內秘藏，大都輻輳，中間為嗣立所未見者，固指不勝屈。而嗣立所見，今不著錄者，亦往往而有。

這是就《四庫全書》與《元詩選》所選元詩別集進行比較而言。據前面統計，《四庫全書》總計收錄元詩別集 145 家 151 種。

而顧嗣立《元詩選》據别集選入的有 161 家，與《四庫全書》重合的有 127 家。以官方的力量徵集遺書，的確有私家藏書無法取代的作用。除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 27 家外，《四庫全書》中還有不少是從各省采進的罕見元人詩集，包括許有壬《至正集》、吾邱衍《竹素山房詩集》、吳鎮《梅花道人遺墨》、胡助《純白齋類稿》、金履祥《仁山文集》、王奕《玉斗山人集》、黄玠《弁山小隱吟録》、侯克中《艮齋詩集》、劉鶚《惟實集》、洪炎祖《杏庭摘稿》、吳會《吳書山先生遺集》、陳鎰《午溪集》、李繼本《一山文集》、沈夢麟《花溪集》、梁寅《石門集》、鄧雅《玉笥集》、唐元《筠軒集》、楊公遠《野趣存稿》、宋禧《庸庵集》、魯貞《桐山老農集》和吳當《學言詩稿》等 21 種，為《元詩選》所未收。

而《四庫全書》未收、《元詩選》選録的有 39 種。其中蕭國寶《輝山存稿》、元淮《金淵吟》、朱德潤《存復齋文集》、杜本《清江碧嶂集》、趙偕《寶峰集》、袁士元《書林外集》、潘音《待清軒遺稿》、華幼武《黄楊集》、鄭允端《肅雍集》、王士熙《王魯公詩鈔》、陳普《石堂先生遺集》、張玉孃《蘭雪集》和魯淵《道原先生詩》等 13 種著録於《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存目；釋清珙《石屋和尚山居詩》、劉永之《劉仲修先生詩文集》和釋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廣録》三種則見於《四庫采進書目》著録；而方瀾《方叔淵遺稿》、張端《溝南存稿》、釋至仁《澹居稿》、釋惟則《師子林别録》、孫淑《緑窗遺稿》、姚燧《牧庵集》、鮮于樞《困學齋集》、鄧文原《素履齋稿》、郭畀《快雪齋小集》、吳鎮《梅花庵稿》、黄清老《樵川集》、潘伯修《江檻集》、王禎

《農務集》、曹文晦《新山稿》、姚文奐《野航亭稿》、郯韶《雲臺集》、鄭洪《鄭君舉詩集》、譚處端《水雲集》、丘處機《磻溪集》、釋益《梼堂禪師山居詩》、釋宗衍《碧山堂集》、繆鑒《苔石效顰集》和達溥化《蘺海山人集》等23種則為《元詩選》所獨有，連《四庫采進書目》也沒有著錄。正因為如此，四庫館臣不由得慨歎：

> 蓋相距五六十年，隱者或顯，而存者亦或偶佚。殘膏剩馥，轉賴是集以傳，正未可以不備為嫌也①。

四庫没有采進的這23種元人詩集，傳本稀少，目前尚存世的有20種，但大多屬於孤本秘笈。例如，鮮于樞、鄧文原、釋惟則、郭畀、吴鎮、黄清老、潘伯修、曹文晦、姚文奐和郯韶等十家詩集，收入《元人十二家小集》中，祇有孤本藏於南京圖書館；釋惟則《師子林别錄》，祇有元刻殘本藏於南京圖書館和天一閣博物館；釋宗衍《碧山堂集》，祇有元刻本藏於日本内閣文庫。而張端《溝南存稿》已經亡佚，賴《元詩選》而得以保存部分詩作。

三、元詩别集的現存情况

元詩别集與其他文獻一樣，其傳承中的隱與顯總是交替進行的。每一個時代，總是有一部分文獻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又有一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元詩選》提要。

部分文獻被重新發現。當然，重要的作家作品集在各時代都是流傳較廣的。本章所附《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别集流傳綜表》中著錄的 239 家，現存的尚有 224 家，三百多年來僅亡佚了 15 家，可見自清初以來元詩别集的散佚數量並不很多。而在現存 224 家中，又有 16 家是清初書目罕見著錄、顧嗣立《元詩選》没有入選、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也没有采進的，其復顯於世可以說是天祐斯文。以下是這 16 家元詩别集由隱到顯過程的日程表：

清嘉慶年間阮元輯“四庫未收書”，采進釋平顯《松雨軒詩集》一種。

清末伍崇耀輯《粤雅堂叢書》，刊刻元代高麗詩人李齊賢《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

尹志平《葆光集》三卷、祁志誠《西雲集》三卷，長期以來保存在《正統道藏》中，一般學者很難見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借用北京白雲觀所藏明刊《正統道藏》，以涵芬樓名義影印，此後纔廣為人知。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編纂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新著錄的元人詩集有：董壽民《懶翁詩集》二卷、張仲壽《疇齋文稿》不分卷、吕彦貞《滄浪軒詩集》六卷[①]、金守正《雪崖先生詩集》五卷、王寔《聽雪先生集》四卷、韓信同《韓氏遺書》二卷和釋性空《廬山外集》四卷等七種，前四種現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後三種則僅有孤本傳世。

① 据楊鐮考證，此集是僞書。參見楊鐮《元詩文獻辨僞》，《文學遺産》2009 年第 3 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編成的《續修四庫全書》，新收錄了兩種刊刻較晚的元詩別集：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十卷（康熙四十二年刻本）和王毅《木訥齋文集》五卷（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近幾年來，隨着域外漢籍研究的日益興盛，不少國內久已失傳的元人別集又開始回流或為人知曉，如金元素《南遊寓興》[①]、譚景星《村西集》《西翁近稿》[②] 和郭居敬《百香詩選》[③] 等三家，由此重新進入學界的視野。

2006 年 4 月，筆者在南京圖書館新發現一部稀見元人詩集——韓璧《雲樵詩稿注釋》，係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

目前，隨着首次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的展開，不少中、小型圖書館所藏普通古籍中的元人詩集也許還會被不斷挖掘出來，但數量應該不會太多了。

總之，《元詩選》從元詩別集中選錄的 161 家，相對於康熙年間見於私家藏書目錄著錄的 206 家而言，約佔四分之三；相對於編纂《四庫全書》時采進的舊本元詩別集 176 家而言，則互有出入；相對於自清初以來有流傳的全部舊本元詩別集 239 家而言，約佔三分之二。

---

① 參見周清澍《日本所藏元人詩文集珍本》，日本《東洋文庫書報》第二十三號，1991 年；蕭啟慶《元色目文人金哈剌及其〈南遊寓興詩集〉》，臺灣《漢學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1995 年。

② 譚景星《村西集》、《西翁近稿》，現已有影印本。參見安平秋主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二輯，線裝書局，2003 年。

③ 參見楊鑄《日本鈔本郭居敬〈百香詩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1 期。

第二節　顧嗣立編纂《元詩選》的資料來源

《元詩選》初、二、三集和未刻稿本所選元人詩集 326 家，經考察，其中 161 家是選自元詩别集。顧嗣立搜羅元詩别集的渠道主要有三：一是顧氏秀野草堂自藏，二是友人金侃手抄，三是借閲江南藏書家藏書。但是，由於年代久遠，文獻闕失，要想弄清楚選入《元詩選》的 161 家元詩别集分别是通過什麽渠道獲得，已經不可能了。本書祇是就目前已經掌握的材料，嘗試對這一問題作初步探索。

一、顧嗣立家藏元人别集考

顧嗣立秀野草堂並不以藏書數量之多著稱於世，但顧嗣立對元人别集的收藏，在有清一代，可謂首屈一指。可惜顧嗣立没有編纂私人藏書目錄，其藏書面貌僅能於後世藏書目錄中略窺一斑。令人遺憾的是，翻檢了大量書目文獻，目前祇發現 18 種見於著錄（參見表 2－3），可確定仍存於世的則祇有兩三種而已。

表 2－3　顧嗣立秀野草堂藏元人别集知見表

作者	集名	版本	著錄	存佚
陳　深	寧極齋稿一卷、附慎獨齋稿一卷	明祝允明手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鐵琴銅劍樓書目》卷二一	不詳

續表 1

作者	集名	版本	著錄	存佚
曹伯啟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五卷	元版元印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	不詳
安　熙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附錄一卷	鈔　本	《文祿堂訪書記》卷五	不詳
楊　載	翰林楊仲弘詩集八卷	舊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〇	日本靜嘉堂文庫
范　梈	范德機詩集七卷	元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不詳
宋　無	啽囈集一卷	元至元間刊明初印本	《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卷四、《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卷四	不詳
周　權	周此山詩集四卷	舊鈔本	《蕘圃藏書題識》卷九、《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不詳
杜　本	清江碧嶂集一卷	鈔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上海圖書館藏宋賓王校鈔顧俠君本
楊維楨	楊鐵崖先生文集十一卷	萬曆間刻本	《中國古籍善本提要》	國家圖書館藏
錢惟善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鈔本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	不詳
釋至仁	澹居稿二卷	元至正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	不詳

續表 2

作者	集名	版本	著錄	存佚
張弘範	淮陽集一卷、附錄一卷	舊鈔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南京圖書館藏清禹航校鈔顧嗣立藏本
何　中	知非堂稿十七卷	舊鈔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不詳
蘇天爵	滋溪文稿三十卷	顧俠君鈔本	《傳忠堂書目》卷四、《鐵華館藏集部善本書目》	不詳
吕　誠	吕敬夫詩三卷、鶴亭倡和一卷	清鈔本，黄丕烈校吳騫藏《樂志園詩集》八卷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五、《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	國家圖書館藏
張　庸	全歸集	舊鈔本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不詳
周砥 馬治	荆南倡和集一卷	明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南京圖書館藏
楊弘道	小亨集六卷	舊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①	日本静嘉堂文庫

從上表可以看出，目前已經考知的有版本信息的顧嗣立秀野草堂藏元人别集 18 種，除後人僞託的 1 種除外，有元刻本 4 種，明刻本 1 種，鈔本 11 種。現擇其中可考者稍加論述。

---

① 楊弘道《小亨集》六卷，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不可能經顧嗣立之手收藏，《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六著錄舊鈔本有顧嗣立藏書印，當出於僞託。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八著錄有影寫元刊本《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有雍正五年（1727）宋賓王題跋曰："丁未春，閱桃花塢文瑞樓所得秀野草堂顧氏藏《曹漢泉集》五卷，元版元印。"文瑞樓是大藏書家金檀的藏書樓，宋賓王是著名的校勘家，其記載應當是可信的。但顧嗣立所藏是殘本，因為歷來書目中著錄的曹伯啟集都是十卷本，《元詩選》小傳也明確說"所著詩文有《漢泉漫稿》十卷，子復亨所編"。元後至元四年（1338）曹復亨刻《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本尚存，以《元詩選》與之相校，選詩次序完全相同，偶爾有訛字，可能是底本已漫漶或者殘闕，據別本傳寫之誤，但可以肯定的是，其祖本就是元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著錄元刊本《范德機詩集》七卷，稱"卷首有秀野草堂藏書印"，應當就是《元詩選》的底本。以《元詩選》與《四部叢刊》影印元後至元益友書堂刻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元詩選》文字與《四庫全書》本不同之處悉同元刻本。例如，《贈方永叔往教重慶路》"相知長恨思"句之"長恨"二字，《四庫全書》本作"無限"，元刻本與《元詩選》同作"長恨"。由此可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的元刊本確實是顧嗣立所藏。

羅振玉《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卷四著錄孝慈堂藏元刻明印本《唫嘯集》一卷，稱有"顧嗣立印"、"俠君"諸印，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元刻本今已不可見，然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明刻本，行款與該本相同；而以《元詩選》與明刻本相校，衹有一個形近字不同，因疑《大雲書庫藏書題識》著錄有誤，所謂顧嗣立及孝慈堂舊藏元刻本應當就是明刻本。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著錄有元至正刻本《澹居稿》二卷，稱有“秀野草堂顧氏藏書印”、“顧嗣立印”、“俠君”三印，丁丙認為是《元詩選》的底本。今該本已下落不明，幸賴《元詩選》得以保存元刻本的部分內容。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著錄有明刻本《荆南倡和詩》一卷，先後經顧嗣立、王聞遠和汪士鍾等遞藏，現藏於南京圖書館。以《元詩選》三集所選周砥詩與明刻本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相校，《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文字不同之處，與明刻本則完全相同，可見明刻本就是《元詩選》的底本。

刻本可以多次重印，即使顧嗣立藏本已亡佚了，仍然可據其他印本考察底本原貌；而鈔本是唯一的，輾轉傳抄後很有可能失真。顧嗣立藏 11 種元人詩集鈔本中，現存已知的衹有一種是顧嗣立所藏原本，另有兩種原本已佚，係據顧嗣立藏本抄校。

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鈔本《呂敬夫詩》三卷，分《來鶴草堂稿》、《既白軒稿》和《竹洲歸田稿》三集。此本為顧嗣立舊藏，有“秀野草堂顧氏藏書印”、“顧嗣立印”、“俠君”等印，後歸黄丕烈收藏，有黄丕烈校並跋。黄丕烈所用校本是吳騫舊藏清鈔本《樂志園詩集》八卷、《補遺》一卷，該本現在也藏在國家圖書館。校本有黄丕烈跋云：“余取舊藏顧秀野鈔本勘之，大段略同，而詞句互有得失，至命名則有異此云。”黄丕烈的校勘基本上是把《樂志園詩集》的集名、卷數和異文過錄到了顧嗣立藏本上，破壞了顧本的原貌。正因為如此，《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五著錄為“《來鶴草堂稿》八卷”，而施廷鏞《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則著錄為“《樂志園集》八卷”（頁 164），應該予以糾正。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七著錄有宋蔚如藏舊鈔本《清江碧嶂集》一卷，今藏上海圖書館。該本有宋蔚如朱筆校並跋："雍正五年七月十日較鈔顧俠君本，連序共廿七番。"也就是說，宋蔚如校鈔本基本上可以反映顧嗣立藏本的原貌。經校對，此本與《元詩選》文字基本相同。

南京圖書館藏有清鈔本《張淮陽詩集》一卷、《樂府》一卷，清光緒三年（1877）禹航曾據顧嗣立藏舊鈔本校正，但正文祇改正了兩個字，可見南圖所藏清鈔本與《元詩選》的底本同源。以此本與《元詩選》相校，可以看出，《元詩選》與清鈔本的闕字、訛字均相同。毫無疑問，清鈔本的校本就是《元詩選》的底本。

二、金侃手抄元人别集流傳考

顧嗣立在編纂《元詩選初集》時談到其資料來源說："余家藏元集，合之亦陶手抄及所借傳是樓藏本，得縱觀采擇，甚為快事。"（頁 9）金侃性喜抄書、藏書，是顧嗣立編纂《元詩選》最主要的協助者。至於金侃鈔本的具體數量，顧嗣立《寒廳詩話》說有一百餘種，而《自訂年譜》提到編纂《元詩選》時，"亦陶出手鈔本六十餘種"。《元詩選》初集一百家中，除泰不華《顧北集》、孫蕙蘭《緑窗遺稿》和陳益稷《安南集》没有别集行世外，其餘 97 家都來源於别集。如果其中六十餘種的底本都是金侃鈔本，那麽，《元詩選》的底本問題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下文再詳加考察。

據調查，目前已知的見於書目著錄的金侃手鈔本元人别集有 39 家、40 種，現存 26 家、27 部，其中 4 家祇存影印本（參見

表 2—4）。現存者除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 6 家無緣得見外，其餘 20 家、21 部，筆者皆已寓目。

表 2—4　金侃手抄元人詩文集知見表

作　者	詩　集	版　本	著　錄	存藏情況
劉　因	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	康熙二十六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甘　復	山窗餘稿一卷	康熙三十二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李繼本	一山文集九卷	康熙二十八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丁鶴年	海巢集三卷附錄一卷	康熙十七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金　涓	青村遺稿一卷	康熙金侃鈔本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岑安卿	栲栳山人詩集三卷	康熙金侃鈔本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張　翥	蛻庵詩五卷蛻岩詞二卷附錄一卷	康熙金侃鈔本，鄭文焯校，吳昌綬校跋並錄厲鶚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余　闕	青陽集六卷附錄一卷	康熙二十九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續表 1

作　者	詩　集	版　本	著　錄	存藏情況
陳　旅	安雅堂文集五卷	康熙三十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歐陽玄	圭齋文集十六卷	康熙二十九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范　梈	范德機詩十卷	康熙三十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安　熙	默庵安先生文集六卷	康熙三十二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張　昱	張光弼詩集二卷	康熙十八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鄭元祐	僑吳集十二卷	康熙金侃鈔本，金侃跋	《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	不詳
丁鶴年	丁鶴年詩集一卷	康熙金侃鈔本，周叔弢跋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廼　賢	金臺集二卷	康熙二十四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黄鎮成	秋聲集四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盧　琦	圭峰集五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續表 2

作　者	詩　集	版　本	著　録	存藏情況
杜　本	清江碧嶂集一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嘉業堂藏書志》卷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胡乘龍	傲軒吟稿一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嘉業堂藏書志》卷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揭傒斯	揭曼碩詩集四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嘉業堂藏書志》卷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馬祖常	石田集五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嘉業堂藏書志》卷四《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
陳　泰	所安遺集一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原本已毁，今存《涵芬樓秘笈》影印本
曹伯啟	漢泉漫稿五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原本已毁，今存《涵芬樓秘笈》影印本
元　淮	金囦集一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静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原本已毁，今存《涵芬樓秘笈》影印本

續表 3

作　者	詩　集	版　本	著　録	存藏情況
鄭允端	肅雍集一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原本已毁，今存《涵芬樓秘笈》影印本
貢性之	南湖詩集二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陳　樵	鹿皮子集四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成廷珪	居竹軒集四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馬　臻	霞外集十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虞　集	道園學古録八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郭　鈺	靜思先生集八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傅若金	傅與礪詩集八卷、附緑窗遺稿一卷	康熙四十一年金侃鈔本，金侃跋	《持靜齋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五《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國家圖書館藏
丁　復	檜亭稿五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	不詳
黄　溍	黄文獻公集五卷	金侃手鈔本	《持靜齋書目》	不詳
戴表元	剡源詩文	康熙戊辰金侃手鈔本，朱彝尊藏	《持靜齋書目》《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毁

續表 4

作　者	詩　集	版　本	著　錄	存藏情況
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	康熙戊午金侃手鈔本	《文瑞樓藏書志》卷五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五 《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	已毀
尹廷高	玉井樵唱正續	金侃手鈔本	《文瑞樓藏書志》卷五	不詳
宋 褧	燕石集十五卷	金侃手錄本，吴氏繡谷亭藏	《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	不詳
錢惟善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金侃傳抄曹溶家藏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金侃鈔本一般都有自撰題跋，敍述抄書的經過和時間，使用的藏書印主要有“金侃之印”、“亦陶”、“金侃私印”和“金仲子藏書”等。以所見金侃鈔本與《元詩選》進行校對，發現《元詩選》所選這 20 家元人詩集中，衹有數種使用的直接底本是金侃鈔本①。究其原因，恐怕是這幾種詩集有更好的善本。我們注意到，顧嗣立家藏元人詩集的版本質量比較高，已知的 17 家中，就有 4 家是元刊本。因此，儘管目前已經知道的金侃鈔本有 39 家，但我們並不能武斷地認定《元詩選》全部使用了金侃鈔本。

金侃手鈔本元人別集多達 60 餘種，這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其最初的散佚過程已不可考。清雍、乾間江南藏書家金檀《文瑞樓藏書志》卷五著錄有《湛然居士集》和《玉井樵唱正續》，是目前所知最早著錄金侃鈔本的書目，但衹有兩種而已。據筆者考察，金侃鈔本主體部分的聚散和流傳，主要有兩條綫索

① 具體的分析和論證參見下一章。

可以追尋。一條綫索是，晚清藏書家唐翰題《安雅樓藏書目錄》卷四著錄有“金亦陶高士手抄元人詩文集十五種”，其中除《穆參軍集》一種是宋人穆修集外，實際上有元人詩文集 14 種，即上表中自劉因至鄭元祐 14 家。除鄭元祐《僑吾集》下落不明外，其餘 13 家經周叔弢收藏，後捐贈給國家圖書館。另一條綫索是，晚清藏書家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有“金侃手抄元人詩十九種”，即上表中自黃鎮成至傅若金等 19 種，此外，又單獨著錄《剡源詩文》一種，故持靜齋共收藏金侃鈔本 20 種。這 20 種鈔本後來又主要分作兩批流傳，自黃鎮成以下 6 種合為“元六家詩集”，經劉承幹嘉業堂收藏，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自陳泰以下至郭鈺 10 種，外加《剡源詩文集》1 種，後歸上海涵芬樓藏，惜於 1932 年淞滬會戰中在日軍飛機轟炸下全部被焚毁。此外，丁復《檜亭稿》和黃溍《黃文獻公集》兩種，不知是否存世；而傅若金《傅與礪詩集》，後由傅增湘購得，現藏國家圖書館。

總之，金侃手鈔本元人詩文集 60 餘種，目前已經考知的 39 家 40 種中，存世的有 26 家、27 種，其中 15 家、16 種藏於國家圖書館，1 種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6 種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4 種僅存《涵芬樓秘笈》影印本，原本則與上海涵芬樓所藏其他金侃鈔本總計 12 種，毁於日軍戰火；另有 5 種，下落不明，有待進一步尋訪。

三、顧嗣立所借江南藏書家元詩别集考

《元詩選》的編纂，前後歷時三十年，隨着顧嗣立交遊範圍的擴大，各個階段的主要資料來源也不盡相同。編纂初集時，主

要是以家藏元人集和金侃手鈔本為主，輔之以借閲昆山徐氏三兄弟藏書；編纂二集時，除了初集没有入選的一部分外，主要借抄了朱彝尊家藏元人小集；編纂三集和未刻稿六十餘家時，又開始向曹溶及其他藏書家借閲藏書。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朱彝尊和曹溶皆有藏書目録傳世，各家所藏元詩别集的具體情况可參見本章附録《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别集流傳綜表》。然而，《元詩選》從别集中所選161家元詩的底本，究竟哪些是出自顧嗣立家藏，哪些是友人金侃所提供，哪些是借閲的這五家藏書，現在已經很難區分清楚。而徐氏三兄弟的藏書，大部分都見收於《元詩選初集》，重複的較多，已無從考證。這裏衹就編者在文中已加按語説明的和確鑿可考的介紹如下：

（一）所借朱彝尊藏元人别集考

前面提到，朱彝尊是清初著名藏書家中藏元詩别集最多的一位，顧嗣立《元詩選》二集的編成，與朱彝尊的鼎力相助有很大關係。但朱彝尊究竟為顧嗣立提供了哪些珍本秘笈呢？這還得從朱彝尊的藏書特色説起。顧嗣立在《自定年譜》“三十九年庚辰”條提到：“冬十一月二日移居大小雅堂。訪朱檢討竹垞先生於小長蘆，借得《元人小集》，復編輯元詩二集。”這就為我們的進一步考察提供了重要綫索。

朱彝尊編《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録》末尾著録有《元人小集》十七家，據其所列目録，十七家共分四册。今南京圖書館藏有丁丙八千卷樓舊藏清鈔本《元人十二家小集》，不知編輯者姓名，也分為四册。據考察，這十二家應該就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十七家的殘存部分。

朱彝尊藏《元人小集》十七家目錄	南京圖書館藏《元人十二家小集》目錄
王士熙《魯公詩鈔》	
王楨《農務集》	
以上共一冊	
柯九思《丹邱先生集》	郯韶《苕溪漁者》一卷
吳鎮《梅花庵稿》	吳鎮《梅花庵稿》二卷
郭畀《快雪齋小集》	以上第一冊
姚文奐《野航集》	柯九思《丹丘生稿》二卷
郯韶《苕溪漁者》	《丹丘小集》一卷
以上共一冊	吳鎮《梅花庵稿》五卷
	姚文奐《野航亭稿》一卷
	以上第二冊
	郭畀《快雪齋小集》一卷
鄧文原《巴西詩集》	鄧文原《巴西詩集》一卷
鮮于樞《困學齋集》	鮮于樞《困學齋集》一卷
[方瀾]《方叔淵遺稿》	[方瀾]《方叔淵先生遺稿》一卷
	以上第三冊
陳植《寧極齋稿》	陳植《寧極齋稿》一卷
曹文晦《新山稿》	曹文晦《新山稿》二卷
潘伯修《江檻集》	潘伯修《江檻集》一卷

黃淸老《樵川集》	黃淸老《樵川集》
以上共一冊	以上第四冊
袁易《靜春堂詩》	
郭豫亨《梅花字字香》	
郭翼《林外野言》	
以上共一冊	

從上表可以看出，朱彝尊藏《元人小集》十七家，共分四冊，除去首、尾兩冊五家，中間兩冊十二家的姓名與《元人十二家小集》相合。衹不過南圖藏本已將這兩冊重新分為四冊，所以次序稍有不同，這應當是後來的藏書家或書賈所為。需要說明的是，南京圖書館藏本第一、二冊編次頗為混亂，主要是吳鎮和柯九思二家，各有兩種詩集，而錯頁非常嚴重，其次序分別是吳鎮《梅花庵稿》五卷本之七絕、《梅花庵稿》二卷本，柯九思《丹丘生稿》二卷、《丹丘小集》一卷，吳鎮《梅花庵稿》五卷本之五古、七古、五律和七律，而吳鎮《梅花庵稿》中又夾有《丹丘生稿》的錯頁，可見後來的藏書家或書賈在重裝時調整了編序。而第三、四兩冊基本上保存了朱彝尊藏本第三冊的原貌。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由於朱彝尊藏《元人小集》十七家的首尾兩冊佚去，後人衹得到了中間的兩冊共十二家，又重裝為四冊，這就是現藏南京圖書館的《元人十二家小集》。

當然，上面僅僅是根據書目著錄所作的外部考察，而我們尚有書籍內容本身的內證。首先，朱彝尊《潛采堂元人集目錄》著

錄的《元人小集》存在兩處明顯的失誤：一是郯韶《苕溪漁者》，“苕溪漁者”衹是郯韶的號，不是集名；二是《寧極齋稿》是陳植之父陳深的詩集，陳植之集應該題作《慎獨叟遺稿》。而《元人十二家小集》本皆沿襲了《潛采堂元人目錄》的失誤。其次，《元人十二家小集》本“玄”字缺筆，“弘”字不避諱，應當是康熙年間鈔本，與朱彝尊和顧嗣立所處時代吻合。再次，《元詩選》所選以上十二家詩中的大約十家，與《元人十二家小集》本相校，闕字完全相同，而且這十家是朱彝尊所獨藏的，現在南京圖書館所藏也是孤本。收藏《元人十二家小集》的丁丙曾推測説：“鈔本書法秀逸，或顧秀野當時彙集《元詩選》之底本耳。”經校對，這十二家確實就是《元詩選》的底本，但並不是顧嗣立本人所彙集的，而是利用了所借朱彝尊家藏本。

此外，朱彝尊所藏《元人小集》中還有五家，其中袁易《靜春堂詩》、郭豫亨《梅花字字香》和郭翼《林外野言》三家，皆有單行本存世；而王禎《農務集》，是從王禎《農書》中輯錄的，雖已散佚了，但《農書》還有傳本；衹有王士熙《王魯公詩鈔》完全亡佚了。但《王魯公詩鈔》曾為四庫所采進，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有提要云：

> 此本不知何人所鈔，與顧嗣立《元詩選》所載士熙《江亭集》八十餘首，一一相同，惟次第小異。疑即書賈從《元詩選》鈔出，偽為舊本射利耳[①]。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四庫館臣認為是書實據《元詩選》鈔出，卻不知此正是顧嗣立從朱彝尊家所藏《元人小集》中借閱的一種。但如果没有《提要》給我們提供的這個重要信息，我們就無法確認《元詩選》所選王士熙詩與《王魯公詩鈔》的關係。

總之，目前已考知的顧嗣立所借朱彝尊藏書，主要是其所藏《元人小集》，除去有單行本的三種，總數在十四種以上。

（二）借抄曹溶藏元人詩集考

顧嗣立與曹溶的交往，不知始於何時。但《元詩選》中有不少元人詩集的底本是借閱或傳抄曹溶藏本而來。《元詩選》小傳或正文按語中明確注明的有四種。現分述如下：

1. 錢惟善《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元詩選》小傳後有顧嗣立注："練川陸子垂家藏思復手書詩集，後歸於秀州曹倦圃，友人金亦陶鈔得之，合之甫里許氏所藏，與陸氏原本無異。"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金侃鈔本《江月松風集》十二卷，卷末有金侃跋，與顧嗣立所述相同，係從曹溶處根據詩人手書本傳抄。

2. 李孝光《五峰集》

《元詩選》所選李孝光《送閻學士赴上都》詩後有顧嗣立注："按《五峰集》嚮來失傳，僅得曹侍郎秋岳編輯鈔本。癸未春，朱檢討竹垞從樂清搜得弘治甲子樂清令懷遠錢杲慎齋所刊本，合之，允稱大備。"秋岳為曹溶字，竹垞為朱彝尊號，可見《元詩選》是據曹溶輯本和朱彝尊藏錢杲刊本編選。今曹溶輯本之存亡

不詳[①]，但據陳增傑統計，《元詩選》中有 65 首為錢杲刊本所無[②]，賴《元詩選》而得以部分保存。

3. 鄭洪《鄭君舉詩集》一卷

《元詩選》小傳云："有詩一卷，為秀水曹侍郎溶家藏本。"直接說明其底本就是曹溶家藏本，此本之存佚待考。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鈔本《鄭君舉詩集》一卷，載詩 48 首，《元詩選》全部選錄，編次與之完全相同，文字也幾乎相同，可見與曹溶家藏本出自同一底本。

4. 達溥化《鼇海詩人集》一卷

達溥化《鼇海詩人集》見於上海圖書館所藏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小傳中說："嚮於秀水曹侍郎溶所得傅仲淵《鼇海詩人集》一卷，出處未詳。及見賴良《大雅集》中，達溥化字仲淵，號鼇海，廼知'傅'即'溥'之訛也，因為改正錄之。"該集國內已無傳本，僅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寫本一卷，存詩 14 首[③]，與《元詩選》相同。顧嗣立另據《大雅集》輯錄二首，附錄於後，皆彌足珍貴。

（三）借抄昆山徐氏三兄弟藏元人詩集

前面提到，顧嗣立在編纂《元詩選初集》時曾向昆山徐氏三兄弟借抄元人詩集。但初集大多數都是常見元人詩集，《元詩選》中没有文字說明具體借抄了哪些。而張端《溝南漫存稿》是罕見

① 按曹溶輯本的主要文獻來源是影元刻本《草堂雅集》。

② 參見陳增傑《李孝光集校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年，頁 14。

③ 參見楊鐮《元詩史》，頁 101。

的元人別集。據下文附錄《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別集流傳綜表》，清初著名藏書家中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和徐秉義《培林堂書目》著錄有《溝南漫稿》八卷，其後流傳稀少，乾隆間開四庫館時也没有采進，不知亡佚於何時。因此，張端《溝南漫稿》應當是來源於徐乾學、徐秉義兄弟的藏書。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考知的顧嗣立自藏元人別集 17 種、金侃手抄元人別集 40 種、所借朱彝尊元人小集 14 種、借抄曹溶藏本 4 種、借抄昆山徐氏三兄弟藏本 1 種，除去重複，總計大約 70 種。雖然與總數 161 家還有很大差距，但對於考察《元詩選》所選元詩別集的底本，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附　錄　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別集流傳綜表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元好問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絳》(入金)《靜》《潛》《傳》(入金)《培》《含》(入金)《裘》(入金)《楝》《文目》《孝》	是	是(入金)	存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	《錢》《傳》《培》(入金)《裘》《楝》《文志》《孝》	是	是(入金)	存
	元遺山集五十二卷	《錢》	否	否	佚
李俊民	莊靖先生遺集十卷	《絳》(入金)《靜》《傳》(入金)《培》(入金)《含》《文目》(入金)	是	是(入金)	存

續表 1

作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况
劉因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絳》《靜》①	否	否	存
	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	《棟》	參校	否	存
	劉靜修集三十卷	《潛》《錢》《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靜修集十卷	《潛》	否	否	存
方回	桐江續集四十八卷	《絳》《傳》《培》《文志》	是	是	存
牟巘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裘》《棟》	是	是（入宋）	存
戴表元	剡源集三十卷	《絳》《靜》《潛》《傳》《含》《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剡源詩文集補二卷	《孝》	否	否	佚
	剡源先生文集六卷		否	否	存
黃庚	月屋漫稿一/四卷，或作月屋樵吟一/四卷	《靜》《潛》《含》《棟》《文目》《孝》《絳》《錢》《傳》《培》《佳》	是	是	存
方夔	富山懶稿十卷/十九卷	《培》《佳》《文志》	是	是（入宋）	存
熊鉌	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靜》《文目》	是	是（入宋）	存
陳深 陳植	寧極齋稿一卷 附慎獨叟遺稿一卷	《潛》《傳》《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入宋）	存
袁易	靜春堂詩集四卷	《潛》《含》《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尹廷高	玉井樵唱三卷	《培》《裘》《孝》《文志》	是	是	存
蕭國寶	輝山存稿一卷 附錄一卷	《潛》《傳》《培》《含》	是	是	存

① 《絳雲樓書目》著錄為《劉靜修全集》，《靜惕堂書目》著錄為《劉因集》。

續表 2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别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耶律楚材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	《絳》《靜》《錢》《傳》《培》《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劉秉忠	藏春詩集六/四卷	《絳》（誤入金）《靜》《錢》《傳》《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郝　經	陵川集三十九卷	《絳》《靜》《潛》《錢》《裘》《文目》《孝》	是	是	存
許　衡	魯齋遺書十四卷	《絳》①《靜》《佳》《楝》《文目》	否	是	存
	魯齋遺書十卷	《傳》《裘》	是	否	存
	魯齋遺書七卷	《錢》《培》《含》《楝》《文志》《孝》	否	否	存
王　惲	秋澗先生文集一百卷	《絳》《靜》《錢》《培》《含》《裘》《文目》《孝》	是	是	存
程巨夫	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絳》《靜》《潛》《錢》《傳》《含》《裘》《文志》《孝》	是	是	存
吳　澄	吳文正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	《絳》《靜》《傳》《培》《含》《裘》《文目》②	是	是	存
	吳文正公集一百卷	《錢》《含》《裘》	否	是	存
元　淮	金囦吟一卷	《靜》《傳》《培》《裘》《文志》	是	是	存
趙孟頫	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松雪齋集二/四卷	《含》《楝》《裘》	否	否	存
	趙子昂詩集七卷		否	否	存
趙　雍	趙待制遺詩	《裘》《孝》	否	否	存

① 《絳雲樓書目》著錄為《許魯齋全集》。

② 《絳雲樓書目》著錄為《吳草廬集》,《裘杼樓書目》著錄為《草廬正宗文集》三十一卷。

續表 3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袁　桷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馬祖常	石田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絳》《靜》《錢》《傳》《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貢　奎	雲林集六卷	《絳》《靜》《潛》《錢》《傳》《培》《佳》《楝》《文目》	是	是	存
張養浩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靜》《潛》《錢》《傳》《培》《含》《裘》《佳》《文志》	是	否	存
	歸田類稿	《絳》《曝》	否	是	存
曹伯啟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後錄一卷	《靜》《潛》《培》《含》《文目》《孝》	是	是	存
許有壬	至正集八十一卷		否	是	存
	圭塘小稿十三卷、別集二卷、續稿一卷、附錄一卷	《絳》《靜》《錢》《傳》《楝》①《培》《文目》《孝》	是	是	存
蒲道源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文目》《孝》	是	是	存
安　熙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附錄一卷	《潛》《錢》《培》《佳》《文目》	是	是	存
陳　櫟	定宇集十六卷別集一卷	《潛》《楝》《文目》《孝》	否	是	存
	陳櫟集十四卷詩鈔一卷	《裘》	是	否	存
胡炳文	雲峰胡先生文集十卷	《靜》《潛》《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① 《楝亭書目》著錄為《圭塘集》四卷。

續表 4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虞　集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絳》《靜》《潛》《錢》《傳》《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道園類稿五十卷	《錢》《傳》	否	否	存
	道園遺稿（續集）六卷	《絳》《靜》《傳》《培》《裘》《佳》《孝》	是	是	存
	伯生詩續編三卷		否	是	存
	新編翰林珠玉六卷		否	否	存
	虞伯生詩集八卷	《傳》《含》《裘》《楝》	否	否	存
楊 載	楊仲弘集八卷	《絳》《靜》《潛》《錢》《傳》《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范 梈	范德機詩集七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裘》《楝》《孝》	是	是	存
	選校范文白詩集六卷續選三卷	《文目》	是	是	存
揭傒斯	揭文安集五十卷	《靜》《錢》	否	否	佚
	揭曼碩詩集三卷	《絳》《錢》《傳》《含》《楝》	否	是	存
	揭文安公文集十四卷/十卷	《潛》① 《培》《裘》《文目》《孝》	否	是	存
	秋宜集	《曝》	是	否	佚
	揭文安公集六卷	《佳》	否	否	存
	元音獨步二卷	《傳》	否	否	存
	揭文安公詩鈔一卷	《佳》《孝》	否	否	存

① 《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著錄為“《揭曼碩集》詩一卷文□卷”。

續表 5

作　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况	《元詩選》是否據别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况
黄　溍	金華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絳》《静》《錢》	否	是	存
	黄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楝》	是	是	存
	黄文獻公文集十卷	《潛》《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否	是	存
	黄文獻公文集别集二卷	《静》《潛》《培》《含》	否	否	佚
柳　貫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	《絳》《静》《潛》《錢》《傳》《培》《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上京紀行詩一卷	《孝》	是	否	存
歐陽玄	圭齋文集十六卷	《絳》《静》《潛》《傳》《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薩都剌	雁門集八卷	《絳》《静》《錢》《佳》《文目》《孝》	是	否	存
	雁門集十四卷	《楝》	否	否	存
	薩天錫詩集五卷/三卷/二卷	《絳》《潛》《傳》《培》《含》《裘》《佳》《孝》	是	是	存
	新刻薩天錫詩妙選二卷		否	否	存
宋　無	翠寒集三卷/宋無詩集六卷	《絳》《静》《潛》《錢》《傳》《培》《含》《裘》《佳》《楝》《孝》	是	是	存
	啽囈集一卷	《絳》《潛》《傳》《培》《含》《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鯨背吟一卷	《静》《潛》《傳》《培》	是	是	存
陳　旅	安雅堂集十三卷	《絳》《静》《傳》《含》《裘》《佳》	是	是	存

續表 6

作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况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况
張翥	蛻庵集四卷	《絳》《靜》《潛》《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貢師泰	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絳》《靜》《傳》《培》《含》《楝》《文目》	是	是	存
迺賢	金台集二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裘》《佳》《楝》《孝》	是	是	存
陳樵	鹿皮子集四卷	《絳》《靜》《潛》《傳》《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謝宗可	詠物詩一卷	《靜》《錢》《裘》《楝》《文志》	是	是	存
吳萊	淵穎吳先生文集十二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存心堂集十二卷	《傳》	否	否	存
	淵穎詩注	《文目》	否	否	不詳
吳師道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	《絳》《靜》《潛》《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周權	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	《絳》《潛》《錢》《傳》《培》《含》《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此山詩集十卷	《靜》《錢》	否	是	存
李士瞻	經濟文集六卷	《靜》《培》《含》《裘》《佳》	是	是	存

續表 7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朱德潤	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絳》《靜》《潛》《錢》《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存復齋續集一卷	《培》	是	否	存
陳　泰	所安遺集一卷	《絳》《靜》《潛》《傳》《培》《含》《佳》	是	是	存
杜　本	清江碧嶂集一卷	《絳》《靜》《潛》《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方　瀾	方叔淵遺稿一卷	《潛》《錢》《含》《裘》《佳》《文志》	是	是	存
許　謙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絳》《靜》《潛》《傳》《培》《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李　存	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附錄一卷	《絳》《靜》《潛》《傳》《培》《含》《裘》《文目》《孝》	是	是	存
趙　偕	趙寶峰先生文集二卷	《絳》《潛》《傳》《培》《含》	是	是（入宋）	存
岑安卿	栲栳山人集三卷	《靜》《潛》《傳》《培》《裘》《佳》《楝》《孝》	是	是	存
洪希文	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	《靜》《潛》《錢》《培》《含》《裘》《文目》	是	是	存
袁士元	書林外集七卷	《潛》《錢》《傳》《培》《含》《孝》	是	是	存
張　端	溝南存稿八卷	《傳》《培》	是	否	佚
余　闕	青陽先生文集六/九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續表 8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别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王　翰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	《静》《潛》《錢》《傳》《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鄭　玉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絳》《静》《潛》《錢》《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師山先生文集十一卷		否	否	存
	餘力稿四卷	《文目》	否	否	佚
李　祁	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	《絳》《静》《潛》《傳》《培》《含》《裘》《文目》	是	是	存
陳　高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静》《潛》《培》《含》《裘》《文目》	是	是	存
	陳子上存稿六卷	《曝》《含》	否	是	佚
盧　琦	圭峰盧先生集①	《絳》《静》《潛》《傳》《培》《含》《楝》《文志》《孝》	是	是	存
黄鎮成	秋聲集十卷	《絳》《静》《潛》《培》《含》《裘》	是	是	存
	秋聲集四卷	《錢》《傳》《佳》《文目》《孝》	否	是	存
胡天遊	傲軒吟稿一卷	《静》《潛》《含》《裘》《佳》《文目》	是	是	存
鄭元祐	僑吾集十二卷補遺一卷	《絳》《静》《錢》《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周伯琦	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	《絳》《静》《潛》《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① 按盧琦《圭峰集》，多數藏書目錄誤作《盧圭齋集》。

續表 9

作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陳基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錢》《傳》《靜》《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夷白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絳》《錢》	否	否	存
張憲	玉笥集十卷	《絳》《靜》《錢》《傳》《培》《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楊允孚	灤京雜詠二卷	《絳》《潛》《錢》《傳》《培》《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潘音	待清軒遺稿一卷	《靜》《佳》《文志》	是	是	存
楊維楨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	《絳》《潛》《錢》《傳》《培》《裘》《佳》《孝》	是	是	存
	東維子集三十卷	《絳》《靜》《潛》《孝》	是	是	存
	鐵崖先生詩集十集	《錢》《佳》	是	否	存
	鐵崖文集五卷	《潛》《傳》《含》《裘》《佳》《楝》《文目》《孝》	否	是	存
	鐵崖樂府八卷賦二卷	《含》《楝》《文目》	否	否	存
張昱	張光弼詩集二卷	《絳》《靜》《錢》《傳》《培》《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倪瓚	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	《絳》《靜》《潛》《錢》《傳》《培》《含》《裘》《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清閟閣遺稿十五/十二卷	《潛》《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郭鈺	靜思先生詩集十/二卷	《潛》《裘》	是	是	存

續表 10

作　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録情况	《元詩選》是否據别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况
周霆震	石初集十卷附録一卷	《静》《潛》《傳》《培》《含》《裘》《佳》《孝》	是	是	存
王　逢	梧溪集七卷	《絳》《静》《潛》《錢》《傳》《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葉　顒	樵雲獨唱六/四/八卷	《絳》《錢》《傳》《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錢惟善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絳》《静》《潛》《錢》《傳》《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華幼武	黄楊集三卷 補遺一卷附録一卷	《絳》《静》《潛》《傳》《培》《含》《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丁鶴年	丁鶴年先生詩集	《絳》《静》《潛》《傳》《培》《含》《裘》《佳》《棟》《文目》《孝》	是	是	存
顧　瑛	玉山璞稿一卷 别本玉山璞稿二卷	《絳》《静》《佳》《孝》	是	是	存
	玉山草堂集二卷	《傳》《培》《含》《裘》《棟》《孝》	否	是	存
馬　臻	霞外詩集十卷	《静》《潛》《錢》《傳》《培》《含》《裘》《佳》《棟》《孝》	是	是	存
張　雨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三/二卷	《絳》《静》《潛》《傳》《培》《含》《裘》《佳》《棟》《孝》	是	是	存
釋圓至	筠溪牧潛集七卷	《絳》《静》《潛》《傳》《培》《含》《裘》《佳》《棟》《文目》《孝》	是	是	存

續表 11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釋　英	白雲集三卷附題詩一卷	《傳》《培》《含》《裘》《佳》《孝》	是	是	存
釋善住	谷響集三卷	《潛》《傳》《含》	是	是	存
釋大訢	蒲室集十五卷	《絳》《靜》《含》《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釋清珙	石屋和尚山居詩一卷語錄一卷	《靜》《潛》《裘》《佳》	否	是	存
釋至仁	澹居稿二卷	《潛》《含》《文志》	是	否	存
釋惟則	師子林別錄五/二卷	《文目》《孝》	是	否	存
孫　淑	綠窗遺稿	《潛》《佳》	否	否	存
鄭允端	肅雝集一卷	《靜》《潛》《培》《含》《裘》《佳》	是	是	存
段克己 段成己	二妙集八卷	《錢》《培》《裘》《佳》《文瑞》《孝》	是	是	存
仇　遠	山村遺稿四/二卷	《潛》《培》(山村詩)《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白　珽	湛淵遺稿一卷	《絳》	是	是	存
龔　璛	存悔齋詩一卷補遺一卷	《潛》《培》《含》《佳》《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吾丘衍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附錄一卷	《文志》	否	是	存
劉　壎	水雲村泯稿	《裘》《文目》《孝》	否	否	存
王義山	稼村類稿三十/十卷	《潛》《楝》《文志》	是	是	存
黃公紹	在軒集一卷	《潛》	是	是(入宋)	存
張弘範	張淮陽詩集一卷樂府一卷	《絳》《潛》《傳》《文志》	是	是	存

續表 12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楊　奐	還山遺稿二卷	《靜》(楊奧)《潛》《培》(入金)《含》	是	是	存
姚　燧	牧庵集不分卷/八卷	《絳》《傳》《培》《文志》	是	否	存
孛术魯翀	文靖公集二卷	《文志》	否	否	佚
鮮于樞	困學齋集	《潛》	是	否	存
陳　孚	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	《絳》《靜》《潛》《傳》《培》《含》《裘》《文目》《孝》	是	是	存
鄧文原	巴西詩集一卷	《潛》	是	否	存
張伯淳	養蒙先生文集十卷	《潛》《傳》《培》《含》《裘》《佳》《楝》《文志》《孝》	是	是	存
郭　畀	郭天錫詩卷一卷	《含》《裘》	否	否	佚
	快雪齋小集一卷	《潛》	是	否	存
何　中	知非堂稿六卷	《靜》《潛》《裘》《佳》	是	是	存
任士林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靜》《潛》《培》《含》《裘》《佳》《文志》《孝》	是	是	存
于　石	紫岩詩選三卷	《靜》《潛》《含》《楝》	是	是（入宋）	存
傅若金	傅與礪詩集八卷	《潛》《含》《裘》《佳》《文目》	是	是	存
宋　褧	燕石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靜》《潛》《培》《含》《楝》《文目》《孝》	是	是	存
王士熙	魯公詩鈔	《潛》《文志》	是	否	佚
李孝光	五峰集	《絳》《靜》《潛》《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續表 13

作　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成廷珪	居竹軒詩集四卷	《絳》《靜》《潛》《傳》《培》《裘》《佳》《文目》	是	是	存
吳　鎮	梅花庵稿（集）二卷	《潛》《佳》	是	否	佚
	梅花道人遺墨二卷	《培》《裘》《文目》	否	是	存
黃清老	樵川集	《絳》① 《潛》	是	否	佚
劉　詵	桂隱文集四卷詩集四卷	《靜》《潛》《培》《裘》《文目》《孝》	是	是	存
丁　復	檜亭稿九卷	《靜》《潛》《傳》《培》《含》	是	是	存
潘伯修	江檻集	《潛》	是	否	存
王　禎	農務集一卷	《潛》《文志》	是	否	佚
郭豫亨	梅花字字香二卷	《潛》《錢》《含》《文目》	是	是	存
蘇天爵	滋溪文稿三十卷	《潛》《錢》《傳》《培》《含》《文目》	是	是	存
王　冕	竹齋詩集三卷續集一卷	《靜》《潛》《裘》《佳》《文目》《孝》	是	是（入明）	存
	梅花百詠	《裘》	否	否	否
吳景奎	藥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	《潛》《裘》	是	是	存
曹文晦	新山稿	《靜》②《潛》	是	否	存
郭　翼	林外野言二卷	《潛》《含》《裘》《佳》《孝》	是	是	存
姚文奐	野航亭稿	《潛》	是	否	存
戴　良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絳》《靜》《傳》《培》《含》《裘》《文目》《孝》	是	是	存
舒　頔	貞素齋集七卷附錄一卷	《絳》《靜》《培》《含》《裘》《孝》	是	是	存

① 《絳雲樓書目》著錄為《黃子肅詩》。

② 《靜惕堂書目》著錄為《天臺曹氏傳芳集》本。

續表 14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郯　韶	苕溪漁者集	《潛》	是	否	存
劉永之	劉仲修先生詩文集八卷	《靜》《佳》	是	否	存
貢性之	南湖詩集二卷	《靜》《潛》《培》	是	是	存
	南湖集六卷/七卷	《裘》《孝》	否	是	存
謝應芳	龜巢集二十/十八/十七卷	《靜》《傳》《培》《孝》	是	是	存
	龜巢摘稿三卷	《絳》《傳》《培》《佳》《孝》	是	否	存
金　涓	青村遺稿一卷	《裘》	是	是	存
趙　汸	東山存稿七卷附錄一卷	《潛》《培》《含》《孝》	是	是	存
	東山趙先生文集十五/十一卷	《靜》《傳》	否	否	存
汪克寬	環谷集八卷附錄一卷	《靜》《潛》	是	是	存
鄭　洪	鄭君舉詩集一卷	《潛》《裘》	是	否	存
朱希晦	雲松巢詩集五卷	《絳》《錢》《傳》《含》《裘》	是	是	存
甘　復	山窗餘稿一卷	《絳》《錢》《傳》《含》《裘》《文志》《孝》	是	是	存
吳　海	聞過齋集八卷	《絳》《靜》《傳》《培》	是	是	存
	聞過齋集四卷	《潛》《裘》《棟》	否	否	存
楊　翮	佩玉齋類稿不分卷	《潛》《錢》《傳》《培》《含》《裘》《孝》	是	是	存
譚處端	水雲集三卷	《潛》《培》(入金)《含》	是	否	存
丘處機	磻溪集三卷/六卷		是	否	存

續表 15

作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釋明本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		是	否	存
	梅花百詠	《潛》《含》《裘》《佳》《孝》	是	是	存
釋益	栯堂禪師山居詩一卷	《靜》《含》《裘》《佳》《楝》《文目》	是	否	存
釋大圭	夢觀集二十四卷		是	是	存
釋宗衍	碧山堂集五卷		是	否	存
劉辰翁	須溪四景詩集	《靜》《潛》《文志》	否	是	存
陳普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		是	否	存
馮子振	梅花百詠	《裘》《佳》《文志》《孝》	是	是	存
繆鑒	苔石效顰集一卷附一卷		是	否	存
柯九思	丹邱先生集	《潛》	否	否	存
胡助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附錄二卷		否	是	存
周砥	荊南倡和集一卷	《絳》《靜》《裘》《佳》《文瑞》《孝》	是	是	存
何景福	鐵牛翁遺稿一卷	《裘》	是	是（入宋）	存
許恕	北郭集六卷補遺一卷	《文目》《孝》	是	是	存
呂誠	來鶴草堂稿八卷	《靜》①《培》《裘》《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張玉孃	蘭雪集二卷附錄一卷	《佳》《文目》《孝》	是	是	存

① 《靜惕堂書目》著錄為《耕學稿》。

續表 16

作　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别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達溥化	龍海山人集	《潛》①《裘》	是	否	佚
劉仁本	羽庭稿	《絳》②	否	否	佚
魯　淵	道原先生詩六卷	《孝》	是	否	存
以上 171 家，據《元詩選》順序編排。					
金履祥	仁山集三卷	《靜》《潛》《培》《含》《裘》《文目》	否	是（入宋）	存
艾性夫	孤山晚稿	《絳》	否	否	佚
張觀光	屏岩小稿	《裘》	否	是	存
王　奕	玉斗山人集三卷附錄一卷	《孝》	否	是	存
耶律鑄	雙溪醉隱集	《絳》	否	否	佚
黄　玠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	《潛》《文目》	否	是	存
侯克中	艮齋詩集十四卷	《文目》	否	是	存
劉　鶚	惟實集四卷外集一卷		否	是	存
洪焱祖	杏庭摘稿一卷	《絳》《錢》	否	是	存
吴　會	吴書山先生遺集二十卷		否	是	存
邵亨貞	蟻術詩選八卷	《絳》《靜》《潛》《培》《含》《佳》《孝》	否	否	存
陳　鎰	午溪集十卷	《楝》《文目》	否	是	存
李繼本	一山文集九卷	《絳》《靜》《潛》《培》《含》《裘》	否	是	存

① 《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著錄為《傅仲淵詩集》。

② 《羽庭稿》之“羽”字，《絳雲樓書目》誤作“雨”。

續表 17

作　者	集 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嚴士貞	桃溪百詠一卷	《佳》《文志》	否	否	存
沈夢麟	花溪集三卷	《錢》《培》《含》《佳》	否	是	存
梁　寅	石門集	《絳》《培》	否	是	存
鄧　雅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否	是	存
張　庸	全歸集七卷	《佳》《孝》	否	否	存
以上 18 家，據《元詩選補遺》編選順序編排。					
唐　元	筠軒集十三卷	《靜》《含》《裘》《文目》	否	是	存
楊公遠	野趣存稿二卷	《文目》《孝》	否	是	存
宋　禧	庸庵集十卷	《裘》①	否	是	存
王　偕	荻溪集二卷	《文目》	否	是	存
董養性	高閒雲集六卷	《孝》	否	是	佚
釋德淨	山林清氣集一卷續一卷	《錢》《佳》《文目》《孝》	否	是	存
呂不用	得月稿七卷	《靜》《潛》《傳》《培》	否	是	存
韓　奕	韓山人集九卷續集八卷	《傳》《裘》《孝》	否	是	存
朱思本	貞一齋詩二卷	《培》	否	否	存
王　沂	王徵士詩集八卷	《培》	否	否	存
韋　珪	梅花百詠	《佳》《孝》	否	否	存
馬玉麟	東皋先生集五卷	《裘》《佳》《文目》《孝》	否	否	存
黃　樞	後圃集四卷	《裘》	否	否	存

① 《裘杼樓書目》著錄為《慵庵詩集》。

續表 18

作　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史伯璿	牖岩史先生遺稿（一名青華集）	《絳》	否	否	存
邵□□	秋堂邵先生詩集	《曝》	否	否	存
姬志真	知常先生雲山集五卷	《曝》	否	否	存
陳仁子	牧萊脞語	《靜》	否	是	存
周南老（明）	姑蘇雜詠二卷	《培》	否	否	存
姚　璉	姚叔器集	《裘》	否	否	存
李道純	清庵先生中和集六卷	《佳》	否	是	存
釋梵琦	楚石集	《靜》	否	否	存
	北遊詩一卷	《裘》《佳》	否	否	存
	西齋淨土詩三卷附錄一卷	《佳》	否	否	存
釋清欲	南堂禪師語錄	《潛》	否	否	存
元明善	清河集	《絳》《曝》	否	否	佚
熊朋來	熊朋來家集	《絳》《曝》	否	否	佚
陳　方	陳子貞詩集	《絳》	否	否	佚
王善達	四時比興	《絳》	否	否	不詳
程　文	黟南集	《曝》	否	否	佚
范　霖	歲寒小稿七絕	《培》	否	否	不詳
以上 28 家，係清初十二家私家書目著錄者。					
魯　貞	桐山老農集四卷		否	是	存
吳　當	學言詩稿六卷		否	是	存
周聞孫	黿溪周先生文集四卷		否	是	存

續表 19

作　者	集名	清初書目著錄情況	《元詩選》是否據別集入選	纂修《四庫全書》是否采進	原集存佚情況
沈　貞	茶山老人遺集二卷附錄一卷		否	是	存
程從龍	程梅軒集四卷		否	是	佚
曹志	拱和詩集一卷		否	是	存
以上6家，係《四庫采進書目》著錄者。					
釋平顯	松雨軒詩集六卷		否	否	存
李齊賢	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		否	否	存
尹志平	葆光集三卷		否	否	存
祁志誠	西雲集三卷		否	否	存
董壽民	懶翁詩集二卷		否	否	存
張仲壽	疇齋文稿不分卷		否	否	存
金守正	雪厓先生詩集五卷		否	否	存
王　寔	聽雪先生集四卷		否	否	存
韓信同	韓氏遺書二卷		否	否	存
釋性空	廬山外集四卷		否	否	存
胡一桂	雙湖先生文集十卷		否	否	存
王　毅	木訥齋文集五卷		否	否	存
譚景星	村西集		否	否	存
	西翁近稿		否	否	存
金元素	南遊寓興詩集		否	否	存
郭居敬	百香詩選一卷		否	否	存
韓　璧	雲樵詩稿注釋八卷		否	否	存
以上16家現存，而《元詩選》未收，清初十二家私家書目及《四庫采進書目》亦未著錄。					

附：清初十二家私家書目全稱與簡稱對照表

《絳雲樓書目》，簡稱《絳》；

《靜惕堂書目》，簡稱《靜》；

《潛采堂元人集目錄》，簡稱《潛》；

《曝書亭書目》，簡稱《曝》；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簡稱《錢》；

《傳是樓書目》，簡稱《傳》；

《培林堂書目》，簡稱《培》；

《含經堂書目》，簡稱《含》；

《裘杼樓書目》，簡稱《裘》；

《佳趣堂書目》，簡稱《佳》；

《楝亭書目》，簡稱《楝》；

《文瑞樓書目》，簡稱《文目》；

《文瑞樓藏書志》，簡稱《文志》；

《孝慈堂書目》，簡稱《孝》。

第三章
《元詩選》文獻來源考（上）
——所選元人詩集底本考

《元詩選》初、二、三集和未刻稿共選輯元人詩集 326 家、335 種，為人們閱讀和瞭解元代詩歌提供了一份最基本的詩人名單和作品。但我們不禁要追問，這些作品的文獻來源是怎樣的？其可靠程度如何？帶着這樣的疑問，在翻檢大量元詩文獻的基礎上，我們首先摸清了顧嗣立搜集到的元人詩集的家底：在這 326 家、335 種元人詩集中，其中 161 家、167 種選自別集。三百年過去了，顧嗣立經手的元詩別集底本，現存的衹有三四十種，約佔四分之一。但是，即使《元詩選》的直接底本已經亡佚了，根據選錄的作品，我們仍然可以考證出其所依據的底本是何種版本，或者屬於哪一個版本系統。考察的途徑主要有三條：一是根據詩人小傳和正文中的編者按語，二是根據資料來源，三是根據版本互校，前兩條途徑都必須同時憑藉第三條，因為衹有進行版本互校，纔能得出最可靠的結論。對《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底本的考證，不僅關係到對《元詩選》編纂質量和學術水平的評價，而且對我們今天全面整理和研究元人詩集也有着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一節 據編者按語考其底本

考察《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的底本，顧嗣立本人在詩人小傳和正文中的按語最具權威性。但是，顧嗣立明確說明某一家詩集源自某種版本的情況寥寥無幾，大多數情況下衹是間接地提示，這就需要對全書的體例有較深入的理解。一般而言，如果詩人小傳中說明其别集的卷數，而卷數與清代以來流傳的通行本卷數不符，則很有可能是根據作者墓志銘或其他傳記資料著錄的，不能理解為顧嗣立實際見到的詩集卷數；但如果詩人小傳中明確說其集刊刻於何時，則該版本基本上可以作為考察《元詩選》底本或祖本的首要對象。當然，最關鍵的還是要根據現存版本進行核實。總之，以編者按語為綫索，可以有效地縮小文獻考察的範圍，有針對性地進行版本校勘，從而保證結論的堅實可信。通過這一途徑考證的《元詩選》底本有 27 家、29 種。現分述如下。

1. 方夔（宋）《富山懶稿》：與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方時佐先生富山懶稿》十九卷是同一版本系統，皆傳抄明正統、景泰間刊本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所著有《富山懶稿》，曾孫宗大編次，五世孫文傑刻之。明正統間，同邑周瑄為之序”，又引商輅序，可見《元詩選》所據底本出自明正統間方文傑校刻本。該本已亡佚，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方時佐先生富山懶稿》十九卷，

卷首有正統九年（1444）周瑄《富山先生遺稿序》，唐翰題認為此本出自正統間初刊本，但卷首又有景泰七年（1456）商輅《題富山遺稿》，則當出於正統、景泰間。此本與《元詩選》所述相合，編次也完全相同，當屬同一版本系統。

2. 熊鉌（宋）《勿軒集》：底本是明成化三年熊斌刻本《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

熊鉌《熊勿軒先生文集》八卷，現存最早刻本是明成化三年（1467）熊斌刻本，又有南明隆武二年（1646）熊之璋《重刊熊勿軒先生文集》四卷本。《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為八卷。明成化初，六世孫斌刻之。"可見《元詩選》出自明成化本。此本與《四庫全書》本[①]編次相同，然文字多有異同。《全宋詩》卷 3673 至 3674 所錄熊鉌詩是以成化三年熊斌刻本為底本，校以南明隆武二年熊之璋重刊本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全宋詩》的校勘結果可以看出，《四庫全書》本與隆武本的文字基本相同，而《元詩選》與成化本基本相同，應當是出自明成化刻本。

3. 蕭國寶《輝山存稿》：底本為崇禎蕭雲程重訂本《輝山存稿》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有《輝山存稿》若干首。其嗣子英所編，東魯孔濤為之序……明崇禎間，十五世孫雲程重訂，僅存二十餘首。"這等於直接提示《元詩選》所據底本是崇禎間蕭雲

① 按本書所用《四庫全書》本元人別集，如無特別說明，皆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程重訂本。崇禎刻本今已亡佚，《四庫存目叢書補編》據南京圖書館藏舊鈔本影印，卷首有至順二年（1331）孔濤序，正文題“十五世孫雲程恭訂”，共存詩二十四首，末附蕭雲程《葦庵稿》一卷，有崇禎十二年（1639）吳有涯序，可見此本是傳抄崇禎刻本。今以《元詩選》與《四庫存目叢書補編》本相校，《元詩選》選詩十二首，僅二字因形近而互有異同，可見《元詩選》的底本為崇禎間蕭雲程重訂本無疑。

4. 貢奎《雲林集》：底本是明弘治間刻本《雲林集》六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明弘治間，曾孫吏部郎元禮編其所存者曰《雲林詩集》，刊行於世。”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弘治三年（1490）范吉刻本《雲林集》六卷、《附錄》一卷，范吉序稱其曾孫元禮蒐輯，與《元詩選》所述相符。二本編次基本相同，唯《元詩選》所選五言古詩最後二首、七言古詩最末一首調整了順序，應當是編選時增補的；文字也基本相同。《元詩選》有三處闕字，蓋所據底本已殘闕或漫漶不清，可據明刻本校補。此集又有明貢靖國刻本《雲林集》十卷，不如此本之善。

5. 胡炳文《雲峰集》：底本是明正德刻本《雲峰胡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二卷

胡炳文《雲峰胡先生文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明弘治二年（1489）刻十四卷本，一是明正德三年（1508）刻十卷（含《附錄》二卷）本。兩本的編次和文字有較大差異。《元詩選》和《四庫全書》本皆出自正德本。如《拜岳鄂王墓》，文字與正德本完全相同，而弘治刻本作《拜岳飛墓》，其“鳩毛何太毒，龍渡祇如斯”句，弘治本作“鳩媒何太甚，龍漢竟如斯”，一句之中

有四字不同。該詩有顧嗣立注，引用了明休寧汪循後序，該序不見於弘治本，是正德本的後序。可見《元詩選》的底本為正德本無疑。

6. 薩都剌《雁門集》：底本是明成化張習序刻本《雁門集》八卷；《天錫集》：底本是明弘治李舉刻本《薩天錫詩集》五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曰："明成化間，吳人張習企翱書其刻集後曰……"傳後又有小注，引明徐𤊹語曰："《薩天錫集》，成化乙巳兗州守關中趙蘭刻於郡齋。得之仁和沈文進家藏舊本。弘治癸亥，東昌守雁門李舉又刻之。"顧嗣立明確說二本互有異同，一題曰《雁門集》，一題曰《薩天錫集》，並對其誤收作品進行了辨正。這等於直接說出了《元詩選》的底本。上述二本目前尚存，可資核校。以《元詩選》與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年（1484）張習刻本《雁門集》八卷和《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刻本《薩天錫詩集》五卷相校，發現《元詩選》正是以之為底本，並互作參校。

7. 貢師泰《玩齋集》：與天順、嘉靖間刻本《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元詩選》所選貢師泰《吳淞江上漫興二首》詩後有顧嗣立自注，引用了嘉靖間建安李默《書玩齋集後》。國家圖書館藏明天順沈性刻、嘉靖十四年（1535）徐萬壁重修本《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卷末即有嘉靖十四年李默跋。《四庫全書》本亦出於天順、嘉靖間刻本，然《元詩選》所據的底本比國家圖書館藏本和《四庫全書》本都要好。例如，《彈琴》一詩，嘉靖本和《四庫全書》本皆作《詠琴》，且自首句至"商聲起天

末”句之“末”字前五句皆闕。因疑顧嗣立尚得見天順舊刻本，而嘉靖補版重修時因版片模糊而刊落此五句。

8. 李士瞻《經濟集》：與明正統九年刻本《經濟文集》六卷、《附錄》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元詩選》作者小傳末尾有小注：“《經濟集》、《一山集》，皆曾孫伸所編次，侃及德恢、德仁校定焉。”南京圖書館有丁丙舊藏明正統九年（1444）刻本《經濟文集》六卷、《附錄》一卷，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四有著錄：“《經濟文集》六卷，明正統刊本，吳敦復藏書。曾孫國子監監丞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侃編次，玄孫進士德恢、舉人憲宥重校刊……是集為其曾孫紳所編，凡文五卷、詩一卷……正統九年紳自有識。為吉安太守張廷璽所刻，而劉傿為序，附陳祖仁所撰行狀，並刊其子李繼本《一山文集》十卷。此本僅六卷，劉序已失，《一山集》亦闕。”據此，則南京圖書館所藏正統九年刻本《經濟文集》是吉安太守張廷璽所刻，衹不過闕失《一山文集》。然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金侃鈔本《一山文集》九卷，有金侃跋：“前明天順三年，吉郡太守江浦張瑄廷璽並繼本之父楚國公之集合刻為一帙，名《濟美集》，永新劉傿克彥為之序，即此本也。從友人處借閱而士瞻集已失去，姑錄存之。”據金侃跋，丁丙所言張廷璽刻本應當是刻於天順三年（1459），而丁丙根據李紳題識作於正統九年，遂著錄為正統刻本。今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有明天順三年刻本《經濟文集》六卷，未見，應當就是金侃跋中所說失去的士瞻集。國家圖書館藏有清李氏研錄山房鈔本《經濟集》，卷首有天順三年劉傿《濟美集序》，應當是傳抄天順三年本。

今以《元詩選》與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九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湖北先正遺書》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清鈔本多訛字，而《湖北先正遺書》本和《四庫全書》本應當是傳抄自明正統九年刻本。《元詩選》在文字上最接近明正統刻本，與之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9. 朱德潤《存復齋集》、《續集》：底本是其裔孫所藏朱勉齋手錄本

《元詩選》所選朱德潤詩末尾有顧嗣立注："《存復齋集》，其孫勉齋所刻。家乘載有正、續二集，藏宗姓家。裔孫□□購得勉齋手錄本，多未刻者，共錄為若干卷。"所謂勉齋刻本應當就是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存復齋文集》十卷《附錄》一卷，《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和《四部叢刊》皆據之影印，正文卷首題"曾孫夏重編，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璁校正"。但《元詩選》與明刻本雖然編次相同，但文字差異較大。至於《存復齋續集》一卷，衹有《涵芬樓秘笈》本可供校勘。結果表明，《元詩選》所據底本要優於《涵芬樓秘笈》本。

10. 李存《俟庵集》：祖本是明永樂三年刻本《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俟庵集》，刻於明永樂三年，國子祭酒徐旭序之。"國家圖書館藏有明永樂三年（1405）李光刻本《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附錄》一卷，以之與《元詩選》相校，發現《元詩選》自永樂本卷十、卷十一所選十首詩放在所選卷七詩之後，可能是編次時作了調整，但文字基本相同，與《四庫全書》本也衹有小異，此外別無其他版本可校。

11. 趙偕（宋）《寶峰集》：底本是明嘉靖間六世孫趙文華刻本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門人烏斯道序其遺文……六世孫文華重刻。"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趙文華刻本《趙寶峰先生文集》二卷，《四庫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皆據之影印。誠如顧嗣立所言，卷首有烏斯道序。《元詩選》選詩八首，皆見於該集卷二，編次完全相同，衹有四個字不同，其中一字為形近之誤。《元詩選》的底本應當就是嘉靖刻本。

12. 李祁《雲陽集》：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皆出自明弘治間李東陽編刻本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俞子茂為刻其遺稿曰《雲陽先生集》十卷。弘治中，大學士東陽表其墓云……"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雲陽李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係出自明弘治李東陽編刻本，卷末有洪武二十三年（1390）郭永錫後序，稱永新守將俞子茂刻其遺稿，又有明李東陽《族高祖府君墓表》和弘治年間題跋多篇。《元詩選》與清鈔本相比，編次完全相同，文字差異也很小，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13. 陳高《不繫舟漁集》：祖本是明成化間八世孫陳一元校刻本《不繫舟漁集》十五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八世孫一元重校而刻之。"原北平圖書館藏明鈔本《不繫舟漁集》卷首有成化元年呂洪序，稱友人陳存謙重加訂正，而正文署"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明八世孫侯官一元較"，可見明鈔本係出於成化刻本。原本十五卷，僅殘存十二卷，前九卷為詩，《元詩選》所選詩皆出自該本，編次

相同，衹有個别文字有出入。

14. 張憲《玉笥集》：與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玉笥集》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皆出自明成化初劉釪序刻本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明成化初，安成劉釪序其集曰……"據此，《元詩選》的底本很可能是出自成化刻本。原北平圖書館藏有清鈔本《玉笥集》十卷，係清初曹寅舊藏，卷首有成化五年（1469）安成劉釪序。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弘治五年（1492）王術刻本《玉笥集》，不分卷。《元詩選》與之相比，文字有很大不同，而不同處悉同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最突出的例子是，《元詩選》所選《朱虛侯行酒歌》，弘治本無"朱虛侯"三字；《元詩選》僅十句，而弘治本有十四句，不僅多四句，而且還有四句的文字與《元詩選》完全不同，但清鈔本與《元詩選》相同。由此可見，《元詩選》與清鈔本是同一版本系統，其祖本都是成化間刊本。

15. 楊允孚《灤京雜詠》：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楊允孚《灤京雜詠》二卷，今所存善本皆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鈔本，係曹寅舊藏，有成化十三年（1477）羅璟跋；《四庫全書》本亦有羅璟跋，又有羅大己跋。《元詩選》作者小傳引用了吉水羅大己序，而且《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文字基本相同，與清鈔本卻有較大差異，故《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應當是出自同一版本系統。需要說明的是，《四庫全書》本將詩中的蒙古語人名、地名等任意妄改，而《元詩選》沒有改動。

16. 潘音（宋）《待清軒遺稿》：祖本是嘉靖間七世孫潘日升

刻本《待清軒遺稿》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嘉靖間，七世孫日升搜葺其遺稿及讀書錄，並刻之。"今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三年（1798）鮑士恭知不足齋抄校本《待清軒遺稿》一卷、《讀書錄存遺》一卷，卷末有嘉靖十八年（1539）邵武儒學教論潘日升跋，與顧嗣立所述相合。又，《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朱筠舊藏清鈔本也與知不足齋鈔本完全相同。《元詩選》所選詩皆見於上述二本，而且編次相同。但《元詩選》有兩處文字闕脫，又有兩處文字訛誤，可據上述二本校補。

17. 倪瓚《清閟閣稿》：以明天順間蹇曦編刻本《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為底本，參校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清閟閣遺稿》十五卷

《元詩選》所選倪瓚《竹枝詞》五首（初下 2118）後有顧嗣立注云："倪高士詩集刻本，係荆溪蹇曦編集。所載《竹枝詞》八首，敘次甚明。新刻本止載四首，又不載小序。"可見《元詩選》是以蹇曦編刻本為底本，參校新刻本。那麼，二者所指究竟是哪兩種版本呢？考倪瓚集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本為《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現存有明天順刻本、明萬曆十九年（1591）刻本和明鈔本等；一本為《清閟閣遺稿》十五卷，現存有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八世孫倪珵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天順刻本卷首有天順四年（1460）錢溥序，正文題"荆溪蹇曦朝陽編集"，卷末有蹇曦跋，正是顧嗣立所說的蹇曦編集本。國家圖書館所藏明鈔本也是出自天順刻本。而萬曆二十八年刻本在文字上與天順本有很大不同，亦有少數詩漏刊。如《奉謝張天民先生》，

萬曆二十八年刻本作《別張天民》(初下 2093),《元詩選》與天順本相同。但《元詩選》所選《早春對雨寄懷張外史》,天順本在原本之外又載有改本(頁 2100),顧嗣立注云:“今新本所刻,竟自‘神鸞戲玄圃’句起,而題無‘早春對雨’字,不知何所據也?”此處所言“新本”,就是萬曆二十八年刻本《清閟閣遺稿》,因為該本文字與顧嗣立所述完全相符。

18. 葉顒《樵雲獨唱》:祖本為明成化間葉淇重刻本《樵雲獨唱詩集》八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曰:“長孫雍編次成帙,曾孫戶部尚書淇重刻之。廣東布政使安丘袁凱為之序云。”又曰袁序作於成化間,可見《元詩選》當出於成化間葉淇重刻本。今存各本衹有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鈔本《樵雲獨唱詩集》八卷有成化十九年(1483)袁凱序。該本卷一、卷二為古詩,卷三為五絕,卷四為五律,卷五為六言,卷六為七絕,卷七為七律,相對其他各本而言,《元詩選》在編次和收詩內容方面與此本差異最小,但《元詩選》顯然作了調整,即將卷四之五律調整至卷七前,與七律放在一起,形成了先古體、次絕句、最後為律詩的編排方式。但《元詩選》有明顯的錯頁,即將七古編排在五絕和六絕中間,不知是底本的原因還是編刻時的失誤。至於各卷的編次,《元詩選》與卷三至卷七共五卷基本相同,而與古體的編序則有較大差異。古體的編次混亂,其他版本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元詩選》所選五絕、七絕、五律和七律與《四庫全書》本卷三、四、五、六編次相同,但《四庫全書》本五絕少《疏齋晚步》一首,古體也不相同;與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和清鈔本《樵雲獨唱集》六卷相比,

衹有卷四之七絕、卷六之七律相同；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樵雲獨唱》一卷相比，也衹有七絕、七律相同。總之，《樵雲獨唱》各本差異很大，或編次不倫，或闕脱嚴重，迄今没有一個權威的定本。

19. 任士林《松鄉集》：底本是明泰昌元年刻本《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十卷，一刻於元至正四年（1344），今衹有孤本藏於日本静嘉堂文庫；二刻於明初永樂年間，今藏於國家圖書館；三刻於明萬曆、泰昌年間，今藏於重慶圖書館。《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有《松鄉集》十卷。萬曆間，同邑孫能傳縱觀秘閣藏書，因得至正間舊本耳，孫一鳴復裒而刻之，以行於世。"可見，《元詩選》是出自萬曆、泰昌間刻本。今以《元詩選》與明泰昌元年刻、清光緒十六年（1890）補刻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衹有小異。可以肯定《元詩選》就是以泰昌元年刻本為底本。

20. 李孝光《五峰集》：以曹溶輯本為底本，據明弘治間錢杲刊本《五峰集》校補

李孝光《五峰集》原本二十卷，明初就已散佚，明弘治年間樂清令錢杲訪求遺稿，得舊本於儒生周綸家，因命編次，為之刊版。此本不分卷帙，僅以各體分編，故諸家書目著録卷數和編次都有很不相同。通行本是《四庫全書》本《五峰集》十卷和民國四年冒廣生《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五峰集》十卷、《補遺》一卷。善本則有鐵琴銅劍樓藏舊鈔本《李五峰集》十一卷、李盛鐸舊藏清鈔本《李五峰文集》十一卷、清勞格校鈔本《五峰詩

集》六卷等，皆藏於國家圖書館，都出自錢杲刊本。其中以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和李盛鐸舊藏本最接近錢杲刊本之原貌，依次分文、古樂府、騷類、四言、五絕、五古、五律、六言、五言排律、七絕、七古和七律等十二體；勞格校鈔本首列舊鈔本次序，但悉依鮑士恭知不足齋鈔本、亦即《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本重編為六卷。

《元詩選》所選《五峰集》的底本，顧嗣立自注是曹溶編輯鈔本和弘治間錢杲刊本，本文第二章已論及。需要說明的是，錢杲刊本分體編次，而《元詩選》編排比較混亂，應當是以曹溶輯本為底本，據錢杲刊本校補。

21. 劉詵《桂隱集》：祖本是明嘉靖間劉志孔刻本《桂隱詩集》四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明嘉靖間，永新族孫志孔重為鋟梓，太史羅洪先為之序。"可見《元詩選》出自嘉靖刻本。《四庫全書》本也是出自嘉靖刻本，為《桂隱文集》四卷《詩集》四卷，今南京圖書館尚藏有嘉靖刻本，不過衹殘存《詩集》四卷。以《元詩選》與明嘉靖刻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四庫全書》本和《元詩選》都有少許文字訛誤，應當都是出於嘉靖本的傳鈔本。

22. 金涓《青村遺稿》：祖本是明嘉靖四年金江刻本《青村遺稿》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嘉靖間，六世孫魁搜得遺稿，付其子江為之梓。"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金侃鈔本《青村遺稿》一卷，卷末有嘉靖四年（1525）裔孫金江後跋，又有今釋跋，據文

意當作於明、清易代之際，又稱自元末至此三百載，末署丁酉年，應當是清順治十四年（1657），可見清初曾據明嘉靖本重刻，而金侃鈔本出自清初重刻本。以《元詩選》與金侃鈔本、《金華叢書》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元詩選》與金侃鈔本文字有差異，而不同之處悉同《金華叢書》本和《四庫全書》本。例如，《秋暮會楊仲章》"爛醉豈知猶是酒"之"酒"字，金侃鈔本作"客"，而《金華叢書》本和《四庫全書》本皆作"酒"，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最能說明問題的是，金侃鈔本闕《曉發金華》詩一首，但前後詩皆相同，應該是抄寫時遺漏，而其餘兩本皆不闕。可見《元詩選》與《金華叢書》本和《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其祖本皆是明嘉靖四年金江刻本。

23. 鄭洪《素軒集》：底本是秀水曹溶家藏本《鄭君舉詩集》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有詩一卷，為秀水曹侍郎溶家藏本。"直接說明其底本就是曹溶家藏本，但該本已亡佚。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鈔本《鄭君舉詩集》一卷，載詩 48 首，《元詩選》全部選錄，編次與之完全相同，文字也幾乎相同，可見與曹溶家藏本出自同一底本。

24. 朱希晦《雲松巢集》：祖本是明嘉靖間七世孫朱諫刻本《雲松巢集》三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所居曰'雲松巢'，集因以名焉。嘉靖間，七世孫玄諫選輯行世。"據此，《元詩選》當出自嘉靖間刻本。然《四庫全書總目》云："正統中，其玄孫玄諫刊板。"此處明顯有誤，據《四庫全書》本《雲松巢集》卷首正統六年章陬

序，其玄孫名美；卷末有嘉靖七年七世孫朱諫後序。然嘉靖刻本已經亡佚，此集現存最早的版本就是《四庫全書》本。《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衹是小有差異，屬於同一版本系統。

25. 吳海《聞過齋集》：底本是明成化間邑人邵銅重刊本《聞過齋集》八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歿後，［王］偁為編次曰《聞過齋集》，邑人邵銅重為刊行於世。"可見《元詩選》是出於邵銅重刊本。該本刊刻於成化年間，係八卷本，今尚存。《四庫全書》本亦為八卷，當同出於成化本。此外又有四卷本，內容完全相同，通行本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誼堂全書》本，卷首亦有邵銅序。但《聞過齋集》主要是以文為主，僅少數幾篇文章後附錄有同題詩，此外，雜著中有《感春操》和《木石居辭》是介於詩文之間的文體。《元詩選》錄吳海詩 4 首，衹有第一首《送傅德謙還臨川》是錄自《聞過齋集》卷一同題序後附錄的詩，其餘 3 首選自總集或其他文獻。由於衹有一首詩，所以不存在編次問題。以其與成化刻本、《四庫全書》本和《正誼堂叢書》本進行校勘，文字完全相同。

26. 釋益《桷堂山居詩》：祖本是元刻本《元岳林桷堂禪師山居詩》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住慶元奉化岳林寺，世傳《山居詩》一編，薛庵黃僧遊廣陵，得於東隱精舍，為元時舊刻。"此處所云"薛庵黃僧"不知何時人，但說明《元詩選》所據底本的祖本是元刻本，應當没有什麽疑問。惜元刻本已經亡佚，傳世的

衹有藏於上海圖書館的孤本，是清汪氏摛藻堂鈔本，題《元岳林楠堂禪師山居詩》一卷。然此本與《元詩選》文字有很大差異，甚至有整句不同者，可見不是同一版本系統。

27. 達溥化《鼇海詩人集》：底本是秀水曹溶藏本《鼇海詩人集》一卷

達溥化《鼇海詩人集》，歷來書目中罕見著錄，今國內已無傳本，僅有孤本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如前所述，《元詩選》未刻稿本所選《鼇海詩人集》的底本是曹溶藏本①。

以上是根據《元詩選》詩人小傳和正文中的編者按語，考證出來的《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底本 27 家、29 種。事實證明，編者對底本的直接或間接提示，往往能夠與現存版本相印證。唯一的例外衹有陳普《石堂先生遺稿》一種，下文再作考證。

第二節　據資料來源考其底本

上一章考察了顧嗣立編纂《元詩選》的資料來源，包括顧嗣立家藏元人詩集 17 家，金侃鈔本元人詩集 39 家，除去相同的 3 家，合計 53 家、55 種；又考察出顧嗣立所借朱彝尊藏元人小集 14 種，借閱曹溶藏書 4 種，借閱徐乾學藏書 1 種。資料來源的考察，為我們考證《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的底本提供了重要綫

① 參見本書第二章相關考證。

索。但藏書衹是提供了取材的可能性，顧嗣立藏有某家元人詩集的某一版本，該本不一定就是《元詩選》的底本，還需要根據現存版本進行核實。因此，我們嘗試從以下幾方面來討論“據資料來源考其底本”一途徑的運用。

（一）現存底本可印證資料來源者 26 家

顧嗣立《元詩選》據以取材的資料來源，包括顧嗣立家藏本、金侃鈔本和所借江南藏書家藏本，現存的底本有 39 家，其中 6 家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未見，要確定其是否是《元詩選》的底本，衹有根據版本校勘來印證。結果表明，根據現存底本可以印證資料來源的有 26 家。

1. 陳深（宋）《寧極齋稿》：底本是顧嗣立家藏明祝希哲手鈔本《寧極齋稿》一卷

《元詩選》陳植小傳云：“有遺稿若干首，明祝希哲手抄，並附鄭元祐所撰墓志於後。”陳植為陳深之子，其《慎獨叟遺稿》附於陳深《寧極齋稿》後流傳。《四庫全書》本的底本為編修汪如藻家藏本，亦即顧嗣立所藏祝希哲手鈔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寧極齋稿》提要云：“其詩則僅存此本而已。卷首有顧嗣立名字二印，蓋即《元百家詩選》之所據。”四庫底本今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未見。今以《四庫全書》本與《元詩選》相校，僅個別文字有形近之誤，基本上可以判斷為出自同一底本。《宋集珍本叢刊》據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三十年（1765）鮑廷博鈔本影印，該本曾據《元詩選》及另一版本進行校勘，其所據校本文字多與《元詩選》相同。

2. 杜本《清江碧嶂集》：底本是上海圖書館藏宋蔚如校鈔本

《清江碧嶂集》一卷之底本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七著錄有宋蔚如藏舊鈔本《清江碧嶂集》一卷，今藏上海圖書館。該集有宋蔚如朱筆校並跋："雍正五年七月十日較鈔顧俠君本，連序共廿七番。"也就是說，宋蔚如校鈔本基本上可以看作顧嗣立藏本的替代本。以《元詩選》與宋蔚如校鈔本和《四庫全书存目叢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汲古閣本相校，它們的編次完全相同，文字差異也基本上可以忽略。而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金侃鈔本，很可能也是出自相同的底本。

3. 張弘範《淮陽集》：底本是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的校本《張淮陽詩集》一卷

張弘範《張淮陽詩集》一卷、《樂府》一卷，今存各本皆出於明正德間公安知縣周鉞校正重刊本。但正德刻本已亡佚，最接近該本的是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南京圖書館有清鈔本，光緒三年（1877）禹航曾據顧嗣立藏舊鈔本校正，衹改正了兩個字，可見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在內容上保存了顧嗣立藏本的原貌。以上述二本與《元詩選》相校，發現《元詩選》與清鈔本的闕字、訛字均相同，可以據明鈔本校補。

4. 周砥《荆南倡和集》：底本是顧嗣立藏明刻本《荊南倡和詩集》一卷、《附録》一卷

元周砥、明馬治《荊南倡和詩集》一卷、《附錄》一卷，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歷經顧嗣立、王聞遠、汪士鍾、丁丙等人遞藏，但不知刊刻於何時。考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明成化五年（1469）李廷芝刻本，版式行款與南京圖書館藏本相同，可能是

同一版本。以《元詩選》與顧嗣立藏明刻本相校，編次、文字完全相同，其底本為顧嗣立家藏本無疑。

5. 呂誠《來鶴草堂稿》、《既白軒稿》、《竹洲歸田稿》：底本是顧嗣立藏清鈔本《呂敬夫詩》三卷

呂誠詩集，今存善本皆鈔本，故名稱和卷數差異很大。年代最早的是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呂敬夫詩》四卷、《鶴亭倡和》一卷。卷首有天順三年（1459）昆山鄭文康跋，稱此本為其父在五十一年前之己丑年所抄，己丑為永樂七年（1409）；卷末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何焯跋，稱是葉盛菉竹堂舊藏，可見明鈔本的抄寫時代很早，也應該最接近詩集的原貌。此本不標卷數，分《來鶴草堂稿》、《番禺稿》、《既白軒稿》、《竹洲歸田稿》和《敬夫詩集》五集，故有著錄為五卷的。而國家圖書館藏另一部清鈔本則著錄為三卷，已不獨立標出《番禺稿》和《敬夫詩集》，但收詩篇數仍然相同。此本為顧嗣立舊藏，有"秀野草堂顧氏藏書印"、"顧嗣立印"、"俠君"等印，又有黃丕烈校並跋。而黃丕烈的校本是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樂志園詩集》八卷、《補遺》一卷，為吳騫舊藏，黃丕烈跋云："余取舊藏顧秀野鈔本勘之，大段略同而詞句互有得失，至命名則有異此云。"《四庫全書》本則為《來鶴亭詩》八卷、《補遺》一卷。總之，以上諸本命名和卷數雖有很大差異，內容則基本相同。以《元詩選》與上述諸本相校，與明鈔本的差異最大，尤其是明鈔本《竹洲歸田稿》中自《九日前雨中》至《白紙扇歌》十首詩的位置，移到了《竹枝詞三首》後面，而《元詩選》與顧嗣立自藏清鈔本的編次完全相同。《元詩選》在文字上也與明鈔本差異較大，與清鈔本差異較

小。可見《元詩選》的底本就是顧嗣立自藏清鈔本。

6. 劉因《丁亥集》、《靜修續集》、《靜修遺詩》、《靜修拾遺》：底本是明弘治刻本《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參校金侃鈔本《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

劉因詩文集現存版本比較複雜，但《元詩選》所選劉因詩分《靜修丁亥集》、《靜修續集》、《靜修遺詩》和《靜修拾遺》四集，按這種方式編排的衹有明弘治十八年（1505）崔暠刻本《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本和《四庫全書》本《靜修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本。明弘治刻本的詳細著錄是"《丁亥集》五卷、《樵川詞》一卷、《遺文》六卷、《遺詩》六卷、《拾遺》七卷、《續集》三卷、《附錄》二卷"，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著錄的是三十卷本，但《四庫全書》中未收《附錄》二卷，故衹有二十八卷，其實同出於弘治刻本。元至順元年（1330）宗文堂刻《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本、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刻《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本、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金侃抄《劉文靖公文集》二十八卷本與《元詩選》的編排次序有很大不同，而且少數詩有闕漏。而《元詩選》所選劉因詩皆見於弘治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其編選次序也衹稍有不同，《元詩選》據《靜修丁亥集》卷一所選《經古城》詩應該編在《黃金臺》後，《歡飲》詩應在《孤雲》之前，這可以用編選時的隨意性來解釋。從文字異同方面來看，《元詩選》也與弘治刻本、《四庫全書》本最為接近。例如，《張燕公讀書堂》詩"灝露驚宵夢"句之"驚"字，宗文堂本、成化本和金侃鈔本皆作"警"字，金侃鈔本有旁注"一作驚"，弘治刻本和《四庫全書》本正是作"驚"字。金侃是顧嗣

立編纂《元詩選》的主要協助者，而金侃鈔本出自成化刻本，該本卷二十八有《考異》，《元詩選》在小注中也部分引用了《考異》中的文字。由此可見，《元詩選》所選劉因詩是以弘治刻本為底本，參校了金侃鈔本。

7. 元淮《金囦吟》：底本是金侃鈔本《金囦吟》一卷，係傳抄明萬曆刻本

元淮《金囦吟》一卷，上海涵芬樓曾藏金侃鈔本，後毀於日軍戰火，幸《涵芬樓秘笈》本曾據以影印。該本卷首有明正統九年（1444）邵武縣儒學教諭謝卓序，卷末有萬曆甲戌十一世孫應會跋，可見出於萬曆刻本。而南京圖書館藏有清鈔本《水鏡元公詩集》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之影印，亦出於萬曆刻本。《元詩選》選詩 28 首，與金侃鈔本相比，有五字因形近或音近而不同，又有一處互乙，其餘均相同；與清鈔本相比，則有十餘處文字不同，可見《元詩選》的底本就是金侃鈔本。

8. 陳旅《安雅堂集》：與金侃鈔本《安雅堂集》五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陳旅詩文集，《元史》本傳稱其有《安雅堂集》十四卷，然現存各本皆衹有十三卷，前三卷為詩，後十卷為文。其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元福建刻本《陳衆仲文集》，一是明成化二年（1466）邵銅刻本《安雅堂集》。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十三卷，僅存前七卷，卷八至十三係據清鈔本補配，有清季錫疇跋云："衆仲集，明刻作《安雅堂集》，文十卷，編次略同，惟詩三卷全異，元刻編年詩亦較多，明則分體，原注亦多漏落，此元本之所以足貴也。"據此可知，元刻本以編年為

主，明刻本則分體。明刻本今已不可見，然國家圖書館藏明祁氏淡生堂鈔本《安雅堂集》係據明刻本傳抄，卷末有成化二年溫州知府邵銅題識，認為元刻本編次無倫，故為之重編。《四庫全書》本亦屬於明刻本系統。

國家圖書館藏康熙三十年（1691）金侃鈔本《安雅堂文集》，僅抄前五卷，據金侃跋，其所據底本是元福建刻本，中多闕文，可能底本就衹殘存五卷。以元至正刻明修本與金侃鈔本相校，發現二本卷一、二、四、五編次完全相同，而卷三則有很大不同。這主要是元刻本經過明代的修補，重裝時很可能錯頁，當然，也有可能是金侃鈔本所據的底本錯頁。將《元詩選》與元刻明修本、明鈔本、金侃鈔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元詩選》屬於元刻本系統，在編次上接近金侃鈔本，而文字則接近元刻明修本，似乎兼綜二者之長，又稍有差異。

9. 廼賢《金臺集》：以金侃鈔本《金臺集》二卷為底本

廼賢《金臺集》二卷，現存最早刻本是元至正刻本，僅見藏於日本宮內廳。明毛晉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係據家藏元刻本刊刻，民國時董氏《誦芬室叢刊》也是據汲古閣藏元刻本影印。此外，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影元鈔本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金侃鈔本。今以《元詩選》與上述諸本相校，發現《元詩選》是以金侃鈔本為底本。而金侃鈔本參校了汲古閣本，例如，《宮詞八首次偰公遠正字韻》之三“綺（小注：一作殿）閣春深笑語稀”句，金侃鈔本的校語和《元詩選》相同，而汲古閣本“綺”字作“殿”，可見金侃鈔本已用汲古閣本作參校。

10. 陳泰《所安遺集》：與金侃鈔本《所安遺集》一卷是同

一版本系統，係傳抄明成化刻本

陳泰《所安遺集》一卷，有金侃鈔本，《涵芬樓秘笈》據之影印，係傳抄明成化刻本。《元詩選》與金侃鈔本編次完全相同，但文字稍有小異，其底本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11. 岑安卿《栲栳山人集》：底本是金侃鈔本

岑安卿《栲栳山人詩集》三卷，今所存善本皆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金侃鈔本，卷一為五古，卷二為七古，卷三為五律、五言排律和七律。原北平圖書館藏鈔本和《四庫全書》本與之編次相同，皆闕絕句，似非足本。上述三本皆無序、跋及編輯者姓氏，而《四庫全書總目》稱“是集為安卿邑人宋禧編輯”，宋禧為元末明初人，《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著錄有明初刊本，可能就是宋禧輯刊本。《元詩選》與上述三本編次基本相同（祇調整了一首詩的位置），文字差異也很小。其底本應當就是金侃鈔本。

12. 余闕《青陽集》：與金侃鈔本《青陽集》六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余闕《青陽先生文集》，版本非常多，明刻本主要有六卷本和九卷本兩種，而以六卷本較多，如明正德二年（1507）安慶府同知顏錄壽刻本、明正德十五年（1520）胡汝登刻本和明嘉靖十七年（1538）鄭錫麒刻本等，九卷本僅明正統十年（1445）高誠刻本，《四部叢刊續編》即是據該本影印。但《元詩選》小傳提到的是六卷本，而且國家圖書館藏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侃鈔本《青陽集》六卷。金侃鈔本卷首有正德十六年（1521）劉瑞序，稱“胡寧國東臯刻焉”，卷末有正德十五年張文錦跋，可見

是抄自明正德十五年胡汝登刻本。以《元詩選》與中科院圖書館藏明正德二年安慶府同知顏録壽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鄭錫麒刻本及金侃鈔本相校，發現《元詩選》與金侃鈔本並不完全相同，而個别文字不同之處大多與其他兩種明刻本相同。如《龍丘萇吟贈程子正》"清風自千古"句之"風"字，金侃鈔本作"和"字，正德二年刻本和嘉靖刻本皆作"風"，不知是正德十五年刻本就作"和"字還是金侃鈔本的筆誤。不過，相對而言，《元詩選》還是最接近金侃鈔本，其次是嘉靖刻本。因此，《元詩選》很可能不是直接以金侃鈔本為底本，而是同出於正德十五年刻本，為了穩妥起見，暫且稱其與金侃鈔本為同一版本系統。

13. 張昱《廬陵集》：底本是金侃鈔本《張光弼詩集》二卷

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十八年（1679）金侃鈔本《張光弼詩集》二卷，《元詩選》與其編次完全相同，且衹有個别形近字有差異，應當就是以金侃鈔本為底本。據金侃跋，此本是據徐乾學藏毛氏鈔本借録。卷首有正統元年（1436）楊士奇序，稱授張昱外孫浮梁縣丞時昌，俾刻之。可見金侃鈔本的祖本是明正統刻本。《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鈔本《張光弼詩集》七卷，卷末有天啟二年（1622）趙琦美跋云："元《張光弼詩》二卷，為不解事書人強為解事，作七卷分之，遂失其本來面目。"可見明刻本的原貌是二卷本。《四庫全書》本則作《可閑老人集》四卷，但文字與明鈔本基本相同。《元詩選》與《四部叢刊》本和《四庫全書》本的文字差異很大。

14. 錢惟善《江月松風集》：以金侃鈔本《江月松風集》十二卷為底本，參校甫里許氏藏本

本章第二章第二節提到，《元詩選》所選錢惟善《江月松風集》來源於金侃傳鈔曹溶藏錢惟善手寫本，並參校甫里許氏藏本。金侃鈔本《江月松風集》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元詩選》與之相比，編次相同，文字差異也很小。又考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六著錄有顧嗣立自藏鈔本《江月松風集》，不知此本是否就是許氏藏本，姑存闕疑之義。

15. 丁鶴年《海巢集》：與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鶴年詩集》三卷是同一版本系統，參校金侃鈔本《海巢集》三卷及别本

丁鶴年集，分《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和《續集》共四卷，其門人戴稷等編次，卷首有至正十四年（1354）戴良序，故藏書家皆以為元刻本，陳垣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中已力辨其非，認為最早刊刻於明初。目前最接近此本的是原北平圖書館舊藏清知不足齋鈔本《丁鶴年詩集》四卷、《附錄》一卷、《詩續》一卷，該本保存了明初刻本的原貌，又據明正統二年（1437）章琦重刻本校補，增詩五十餘篇。正統二年刻本已將四集合併，今傳各本大多是合併後的版本。國家圖書館藏有康熙十七年（1678）金侃鈔本《海巢集》三卷、《附錄》一卷，又有金侃鈔本《丁鶴年先生詩集》一卷，二本基本相同，皆是合併本。清知不足斎鈔本後有鮑士恭跋，稱“本朝顧氏選元詩，僅據卷前釋至仁跋語，題曰《海巢集》，當時蓋未見此本也”。以第一集之名統括四集，金侃鈔本已如此。但與金侃鈔本《海巢集》相比，《元詩選》編次不同，大致是先五言後七言，而金侃鈔本則按古、律、絕編排。與《元詩選》編次完全相同的是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鶴年詩集》三卷、《附錄》一卷，《四庫全書》本也與之相

同，應該是同一版本系統。但除了編次不同，金侃鈔本與清鈔本及《四庫全書》本在文字上還是比較接近的。例如，《春日海村三首》之三“此日已成灰”句，《元詩選》校云“‘已成灰’，一作‘孰相恢’”，而以上三本皆作“孰相恢”，可見《元詩選》還參校了别本。值得注意的是，知不足齋鈔本曾據明正統二年刻本校補過，而校補的文字大多與上述三本相同。如《題昌國普陀寺二首》之二“昆明劫火忽重然”，知不足齋鈔本原作“一從刦火起燕然”，朱筆校云：“明刻首句云：‘昆明劫火忽重然。’”可見上述三本與明正統二年刻本接近。

16. 傅若金《清江集》：底本是康熙間金侃鈔本《傅與礪詩集》八卷

傅若金《傅與礪詩集》八卷，國家圖書館藏康熙間金侃鈔本。據金侃跋，前四卷抄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因留在顧嗣立秀野草堂，直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纔抄完。考《元詩選》二集正是編纂於康熙四十一年，金侃將之抄完，必定是因編纂《元詩選》二集的需要。與金侃鈔本和明洪武十五年（1382）傅若川建溪精舍刻本相校，《元詩選》在文字上顯然更接近金侃鈔本，但也參校了其他版本或選本。例如，《四月十四日發京》“父母久違離”句之“離”字，金侃鈔本空闕，應當是據别本補齊。

17. 甘復《山窗餘稿》：底本是康熙間金侃鈔本，係傳抄明成化間趙琥刻本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克敬篇什散漫，僅存手墨於同里趙石蒲。成化中，其孫琥始刻行世。邑人劉憲序之……”可見《元

詩選》是出自明成化刻本。但成化刻本已亡佚，祇有傳鈔本存世。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金侃鈔本《山窗餘稿》一卷，卷首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劉憲序，卷末有成化十九年（1483）趙琥跋，應當就是傳抄成化本。《四庫全書》本亦出自成化本，祇是卷首脱劉憲序。以《元詩選》與上述二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而《元詩選》與二本各有兩處文字不同，其中一處不同是二本共有的。這裏祇舉其各自獨有的不同之處：《發東皋》詩之“□□歌古詞”句（二集 1322），金侃鈔本與《元詩選》同闕兩字，而《四庫全書》本不闕，作“慷慨”二字；《曉出西園由谷中歸》詩之“歸”字，《四庫全書》本同，而金侃鈔本作“作”字，應當是出於筆誤，而《元詩選》進行了校改。但從以上二例可以看出，《元詩選》的底本就是金侃鈔本，而《四庫全書》本的底本較善。

18. 鮮于樞《困學齋集》：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鮮于樞《困學齋稿》，現僅存《元人十二家小集》本，而《元人十二家小集》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的一部分。《困學齋稿》也是據選本輯録而成，但誤收了不少詩，《元詩選》已全部删汰，並重新分體編排。

19. 鄧文原《素履齋稿》：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鄧文原集，今所傳《巴西文集》、《待制集》皆文，詩集僅存兩種，一種是《元人十二家小集》本《巴西詩集》一卷，另一種是鮑廷博、鮑正言輯《履素齋稿》二卷。《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是《元詩選》的底本，而鮑廷博輯本是以《元詩選》為基礎輯録的。但《元詩選》是分體編排，並據選本進行了參校，所以編次

和文字都稍有差異。

20. 郭畀《快雪齋集》：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快雪齋小集》一卷，今僅存《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民國間陳慶年輯《橫山草堂叢書》係據之刊刻。但該集也是後人據書畫文獻輯錄。《元詩選》選詩 28 首，前 24 首詩皆見於該集，但把見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七的《天錫書遺林上人詩卷》14 首的位置調整在最前面，其餘編次相同。

21. 吳鎮《梅花庵稿》：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吳鎮《梅花庵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有兩種，一種分體編排，共五卷；另一種分上、下卷。《元詩選》的底本是第一種，另輯佚詩若干首，分附於各體之後。

22. 黃清老《樵水集》：以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為底本，參校諸選本

黃清老《樵川集》，《元詩選》作《樵水集》，今僅存《元人十二家小集》本，亦據《皇元風雅》、《文翰類選大成》等輯錄而成，以所據文獻來源為序編排。而《元詩選》則分體，故編次不同；同時參校了其他選本，文字也稍有小異。

23. 潘伯修《江檻集》：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潘伯修《江檻集》，今僅存《元人十二家小集》本。《元詩選》與之相比，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

24. 曹文晦《新山稿》：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曹文晦《新山稿》二卷，今存善本僅《元人十二家小集》本。《元詩選》所選詩皆見於該集，但重新分體編排，各體編次與該集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

25. 姚文奐《野航亭稿》：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姚文奐《野航亭稿》一卷，今僅存《元人十二家小集》本。除最後一首出於輯佚外，《元詩選》所選詩皆見於該本，編次完全相同。但文字稍有小異，應當是據選本校改。

26. 郯韶《雲臺集》：底本是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

郯韶集，今僅存《元人十二家小集》本，該本無集名，朱彝尊《潛采堂元人集目》著錄為《苕溪漁者》，但"苕溪漁者"是郯韶之號，故丁丙跋改為《苕溪漁唱》一卷；郯韶又號雲臺散吏，所以《元詩選》名其集為《雲臺集》。然該本有殘闕，就現存之詩來看，《元詩選》自《題柯丹丘墨竹》至《題宋氏緑野莊》112首，除《題三沙》一首外，皆見於該集，文字也基本相同。自《玉山草堂》以下47首應當是輯自《玉山名勝集》等選本。

（二）底本與資料來源不符者3家

根據書目文獻考察出來的資料來源，有的並不一定是《元詩選》的底本。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顧嗣立編纂《元詩選》時可能有更好的版本可供選擇，二是顧嗣立在《元詩選》編纂結束之後纔購得該本。這種情況並不多見，目前已考知的衹有3家。

1. 鄭玉《師山集》：底本不是顧嗣立藏舊鈔本《師山先生全集》十二卷，而是明嘉靖刻本《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鄭玉集，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師山先生文集》十一卷，有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刻明修本，僅殘存九卷，闕卷五、卷八，卷十一後半部亦有闕頁，殘存部分有文而無詩；然國家圖書

館又藏有一部清鈔本，題《師山先生全集》十二卷，封頁題“明鈔舊本《鄭師山集》”，卷末有萬曆九年（1581）繆洪景手書題識，係顧嗣立舊藏，有翁同龢跋。該本卷十一後半部分和卷十二為詩。因疑元至正刻本原本為十二卷，清鈔本係出自元刻本。一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鄭燭刻本《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前八卷皆文，衹有《遺文》卷五為詩，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和《四庫全書》本等皆出於嘉靖本。今以《元詩選》與明嘉靖刻清道光間補版重印本、清鈔本和明澹生堂鈔本相校，發現《元詩選》與明嘉靖刻本文字差異很小，衹有四處文字不同，其底本應當就是嘉靖刻本。

2. 歐陽玄《圭齋集》：底本不是康熙二十九年金侃鈔本，而是明成化刻本《圭齋文集》十六卷

歐陽玄《圭齋文集》十六卷，版本比較簡單，今所有傳本似皆出於明成化刻本，《四部叢刊》即據成化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金侃鈔本，亦出自成化本，但經過文字校對，發現《元詩選》並不是直接以金侃鈔本為底本，而是據另一傳本選錄，似乎更接近成化本原貌。例如，《送振先宗丈歸祖庭》詩的小注中有“亦未免有此意”句，金侃鈔本“意”字下衍一“賢”字，而成化刻本無（初集頁 1171）；又如，《和李溉之舞姬脫鞋吟》“紅綃緊襯雙鸞尾”句之“緊”字，金侃鈔本作“翠”，並校云“一本作緊”，明成化刻本正作“緊”字（頁 1176）。可見《元詩選》的底本是明成化刻本。

3. 鄭允端《肅雍集》：底本不是康熙三十一年金侃鈔本，但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肅雍集》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鄭允端《肅雍集》一卷，比較常見的版本有《涵芬樓秘笈》影印金侃鈔本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金侃鈔本抄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其時金侃正協助顧嗣立編纂《元詩選》，但《元詩選》的直接底本似乎並不是金侃鈔本。首先，《元詩選》小傳提到錢惟善和杜寅為該集作前、後序，但《涵芬樓秘笈》本已脫去錢序，不知是在流傳過程中脫去，還是原本就没有，而清鈔本二序皆完整無缺；其次，從文字方面來看，金侃鈔本有訛脱衍倒等現象，《元詩選》更接近清鈔本。例如，《望夫石》"良人有行役"句之"行役"二字，金侃鈔本互乙，而清鈔本不乙；《碧筩》詩"一江甘露瀉玫瑰"句之"江"字，金侃鈔本作"泓"，而清鈔本作"江"。當然，也有少數幾個字金侃鈔本和清鈔本相同，而《元詩選》均不相同。總之，它們應該是屬於同一版本系統的不同傳鈔本。

（三）底本已佚，但根據現存相同版本可印證資料來源者3家

《元詩選》的直接底本，有的已經亡佚了，但根據現存相同版本可與資料來源相印證。

1. 曹伯啟《漢泉漫稿》：祖本是元後至元四年刻本《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

曹伯啟《漢泉曹文貞公詩集》，最早刻本是元後至元四年（1338）曹復亨刻本，今尚存。傳世各本皆十卷本，而金侃有鈔本《漢泉漫稿》五卷，今存《涵芬樓秘笈》本。以之與元刻本相校，卷一、卷二和卷五編次相同，衹是金侃鈔本文字多有闕脱；

但卷三和卷四中，金侃鈔本和元刻本有七首詩在相同位置完全不同。金侃跋云“目錄尚有樂府若干首，五、七言絕句”，可見金侃鈔本並非足本。然吳全節後序稱“國子生胡益編為五卷”，“五”字元刻本作“十”，因疑金侃鈔本所據底本已被挖改，可見金侃鈔本不是《元詩選》的底本。本書第二章考證顧嗣立曾藏有元刊本《漢泉曹文貞公詩集》，並肯定該本就是《元詩選》所選曹伯啟詩之祖本，可以參看。

2. 范梈《德機集》：底本是顧嗣立藏元刻本《范德機詩》七卷，參校明楊翬刻本《選校范文白詩集》六卷、《續選》三卷

范德機詩，現存最早刻本是元至元益友書堂刻本《范德機詩》七卷，另有明楊翬編《選校范文白詩集》六卷、《續選》三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著錄了元刊本《范德機詩集》七卷，稱“卷首有秀野草堂藏書印”，據此可知顧嗣立自藏有元刊本，而且是《元詩選》的底本。本書第二章已有考證。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康熙三十年（1691）金侃鈔本《范德機詩》十卷，金侃跋稱以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據楊翬刻本補入古今詩一百七十四首，編為十卷，且云“元本訛字最多”。顧嗣立受其影響，也參校了楊翬選本。《元詩選》所選《上真應寺觀……》詩（初集頁 1026）後有顧嗣立自注：“德機本集，至元間臨川葛仲穆所編。已下又從清江楊翬刻本及諸家選本所見錄入。”可以為證。

3. 張翥《蛻庵集》：底本是周屺公傳抄朱彝尊藏明初釋大杼手鈔本

張翥《蛻庵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五卷本，乃朱彝尊家藏明初釋大杼手鈔本，康熙間金侃鈔本、《元詩選》和《四庫全

書》本皆自該本傳抄而出。《元詩選》張翥詩《招韓伯清泛湖二首》後有顧嗣立自注："四明周屺公所錄嘉興朱竹垞藏本，迺是明初僧大杼手抄，有洪武四年題識。"《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浙江巡撫采進本，稱其底本就是朱彝尊所藏明初釋大杼手鈔本。而四庫底本係清鈔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另一版本是四卷本，《四庫全書總目》引王士禛語，稱四卷本乃明洪武三年（1370）錫山郎成鈔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清陸漻家鈔本都是四卷本。然以《元詩選》與金侃鈔本、四庫底本、《四部叢刊》本和陸漻家鈔本相校，發現四卷本並非足本，而《元詩選》最接近金侃鈔本。如《題李早女真三馬扇頭》"郎君□□玉為人"句（初集頁1341），"郎君"後二字，《元詩選》和金侃鈔本都闕，而四庫底本作"豐格"。但《元詩選》的直接底本又不完全等同於金侃鈔本。如《雜詩二首》"流亡使復業"之"復業"二字，金侃鈔本乙，而四庫底本不乙。這就證明《元詩選》的底本正如顧嗣立自注，是出自周屺公鈔本。

（四）根據版本校勘推測底本者 22 種

《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的部分底本，儘管已經考察出可供利用的資料來源，但由於種種原因，對藏書的具體情況瞭解不清楚，衹能根據版本校勘來推測其所屬版本系統或祖本。下面分為三種情況來討論。

甲、可能之底本現存而未核實者 5 種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金侃鈔本元人詩集 6 種，除杜本《清江碧嶂集》與顧嗣立藏本重複外，另外 5 種很可能是《元詩選》的底本或校本，因客觀條件限制，未能用以進行校勘。

1. 馬祖常《石田集》：金侃鈔本《石田集》五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祖本是明弘治六年光州熊沖刻本《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

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有元後至元五年（1339）揚州路儒學刻本、明弘治六年（1493）光州熊沖刻本等。前五卷為詩、賦，後十卷為文，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金侃《石田集》五卷應當衹有詩。此集有李叔毅、傅瑛點校整理本，參校了中華書局影印元刻本、1922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刊《元四家集》影印明弘治本和《四庫全書》本，最為便利。將《元詩選》與其所出校勘記相對照，可以看出《元詩選》的底本是出自明弘治刻本。例如，《觀耕者有言》“勸農古有官”句之“勸”字，元刻本作“劭”，校勘記云：“《四家集》本誤作‘勸’。”[1] 其餘不多舉。

2. 揭傒斯《秋宜集》：金侃鈔本《揭曼碩詩集》四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祖本是元刻本《揭曼碩詩集》三卷

揭傒斯集，現存最早刻本是元後至元六年（1340）日新堂刻本《揭曼碩詩集》三卷，是其門人燮理溥化所編，其他集皆題為《揭文安公集》，而《元詩選》題《秋宜集》。考汪憲《振綺堂書目》卷三著錄“《揭文安公集》二冊、《詩集》六卷”，注云：“其集舊號《秋宜集》，明正德中刊本。”以“秋宜”名其集，似乎始於正德刊本，但不詳其所由來。然《元詩選》雖名為《秋宜集》，其底本實為《揭曼碩詩集》三卷本，另據選本及其他文獻選入。《揭曼碩詩集》的版本，除元刻本外，明末毛晉曾輯入《元四大

① 李叔毅、傅瑛點校《石田先生文集》，頁12。

家詩集》，有汲古閣刻本，其餘善本皆鈔本。但汲古閣本與元刻本基本相同，《元詩選》與二本相比，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但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金侃鈔本《揭曼碩詩集》四卷，該本很可能也是傳抄元刻本，不知是否據其他版本或選本輯為一卷附錄於後，所以纔有四卷。因未見到原書，為穩妥起見，姑且認為元刻本是《元詩選》的祖本。

3. 盧琦《圭峰集》：金侃鈔本《盧圭峰集》五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祖本是明萬曆刻本《圭峰先生文集》（不分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世居圭峰之下，故所著曰《圭峰集》。元陳誠中編。明萬曆初，邑人朱一龍、三山董應舉序而刻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卷首有隆慶六年（1572）朱一龍序、萬曆三十七年莊毓慶和董應舉序，與《元詩選》所述相符。然朱序和董序作《圭峰先生文集序》，而莊序和正文則題《圭齋盧先生集》，將書名都刻錯，明末刻書之草率可想而知，以致歷來藏書目錄多有著錄盧琦集為《圭齋集》者，而《圭齋集》是元歐陽玄的別集。萬曆刻本不分卷，分十三體，另有附錄一卷，所以書目中往往著錄爲十四卷本，也有作二卷本。此本真贋雜糅，顧嗣立已詳作辨正。《元詩選》編次與之相同，文字也幾乎完全相同。但此集有金侃鈔本五卷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很有可能是《元詩選》的直接底本，都是傳抄萬曆刻本。因無緣得見，姑且稱其祖本是萬曆刻本。

4. 黃鎮成《秋聲集》：金侃鈔本《秋聲集》四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底本是明洪武刻本《秋聲集》十卷，校本與明刻本《秋聲集》四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黃鎮成《秋聲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本為十卷，係其子黃鈞編，刊刻於明洪武十一年（1378），有至正十七年（1357）鄭潛序。據卷末黃鈞題識可知，當時稿未全刊，衹刻詩五卷、文二卷，共七卷，所以版心卷數、頁數皆留墨釘。國家圖書館藏明洪武十一年黃鈞刻本後有李兆洛跋，稱“此顧俠君《元詩選》所據本，四庫書所未見也”。誠如李兆洛所言，《元詩選》所選詩皆出於此本前五卷，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一本為四卷，有明刻本和金侃鈔本等。明刻本四卷皆詩，正文題“元樵川黃鎮成元鎮著，同郡後學何望海若士校”。該本與十卷本編次不同，而且時有闕漏。但《元詩選》似乎又參校了四卷本。例如，《乘涼》詩“應攜龐老宅”之“應”字，洪武刻本作“醉”，而明刻四卷本作“應”。因四卷本有金侃鈔本，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姑且稱其校本與明刻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5. 胡天遊《傲軒吟稿》：金侃鈔本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祖本是明嘉靖間八世孫胡大器重刻本《傲軒吟稿》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曰“明弘治間，其七世裔孫棨昌令湘刻之。嘉靖初，八世孫大器復編次重刻”，又引用了豫章羅慄序中的評論。此集之善本屈指可數，金侃鈔本《傲軒吟稿》一卷，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國內之善本則衹有一部清鈔本藏南京圖書館，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為影抄嘉靖本。以《元詩選》與南京圖書館藏影抄嘉靖本相校，編排順序和文字基本相同，應當都是出自嘉靖刻本。

乙、可能之底本已亡佚者 11 種

《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的底本，儘管知道其資料來源，但

部分可能之底本已經亡佚。最主要的是上海涵芬樓舊藏金侃鈔本元人詩集 12 種，其中 4 種有《涵芬樓秘笈》影印本，原本則與其餘 8 種皆毀於 1932 年淞滬會戰中之日軍炮火。因此，這 8 種元人詩集，是否為《元詩選》的底本，已經永遠無法得到證實。此外還有 3 種，我們也衹能通過與别的版本進行校勘來確定《元詩選》的底本。

1. 宋無《啽囈集》：顧嗣立藏元刻本已亡佚；與明刻本《啽囈集》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元詩選》所選宋無《啽囈集》，顧嗣立藏有元刻本，但已亡佚。本書第二章第二節考證其與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是同一版本系統，可參看。此外又有明汲古閣刻《元人十種詩》本，與明刻本差異不大。

2. 釋至仁（明）《澹居稿》：顧嗣立藏元至正刻本已亡佚；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澹居稿》二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釋至仁《澹居稿》二卷，顧嗣立自藏有元至正刻本，已佚，現僅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鈔本。以《元詩選》與之清鈔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衹有小異，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疑清鈔本就是據元刻本傳抄。

3. 何中《知非堂稿》：顧氏藏舊鈔本《知非堂稿》十七卷已經亡佚；與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知非堂稿》六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何中詩集，流傳最廣的是《知非堂稿》六卷本，此外又有十一卷本，前六卷為詩，與六卷本收詩篇數相同。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卷四著錄有顧嗣立秀野草堂藏舊鈔本《知非堂稿》十七

卷，十七卷本今不見流傳，難以為據。以《元詩選》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知非堂稿》十一卷、原北平圖書館藏清初曹氏倦圃鈔本和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知非堂稿》六卷相校，可以看出，《元詩選》與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比較接近，闕字基本相同，皆可據十一卷本進行校補。

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金侃鈔本已毀；參校影元鈔本《湛然居士集》十四卷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十四卷，現存所有版本皆為鈔本，以《四部叢刊》影印覆元鈔本最善。《元詩選》所選《和摶霄韻代水陸疏文七首》之三"何事狂童作肉林"句，"狂童"二字下有小字校注："'狂童'，影元寫本注作'獨夫'。"此條校記，不知是《元詩選》的底本中就有，還是顧嗣立根據校本撰寫的。考涵芬樓曾藏有金侃鈔本，可能是《元詩選》的底本，惜已亡佚，無法得知其原貌。

5. 虞集《道園學古録》：金侃鈔本《道園學古録》八卷已毀；與景泰覆元小字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虞集的詩文合集有《道園學古録》五十卷和《道園類稿》五十卷，所收作品互有出入；詩集則還有《道園遺稿》六卷、《伯生詩續編》三卷和《新編翰林珠玉》六卷等三種。以上五種皆有元刻本存世。但流傳最廣的是《道園學古録》和《道園遺稿》，二者收詩不重複，因為《道園遺稿》是其從孫虞堪蒐輯，專補《道園學古録》之所未備，基本上可以反映虞集詩的全貌；另外三種的大多數詩都已見於此二集。《元詩選》正是據《道園學古録》和《道園遺稿》選録。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最早有至正元年（1341）閩刻小字本，該本罕見流傳，國内已無藏本，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未見，其真僞待考。現在最通行的是明景泰覆元小字本，《四部叢刊》初編即據之影印。此外又有明嘉靖刻本。相對而言，《元詩選》更接近景泰刻本，而嘉靖本時有闕訛之字。但《元詩選》也有臆改之處，如《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鶴翔中天，遺景九皋”句之“鶴”字，景泰本作“駝”，嘉靖本作“馳”，明顯是誤字，不知《元詩選》是否有版本依據，希冀能得元刻本一校。涵芬樓舊藏金侃鈔本《道園學古錄》八卷，應當衹是節抄其詩集，也有可能是傳抄汲古閣刻《元詩四大家》本，但因該本已毀，無法證實。

6. 黃溍《日損齋稿》：金侃鈔本《黃文獻公集》五卷已毁；祖本是元刻本《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黃溍集有三個版本系統，分别是元刻本《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元刻本《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和明張儉刪刻本《黃文獻公集》十卷。流傳最廣的是十卷本，《四庫全書》即據以收入。由於元刻本《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比《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本更為罕見，所以歷代藏書家或學者常將二書混為一談，或者根本就不知其存在。如楊鐮《元詩史》就認為：“黃溍詩文集有兩種，即《黃文獻集》十卷，《黃金華集》（全名《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又認為，《黃文獻集》卷首宋濂序是為黃溍《日損齋稿》所作，而“《日損齋稿》散佚在清初，具體情況已經難於弄清。僅顧嗣立據《日損齋稿》選詩，采入《元詩

選》初集，可據以略見一鱗半甲”[1]。其實，《日損齋稿》衹是黃溍詩文集的别稱，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金華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本之卷二十後有繆荃孫跋云：“此集公手定，以齋名集；以黄先生名集，門人尊之也；至明人重刻則曰《黄文獻公集》矣。”很好地解釋了黄溍集的三種命名方式，用《日損齋稿》是黄溍自己手定；貢奎為《金華黄先生文集》作序在黄溍生前，是門人編刻文集的尊稱；而《黄文獻公集》編於既卒五年之後，所以用謚號，繆荃孫因為没有見到元刻二十三卷本，所以認為是明人重刻纔標名《黄文獻公集》。

元刻本《金華黄先生文集》，卷首有至正十五年（1355）貢奎序：“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黄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稿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元刻本《黄文獻公集》二十三卷，卷首宋濂序云：“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稿》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堙歿，亟取鍥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為之序。”因此，《金華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本和《黄文獻公集》二十三卷本皆可稱《日損齋稿》，因為二本都保存了黄溍原稿的面貌，前三卷的卷首題“《初稿》某”，後二十卷或四十卷都題“《續稿》某”。但二本的編次不同，收詩首數也互有出入，而《元詩選》所據底本係《黄文獻公集》二十三卷本。該本並没有散佚，在國内現存六部，僅國家圖書館就有三部足本和兩部殘本。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元詩選》作者小傳稱“所著有

① 楊鐮《元詩史》，頁407。

《日損齋稿》三十三卷”，“三十三”應當是“二十三”之訛誤，而不可能是“四十三”之誤。而涵芬樓舊藏金侃鈔本《黄文獻公集》五卷，應當衹是節抄其詩集，惜該本已毁，無從證實。

7. 陳樵《鹿皮子集》：金侃鈔本已毁；祖本是明正德盧聯刊本《鹿皮子集》四卷

陳樵《鹿皮子集》四卷，《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云：“此集有二本，一杜儲編，有大德丙寅龐龍序；一盧聯編，末一卷多詩三十七首。”① 杜儲編本今已不傳。臺灣“中央圖書館”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盧聯刊本，今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康熙間董肇勳寓樓書室刻本、《四庫全書》本和《金華叢書》本等皆出自正德本。以《元詩選》與上述各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而最接近清鈔本。因此，儘管涵芬樓舊藏金侃鈔本《鹿皮子詩集》四卷已經亡佚，但《元詩選》的祖本是明正德盧聯刊本，應該是没有什麽疑問的。

8. 郭鈺《静思集》：金侃鈔本《静思先生集》八卷已毁；祖本是明嘉靖間八世孫郭廷昭編刻本《静思先生詩集》二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嘉靖間，八世孫廷昭裒集其詩刻之。”並引用了羅洪先序。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静思先生詩集》二卷，正文卷首題“元處士吉水桂林郭鈺彦章著，明國子生八世從孫廷昭編”，應當是出自嘉靖刻本。但該本有殘闕，闕七律數首，並闕卷首羅洪先序。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元年（1821）經鉏堂鈔本《静思先生詩集》十卷，係據蔣重光家藏明鈔本重録，卷

① 《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頁799。

首有洪武二年（1369）廬陵羅大已伯剛序，可見此本出自早期刻本。《元詩選》與以上二本相比，編次都相同，但在文字差異方面比二卷本要小得多，可以判斷其祖本就是明嘉靖刻本。

9. 馬臻《霞外集》：金侃鈔本《霞外詩集》十卷已毀；與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馬臻《霞外詩集》十卷，涵芬樓舊藏金侃鈔本已毀。通行本是明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四庫全書》本亦出於汲古閣本。今以《元詩選》與汲古閣本相校，編次相同，文字也衹稍有小異，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10. 成廷珪《居竹軒集》：金侃鈔本已毀；與《四庫全書》本《居竹軒詩集》四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成廷珪《居竹軒詩集》四卷，涵芬樓舊藏有金侃鈔本，已毀。現存最早刻本是明嘉靖刻本，此外有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四庫全書》本等。今以《元詩選》與上述三本相校，與明嘉靖刻本和清鈔本文字差異較大，與《四庫全書》本差異較小。因金侃鈔本已毀，衹能確定其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11. 貢性之《南湖集》：金侃鈔本《南湖詩集》二卷已毀；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參校弘治間貢欽刻本《南湖集》六卷

貢性之《南湖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六卷本，有明弘治間貢欽刻本《南湖集》六卷，現衹有清鈔本傳世；一是二卷本，有明萬曆貢靖國刻本《貢理官南湖詩集》二卷，刻本僅殘存一卷，藏於北京市文物局，未見，另有清鈔本多部。《四庫全書》本屬於二卷本系統。《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弘治間，六世孫吏

部員外郎欽出示李少師東陽，少師稱其詩清新可傳，為刪去什之一，付欽刊刻行世。”卷中《題梅》詩後小注又引用了貢欽序。據此，《元詩選》的底本似乎是六卷本。但以《元詩選》與原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南湖集》六卷相校，僅後四卷編次相同，《元詩選》前 24 首詩的編次則與六卷本大異，但其編次與《四庫全書》本《南湖集》二卷完全相同。考《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著錄有金侃鈔本《貢南湖詩集》二卷，《元詩選》的底本很可能就是金侃鈔本，但該本已毀，衹能確定其底本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並參校弘治間貢欽刻本六卷。

丙、底本下落不明者 6 種

有的底本，無法確定其是否已經亡佚，衹能暫且存疑，根據版本校勘來確定其所屬版本系統。

1. 安熙《默庵集》：顧嗣立藏本下落不明；底本不是康熙三十二年金侃鈔本；與《四庫全書》本《默庵集》五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安熙《默庵集》，自清代以來就罕見刻本流傳，今所存善本皆鈔本。《文祿堂訪書記》卷五著錄有清劉燕庭鈔本《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附錄》一卷，有道光十一年（1831）劉氏手跋曰：“元安熙《默庵集》五卷，其門人蘇天爵編輯。元刻久佚，不可得。茲偶於汪巽泉師插架檢得一冊，前有顧俠君收藏印，知為秀野草堂故物，即選元詩之原本也。因借歸校錄之並志。”[①]顧氏藏本今既不可見，而劉燕庭鈔本也下落不明。今以國家圖書

① 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328。

館藏康熙三十二年（1693）金侃鈔本、原北平圖書館藏鈔本、《四庫全書》本和《元詩選》相校，各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差異也很小，應當是屬於同一底本的不同傳鈔本。逐字比較，《元詩選》最接近《四庫全書》本，其次是原北平圖書館藏鈔本。可見《元詩選》的直接底本不是金侃鈔本，可能是顧嗣立家藏本。

2. 楊載《仲弘集》：顧嗣立藏舊鈔本下落不明；祖本是明嘉靖刻本《翰林楊仲弘詩集》八卷

楊載《楊仲弘集》八卷，現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五年（1536）翁氏刻本，《四部叢刊》據之影印，其次則有明末汲古閣刻《元詩四大家》本，但該本不是足本。汲古閣本、《四庫全書》本與嘉靖刻本文字基本相同。國家圖書館藏清王聞遠孝慈堂鈔本亦出自嘉靖刻本，但由於傳抄的原因，少數形近字有差異，而《元詩選》中有的文字與嘉靖刻本相同，有的文字與王聞遠鈔本相同，應當也是出自嘉靖刻本的傳鈔本。考顧嗣立藏有舊鈔本《翰林楊仲弘詩集》八卷，見《皕宋樓藏書志》，其直接底本可能就是該本，不知是否尚存於日本靜嘉堂文庫，惜無緣得見。

3. 蘇天爵《滋溪集》：顧嗣立藏鈔本下落不明；與臺灣“中央圖書館”藏鈔本《滋溪文稿》三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蘇天爵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詩稿》七卷，但《詩稿》久已失傳，而《文稿》中有詩數首，《元詩選》從中選錄四首，並輯佚三首。《滋溪文稿》現存最早刻本是國家圖書館藏元末明初刻本，但僅殘存卷二十五至三十，而詩在卷一，無法以之為校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滋溪文稿》是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影印臺灣“中央圖書館”藏鈔本為底本，參校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木

齋藏鈔本、《適園叢書》本、徐世昌刻本和元刊殘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根據校勘記，《元詩選》與臺灣“中央圖書館”藏鈔本最為接近，僅四處文字有差異，應該是同一版本系統。

4. 尹廷高《玉井樵唱》：金侃鈔本下落不明；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玉井樵唱正續》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尹廷高《玉井樵唱》，現存主要有兩種版本，一是《玉井樵唱》三卷本，一是《玉井樵唱正續》一卷或不分卷本，皆衹有鈔本流傳。《元詩選》作者小傳稱其“所著有《玉井樵唱正續稿》”，清王聞遠《文瑞樓藏書志》卷五著錄鈔本《玉井樵唱正續》一冊，全錄金侃題跋，與《元詩選》作者小傳大致相同，可見文瑞樓藏鈔本係傳抄金侃鈔本。金侃鈔本和文瑞樓鈔本皆下落不明。今以《元詩選》與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清鈔本《玉井樵唱正續》一卷本和《四庫全書》三卷本相校，清鈔本與《四庫全書》本編次差異較大，而《元詩選》接近清鈔本，唯一不同的是，《元詩選》對《壬午秋自翁村回奕山》至《翁村翠流閣》五首的順序做了調整，從《八詠樓》前移到了後面，這與清鈔本和《四庫全書》本均不相同。但《元詩選》與清鈔本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5. 丁復《檜亭集》：金侃鈔本《檜亭稿》五卷下落不明；與朱彝尊舊藏清鈔本《檜亭稿》九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丁復《檜亭稿》九卷，現存最早刻本是元刊本，僅有孤本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而國內所存善本皆清鈔本。與元刊本最接近的應當是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該本係朱彝尊舊藏，有陸心源校並跋，而靜嘉堂文庫藏元刊本正是出於陸心源皕宋樓舊藏。此外，國家圖書館又藏有另一種清鈔本《檜亭稿》五卷，係根據九

卷本重新編次而成。九卷本的編排，先分古、近體，古體分五、七言，近體則先分五、七言，再分長律、律詩和絕句；五卷本則先分古、律、絕，次分五、七言。《元詩選》的編次與九卷本相同，而文字則與朱彝尊舊藏本最接近，但該本多闕字，又可據《元詩選》進行校補。

6. 郭豫亨《梅花字字香》：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下落不明；祖本是元至大刻本《梅花字字香》前後集

郭豫亨《梅花字字香》前、後集共二卷，現存最早版本是元至大刻本。《元詩選》與之相比，除異體字外，僅兩個字形近而異。因朱彝尊藏有《元人小集》本，而顧嗣立曾向朱彝尊借閱，其直接底本很可能是《元人小集》本，但該本下落不明。所以，目前衹能確定《元詩選》所據底本之祖本是元刻本。

（五）底本與資料來源無法印證者 6 種

《元詩選》所選部分元人詩集，儘管已考察出其資料來源，但因情況不明或者已經亡佚，底本與資料來源無法印證的有 6 種。

1. 周權《此山集》：顧嗣立藏舊鈔本《周此山詩集》四卷下落不明；底本不詳

周權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元至正間刻本《此山先生詩集》十卷，今衹有孤本藏於臺灣“中央圖書館”，然民國十五年（1926）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本、民國陳乃乾輯《元四家集》本皆據元刻本影印；一是《周此山先生詩集》四卷，有明刻本藏於國家圖書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著錄有顧嗣立藏舊鈔本《周此山詩集》四卷，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九著錄

同，並詳細描述其特徵云："秀野本每葉二十行，二十八字，前有海寧查聲山名昇印，又有'顧印嗣立'、'俠君'二圖記，末有'閶丘小圃'、'秀野草堂顧氏藏書印'兩章。"可見顧嗣立藏有四卷本。今以《元詩選》與《擇是居叢書》本、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相校，所選詩皆見於明刻本，編次也大致相同。但明刻本似非善本，《元詩選》與之相比，文字差異較大。如《東林行》"岩花映石瀨，漁舟起孤煙"句之"岩"字，明刻本作"言"，明顯是訛字；又如《懷別》詩"淮水日夜流，美人邈難晤"之"晤"字，明刻本作"悟"，從詩意的理解來看，以"晤"字為勝。

2. 宋褧《燕石集》：金侃鈔本《燕石集》十五卷下落不明；底本不詳

宋褧《燕石集》十五卷，今所存善本皆清鈔本，不知最早刊刻於何時。《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吳氏繡谷亭有金侃手錄本。"可惜此本下落不明。今以《元詩選》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首都圖書館藏清鈔本殘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元詩選》與各本編次完全相同、闕字也基本相同，但形近字存在較大差異。總的來說，與首都圖書館藏本的差異最大，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的差異最小。因疑其直接底本可能是金侃鈔本，但其下落不明，姑存疑俟考。總之，《燕石集》迄今無善本，亟需加以點校整理，而《元詩選》雖是選本，卻具有很高的校勘價值。

3. 王士熙《江亭集》：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魯公詩鈔》已佚；底本不詳

王士熙《魯公詩鈔》，有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已佚，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類曾著錄。據提要，該本與《元詩選》所載《江亭集》八十餘首一一相同，應當就是《元詩選》的底本，但無法得到實證，衹能闕疑。

4. 王禎《農務集》：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已佚；底本不詳

《元詩選》所選王禎《農務集》，是從王禎《農書》中輯錄而出，但應當不是顧嗣立所為。考朱彝尊藏有《元人小集》本《農務集》，很可能是《元詩選》的直接底本。但該本已亡佚，無法考證。

5. 郭翼《林外野言》：朱彝尊藏《元人小集》本已佚；底本不詳

郭翼《林外野言》二卷，現存善本皆鈔本。以《元詩選》與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又滿樓叢書》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文字皆互有出入，很難確定其所屬版本系統。朱彝尊藏有《元人小集》本，很可能是《元詩選》的底本，但該本已佚，姑存疑俟考。

6. 張端《溝南漫存稿》：徐乾學傳是樓、徐秉義培林堂藏《溝南漫稿》八卷已佚；底本不詳

上一章已考證張端《溝南漫存稿》的底本是來源於昆山徐乾學傳是樓或徐秉義培林堂，但原書已佚，故《元詩選》雖衹選詩25首，卻是張端詩之僅存者，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綜上所述，顧嗣立編纂《元詩選》時的資料資源為我們提供了查證《元詩選》底本的重要綫索。以上六十家元人詩集的底本，就是通過這一途徑來進行考察的。但目前無法確切考出《元

詩選》的全部資料來源，因此，還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來考證《元詩選》的底本。

第三節　據版本互校考其底本

當我們無法通過前兩條途徑考證出《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的底本時，通過版本互校考其底本，則是另一可行的方法。版本互校與前兩條途徑並不衝突，衹要方法科學，得出的結論必然是一致的。根據資料來源所能解決的問題是，某一家詩集的底本是誰提供的？但我們更關心的問題是，藏書家們提供的是什麽版本？以下是通過版本互校這一途徑考證的《元詩選》底本 63 家、65 種。

1. 元好問（金）《遺山集》：與汲古閣刊《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參校明弘治刻本《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

元好問集現存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詩文合集《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本，現存最早刻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李瀚刻本，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錫山華希閻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均屬於此系統；一是《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本，現存最早刻本亦是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藏清初鈔本均屬於此系統。今以上述諸本與《元詩選》進行文字校對，發現《元詩選》是以二十卷本為底本，參校

了李瀚刻四十卷本及其他版本。例如，《元詩選》所選《贈答劉御史雲卿》詩“戶牖徒自闢（小注：一作開）”一句（初集頁9），汲古閣本、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藏清初鈔本作“闢”，而弘治間李瀚刻二十卷本、四十卷本作“開”；又如，《劉曲龍潭》（小注：一無“劉曲”二字）一詩（頁11），李瀚刻二十卷本、汲古閣本有“劉曲”二字，而李瀚刻四十卷本、《四庫全書》本無“劉曲”二字。從整體上看，《元詩選》屬於二十卷本系統，但二十卷本的各本之間也存在文字異同，《元詩選》與上述各本又有小異。如《箕山》詩“夷齊（小注：一作叔）采薇蕨”一句，李瀚刻二十卷本和四十卷本、汲古閣本“齊”字均作“叔”字，而清初鈔本作“齊”字；而同詩“唯有太古（小注：一作荒）雪”一句，“古”字諸本皆作“古”，可見《元詩選》還參校了別本。

2. 李俊民（金）《莊靖先生集》：祖本是明正德刻本《莊靖先生遺集》十卷

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十卷，版本比較簡單，現存最早刻本為明正德三年（1508）刻本，《四庫全書》本和《叢書集成續編》本皆出自正德本，《元詩選》也不例外。例如，《元詩選》所選《群鼠為耗而貓不捕》詩“受畜於人要除害”句之“要”字（初集頁101），《四庫全書》本誤抄作“惡”字，而《元詩選》同正德本。又如《索和長平諸詩友送行韻信筆奉呈君玉閏之資客中一笑》詩之“一朝傾蓋□相憐”句（初集頁114），《元詩選》與正德本缺字相同。總之，二本文字差異非常小，《元詩選》應當是出自明正德刻本。

3. 方回《桐江集》：與《四庫全書》本《桐江續集》四十八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方回《桐江續集》四十八卷，今已無刻本流傳。《四庫全書》本的底本是浙江孫仰曾家藏元刊本，而元刊本已亡佚，故《四庫全書》本彌足珍貴。《元詩選》選詩 123 首，除《孫鍊師琴》一首係所輯佚詩外，其餘詩的編次與之完全相同，而且闕字也基本相同。二本可以互相校補，但《四庫全書》本多可校訂《元詩選》之闕誤。《全宋詩》卷 3481 至卷 3509 錄方回詩，曾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參校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虛谷桐江續集》，稱兩本卷次不同，非出一源。《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4. 牟巘（宋）《陵陽集》：與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牟巘《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其次子應復所編，有至順二年（1331）程端學序。但今存善本皆鈔本，不知出自何時刊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是鮑士恭家藏鈔本，該本現藏上海圖書館，《宋集珍本叢刊》即據之影印。以《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宋集珍本叢刊》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除兩首詩的詩題詳簡不同外，文字上祇有幾個形近字有差異，可見《元詩選》與鮑氏知不足齋鈔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5. 戴表元《剡源集》：祖本是明萬曆刻本《剡源集》三十卷

戴表元《剡源集》，明洪武四年（1371）刊刻時是二十八卷本，有宋濂序。萬曆年間其後裔戴洵重刻時，未能獲得二十八卷原本，其友周儀得其目錄，即目求文，始得其全，但詩集尚多有

散落，乃重編為三十卷，前二十四卷為文，第二十五、二十六卷為講義，末四卷為詩。《四部叢刊》本即據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本也是出自萬曆本。或以為宋濂序刻二十八卷本已亡佚，然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鈔本，名《戴剡源先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卷，卷首有宋濂序和戴表元自序，其底本應當就是洪武間刊二十八卷本。該本文集與萬曆刻本同，唯詩集二卷萬曆刻本編為四卷，即清鈔本《詩集》卷上為萬曆本二十七卷和二十八卷；卷下為萬曆本二十九卷和三十卷。今以《元詩選》與此二本相校，《元詩選》所選詩皆見於二本，然編次均稍有不同。如《元詩選》自《次韻答朱侯招遊海山》至《秋蟲歎》共 19 首五古見於萬曆刻本卷二十七和清鈔本《詩集》卷上，其編排次序與萬曆刻本完全相同，但《宿福海寺》至《秋蟲歎》這最後 4 首與清鈔本編次不同；自《赤泥嶺行》至《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共 18 首七古見於萬曆刻本卷二十八和清鈔本《詩集》卷上，《元詩選》中《赤泥嶺行》、《看花曲》和《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等三首詩與清鈔本的編次不同，但衹有最後一首《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與萬曆刻本不同。這應該是顧嗣立在編選時有意調整的。因為《元詩選》與萬曆刻本一共衹有四首詩的編序不同，而且都是各體詩的最後一首。除上面提到的七古最末一首外，《元詩選》選《排律十七韻和阮侯得子》五言排律一首，萬曆刻本在卷二十七之五言古詩後，而《元詩選》調整至五言律詩後。此外，《元詩選》所選七律最後一首《送旨上人西湖並寄鄧善之》和七絕最後一首《讀書有感》也與萬曆刻本不同。根據《元詩選》的編例，各體最末往

往附錄輯自選本或其他文獻的佚詩，七古、七律和七絕之後的這三首詩，顧嗣立很可能誤認為是集外詩，或者是最後增補的。從整體上看，《元詩選》的編次與萬曆刻本基本相同。如前所述，萬曆刻本是經周儀重新編排的，而《元詩選》的編序與之大致相同，應該屬於同一版本系統。至於文字的異同，《元詩選》與清鈔本的差異也要大得多，與萬曆刻本衹是小異，這很可能是傳抄造成的。因此，可以斷言《元詩選》的底本是傳抄明萬曆刻本。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二十八卷本和三十卷本雖然是戴表元的詩文全集，但散逸的詩非常多，明清時有多種詩文選本或輯佚本出現，如明刻本《剡源先生文集》六卷、黃丕烈校清鈔本《剡源詩集》(不分卷)、《文集》四卷，《藕香零拾》本《剡源逸稿》七卷等，皆可補充二十八卷本和三十卷本的闕漏，而顧嗣立當時未能加以搜集。

6. 黃庚《月屋漫稿》：與清汪氏裘杼樓鈔本《月屋漫稿》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黃庚《月屋漫稿》，一名《月屋樵吟》，是同書異名；歷來書目著錄皆有一卷本和四卷本之别，但收詩數量完全相同，可能原本衹是分體，後人編刻時纔分卷。《月屋樵吟》四卷，現存最早刻本為明成化十三年（1477）刻本，僅有孤本藏於浙江省臨海縣博物館，未見。《元詩選》所選題《月屋漫稿》，今有鈔本多種存世，如國家圖書館藏清汪氏裘杼樓鈔本《月屋漫稿》一卷、鐵琴銅劍樓舊藏清鈔本《月屋漫稿》四卷，原北平圖書館藏鈔本《月屋漫稿》一卷（係傳抄《四庫全書》本）、清勞氏鈔本《月屋漫稿》四卷等。這四種鈔本收詩數量基本相同，但編次有很大不

同，約可分為三個系統，一是鐵琴銅劍樓舊藏清鈔本《月屋漫稿》四卷，卷一為五古，卷二為五律，卷三為七律，卷四為七絕，《四庫全書》本與之相同，但僅分古風、律詩和絕句三體；二是清勞氏鈔本《月屋漫稿》四卷，卷一為五律，卷二為五古，卷三為七律、七古，卷四為七絕；三是清汪氏裘杼樓鈔本《月屋漫稿》一卷，依次是五律、五古、七絕、七律和七古，《元詩選》的編次與汪氏裘杼樓鈔本相同。但裘杼樓鈔本多異體字，而勞氏鈔本係傳錄宋賓王校本，《元詩選》的文字多與宋賓王校語相同，但宋賓王在顧嗣立之後，其所用之校本不詳，因此不敢援以為據。總之，《元詩選》與汪氏裘杼樓鈔本是同一版本系統，而且具有較高的文字校勘價值。

7. 袁易《靜春堂集》：與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靜春堂集》四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袁易《靜春堂詩集》，原本八卷，今存各本皆殘闕後四卷，《元詩選》所據也是四卷殘本。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係黃丕烈舊藏，尚保存了八卷全目，最為珍貴。該本卷首有正統三年（1438）吳訥題識，與《元詩選》作者小傳敍述相合。明鈔本有黃丕烈校，黃丕烈所用的校本為清鈔本，今藏國家圖書館，今以上述二本及《四庫全書》本與《元詩選》相校，發現《元詩選》與明鈔本的文字差異要小於其他二本。可見《元詩選》與明鈔本出自同一版本系統。但明鈔本亦有明顯訛字，可據《元詩選》是正。

8. 劉秉忠《藏春集》：與傳抄天順本《藏春集》六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劉秉忠《藏春詩集》六卷，今傳各本大多出於明天順間馬偉校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係弘治間順德府重刊本，正文題“中書參知政事魯國文定公左山商挺孟卿類稿，中順大夫浙江處州府知府瀛海馬偉廷彦校正”；國家圖書館藏清初曹氏倦圃鈔本正文題款與之相同；《四庫全書》本亦出於天順本；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四卷本亦出於天順本，衹是卷數有分合。清初曹氏倦圃鈔本有黃丕烈跋，稱其所收三本皆出於天順刻本，但“三本多有異處，想為傳寫之故，不無訛謬，而或出於臆改，未見天順原刻，胸中蓄疑，不能釋然耳”。以上述諸本互校，發現弘治重刻本訛字最多，反不若傳抄天順本之善。而《元詩選》最接近清初曹氏倦圃鈔本和《四庫全書》本，但在文字上仍然互有異同，惜不能得天順本一校。

9. 郝經《陵川集》：與明正德二年刻本《陵川集》三十九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郝經《陵川集》，現存最早刻本是明正德二年（1507）李瀚刻本，卷首有延祐五年（1318）中書省移江西行省諮文。《元詩選》作者小傳稱“延祐五年，詔江西行省刊行”，應該就是根據正德本而言。《四庫全書》本的底本是清乾隆三年（1738）高都王氏刊本，與正德本差異很小，應該是據之翻刻。《元詩選》與正德刻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但改正了正德本個別明顯的訛字。如正德本卷十五《促織》“無衣汝何益，重作旋人愁”，“旋”字明顯是“旅”字之誤，《元詩選》已改正，《四庫全書》本亦已改正。

10. 許衡《魯齋集》：與明嘉靖刻本《魯齋遺書》十卷是同

一版本系統

許衡集的版本非常多，現存的明刻本就有明成化十年（1474）倪屋刻本《魯齋遺書》六卷、明正德十三年（1518）河內知縣高傑刻本《魯齋全書》七卷、明嘉靖四年（1525）蕭鳴鳳刻本《魯齋遺書》十卷和萬曆二十四年（1596）刻本《魯齋遺書》十四卷等。《四庫全書》本的底本是萬曆刻本，該本編次與《元詩選》不同，且校勘不精，多有訛誤。在文字異同方面，從整體上看，《元詩選》最接近嘉靖刻本，其次是正德本，與成化本文字差異稍大。當然，《元詩選》也有個別文字不同或優於嘉靖刻本，是否還參校別本，不詳。

11. 王惲《秋澗集》：祖本是元刻本《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

王惲《秋澗集》一百卷，現存最早刻本為元至治元年、二年（1321－1322）嘉興路儒學刻明修本；又有明弘治覆元刻本，《四部叢刊》本即據之影印，而《四庫全書》本的底本亦是明弘治覆元刻本，但傳寫多有訛誤。比較而言，《元詩選》最接近元刻本。例如，《汾水道中》一詩之“汾”字（初集頁 447），《四部叢刊》本和《四庫全書》本皆作“沁”字，中華書局點校本《元詩選》據之校正，但元刻本即作“汾”字；又如《江船二詠·篷》之“節□數須叟”一句（初集頁 452），“節”下元刻本亦闕一字，而《四庫全書》本作“次”，應當是出於臆改。但《元詩選》也多有訛字，其底本應當是傳抄元刻本。

12. 程鉅夫《雪樓集》：祖本是明洪武二十八年與耕書堂刻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現存最早刻本是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與耕書堂刻本，清宣統二年（1910）陽湖陶氏涉園曾據之影刊。以《元詩選》與影刊洪武本、《四庫全書》本相校，除形近字外，與《四庫全書》本文字有較大差異之處悉同影刊洪武本，可見《元詩選》的祖本就是洪武刻本。

13. 吳澄《草廬集》：祖本是明成化刻本《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

吳澄《吳文正公集》，現存兩個版本系統，一是明宣德十年（1435）吳炬刻本《臨川吳文正公集》一百卷本，《四庫全書》本出自此本；一是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吳文正集》四十九卷本，萬曆四十年（1612）蘇宇庶據成化刊本重刻，萬曆刻本未見。一百卷本和四十九卷本所收作品基本相同，其區别主要是卷數的分合，一百卷本自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八共有詩八卷，而四十九卷本自卷四十五至卷四十八有詩四卷，完全是將一百卷本的兩卷合為一卷，編次也相同。《元詩選》作者小傳稱“有《草廬集》詩四卷”，可見《元詩選》的底本是四十九卷本。但《元詩選》文字不如成化本之善，因未見明萬曆刻本，衹能籠統地認為《元詩選》的祖本是成化刻本。

14. 趙孟頫《松雪齋集》：與元刻本《松雪齋集》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參校明唐廷仁刻《松雪齋集》四卷

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現存最早刻本為後至元五年（1339）沈伯玉家塾刻本，其他如國家圖書館藏明初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崔邦亮校刻本、明唐廷仁《新刊趙松雪文集》四卷本等皆出於此本，而文字互有異同，又有明萬曆刻本《松雪齋

文集》二卷，非足本。相對而言，明初刻本和明萬曆刻本文字較接近，存在訛脫的情況較多。《元詩選》與元刻本較接近，但異體字多有不同；而因形近或音近發生的訛誤，又與唐廷仁刻本同，如《和子俊感秋二首》之一“無人相語言”之“語”字，“耿耿固常存”之“常”字，除唐廷仁刻本外，其餘各本都分别作“與”和“長”，又如《有所思》“朱顏不可仗”句之“仗”字，顧嗣立校云“一作復”（初上 544），衹有唐廷仁刻本作“復”字，但唐廷仁刻本也有不少訛字。根據目前的對校結果，衹能確定《元詩選》的底本屬於元刻本系統，並參校了唐廷仁刻本或其他版本。

15. 袁桷《清容居士集》：與清宋賓王校清鈔本《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袁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版本比較單一，現存除元刻本外，其餘均為清鈔本。今以《元詩選》與《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本、《四庫全書》本和國家圖書館藏清宋賓王校清鈔本三本相校，從整體上看，《四庫全書》本接近元刻本，而《元詩選》與清鈔本相同之處較多。例如，《舟中雜詠十首》第十首“盤旋傲孤鴻”之“孤”字（初上 596），元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卷三皆作“飛”字；又如，《車行二十八韻》“高原縮先登”句之“原”字，元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卷三作“緣”，而清鈔本與《元詩選》相同。但由於清鈔本無序跋，不知其所由來，衹能斷定《元詩選》的底本與之為同一版本系統。

16. 張養浩《雲莊類稿》：與明刊二十七卷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張養浩集，現存最早刻本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刻本《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二部，其中一部為清初曹溶舊藏，品相不佳，多處漫漶不清；另一部先後經郁松之和劉氏嘉業堂遞藏，刻印精美，實為元刻上品。此本又題“歸田類稿”、“雲莊類稿”，卷首有元統三年（1335）孛术魯翀序，《元詩選》作者小傳有摘引。此本元刊本罕見，《四庫全書》本是以明刊二十七卷本為底本，據《永樂大典》本校補，重編為《歸田類稿》二十四卷，故與此本編次多有不同，且所收詩文篇目及文字互有出入。《元詩選》在《雲莊遣興自和》二首後選有《綽然亭落成自和》二首，這是《四庫全書》本有而元刻本没有的；而元刻本比《四庫全書》本多二十一首，在《元詩選》的正編部分卻没有選入一首，衹是在最後附錄的七首中選了二首。附錄的另外五首，有一首是二本都有的，又有四首是二本都没有的，可見這七首是輯自選本或其他文獻。因此，《元詩選》不是據元刻本選入，其所據本應是與明刊二十七卷本為同一版本系統，惜該本已佚，衹能據《四庫全書》本窺其一斑。

17. 許有壬《圭塘小稿》：祖本是明成化六年刻本《圭塘小稿》十七卷

許有壬有《至正集》一百卷，罕見流傳，如前所列《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别集流傳綜表》，清初十二家著名藏書家都没有收藏，直到乾隆時纔由河南巡撫采進，為八十一卷殘本，編入《四庫全書》。《元詩選》所選是其弟許有孚所輯《圭塘小稿》，比《至正集》所收詩作要少得多。《圭塘小稿》十三卷、《别集》二卷、《續集》一卷、《附錄》一卷，現存最早刻本是明成化六年

（1470）刻本。以《元詩選》與成化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闕字也基本相同，衹是《元詩選》偶有訛字，當是傳寫刊刻時造成的。

18. 蒲道源《閒居叢稿》：祖本是元刻本《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蒲道源《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附錄》一卷，版本比較單一，自元至正十年（1350）刊刻問世以來，很少有人重加刊刻。因此，現存各種版本應當都是出自元刻本。以《元詩選》與元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各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差異也很小。而明鈔本多有脱字，反不如《元詩選》之善。但《元詩選》偶有臆改之處，如《次韻王仲禮》（小注：上巳約出郊，雨不果往）中之“往”字，元刊本和《四庫全書》本皆無，應當是編者認為語意不完整而臆增的。

19. 陳櫟《定宇集》：與清汪氏裘杼樓鈔本《陳定宇先生文集》十四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陳櫟《定宇集》，通行本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族孫陳嘉基刻十六卷本，《四庫全書》即據此本收入。然國家圖書館藏有清汪氏裘杼樓鈔本《陳定宇先生文集》十四卷，《元詩選》與此本為同一版本系統，而與康熙刻本文字差異很大。如《秋後蠅》“轉多秋後亦何為”句，康熙刻本作“秋來引類欲何為”；“從教引類集瓜上”，康熙刻本作“從教群集秋瓜上”，而裘杼樓鈔本與《元詩選》相同。

20. 柳貫《待制集》：祖本是元至正刻本《柳待制文集》二十卷

柳貫《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自元代至清初凡三刻，首刻於至正十年（1350）浦江學官，《四部叢刊》即據此本影印，二刻於明天順年間，三刻於順治年間，三本皆存，後二本文字多有訛誤。以《元詩選》與上述三本及《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元詩選》出自元刻本。例如，《送郭子昭經歷赴淮東》詩之“郭”字，天順本、順治本和《四庫全書》本皆作“張”，而元刻本作“郭”，其他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

21. 宋無《翠寒集》：與明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為同一版本系統

宋無《翠寒集》，現存有一卷和三卷本之别，但收詩數量和編次均相同；而明代書目中著錄有六卷本，今已不可見。今以《元詩選》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翠寒集》三卷、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翠寒集》一卷、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汲古閣刻《元人十種詩》本《翠寒集》一卷相校，發現明刻三卷本版本最好，而明鈔本多殘闕脱誤，《元詩選》在文字方面最接近汲古閣刻本。

22. 吳萊《淵穎集》：祖本是明嘉靖祝鑾刻本《淵穎吳先生文集》十二卷

吳萊《淵穎吳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現存最早刻本是元至正刻本，《四部叢刊》據之影印；其次是明嘉靖元年（1522）祝鑾刻本；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吳邦彥刻本則改名為《存心堂遺集》，不脱明末刻書陋習。今以《元詩選》與《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本、明嘉靖刻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從整體上看，《四庫全書》本在文字上接近元刻本，而《元詩選》接近明嘉靖刻本。如《泰山高寄陳彥正》“飛龍捷鬼鑿開混沌巢神

仙”句之“飛”字，元刻本和《四庫全書》本作“蜚”，嘉靖刻本作“飛”，餘不多舉。但形近字的訛誤，《元詩選》比較多，可能是因為所據底本是傳鈔本的緣故。

23. 吳師道《禮部集》：與《四庫全書》本《吳禮部文集》二十卷為同一版本系統

吳師道《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刻本不知刊刻於何時。今國內所存善本衹有五部清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有二部，其中一部被《北圖古籍珍本叢刊》影印，為示區別，衹稱另一部為清鈔本。今以《元詩選》與《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清鈔本及《四庫全書》本相校，發現《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與《四庫全書》本比較接近，而清鈔本文字差異較大。相對而言，《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最接近，但個別文字又與《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或清鈔本相同，皆可相互校訂。因此，《元詩選》應當是與《四庫全書》本為同一版本系統，衹是因為傳抄而出現文字差異。

24. 方瀾《叔淵遺稿》：與《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方瀾《方叔淵遺稿》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曾著錄，但文淵閣《四庫全書》實際上並未收入。今存善本衹有幾種清鈔本，較通行的是《晨風閣叢書》本，《元人十二家小集》本與之基本相同。以《元詩選》與《元人十二家小集》本相校，除三個異體字外，衹有一個字不同。但由於顧嗣立編纂《元詩選初集》時還没有向朱彝尊借閱元人詩集，所以衹能確定其底本與《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25. 許謙《白雲先生集》：與明正德刻本《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版本較多，現存明刻本主要有明成化二年（1466）陳相刻本、明正德十三年（1518）陳綱刻本和明刻藍印本等。《四部叢刊》影印正統本其實就是明成化二年陳相刻本。今以上述三本及《四庫全書》本與《元詩選》相校，發現《元詩選》最接近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和明刻藍印本，其次是《四庫全書》本，與明成化刻本文字差異較大。如《遊鍾山至八功德水》"猿鶴乘古林"之"乘古"二字（初集頁 1659），成化本作"棄故"，其餘三本皆作"乘古"，其餘類似的例子甚多，不贅舉。當然，《元詩選》也有少數形近字與三本有細微差異，但不足以影響對其版本系統的判斷。明刻藍印本的刊刻時間不詳，因此姑且稱《元詩選》的底本與正德十三年刻本為同一版本系統。

26. 洪希文《續軒渠集》：與清光緒刻本《續軒渠集》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洪希文《續軒渠集》十卷，嘉靖十一年（1532），其七世族孫紹興知府洪珠請山陰蔡宗兗刊定，惜嘉靖刻本已亡佚。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光緒六年（1880）杉直槐清館刻本，其底本是丁丙八千卷樓傳鈔本，正文卷首題"元莆田洪希文著，明山陰蔡宗兗校"，可見出自嘉靖刻本。《元詩選》與光緒刻本相比，編次完全相同，但形近字、異體字的差異較多。這主要是因為光緒刻本晚出，其底本又是鈔本，輾轉傳抄，不免頗多訛字。而《元詩選》時代較早，多可資參校。

27. 袁士元《書林外集》：與明正統刻《書林外集》七卷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所著《書林外集》七卷，太樸為之序。"該本現存善本僅明正統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皆據之影印，有正統三年（1438）陳敬宗序，而無危素序。《涵芬樓秘笈》本亦出自明正統刻本，二本文字基本相同，而《元詩選》文字稍有小異，但仍然可以看作同一版本系統。

28. 王翰《友石山人遺稿》：與明初刻本《友石山人遺稿》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王翰《友石山人遺稿》一卷，南京圖書館藏兩種明刻本，一是明初刻本，卷首有洪武庚午陳仲述序，卷末有洪武二十三年（1390）王偁跋。卷首丁丙跋稱之為洪武間刊本，而《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四改為"明初刊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也稱為"明初刻本"。該本字跡精美，但應當是後印本，是否為洪武間刊本待考。另一種是明弘治八年（1495）袁文紀刻本。然《元詩選》與明弘治刻本在文字上有很大差異，選詩二十七首，文字差異卻超過了一百處，而與弘治刻本不同之處全同於明初刻本，《四庫全書》本也與明初刻本基本相同。可見《元詩選》與明初刻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29. 鄭元祐《僑吳集》：祖本是明弘治九年張習刻本《僑吳集》十二卷

鄭元祐《僑吳集》十二卷，版本比較簡單，現存最早刻本是明弘治九年（1496）張習刻本，其餘善本皆為清鈔本，而《四庫

全書》本出自弘治本。《元詩選》與弘治刻本相比，衹有幾首詩的位置作了調整，文字出入也不大。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鈔本，有傅增湘校並跋，自稱據明弘治刻本校。以傅增湘的校語和《元詩選》相比校，可知《元詩選》的祖本應當是弘治本。

30. 周伯琦《近光集》、《扈從詩》：與明祁氏澹生堂鈔本《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周伯琦《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今所存善本皆鈔本。現存最早版本是南京圖書館藏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特藏室有傳鈔本；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各藏有一部清初鈔本。三本編次相同，但皆不知傳抄自何種刻本。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初鈔本多訛誤闕脱，不如《元詩選》之善；《元詩選》與上海圖書館藏本也有較大的文字出入；相對而言，《元詩選》最接近澹生堂鈔本，文字衹有小異，當屬於同一版本系統。

31. 陳基《夷白齋稿》：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陳基詩文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一是《夷白集》十二卷、《附錄》一卷。今所存三十五卷本皆鈔本，以《四部叢刊》影印之明鈔本為最早，較通行的則是《四庫全書》本；十二卷本有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八年(1495)張習刻本。《元詩選》屬於三十五卷本系統，因為《外集》是三十五卷本所特有的，而《元詩選》從《外集》選詩24首。另外，《元詩選》在編次、文字上與明弘治刻本有較大差異。當然，《元詩選》與明鈔本和《四庫全書》本也存在着文字差異，相對而言，與明鈔本的差異要更大一些。故《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32. 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復古詩》，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鐵崖先生詩集》與《誦芬室叢刊》本是同一版本系統；《東維子集》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楊維楨的詩集很多，《元詩選》選入的就有《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東維子集》和《鐵崖先生集》等。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六卷，有兩種版本，一種是將《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和《復古詩集》六卷合刻者，臺灣"中央圖書館"有至正末年刻本，前者係楊維楨門人吳復編，有至正六年（1346）吳復序，後者是其門人章琬編，序作於至正二十四年（1364）；另一種版本是將《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和《樂府補》六卷合在一起，《四庫全書》本就是如此，應當是來源於明末毛氏汲古閣合刻《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復古詩集》六卷、《麗則遺音》四卷、《附錄》一卷本。《復古詩集》和《鐵崖古樂府》所收詩大部分重複，《四庫全書總目》辨之已詳。由於元至正末年刻本大陸已無藏本，所以未見。《四部叢刊》影印有明成化刻本《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復古詩集》六卷，比較便利。但《元詩選》不是以成化本為底本，而是與《四庫全書》本為同一版本系統。最明顯的證據是，《元詩選》據《鐵崖先生古樂府》卷二所選之《湖龍姑曲》不見於明成化刻本，但見於《四庫全書》本。此外，也有一些文字與成化本有着明顯差異。

《元詩選》所選楊維楨詩集中有一種屬於孤本秘笈，即《鐵崖先生詩》十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祇著錄有兩部鈔本藏於南京圖書館，通行本是民國十一年（1922）董氏《誦芬室叢刊》

本，但為何時何人所編皆不詳。該本按天干分十集，《元詩選》所選為甲、乙、丙集《鐵崖先生詩》，己集《鐵龍詩》，庚集《鐵笛詩》，辛、壬、癸集《草玄閣後集》，共四種。《元詩選》的編次與《誦芬室叢刊》本基本相同，但文字稍有小異。因別無他本可校，姑稱其與《誦芬室叢刊》本為同一版本系統。

《元詩選》最後選錄的是《東維子集》。《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本係據清鳴野山房鈔本影印。《元詩選》與之相比，文字稍有差異，而更接近《四庫全書》本。

33. 周霆震《石初集》：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石初集》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周霆震《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今存善本皆清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清鈔本，卷首有洪武初劉玉汝、陳謨、葛化誠、張瑩四序，卷末有洪武間林堅後序，又有成化九年（1473）彭時後跋，稱其六世孫浙江僉憲正方刻諸梓，又有成化九年商輅、劉宣二跋，皆稱洪武年間其門人廬陵晏璧編輯，請諸公序而藏之。據此，則《石初集》在洪武年間可能未曾刊行，而清鈔本則出於成化刻本。《元詩選》與清鈔本、《四庫全書》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差異也不大，如《寄吳□章臥病客中》，《元詩選》、清鈔本和《四庫全書》本“吳”字下同闕一字，可見其底本就已如此，三者應當是出自同一版本系統。

34. 王逢《梧溪集》：與《知不足齋叢書》本《梧溪集》七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王逢《梧溪集》七卷，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至正、明洪武間刻、景泰七年重修本”。該書卷末有景泰七年（1456）南康府

知府錢塘陳敏政重修序，稱前六卷在王逢未歿時已刊行，而第七卷係王逢去世後其子王掖補刻。王逢歿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前六卷中有詩作於洪武年間，因此，顧廣圻《重刊〈梧溪詩集〉序》稱七卷皆刊刻於洪武年間。國家圖書館藏本卷一至卷四及他卷缺葉配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後三卷係明刊本。但此本卷二、卷三和卷四錯頁、脫頁和缺字等情況非常嚴重。目前最好的善本是《知不足齋叢書》本，係鮑廷博父子委託顧廣圻據鮑氏家藏鈔本，參校汲古閣舊藏景泰刊本、錢曾述古堂鈔本等而成。上述三本皆出自明景泰重修本，但在流傳的過程中文字差異很大，經顧廣圻校過後纔基本恢復明刊本原貌[①]。《元詩選》編次與《知不足齋叢書》本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35. 華幼武《黃楊集》：與明祁氏澹生堂鈔本《黃楊集》六卷是同一版本系統，參校明隆慶刻本《黃楊集》三卷

華幼武《黃楊集》，其仲子公愷編，門人呂緯文刊刻於洪武年間，裔孫烱重刻於成化十八年（1482），皆為六卷本，現僅存明祁氏澹生堂傳抄明成化本，係原北平圖書館舊藏；至明末，其後裔又屢次重刊，今存主要有明隆慶二年（1568）裔孫華察序刊本、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華五倫刻本和崇禎十四年（1641）華允誠刻本等，皆改為三卷，並有《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元詩選》與明祁氏澹生堂鈔本比較接近，與隆慶和萬曆刻本在

① 有關《梧溪集》的版本流傳，承南京大學研究生葉萊師弟以未刊稿《〈梧溪集〉版本考》見示，多有參考，特此致謝！

編次和文字方面差異很大，但部分文字又參校了隆慶刻本或萬曆刻本。

36. 張雨《句曲外史集》：底本是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

張雨《句曲外史集》的版本很多，主要有三個系統，最早的是元末明初徐達左校正本。現存有影鈔元刻本《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四部叢刊》據之影印，題"江浙鄉貢進士侄誼編類，吳郡徐達左校正"，卷一、二為四言、五言古詩，卷三為七古，卷四為五絕、五律、七絕等，卷五為七律；又有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詞》一卷、《雜文》一卷，經明何良俊輯補，清黃丕烈校，此本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和七絕編排，較影鈔元刻本編次為佳，不知此本是否更接近徐達左校正本原貌；此外又有《武林往哲叢書》本《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補遺》二卷、《附錄》二卷，與《叢刊》本相比，收詩互有出入，不知是否從明鈔本而來。第二個版本系統是明柳僉鈔本《貞居先生詩集》四卷、《詞編》一卷。據柳僉跋，是從都穆家借錄，又稱"貞居先生集有板行者，比斯鈔本十之二耳"。此本不分體，與上述三本編次有很大不同。第三個版本系統是明末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句曲外史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前三卷據明嘉靖十三年（1534）陳應符輯《句曲外史遺集》刊刻，後三卷為毛晉之友閔元衢等所輯，並附毛晉自輯《集外詩》一卷。《四庫全書》本亦出自汲古閣本。

以《元詩選》與上述三種版本系統相校，可知《元詩選》屬

於第三個版本系統，即以汲古閣本為底本。需要說明的是，《元詩選》在編次上是以汲古閣本的《補遺》為准，即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和七絕編排，所以調整了汲古閣本的次序，有時將從《補遺》中選入的詩放在正編三卷之前。但汲古閣本收詩數量不如前兩種版本多，顧嗣立又據其他選本輯錄了不少詩作。

37. 釋圓至《筠溪牧潛集》：祖本是元大德刻本《筠溪牧潛集》七卷

釋圓至《筠溪牧潛集》七卷，卷一為詩，版本比較簡單。現存最早刻本為元大德刻本，通行本是明崇禎十二年（1639）毛氏汲古閣刻本，《四庫全書》本出自汲古閣本。但汲古閣本和元大德本差異很小，以《元詩選》與之進行比較就很清楚了。《元詩選》選詩 17 首，除去幾個異體字或古今字，與元大德刻本相比，祇有一個字不同，即《義塚斜》詩“散骨已枯苔作肉”中的“枯”字，大德刻本作“粘”字；與汲古閣刻本相比，有兩個字不同，其中一個字是汲古閣刻本錯刊。可見二本的差異真的很小，一定要區別的話，可以說《元詩選》更接近元刻本。

38. 釋英《白雲集》：與國家圖書館藏清雍乾間鈔本《白雲集》三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釋英《白雲集》三卷，今存善本祇有清鈔本，比較常見的有《四庫全書》本和《武林往哲遺著》本，均不知其版本出處。然各本差異都很小，顯然都屬於同一版本系統。而《元詩選》在文字上最接近國家圖書館藏清雍、乾間鈔本。該本有民國二十六年（1937）南通馮雄題識云：“疑此本與鮑本同出一源也。”而《四

庫全書》所據底本正是鮑士恭知不足齋鈔本。

39. 釋善住《谷響集》：與《四庫全書》本《谷響集》三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釋善住《谷響集》，今存善本祇有清鈔本，有一卷本、二卷本和三卷本。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谷響集》一卷，按五古、五律、五絕、七古、七律和七絕編排；《四庫全書》本《谷響集》三卷，卷一為五律，卷二為七律，卷三為五絕、七絕；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谷響集》二卷，卷一為七律，卷二為詩餘、五絕、七絕等，很明顯不是足本。《四庫全書》本祇有近體，無古體，而《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所著《谷響集》近體詩若干首。"《元詩選》的編次是五絕、七絕、七律、五律，正好將《四庫全書》本顛倒過來，二本皆無古體，而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有古體，誠為《谷響集》之足本。比較而言，《元詩選》所選詩皆見於《四庫全書》本，與之當為同一版本系統。

40. 釋大訢《蒲室集》：祖本是元後至元刻本《蒲室集》十五卷

釋大訢《蒲室集》十五卷、《書問》一卷、《書疏》一卷，在現存善本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刻本是元後至元刻本，《元詩選》與元刻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應當出自元刻本或者傳抄元刻本。

41. 段克己、段成己（金）《二妙集》：祖本是元刻明修本《二妙集》八卷

段克己、段成己合集《二妙集》，現存年代最早的刻本是元刻明修本《二妙集》八卷，《四庫全書》本與之是同一版本系統。

以《元詩選》所選《二妙集》與上述二本相校，編排次序完全相同，但形近字差異較大，應當是傳抄所致。但《元詩選》還參校了《河汾諸老詩集》。例如，《元詩選》所選《乙巳清明遊青陽峽》詩之“乙巳清明”四字（二集頁 3），元刻明修本和《四庫全書》本皆無，《河汾諸老詩集》卷六有，應當是據其增補。

42. 龔璛《存悔齋稿》：祖本是元至正五年俞楨鈔本《存悔齋稿》一卷、明朱存理輯稿本《補遺》一卷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其所作詩曰《存悔齋稿》，明朱性甫錄《補遺》十七首，出自荻溪王氏所藏。”事實上，今存各本皆有明朱存理《補遺》，而朱存理稿本尚存。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五年（1345）俞楨鈔本《存悔齋詩》一卷，附明朱存理輯稿本《補遺》一卷，是今存各本的祖本。明末毛氏汲古閣鈔本和《四庫全書》本等皆出自該本的傳抄。但《元詩選》與汲古閣鈔本文字稍有小異，應當是出於不同的傳鈔本。而《四庫全書》本與汲古閣鈔本基本相同。

43. 王義山《稼村類稿》：底本是明正德刻本《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

王義山《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冠刻本，前三卷為詩；又有明萬曆十一年（1583）王汝立刻本《稼村先生類稿》十卷，僅殘存八至十卷，未見，應當都是文。《元詩選》與正德刻本相比，衹有一個同音字有訛誤，應該是以正德本為底本。

44. 黃公紹（宋）《在軒集》：與《四庫全書》本《在軒集》一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黃公紹《在軒集》，今存最早版本就是《四庫全書》本，所以別無他本可校。然《在軒集》僅有詩十首，即《端午競渡棹歌十首》，而且其文體介於詩、詞之間。《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相比，有兩個字不同。考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著錄有《在軒集》一卷，而顧嗣立曾向朱彝尊借抄元人小集，《元詩選》所選黃公紹詩很可能是朱彝尊藏本，然別無佐證，姑認為其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45. 楊奐《還山遺稿》：祖本是明嘉靖元年刻本《還山遺稿》二卷

楊奐有《還山集》六十卷，早佚，明嘉靖間宋廷佐輯其遺佚為《還山遺稿》二卷，有嘉靖元年（1522）刻本。今存各本皆出於宋廷佐輯本，《元詩選》也不例外。但嘉靖刻本文字多闕佚，《元詩選》參校了蔣易《皇元風雅》，可以校補嘉靖刻本。需要說明的是，《皇元風雅》卷十一載楊奐詩 56 首，應當也是宋廷佐輯本的主要文獻來源，因為其中各體詩的編次完全一致。衹是宋廷佐漏輯或刪除了《皇元風雅》中《陶九嫂》和《題趙繼卿耕隱圖》二首，而《元詩選》為之補輯。

46. 姚燧《牧庵集》：祖本是明天順間劉昌輯本《牧庵集》二卷

姚燧《牧庵文集》五十卷，早佚，《四庫全書》自《永樂大典》中輯為三十六卷本，纔得以通行於世。在此之前，流傳的是明天順間劉昌輯本《牧庵集》，其詩衹有十餘首，乃是據選本輯錄的。今衹有兩部清鈔本藏於國家圖書館，一部題《姚文公牧庵集》二卷，一部題《牧庵集》（不分卷）。雖分卷不同，內容和文

字則基本相同。《元詩選》與之相比，編次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但又據其他選本進行了校補。

47. 陳孚《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祖本是明天順四年沈琮刻本《陳剛中詩集》三卷

陳孚《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含《觀光稿》、《交州稿》和《玉堂稿》三集。現存最早刊本是明天順四年（1460）沈琮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原北平圖書館藏、曹寅舊藏鈔本，原北平圖書館藏、劉燕庭舊藏鈔本，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和《四庫全書》本皆出於明天順刻本，各傳鈔本之間的差異都很小。《元詩選》與天順刻本相比，編次完全相同，文字稍有小異，應當是傳抄所致，又參校了其他選本。

48. 張伯淳《養蒙先生集》：與明祁氏澹生堂鈔本《養蒙先生文集》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十卷，現存最早刻本是原北平圖書館藏元至正六年（1346）張氏家刊本，但僅殘存一至五卷，而詩在卷六至卷九，所以無法據之進行校勘。除此之外，今存善本皆鈔本，最早的是上海圖書館藏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又有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和原北平圖書館藏鈔本等。以上三種鈔本卷十末皆有宣德七年（1432）曾孫張銓跋，稱其子張淑補版刊行，應當都是出於宣德重修本。但由於輾轉傳抄之故，各本皆存在文字上的闕脫和差異。大致而言，清鈔本訛誤最多，明鈔本最少，也最接近《元詩選》，但仍然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校補。例如，《題董承旨野莊圖》"董公廊廟器，一門富簪纓"句（二集頁 310），"野"字、"器"字和"富"字，明鈔本、清鈔本和鈔本皆空闕，可以

據《元詩選》校補。而《元詩選》也有不少闕字，可據以上各本校補。

49. 于石（宋）《紫岩集》：與朱彝尊鈔本《紫岩詩選》三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于石《紫岩詩選》三卷，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朱彝尊鈔本。《全宋詩》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參校朱彝尊鈔本和清光緒于國華留耕堂刻傅增湘校本，從校勘記可以看出，各本文字差異很小，而《元詩選》最接近朱彝尊鈔本。例如，《再遊石壁寺》詩"風灘聲斷續"句之"灘"字，朱彝尊鈔本與《元詩選》相同，而《四庫全書》本則作"鳴"。

50. 吳景奎《藥房樵唱》：祖本是明正德四年吳禧刻本《藥房樵唱》三卷

吳景奎《藥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今存最早刻本是明正德四年（1509）吳禧刻本，僅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未見。然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初鈔本，係朱彝尊舊藏，正文卷首題"六世族孫吳禧重刊"，即是傳抄正德刻本。《元詩選》與清初鈔本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祇有小異，當同出於正德刻本。

51. 戴良《九靈山房集》：與明正統刻本《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戴良《九靈山房集》三十卷，現存最早刊本是明正統十年（1445）戴統刻本，《四部叢刊》即據之影印，《四庫全書》本也是出自正統刻本。《元詩選》與正統刻本相比，編次完全相同，而且有的校勘文字與正統本相同，校勘文字不同的地方，正文與正統本相同。因此，《元詩選》根據的底本很可能是一個參校正

統刻本的鈔本。

52. 舒頔《貞素齋集》：與羅振玉舊藏清鈔本《華陽貞素齋集》八卷是同一版本系統，係傳抄嘉靖十九年刻本

舒頔《華陽貞素齋集》八卷，今存善本皆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清諸成璋校本和《羅氏雪堂藏書遺珍》影印清鈔本皆出於明嘉靖十九年（1540）刻本，題“七世孫旭蒐輯，八世孫孔昭同校”。二本編次相同，但分卷有很大不同，諸成璋校本前二卷為文，卷三至卷七為詩、詞，卷八為附錄，而羅振玉舊藏本前四卷為《文集》，後四卷為《詩集》，卷末附錄一卷。諸成璋校本有跋，稱誤字層見迭出，可見該鈔本並非善本。由於嘉靖刻本已亡佚，不知何本更接近其原貌。《四庫全書》本亦為八卷，但分卷和編次有很大不同，應當屬於另一版本系統。《元詩選》編次與清諸成璋鈔本相同，而文字則與羅振玉舊藏清鈔本接近。

53. 劉永之（明）《山陰集》：與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劉仲修詩文集》八卷是同一版本系統，係傳抄明嘉靖間刻本

劉永之《劉仲修詩文集》，又名《山陰集》，歷來罕見流傳，今國內僅有三部清鈔本存世。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劉仲修詩集》六卷、《文集》二卷，《續修四庫全書》即據此本影印，另有著錄相同的一部藏於天一閣博物館。而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劉仲修詩集》五卷、《文集》一卷，著錄有誤，其實該本並沒有標明卷數，衹是《詩集》分為六體、《文集》分為二體，與前兩部清鈔本著錄卷數相符。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後有無名氏《重刻山陰文集序》，稱“先生拾世孫相成者欲重壽梓”。而上海圖書館藏本後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敖英《書重刻山陰集後》，稱“予

友劉東園重刻其先世山陰翁集”。《元詩選》與上述二本編次相同，衹是將混雜在卷一之五古中的一首五律移至該卷最後，而文字差異也不大，有的闕字都相同，但由於刻本失傳，還是有多處可以相互校補的。楊鐮認為劉永之集在康熙年間顧嗣立編纂《元詩選》時尚存，之後就不見傳本[①]。這主要是由於該集在今天的書目中都著錄在明代，《續修四庫全書》也題作明人，故偶爾失檢。由於楊鐮主編的《元詩全編》正在編纂進行中，因特為表出之，以免有遺珠之憾。

54. 謝應芳《龜巢稿》：與國家圖書館藏王聞遠、宋賓王校清鈔本《龜巢稿》十七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謝應芳《龜巢稿》，《明史藝文志》著錄為二十卷，《四部叢刊》影印鈔本卷數與之相合。《四庫全書》本為十七卷，《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編次無緒，疑後人傳寫錯亂，然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龜巢稿》十七卷，有清王聞遠、宋賓王校並跋，與《四庫全書》本同為十七卷，可見十七卷本由來已久。然二本皆不知刊刻於何時。《四部叢刊》本有張元濟校勘記並跋，詳細比較了二本的異同，稱收詩互有多寡，獨見於二十卷本者有詩二十一首，獨見於十七卷者有詩五首、文二首。張元濟又提到了其舅祖曾以季滄葦藏本覆印行世，而板毀於咸豐、庚申之亂，不可復見。此本就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謝蘭生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本係傅增湘舊藏。據道光二十五年（1845）朱緒曾序，季滄葦藏本“凡

---

① 參見楊鐮所撰“劉永之”辭條，鄧紹基、楊鐮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中華書局，2006 年，頁 85。

詩十卷、文十卷，釐然不紊，篇目增多，君復以顧俠君《元詩選》及各家別本校其字句異同，皆以滄葦氏為最優”。同是二十卷本，《四部叢刊》本卷一至卷十為詩，卷十一為詞，後九卷為文；而道光刻本前九卷為詩，卷十為詞，後十卷為文，不知何本更接近原貌。可惜國家圖書館藏謝蘭生刻本僅殘存文十卷，而其他大型圖書館未見著錄。此外，國家圖書館又有清雍正六年（1728）宋賓王家鈔本，僅十五卷，未見。

以《元詩選》與《四部叢刊》本、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和《四庫全書》本相校，可以看出，二十卷本和十七卷本相比，編次和文字有很大不同，而《元詩選》與清鈔本相比，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上雖存在差異，但比《四部叢刊》本要小。而《四庫全書》本則介於二者之間，有的文字與清鈔本相同，有的文字與《四部叢刊》本相同。

55. 趙汸《東山存稿》：底本是康熙二十年趙吉士刻本《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七卷

趙汸詩文集，明洪武年間曾由門生汪蔭及范準輯得若干卷，久已散佚。現存最早版本是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東山趙先生文集》十二卷，但僅殘存九卷，卷末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鮑志定序，稱其父棠野公所輯，汪豫庵為之梓行，此本流傳也非常稀少。康熙二十年（1681）趙吉士等編刻為《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七卷，纔得以通行於世。《四庫全書》本出自康熙刻本，從《元詩選》的命名來看，應當也是出自康熙刻本。經過校對，《元詩選》與明鈔本的編次和文字有很大不同，與《四庫全書》本的編次則完全相同，文字也基本相同，可見《元詩選》也出自康熙

刻本。

56. 汪克寬《環谷集》：底本是康熙十八年刻本《環谷集》八卷

汪克寬《環谷集》八卷，現存最早刻本是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屬於清汪懋麟編《汪氏家集》三種之一，但也有單行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就是康熙刻本。今以《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相校，《元詩選》從《環谷集》卷二選詩 6 首，編次和文字都完全相同。可見《元詩選》的底本也是康熙十八年刻本。

57. 楊翮《佩玉齋類稿》：與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佩玉齋類稿》十卷之校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楊翮《佩玉齋類稿》與吳海《聞過齋集》非常類似，也是以文為主，詩附在同題文章之後，最後有幾首樂歌，介於詩文之間。據《元詩選》作者小傳，此集刻於至正年間，然今存善本皆清鈔本。此集原不分卷，僅按文體類分為十三體，故歷來書目多著錄為十三卷。《四庫全書》本將最後之題跋、樂歌、啟和箴四體合編為一卷，所以衹有十卷。《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編次完全相同，但文字稍有差異。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清鈔本，係勞權傳抄朱緒曾藏本，其底本是文瀾閣《四庫全書》本，並據一舊鈔本校補，《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文字不同之處，悉與該本之校本相同。

58. 譚處端（金）《水雲集》：與明刻本《水雲集》三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譚處端《水雲集》三卷，現存最早版本是明刻本，《北圖古

籍珍本叢刊》和《續修四庫全書》皆據之影印。《元詩選》選詩七首，皆見於該本卷一，編次完全相同，衹有三個字有明顯的差異，應當屬於同一版本系統。

59. 丘處機（金）《磻溪集》：與《正統道藏》本《磻溪集》六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元詩選》二集所選丘處機詩，初印本題《長春子稿》，增刻本纔題《磻溪集》，且增補小傳云："著有《磻溪集》六卷。"此集之版本，主要有國家圖書館藏金刻本《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和《正統道藏》本《磻溪集》六卷。經校對，《元詩選》與金刻本差異較大，與《正統道藏》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60. 釋明本《中峰廣錄》：與明雲林寺刻本《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釋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現存最早刻本是元元統三年（1335）釋明瑞募刻本，但國家圖書館藏本僅殘存十九卷，有文無詩，無法據以對校《元詩選》。此外則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雲林寺刻本和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二本皆有明洪武二十年（1387）徐一夔序，前者無卷末附錄，後者無雲林寺版刻牌記，不知何者為洪武刻本，但二本文字幾乎没有差異。以《元詩選》與上述二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文字小異，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

61. 何景福（宋）《鐵牛翁遺稿》：與清雍正鈔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何景福《鐵牛翁遺稿》一卷，長期以來附錄在宋何夢桂《潛齋先生文集》之後流傳，但所存善本皆清鈔本。國家圖書館藏清

雍正鈔本《潛齋先生文集》十一卷，附《鐵牛翁遺稿》一卷，後有何鍾錫跋，《四庫全書》本與之同。以《元詩選》與上述二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而且全選，文字差異也不大，但更接近清雍正鈔本，與之當為同一版本系統。

62. 張玉孃（宋）《蘭雪集》：與《托跋廛叢刻》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張玉孃《蘭雪集》二卷、《附錄》一卷，國家圖書館藏有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鮑氏知不足齋鈔本，係據趙氏小山堂鈔本傳錄，卷末有佚名跋云："順治間副講孟稱舜所刻本也，雍正乙巳夏五從詹生樹本汝槐借閱，濡筆錄之。"該本卷末附錄有明王詔撰《張玉孃傳》，又有孟稱舜等祭文，可見出於順治間刻本。此外有民國間陶湘輯《托跋廛叢刻》本，附錄中衹有王詔《張玉孃傳》，但不知其出自何本。《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明邑人龍溪王詔為作傳"，又云"所著詩若干首，王龍溪得於《道藏》之末"。可見各本最初皆由明人王詔傳錄。以《元詩選》與上述二本相校，編次完全相同，但文字更接近《托跋廛叢刻》本，而知不足齋鈔本多有闕字，可以據之校補。

63. 魯淵《岐山集》：與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青溪魯道源詩》五卷是同一版本系統

魯淵《岐山集》，目前已不見著錄，但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鮑楹輯《青溪先正詩集》，其中有魯淵《青溪魯道源詩》五卷。以《元詩選補遺》所選魯淵詩與之校勘，編次完全相同，文字也衹有小異，應當是同一版本系統。需要說明的是，《岐山集》見於《元詩選》未刻稿，未刻稿編成於康熙五十九年

（1720）前後，顧嗣立應該可以看到鮑楹輯本。

總之，上述 63 家、65 種元人詩集的底本，不管是來源於顧嗣立藏本還是金侃鈔本，也不管是借閱朱彝尊藏書還是其他藏書家的藏書，都不影響我們對其所屬版本系統的考察。當然，隨着研究的深入，對其版本的描述必將更加精確。

第四節　餘　考

《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的文獻來源，有的通過上述三條途徑也無法考證其底本，祇能期待新材料的發現，或者使用新的考據方法；有的儘管有别集存世，但顧嗣立並不是據别集選錄，而是據選本或其他文獻輯錄。現綜述如下，以就教於方家。

一、底本不可考者

《元詩選》中有 13 種詩集的底本，通過各種途徑都無法考證出來，祇能存疑待考。

1. 虞集《道園遺稿》

虞集《道園遺稿》六卷，現存年代最早的刻本是元至正十四年（1354）金伯祥刻本。《元詩選》與元刻本編次和文字有很大不同，而且似乎選了兩遍。《元詩選》自《萬戶張公廟堂詩》至《洪厓橋》共 35 首，其中 32 首依次選自《道園遺稿》卷一至卷五，另外輯佚 3 首；自《題張希孟凝雲石》至《青山白雲圖》共

28首，又依次選自《道園遺稿》卷一至卷五。最後28首應當是出於增選。《四庫全書》本也與元刻本接近，暫無他本可校，姑存疑俟考。

2. 謝宗可《詠物詩》

謝宗可《詠物詩》一卷，作者有爭議①，茲不詳述。現存可靠的版本主要有明天啟二年（1622）《合刻詠物詩》本、清康熙刻《三家詠物詩》本和《四庫全書》本，但《元詩選》與上述三本編次有很大不同，文字也有很大出入。另有清鈔本幾部，未見，姑存疑俟考。

3. 顧瑛《玉山璞稿》

顧瑛《玉山璞稿》原本二十卷，已佚，今存各本皆為後人重輯。主要有兩個版本系統，收詩內容有很大差異。一是《玉山璞稿》一卷本，國家圖書館藏鐵琴銅劍樓舊藏清鈔本、《四庫全書》本屬於這一系統，內容以玉山草堂唱和詩為主；一是《玉山璞稿》二卷本，為至正十四年、十五年（1354－1355）所作詩。國家圖書館藏清朱厚章鈔本、《宛委別藏》本皆屬二卷本。顧嗣立《元詩選》選詩152首，雖然大致不出上述四本之外，但編次都不相同，不知其所據底本為何本。

4. 釋惟則《師子林別錄》

釋惟則《師子林天如和尚別錄》五卷，釋善遇輯，現僅存元至正八年（1348）刻本，但衹有兩部殘本，一是南京圖書館藏

① 有關謝宗可《詠物詩》的真偽，可參閱楊鐮《元詩史》第十章《同題集詠》之二《詠物詩》，頁632－638。

本，存卷三至卷五；一是天一閣博物館藏本，存卷四至五。後三卷有文無詩，《元詩選》小傳云“侍者集其詩、文曰《師子林别錄》”，可見顧嗣立所見本當有詩和文，詩當在卷一或前兩卷，因别無他本可校，故衹能付諸闕如。《元詩選》選詩 36 首，各體皆備，有保存文獻之功。

5. 仇遠《山村遺稿》

仇遠有《金淵集》六卷，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而明、清以來流傳較廣的是後人重新輯錄的《山村遺稿》，主要有項夢昶輯本和顧維嶽輯本兩種。《四庫全書》本是乾隆年間項夢昶所輯，題《山村遺集》一卷，該本晚出，參校了《元詩選》，不可用來考察《元詩選》的底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山村遺稿》四卷、《雜著》一卷，是清康熙年間顧維嶽所輯，附有鮑廷博輯《雜著補遺》一卷、《附錄》二卷、《補遺》一卷、《附錄續》一卷，《續修四庫全書》據以收錄。國家圖書館藏清咸豐十年（1860）汪藹吉鈔本則衹有《山村遺稿》四卷、《雜著》一卷。以《元詩選》所選《山村遺稿》與《續修四庫全書》本和汪藹吉鈔本相校，除卷一編排次序相同外，卷二以下編次有很大不同，文字也有差異，還需進一步尋訪善本進行校勘。

6. 王冕（明）《竹齋集》

王冕《竹齋集》，原本四卷，至明初已遺失過半，其子王周重輯為三卷，劉基序之，《續集》一卷、《附錄》一卷，則其曾孫婿駱居敬輯，刊刻於明景泰年間。今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四庫全書》本和清嘉慶四年（1799）刻《邵武徐氏叢書》本皆出於駱居敬輯本。清鈔本和《四庫全書》本分三卷，卷上為七律，卷

中為五律、五古，卷下為七古，續集為絕句；《邵武徐氏叢書》本已將續集合併，分四卷，卷一為五古，卷二為七古，卷三為五律，卷四為七律和絕句；而《元詩選》則依次為七古、五古、七律和五律，與上述各本編次均不相同，且各體詩的次序也與上述各本大異，但文字則接近《邵武徐氏叢書》本。《元詩選》所選《梅花六首》之六下有顧嗣立注，引用了張辰《王冕傳》，此傳不見於駱居敬輯本，不知是否出自其他版本，然已别無善本可校。

7. 釋明本《梅花百詠》

釋明本《梅花百詠》有兩種，一為《中峰禪師梅花百詠七言絕句》一卷，有明王化醇編刻《梅花百詠》本；一為《中峰和馮海粟梅花詩》一卷，為七律一百首，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朱宸湕合刻《梅花百詠》本。《元詩選》既有七律，也有七絕，但編次、文字皆與上述二本有較大差異，其底本尚需進一步考證。

8. 釋大圭《夢觀集》

釋大圭《夢觀集》二十四卷，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尚能看到全本，但四庫館臣删汰了其中之文，祗保留了五卷詩。除《四庫全書》本《夢觀集》五卷外，今國内已無《夢觀集》其他版本，而日本内閣文庫藏有明崇禎間刊本《夢觀集》二十四卷足本，惜無緣得見。《元詩選》與《四庫全書》本編次不同，不知是否為四庫館臣重編時所移易，但文字也稍有差異，因疑並非同一版本系統。

9. 釋宗衍《碧山堂集》

釋宗衍《碧山堂集》，《元詩選》選詩 44 首，作者小傳中提到了危素序，應當是據别集選入。但現在國内已無傳本，僅見藏

於日本內閣文庫，無緣得見。

10. 陳普《石堂先生遺集》

《元詩選》作者小傳云："明嘉靖間，寧德訓導浮梁閔文振訪於其家，采之諸載，訂彙為二十二卷，曰《石堂先生遺稿》，知縣事揭陽程世鵬刊行於世。"據此，則《元詩選》當出於嘉靖刻本。然上海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十六年（1537）寧德縣知縣程世鵬刻本《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國家圖書館有明萬曆三年（1575）薛孫洵刻本，係據嘉靖本重刻，文字也與嘉靖本基本相同。以《元詩選》與上述二本相校，雖然編次完全相同，但文字有很大差異，令人困惑不解。

11. 馮子振《梅花百詠》

馮子振《梅花百詠》七絕一百首，有明王化醇編刻《梅花百詠》本和嘉靖三十二年（1553）朱宸澇合刻《梅花百詠》本，但《元詩選》的底本不是上述二本，目前衹能存疑待考。

12. 繆鑒（宋）《效顰集》

繆鑒《苔石效顰集》，原本久佚，明成化年間其裔孫繆蓮僅輯得25首，有嘉靖六年（1527）刻本，繆荃孫輯《雲自在龕叢書》即據之刊刻，並據《元詩選》進行校勘。《元詩選》與之相比，不僅編次不同，而且有很多異文，應當不是同一版本系統。因嘉靖刻本是該集現存之唯一版本，別無他本可校，姑存疑俟考。

13. 許恕《北郭集》

許恕《北郭集》六卷、《補遺》一卷，今存善本皆清鈔本，不知何時何人所編刻，且各體混雜、編次不倫。國家圖書館藏清

曹琰鈔本、上海圖書館藏清鮑氏知不足齋鈔本和《四庫全書》本文字差異很小。而《元詩選》編排有序，先分古、律、絕三體，再分五、七言，而且與上述三本皆有較大的文字差異。如《競渡曲》一詩“小船凫雁翔”之“凫雁”二字，上述三本皆作“畫鷁”。其他有文字差異的地方，上述三本皆非常一致。可見《元詩選》與之不是同一版本系統。《元詩選》作者小傳稱“所著有《北郭集》十卷”，但今存各本皆六卷本，加上《補遺》一卷，也衹有七卷。是否別有所據，疑不能明。

二、顧嗣立輯本元人詩集考辨

《元詩選》所選元人詩集 335 種，根據別集選錄的有 167 種，根據選本或其他文獻輯錄的有 168 種，後者將在下章予以討論。但其中少數幾家，尚有別集傳世，衹是由於各種原因，顧嗣立沒有搜集到而已（參見第二章附錄《康熙以前舊本元詩別集流傳綜表》），為避免引起誤解，在此略作考辨。

1. 釋清珙《山居詩》

釋清珙《山居詩》，現存最早刻本是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二年（1489）釋林竹坡刻本《石屋和尚山居詩》一卷、《語錄》一卷、《塔銘》一卷，卷首有洪武十五年（1382）釋來復序，正文題“參學門人至柔編”；其次則有明崇禎嶷如館刻本《石屋禪師山居詩》一卷、《偈贊》一卷、《語錄》一卷；又有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石屋禪師山居詩》一卷，皆與明弘治刻本為同一版本系統。但《元詩選》與上述三本相比，有很大差異。《元詩選》所選詩皆出於明潘是仁輯《宋元四十三家集》本，編次、詩題與

之完全相同，文字也大致相同。

2. 吾丘衍《竹素山房詩》

吾丘衍《竹素山房詩》三卷、《附錄》一卷，現存善本僅國家圖書館藏鮑廷博校清鈔本，可見此集為罕見元人詩集，自《四庫全書》據鮑廷博藏本收錄後纔通行於世。清鈔本卷末有“嘉靖戊申秋董子元校勘於寒玉堂”一行，可見該本係出自明本。該本有詩數百首，而《元詩選》僅選詩 12 首，雖然皆見於該集，但編次顛倒，明顯不是據别集選入。考其文獻來源，前 6 首是據《乾坤清氣集》輯錄，依次錄自卷二、卷六和卷十；《别仇山村》一首是輯自《全室外集》卷七附詩；後 5 首是據墨跡錄入，見於《趙氏鐵網珊瑚》卷六《吾子行小篆杜詩諸帖》，錢良佑的跋都加以保留。因此，《元詩選》所選吾丘衍詩是顧嗣立輯佚而成。

3. 胡助《純白齋類稿》

胡助《純白齋類稿》二十卷，清初藏書家罕見收藏，現在也没有善本行世。現存最早版本就是《四庫全書》本，其次有《金華叢書》本。《四庫全書》本的底本是明正德刻本，卷二至卷十七為詩，收詩近千首，顧嗣立在《元詩選》小傳中對其詩的評價很高，但衹選了 27 首，而且有 7 首不見於本集，明顯不是據别集選錄，而是據《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天平志》和《趙氏鐵網珊瑚》等文獻輯錄。楊鐮在《元詩史》中誤以為是顧嗣立據善本輯錄，並說：“可見顧嗣立所見的《純白齋類稿》要比今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完備。”[①] 但事實上，顧嗣立根本就没

① 楊鐮《元詩史》，頁 487。

有見到《純白齋類稿》，特為之辨正於此。

以上三家，皆有康熙以前舊本存世，但顧嗣立僅據選本輯錄，這是在利用《元詩選》時應當注意的。

顧嗣立《元詩選》所選 326 家、335 種元人詩集，其中 161 家、167 種是從別集選錄的，其底本已分別考證如上；其中 168 家（重 3 家）、168 種是顧嗣立輯佚成集的，其文獻來源將在下章討論。

第四章
《元詩選》文獻來源考（下）
——所選集外詩的文獻來源

《元詩選》對於有別集傳世且作品數量較多的詩人，主要是選其精華；對於散逸在選本、地理志、書畫遺跡或筆記小說中的詩作，則儘可能地搜羅齊備，以保存文獻。《元詩選》所選集外詩，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元詩選》初、二、三集和未刻稿選自別集的 161 家，其中 69 家有輯佚詩 718 首；二是顧嗣立輯錄成集的詩集 168 種，輯詩 3836 首；三是有成集的 326 家外附錄 40 人，選詩 183 首；四是《元詩選癸集》選詩 5066 首，全部都是輯佚所得。這四部分總計收詩 9803 首。這些集外詩來源於數百種元詩文獻，但真偽雜糅，亟需加以考訂。而對其真偽的考訂，衹能建立在追溯其文獻來源的基礎之上。

第一節　顧嗣立自注文獻來源考述

顧嗣立没有為《元詩選》編撰《采摭書目》，衹是在所選部分詩作之下或作者小傳中注明某位詩人的某一首詩出自何種文獻。據統計，《元詩選》直接注明出處的詩有 2042 首，這些詩來源於 171 種（元人别集除外）文獻，涉及的著作種類很多，其中史部 86 種，包括正史 1 種，雜史 1 種，載記 3 種，地理志 80 種，目録 1 種；子部 23 種，包括書畫題跋 5 種，類書 1 種，雜家 15 種，道教著作 2 種；集部 62 種，包括别集 6 種，總集 54 種，詩文評 2 種（參見本章附録《〈元詩選〉采摭書目考》正編）。

顧嗣立在《元詩選三集序》中説："其諸家選本及山經、地志、野史、稗官、書畫卷軸所傳詩未滿數首者，編入癸集。"《元詩選癸集》之癸集全部注明了文獻出處，依次按選本、山經、地志和書畫遺跡編排。這實際上反映了顧嗣立在文獻搜求方面的自覺意識，即重視總集、地理類著作和書畫文獻等三大類文獻。現逐一綜述如下。

一、總集

除别集外，總集是《元詩選》引用最多的文獻。《元詩選》中，顧嗣立自己注明引用的總集就有 54 種，涉及總集的多種類

型，如通代總集、斷代總集、地方藝文總集與酬贈唱和總集等。現各舉數例分述如下。

（一）通代總集

《元詩選》引用的通代詩文總集主要有明許中麗《光岳英華》十五卷、明李伯璵、馮原《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二百七十三卷和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五百零六卷等。《光岳英華》成書於明洪武年間，在時間上距元末很近，文獻來源比較可靠，這裏衹就後面三種加以討論。

1. 明李伯璵、馮原《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李伯璵、馮原奉淮王朱祁銓之命編纂，成書於成化、弘治年間。此書總錄前代及明人詩，分體編次，各體又按時代先後編排，其中有元詩二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稱其“采掇頗詳，然愛博而無所持擇，往往乖誤。如以梁劉琨為晉劉琨，以班婕妤詩為《漢宮怨》，以阮籍《詠懷》為《詠歌》，以宋楊傑為不知爵里，皆疏舛之甚者。至於李白詩中收入李赤詩，又以吳隱之為唐人，與李義山同編，尤為顯舛”。因而僅著錄於總集存目類，可見其文獻並不完全可靠。而顧嗣立完全信任該書，據之選錄了大量元詩。據初步統計，除去重見於元末明初總集中的詩，《元詩選》中顧嗣立自己注明選自《文翰類選大成》的有 219 首，經筆者核對選錄的有 276 首，選入《元詩選補遺》的有 179 首，《元詩選》從《文翰類選大成》中總計選詩 674 首。由於選詩數量大，舛誤在所難免。如《癸集》之癸上選錄蔡正甫詩《野鷹來》，出自《文翰類選大成》卷三五，蔡正甫即金人蔡珪，此詩元好問《中州集》卷

一即作蔡珪，《元詩選》未能辨識，沿襲了《文翰類選大成》的失誤。因此，我們對《元詩選》從《文翰類選大成》中選錄的詩作，仍應持謹慎的態度。

除文獻舛誤外，《文翰類選大成》還存在版本上的疑問。此書現在的通行本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係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淮府刻、弘治十四年（1501）、嘉靖二十五年（1546）遞修本影印，此本殘闕甚多，如卷三五長短句缺1頁，卷八三之七絕缺10頁，可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淮府刻弘治十四年增刻本補齊，但二本與顧嗣立所見本似乎仍有差異。例如，《元詩選》未刻稿和《元詩選補遺》選錄傅生詩23首，其中五律4首選自《文翰類選大成》卷四三，七律7首選自同書卷六二，衹有七絕12首不詳出處，但其中《題趙子昂自畫小像》詩，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十下引自《文翰類選大成》，可見張丑和顧嗣立所見之《文翰類選大成》與今存本可能不是同一版本。這一問題的解決，衹能留待他日。

2. 明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二百七十三卷

明潘是仁，字訒叔，新安人。初輯有《宋元名家詩選》一百卷，已佚，後屢有增刊。今存本有兩種，一為《宋元四十三家集》，有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其中元詩15家；一為《宋元六十一家集》二百七十三卷，明萬曆四十三年自刻、天啟二年（1622）重修本，其中元詩35家。據楊鐮研究，此書是典型的明人僞書；他還指出，顧嗣立雖然一再稱引本集，但《元詩

選》竟没有從中取材[1]。應當承認，《宋元六十一家集》中的 35 家元詩，《元詩選》絕大部分都加以擯棄，並在多處對潘是仁所輯元詩進行了辨誤。例如，《退宫人引》、《題陳希夷像》和《棄婦吟》見於明孫元理《元音》卷一一，作者為萬石德躬，顧嗣立據之選入《元詩選癸集》庚下，並在《題陳希夷像》題目之下予以辨正："以上二首，潘訒叔作鮮于樞，誤。"（頁 1034）但唯一的例外是釋清珙《山居詩》。《元詩選》所選釋清珙詩不是據别集選録，而是據潘是仁輯《宋元六十一家集》本《石屋禪師山居詩》六卷選入[2]。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元詩選》所選釋清珙詩進行細緻的考辨。

3.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五百零六卷

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福建侯官人。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纍官四川右參政。南明隆武時官禮部尚書，後兵敗自縊。所編《石倉歷代詩選》五百零六卷，網羅弘富，其中金、元詩五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稱其"卷帙浩博，不免傷於糅雜，然上下二千年間，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學佺本自工詩，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風雅之旨，固猶勝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者"。楊鐮則認為其中五十卷元詩"是缺乏文獻積累而抄撮選本成書的一例"，並指出其文獻來源除名家别集外，主要利用了《宋元六十一家集》、《元詩體要》和《元音》等書[3]。由此可

① 參見楊鐮《元詩史》，頁 42－44。
② 參見本書第三章相關考證。
③ 楊鐮《元詩史》，頁 37。

見，《石倉歷代詩選》的文獻也不太可靠。

顧嗣立在利用《石倉歷代詩選》時也能夠采取審慎的態度。例如，《石倉歷代詩選》所輯鮮于樞詩，誤輯多達 29 首，而南京圖書館所藏《元人十二家小集》本鮮于樞《困學齋稿》全部加以選錄。上一章曾提到，《元詩選》所選鮮于樞詩是以《元人十二家小集》本為底本，但是，顧嗣立對這 29 首詩則全部加以擯棄。這 29 首詩中，其中 22 首是沿襲了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本《困學齋詩集》之誤：《挽河南王》、《駕政柳林隨侍》、《送元復初》和《大明殿侍宴》四首見《元風雅》前集卷三，作者為安南國王陳益稷，《元詩選》初集壬集選錄；《唐宮題葉》、《崔徽寫真》、《洛神》、《二喬》、《寄南臺御史達兼善二首》、《送蘇伯修御史之南臺》、《汴梁懷古》、《酬江夏友人見寄》、《送趙秉彝親迎江夏之官臨川》、《送蒙古學教授之邛州》、《二月梅》、《京師上元夜》、《送袁果山經歷之潮陽》和《留别凱烈彦卿學士》共 15 首見明孫原理《元音》卷九，作者為雅琥，《元詩選二集》戊集收錄；《退宮人引》、《題陳希夷像》和《棄婦吟》三首見於明孫元理《元音》卷十一，作者為萬石德躬，顧嗣立據之選入《元詩選癸集》庚下。曹學佺本人在編選時，又誤增了 7 首，其中《題許仁仲詩卷》見於元程鉅夫《雪樓集》卷二九，《元詩選初集》乙集選錄；《感寓六首》見於元傅習、孫存吾《元風雅》前集卷三，作滕斌詩，顧嗣立據之選入《元詩選三集》丙集。元傅習、孫存吾編《元風雅》和明孫原理《元音》都是文獻比較可靠的元詩選本，本章下一部分將詳細介紹；而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是僞書，《石倉歷代詩選》編選元詩之草率於此可見一斑。

但是，由於《石倉歷代詩選》編選元詩多達五十卷，要逐一加以考辨，難度很大，所以顧嗣立在取材時不免偶有失察。對此，下一章將有所論及。

（二）斷代總集

《元詩選》本身就是一部斷代詩歌總集，所以在取材時大量利用了前代已經編成的元詩總集。顧嗣立對斷代元詩總集的搜羅非常全面，《元詩選》中明確提到的就有 16 種。其中比較罕見的有元蔣易《元風雅》三十卷，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都沒有能夠采進；明符觀《元詩正體》四卷，雖然現在尚存，但流傳也非常稀少；至於曾應珪《元詩類選》，現在恐怕已經失傳了。當然，保存元詩文獻較多的還是一些常見的斷代總集，特別是元人和明初人編選的總集。例如，元人編選的詩文總集有周南瑞《天下同文集》、蘇天爵《元文類》等，詩歌總集有傅習、孫存吾《元風雅》，蔣易《元風雅》和賴良《大雅集》等；明初人編選的元詩總集有《乾坤清氣》、《元音》和《元詩體要》等。這八部選本是文獻比較可靠的重要元詩總集，也是顧嗣立編選《元詩選》的主要文獻來源。下面試舉三例進行分析，以便大致瞭解《元詩選》的取材情況。

1. 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五十卷

周南瑞，江西安成人，生平事跡不詳。所編《天下同文集》五十卷，卷首有元大德八年（1304）劉將孫序，稱“他日考一代文章者，當於此取焉”。其文獻價值主要是保存了較多元初詩文。該集今存善本皆為清鈔本，僅殘存 43 卷，而《四庫全書》本殘存 44 卷，較為齊全。其中卷四二至卷四七為詩，尚保存完整。

《天下同文集》以作者為序編排，共選錄宋末元初 17 位詩人的 128 首詩作，除李謹思和鄧光薦例應入宋詩，劉因和許衡據別集入選外，其餘 13 位詩人的 96 首詩，《元詩選》選錄了 87 首，有 9 首没有入選，其中劉辰翁《絕句》和《觀絮》二詩，蘇天爵《元文類》題作《春晴二首》，《元詩選》是據《元文類》入選，但文字則完全相同，所以實際上衹有 7 首没有入選。至於未選之原因，證據不足，不便多作深解。總之，《元詩選》對《天下同文集》這一文獻來源是完全信任的。作為元人詩文選本中較早成書的一種，時至今日，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證據，我們仍然也相信該集的文獻可靠性。

2. 元蘇天爵《元文類》七十卷

蘇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代著名文臣，曾三居史職，累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學者稱滋溪先生。編有《元名臣事略》十五卷、《元文類》七十卷，所撰《滋溪文稿》三十卷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四庫全書總目》對這三部著作都有高度評價，卷一八八《元文類》提要稱其“去取精嚴，具有體要，自元興以逮中葉，英華采擷，略備於斯。論者謂與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鼎立而三”。因此，《元文類》的文獻可靠性非常強，如果没有明顯的反證，一般情況下要以《元文類》所收作品為準繩。

《元文類》七十卷，目錄三卷，刊行於元統二年（1334）。前八卷為賦和詩，詩分體編排，分騷、樂章、四言詩、五言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等十體。除無名氏所作《郊廟樂章》等 80 章外，《元文類》選

錄了89位詩人的407首詩，其中劉因、虞集等28人是有别集流傳的，共計274首；李材等61人是没有别集流傳於世的詩人，共計133首詩。前面28人，《元詩選》主要是據别集選錄，偶爾據《元文類》校補，所以不予討論；後面61人則是《元詩選》取材的重要文獻來源。這61人中，衹有梁棟（1首）、林景熙（2首）、張澄（1首）、胡寬（1首）和張淳（1首）等5位詩人没有被顧嗣立選入《元詩選》。其中梁棟、林景熙依例應入宋詩；張澄被收入錢熙彦《元詩選補遺》，但該書大量抄襲了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所以張澄一家很可能也被選入《元詩選》未刻稿；未選原因不詳的衹有胡寬和張淳兩家。可見顧嗣立對《元文類》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

顧嗣立在利用《元文類》時也有極小的失誤。例如，《元文類》選錄杜瑛詩4首，顧嗣立據之選入《元詩選三集》甲集，但衹入選了3首，卷四《留春曲》一詩，顧嗣立誤作劉祁詩，選入了《元詩選二集》甲集之《神川遁士集》。《元詩選》據《元文類》選錄了劉祁詩8首，杜瑛《留春曲》一詩緊鄰劉祁《征婦詞》之後，所以誤抄作劉祁詩。當然，也有可能是顧嗣立所據底本就脱落了“杜瑛”二字而致誤，《乾坤清氣》卷七也有同樣的失誤，但《元詩體要》卷六、《御選元詩》卷三皆作杜瑛詩，不誤。考《留春曲》一詩最早就是見於《元文類》，應當是上述四種選本的共同源頭，因傳抄不慎而造成了上述差異和失誤。由此可見追溯文獻來源對於元詩文獻研究的重要性。

3. 元傅習、孫存吾《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

傅習，字說卿，清江人，其生平事跡不詳；孫存吾，字如

山，廬陵人，官臨川儒學學正。《元風雅》前集六卷是由傅習采集，孫存吾編類，後集六卷則是由孫存吾獨自纂輯。今存最早刻本是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本作二十四卷，但收詩首數和編次完全與十二卷本相同，是將每卷析分為兩卷所成。此外又有一種元刻本題作《元朝野詩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該集在編纂《四庫全書》時曾被采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云："范氏天一閣所進書中有《元朝野詩集》二冊，亦題作《元風雅》，不知何人所編，其體例與此全異，而紛亂舛錯，幾至不可句讀，迺傳抄不全之帙，固不若此本之完善也。"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元刻本題作傅習、孫存吾編，著錄與《元風雅》相同，但僅殘存十卷，應當是同書的不同版本。《元風雅》元刻本卷首有後至元二年（1336）謝升孫和虞集序，卷端題名又署"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這很可能是書坊為了虛張聲勢而刻意為之[①]。

《元風雅》前集體例較嚴謹，以作家為序編排；後集則不時插入整卷書畫題詠，如《四愛題詠》等，所以少數詩人重見。該集共選錄 266 人的 1044 首詩。除劉因、虞集等 30 人（選詩 367 首）有別集，真山民（1 首）、羅滄洲（1 首）、梁隆吉（1 首）三人依例應入宋，危素（2 首）依例當入明外，其餘 232 人的 672 首詩都是《元詩選》取材的對象。顧嗣立《元詩選》選錄或

① 但虞集應孫存吾之請為之作序還是可靠的，因為虞集與孫存吾確實有交往，而且，孫存吾曾為虞集在家塾益友書堂刊刻《翰林珠玉》，《元風雅》卷一也選有虞集詩。

參校了212人的608首詩，另有張伯遠（2首）、李道坦（3首）和陳野雲（26首）收錄在錢熙彥《元詩選補遺》，很可能也是出自顧嗣立之手，後面將詳述。因此，《元詩選》衹淘汰了《元風雅》中17人的33首詩，這一比例是非常小的。

《元風雅》是一部地域色彩很濃的元詩選本，由於編者是江西人，所以選錄的詩人也主要來自江西。作為現存第一部規模比較龐大的元詩選本，其文獻來源是非常可靠的。但問題是，由於采輯的範圍是當代詩人，所以大多數時候都是稱呼其號，很少有稱名和字的。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地域性詩人的生平事跡逐漸湮没而不為人所知，後人在利用這一文獻資源時要花費很大的功夫來進行考證。顧嗣立搜羅廣博，考證精審，對《元風雅》中杜竹處等48人的生平事跡也衹能付諸闕如。因此，今人對《元風雅》的利用，其難處就在於此。

從上述三例可以看出，斷代元詩總集在文獻可靠性方面要高於通代總集，尤其是元人選元詩，保存的資料比較原始，可以用來考訂後代總集的失誤。

（三）地方藝文總集

地方藝文總集兼有地方志和總集的雙重特點，這就决定了它的文獻可靠性比不上一般總集。在傳統的學術體系中，這一類文獻是被輕視和忽略的。例如，顧嗣立《元詩選》提及的13部地方藝文總集中，衹有元人編纂的《河汾諸老詩集》和《宛陵群英集》兩部被收入《四庫全書》中；而明人編纂的地方總集，大多數都被列入存目，或者根本不加著錄。因此，顧嗣立徵引過的多種地方藝文總集，現在都流傳稀少，或者已經亡佚。如元蘇天弌

《金精風月》二卷，國内已無傳本，僅見藏於日本内閣文庫；明章琥《釣臺拾遺集》四卷，僅南京圖書館藏有孤本；謝承霖《莆陽詩編》已經亡佚；至於《吳興詩選》和《瓊臺雜詠》兩種，不僅原書已經亡佚，甚至連編者和卷數等相關信息也很難知曉。這就為我們覆核《元詩選》的文獻來源增加了難度。

在顧嗣立徵引的地方藝文總集中，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即元汪澤民、張師愚編《宛陵群英集》。此書輯錄宣城一地之詩，上自宋初，下迄元代，總計收詩 1393 首，分為二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稱其久佚不傳，所以從《永樂大典》中加以輯錄，重編為十二卷，存詩 746 首，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唯一版本。但該書原本直到康熙年間還没有亡佚，至少顧嗣立是見到過二十八卷本並加以大量徵引的。因此，我們現在要想瞭解《宛陵群英集》的原貌，除《四庫全書》本外，《元詩選》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通過《元詩選》的徵引，我們知道《宛陵群英集》原本有類似詩話、詩評或摘句的内容。例如，《元詩選癸集》戊上師晦文小傳云："《宛陵群英集》稱其《言懷》詩，有'吠雪從驚犬，耕雲欲買牛'之句。"劉得之小傳云："《群英集》稱其詩，如《杭州》云：'登樓須待月，稅地亦栽花。'《琴高峰》云：'風簾桑落酒，春網苾楂魚。'"這些在《永樂大典》本《宛陵群英集》中都没有保留。

其次，以《元詩選》選錄的詩作與《四庫全書》本進行核校，有資考訂。四庫館臣在利用《永樂大典》輯錄時，將不少失名、失題的詩，附在各體之後，而通過《元詩選》，可以還原部

分無名詩作的作者和詩題。例如，《宛陵群英集》卷十附編了一首没有作者的詩《題從兄希深書堂》，但《元詩選三集》選編在汪珍《南山先生集》中；卷十二附錄了一首没有作者和詩題的七言絕句“春風破寒入幽谷，殘雪消時燒痕緑。林花鬥日媚於頰，野蕨登盤甘勝肉”，《元詩選三集》也作汪珍詩，衹不過是七言古詩《僕射山人山中四時詞》之一的前四句。

再次，利用《元詩選》可以為《四庫全書》本《宛陵群英集》進行輯佚。《元詩選》編選宛陵詩人多達數十人，主要文獻來源就是《宛陵群英集》和明梅鼎祚《宛雅》。《宛雅》成書於萬曆元年（1573）左右，編選元詩作者 59 人，大部分應當也是取材於《宛陵群英集》。上文提到的汪珍《僕射山人山中四時詞》就見於《宛雅》卷五，而《四庫全書》本輯錄了其中四句，這說明《僕射山人山中四時詞》曾被《宛陵群英集》選錄。又如，《宛陵群英集》的作者汪澤民之詩，《元詩選三集》輯錄為《宛陵遺稿》，收詩 23 首。作者小傳明確說其存詩僅見於《宛陵群英集》和《宛雅》二書，經核查，顧嗣立從《宛雅》中選錄了 8 首，如果顧嗣立所言可信，那麽，另外 15 首應當都是出於《宛陵群英集》，而《四庫全書》本衹殘存 9 首，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剩餘的 6 首詩應該是《宛陵群英集》的散佚之作。

地方藝文總集的編纂質量參差不齊，文獻價值也有高低之别。《元詩選》對地方藝文總集的大量徵引，其優點是保存了很多已經亡佚的文獻，但同時也使自身的文獻來源變得非常複雜，不利於文獻真偽的辨别。例如，明梅淳《岳陽紀勝彙編》四卷，是彙編前人所輯岳陽樓和洞庭湖題詠而草率成書，《四庫全書總

目》列入總集類存目。該集編選元代詩人多達 40 人，《元詩選癸集》之癸下從中選錄了 16 人，都是沒有字里和官爵可考的。其中于岩、吳近江兩人有誤，而《元詩選癸集》未能加以辨別。現考訂如下：

（1）于岩

《岳陽紀勝彙編》卷二選于岩《登岳陽樓詩》，宋楊萬里《誠齋詩話》作蕭德藻詩。蕭德藻號千岩，于岩之“于”字應當是“千”字之誤。因一字之誤，元詩文獻中憑空多出了一個叫“于岩”的詩人，其生平事跡自然無法考證。

（2）吳近江

《岳陽紀勝彙編》卷三選吳近江《題君山吹笛圖》，“江”字是“仁”字之誤，近仁是吳毅之字。該詩在元賴良《大雅集》卷七中署為吳毅作，《元詩選癸集》已下曾據之選錄，此處重收並誤作他人。

從《元詩選》對《岳陽紀勝彙編》的因襲可以看出，在利用地方藝文總集時要嚴加甄選，否則，很可能造成真僞混雜、編次失當。

（四）酬贈唱和總集

元代詩壇的同題集詠與唱和活動非常頻繁，題目也很廣泛[①]。由某一詩人發起的唱和活動編纂而成的總集，不僅文獻可靠，而且都是圍繞某人、某物、某事或某地而作，從題目就可以分辨該詩出自哪一部總集，為我們查找文獻提供了極大便利。《元詩選》引用過的酬贈唱和總集有《月泉吟社集》、《滄遊集》、

① 詳參楊鐮《元詩史》第四卷第十章《同題集詠》，頁 624—656。

《敦交集》、《壺山文會集》、《金蘭集》、《靜安八詠詩集》、《西湖竹枝集》、《掀篷唱和詩》、《至正庚辛唱和詩》、《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玉山紀遊》等。唱和總集因為是當時所編，衹要版本可靠，其內容的真僞基本上不需要考辨。因此，我們衹以顧瑛《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等為例來談顧嗣立對這類總集的利用情況。

顧瑛（1310－1369），又名顧德輝、顧阿瑛，字仲瑛，號金粟道人。昆山（江蘇太倉）人。顧瑛出身豪富，園林池館之盛，甲於東南；輕財結客，遊宴題詠之多，超絕古今。他的居所名為“玉山佳處”，又名“玉山草堂”，在元至正末年的十幾年中，這裏是東南文人聚會唱和的中心。顧瑛將題詠玉山草堂三十六處亭館的詩文彙為一編，是為《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云：“考宴集唱和之盛，始於金谷、蘭亭；園林題詠之多，肇於輞川、雲溪。其賓客之佳、文詞之富，則未有過於是集者。雖遭逢衰世，有託而逃，而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錄存其書，亦千載藝林之佳話也。”對玉山草堂宴集唱和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顧瑛又編有《草堂雅集》，主要編選與自己酬贈唱和的詩人，但所選之詩又不限於玉山草堂，而是摘錄各人平生之作，繫以小傳，並稍加評論，是一部規模較大的元詩選本。由於《草堂雅集》流傳稀少，在藏書家手中輾轉傳抄，版本比較複雜。現存的主要有三種版本：《四庫全書》本十四卷，所收詩人起陳基，終釋自恢，凡 70 人，收詩 2227 首；影元刊本十三卷，卷一有後集二卷，卷九有後集一卷，實為十六卷，所收詩人起自柯九思，終

於釋自恢，凡 75 人，比《四庫全書》本多柯九思、陳旅、李孝光、楊維禎和束宗庚 5 人，收詩 2894 首；清徐渭仁舊藏鈔本十六卷，卷一分作前、後集各一卷，實為十七卷，起自柯九思，終於釋楚石，凡 79 人，比《四庫全書》本多柯九思、陳旅、李孝光、束宗庚、束宗癸、徐達左、繆侃、湯成和釋楚石等 9 人，收詩 2355 首。除此之外，存佚不詳的有繆荃孫藏鈔本十三卷，凡 73 人，收詩 2954 首。可見，幾乎各種版本都不一致。宣統年間貴溪劉氏玉海堂刊刻的《景元本玉山草堂雅集》有劉世珩跋："所編隨得隨添……一無定次……各家所藏皆係鈔本，有首柯九思、終釋自恢便是佳本。流傳通行者大半首陳基、終釋自恢，即世所謂俗本。"這段文字對我們瞭解《草堂雅集》的編刻流傳很有幫助。但所謂俗本與佳本之說，則有點牽強。因為如果這樣劃分，那麼，《四庫全書》本和繆荃孫藏本是以陳基為首，是俗本；元刊本和徐渭仁藏清鈔本是以柯九思為首，是善本。但經過仔細比較，我們發現，《四庫全書》本大部分詩人收錄的詩歌首數與影元刊本相同；而徐渭仁藏清鈔本與二本收詩首數差異很大。例如，張天英詩，影元刊本和《四庫全書》本都是 89 首，而清鈔本祇有 30 首；倪瓚詩，前兩本都是 93 首，而清鈔本多達 155 首。因此，所謂俗本與善本之分，不能僅僅以起訖和卷數作為標準，而是要根據內容來劃分。

那麼，顧嗣立所見到的《草堂雅集》是什麼版本呢？由於顧嗣立所據直接底本已經亡佚了，我們祇能進行大致的推斷。首先，顧嗣立在《元詩選》三集柯九思小傳中說："向來藏書家奉《草堂雅集》為秘寶，而兵燹之餘，獨缺首卷，余嘗以為恨。近

者朱檢討竹垞偶於琴川毛氏得《草堂雅集》鈔本一冊，舉以示余，閱之，乃首卷敬仲詩也。”據此可知，顧嗣立所見《草堂雅集》是以柯九思為首的，因此，與《四庫全書》本等所謂俗本不是同一版本系統；其次，影元刊本和《四庫全書》本《草堂雅集》輯錄張天英詩 89 首，徐渭仁藏清鈔本衹有 30 首，而《元詩選三集》庚集所選張天英詩有 47 首出自《草堂雅集》，可見顧嗣立所據底本與徐渭仁藏清鈔本也不是同一版本系統。根據排除法，我們可以大致推斷顧嗣立所見到的《草堂雅集》可能與影元刊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除《玉山名勝集》和《草堂雅集》外，《元詩選》還徵引了《玉山紀遊》。據統計，《元詩選》從上述三部總集中選錄了多達 120 人的 1238 首詩以上。這固然與元末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相符，但難免有溢美之嫌。《元詩選初集》在顧瑛小傳中有一段夾雜顧嗣立個人情感的話：“壬申秋，余同犀月訪大臨於界溪，得上綽墩，尋玉山遺址，遙望山色湖光，而緬想當年草堂文酒之會，真吾家千載一佳話也！”《元詩選》中，玉山草堂唱和詩人佔據了很大篇幅，似乎能夠從這裏得到合理的解釋。

綜上所述，《元詩選》充分利用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重要元詩總集，選詩規模則超過了之前的任何一部，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的確堪稱元詩總集的集大成者。

二、地理類著作

地理類著作中保存了豐富的文學史料，但由於真偽雜糅，歷來都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視和利用。而顧嗣立《元詩選》予以大量

徵引，這是其文獻來源的一個顯著特色。僅顧嗣立在書中提及的地理類著作就多達 80 種，其中地方志 60 種，山水志 14 種，專志和雜志各 3 種，在數量上位居各類之首。顧嗣立這樣做是有其合理性的。虽然地理類著作中有不少名人詩文題詠是經編者所改竄，藉以提高地方風景名勝的知名度，但這類著作中也保存了大量可靠的鄉邦文獻。不少地域性詩人，足跡未出家鄉郡縣，詩文集僅在宗族鄉里之間流傳，其生平事跡和作品多賴地方文獻纔得以保存。因此，衹要善加利用和辨別，地理類著作也是詩文輯佚的淵藪。下面我們重點來談《元詩選》對地方志的利用情況。

在顧嗣立提及的 60 種地方志中，有通志 15 種、府縣志 45 種，而《元詩選》實際利用的方志數量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下文再詳談。但顧嗣立在徵引地方志時，大部分都衹簡單地提及書名，没有年代、作者、卷數和版本等相關信息，這就為我們覆核文獻來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而且，地方志往往每隔幾十年就要修訂或者重編一次，年代不同的方志，内容可能有很大差異。顧嗣立提及的地方志，可以是從元代到康熙年間的任何一種，不少已經亡佚了。筆者在着手調查文獻來源時，將這 60 種方志現存的康熙以前各種版本都查閱了，但還是有很多顧嗣立自注出處的文獻無法核實。

顧嗣立自注的文獻出處中，有一個令人困惑不解的疑團。《元詩選癸集》之癸下徵引了 13 種方志，即《直隸志》（3 人）、《河南志》（20 人）、《山東志》（6 人）、《山西志》（11 人）、《陝西志》（10 人）、《江南志》（21 人）、《浙江志》（37 人）、《江西志》（12 人）、《湖廣志》（15 人）、《福建志》（1 人）、《廣東志》

（9人）、《廣西志》（8人）和《雲南志》（1人）。一般的理解是，這13部方志都屬於各省通志，中華書局點校本也在各志前後加上了書名號。但我們查閱了這13部通志現存的所有康熙以前版本，所收詩人的人數和作品没有一部與《元詩選》是完全相符合的，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例如，現存康熙以前的《山西通志》有四部，分别是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嘉靖《山西通志》三十二卷、萬曆《山西通志》三十卷和康熙《山西通志》三十二卷，《元詩選癸集》之癸下有11人15首詩選自《山西志》，但上述四種《山西通志》中的任何一種都没有全部收錄這11人。對這個問題有三種可能的解釋：一是顧嗣立所見到的通志與現存的通志都不一樣。二是顧嗣立提到的某某志不是專指某一部通志，而是一個集合名詞，所指的是該省的方志，包括通志和府縣志。這可以從書中找到類似的旁證。例如，《元詩選癸集》之癸在石敏若下注明："敏若以下八人，並見書畫卷遺跡。"（頁1842）這裏的書畫卷遺跡就是一個集合名詞，這八人的詩作分别來源於汪珂玉《珊瑚網》、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等，而中華書局點校本誤加書名作《書畫卷遺跡》。三是顧嗣立雖然注明多少人見於某某通志，但其實衹有一部分人見於該志，其餘的來源於府縣志，混雜在其中。總之，由於文獻不足，又無法起古人於地下，這個問題衹能存疑。

地方志中收錄詩文作品較集中的是藝文志或文翰志，但方志的體例多種多樣，有很多詩文散見在山川志、古跡志和人物志等各志之下，這就為翻檢文獻帶來了不便。今人編纂的很多詩文總集，為了簡便，衹是從藝文志中輯佚，造成了很多遺漏。而顧嗣

立對地方志的翻檢和利用，堪稱可以效仿的典範。例如，《元詩選》從正德《松江府志》中徵引了八位詩人的 28 首詩，分別是卷一《山志》9 首，卷二《水志》2 首，卷六《田賦志》3 首，卷十四《驛傳志》1 首，卷二一《古跡志》11 首，卷二三《宦跡志》1 首，卷三二《遺事》1 首。由此可見，顧嗣立在利用方志時是逐頁翻檢的，基本上達到了竭澤而漁的程度。

不同時代的地方志，在內容上既有因襲，也有差異。一般而言，年代較早的地方志，文獻來源比較可靠，收錄的前代作品也比較多。覆核顧嗣立所徵引的地方志，我們可以得出基本結論：《元詩選》主要利用的是明代方志。但明代方志的編纂質量也參差不齊，總的來說，嘉靖以前的方志比較可靠，萬曆以後的方志在利用時要特別謹慎。清代以後，不少知名學者參與到方志的編纂中，將考據學方法帶到了方志編撰領域。這樣，前代方志中的某些訛誤，在後來的方志中可能已經被訂正。所以，在利用方志時也不能厚古薄今。利用方志時要想減少失誤，有效的方法是全面搜羅某一地域的所有方志，將不同時代的方志進行參校，將通志、府志與縣志進行對照，這樣雖然操作起來不容易，但確實能解決不少文獻訛誤。例如，《元詩選癸集》戊集收錄了一個名叫杜瑩的詩人，選詩 1 首，題為《西池古梅》，並注明出自《青田縣志》。現存最早的青田縣志是康熙《青田縣志》，刊刻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但覆查該志，沒有《西池古梅》這首詩，《元詩選》所據應該是出自明代縣志，可惜都已經亡佚了。而光緒《青田縣志》卷十六《藝文志》有這首詩，衹是作者杜瑩是明人，而且編排在明末。考《康熙青田縣志》卷十二有《青田開拓縣碑

記》一文，題“明邑人杜瑩”作；同卷《藝文志・書目》中著錄有杜瑩《簷霰集》六卷。有關該書的信息，［光緒］《青田縣志》卷十二有更詳細的記載：“《簷霰集》六卷，佚，明杜瑩撰，見舊志。陳中州序曰……”據同書卷十《人物志・文學》，陳中州，字洛夫，嘉靖七年（1528）歲貢，十一年（1532）授廬江教諭。陳中州為《簷霰集》作序是在杜瑩死後十餘年，可見杜瑩與陳中州同時而稍年長，活動年代在嘉靖前後。而《元詩選癸集》誤作元人，不知是因襲了前代方志的失誤，還是誤讀了文獻。

總之，利用地方志作為總集編纂的文獻來源，其難處並不在於廣搜博采，而是要精於鑒别。

三、書畫文獻

歷代書畫文獻中保存了大量的詩文題跋，是别集輯佚和總集編纂的重要文獻來源。而且，題跋中自署的郡望、别號、年歲等行款有助於考訂詩人的生平與交遊。此外，詩人的詩文手稿，如果以書法作品的形式流傳，即使真跡已經亡佚了，其內容也可能保存在書畫文獻中，能夠較真實地保存作品的原貌。因此，顧嗣立對書畫文獻也給予了特别的重視。

顧嗣立在《元詩選》中，曾多次用書畫文獻中的文字來校訂别集或總集，甚至直接選錄書畫文獻中的作品，而將别集中的同一首詩附在後面作為參考。例如，《元詩選二集》所選謝應芳詩《中秋日玉山顧仲瑛邀翟明府份、陸良貴仁、秦文仲約等十人飲金粟塚上，酒酣賦詩，各成一首》，顧嗣立注曰：“此詩從倪原道畫《金粟塚燕集圖》錄入。本集云……與此小異。”可見，當書

畫文獻和別集收錄同一首作品而有差異時，顧嗣立優先選用書畫文獻中的內容。誠然，如果能夠親眼見到書畫作品的真跡，據之錄入，本無可厚非，但詩集編訂之時也有可能會修改潤色，以此詩而論，它出自《趙氏鐵網珊瑚》卷十四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二，儘管二書文獻來源比較可靠，但既然《龜巢稿》是謝應芳門人王著所編，還是應該以別集中所錄作為定稿，將書畫文獻中的異文以小注形式作為附錄。

顧嗣立自注出處的書畫文獻有5種，數量雖然不多，但每種收錄的元人書畫題跋很多。其中董泰初《長江偉觀圖卷》曾以《偉觀集》為名單獨流傳，亦可以視為總集，但顧嗣立没有明確提到《偉觀集》書名，所以仍然列在書畫文獻類。朱存理《鐵網珊瑚》、汪珂玉《珊瑚網》和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續記》是文獻比較可靠的書畫類著作，被收入《四庫全書》。這些書畫文獻的特點是整卷錄入編者收藏或經眼的書畫真跡，詳細抄錄其中的詩文題跋，比如《題水村圖卷》、《題菊山詩卷》、《題破窗風雨圖卷》、《送良常張氏詩卷》、《題友竹軒詩卷》和《題秀野軒詩卷》等，這些書畫卷中的元詩，都是《元詩選》選錄較多的。由於是不同作者的同題之作，衹要查出其中一首詩見於哪部著作，也就等於知道了所有詩的文獻出處。當然，由於有的書畫文獻並不是據真跡錄入，而是因襲前人的著錄，所以同一幅書畫遺卷可能會出現在很多不同的書畫著作中，在傳抄時往往發生訛誤。這就需要我們進行細緻的考辨，但難度很大，因為文獻中著錄的書畫卷很多已經亡佚了，在没有真跡對照的情況下，很多問題無法徹底解決，衹能運用文獻學的方法，追查其最早出處，考察其流

傳經過，從題跋中涉及的歷史文化知識和內容等去考辨其真偽。

但是，由於書畫文獻的整理和研究非常薄弱，可以借鑒的前人研究成果很少，本書也無法對《元詩選》選錄的書畫遺卷逐一進行考辨，祇能在覆核文獻來源的基礎上，對不同文獻中著錄有差異的作品加以簡單辨正。例如，《元詩選癸集》辛下選有“芝山老樵韓元璧”所作《題破窗風雨圖》，應當是出自《趙氏鐵網珊瑚》卷十五《王彥強破窗風雨卷》，朱存理《珊瑚木難》卷二也有著錄；而《元詩選三集》在宇文公諒《純節先生集》中重收了《題王叔明破窗風雨圖》一詩，並注云：“此詩一見《王立中破窗風雨圖卷》，題名韓元璧，詩亦小異。”[①] 這應當是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一所錄《王叔明破窗風雨圖並題卷》，楊鐮根據董其昌跋，從作品風格斷定該卷為偽作，認為畫是仿王蒙《聽雨樓圖》作，畫後題跋則是抄錄《王立中破窗風雨圖卷》致誤[②]。其實，如果考察一下卷中人物的交遊，就可以下一確切的結論了。王立中，字彥強，閬中人，至正末知松江府，工詩善畫。韓璧，字元璧，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官松江推官，為王立中下屬同僚。其《雲樵詩稿》卷二有《和王太守行水見寄十五韻》，卷五有《陪王太守遊西湖二首》、《陪王太守遊靈隱》、《陪王太守遊阿育王寺》，卷八有《和王彥強太守視水感懷見寄二首》，可見二人交往甚多。楊維楨晚年居松江，為王立中作《破窗風雨記》，與韓璧詩同載於《王立中破窗風雨卷》。據此，《元

① 顧嗣立《元詩選三集》，頁359。

② 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567。

詩選》重收之宇文公諒《題王叔明破窗風雨》詩乃韓璧所作，應該没什麼疑問了。

在顧嗣立徵引的書畫文獻中，有一部徹頭徹尾的僞書——明張泰階《寶繪録》。關於這部僞書，前人已經力辨其僞，但其對元代文學文獻研究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現在尚没有完全清除，不能不在這裏加以詳盡的考辨。張泰階，字爰平，雲間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其家有寶繪樓，自稱秘藏有晉、唐以來名畫數百餘件，編為《寶繪録》二十卷。此書被《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四列入書畫類存目，四庫館臣已經對其文獻問題提出兩個質疑。一是揆以事理，似乎不近情實，因為其中“如曹不興畫，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録》，已僅見其一龍首，不知泰階何緣得其《海戍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纍纍，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閻立本、吴道玄、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厠名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二是所列歷代諸家跋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余紹宋《書畫書録解題》卷六進一步引用了道光甲申（1824）吴修《青霞館論畫絶句》注云：

崇禎時有雲間張泰階者，集新造晉唐以來僞畫二百件，並刻為《寶繪録》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無家不備。宋以前諸圖皆趙松雪、俞紫芝、鄧善之、柯丹丘、黄大癡、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數人題識，終以文衡山，而不雜他人，覽之足以發笑。豈先流佈其書，後乃以僞畫出售，希得厚值邪？數十年間，余曾見十餘種，其詩跋乃一人所寫，用

松江粉黃箋居多[1]。

這段文字非常清楚地敘述了張泰階作偽的手段、動機，而且，吳修本人見過這些偽作，應當是不刊之論。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黄公望《大癡道人遺集》，就將《元詩選》從《寶繪錄》中所選的黄公望詩全部作為附錄，並加按語說："以上詩俱本之張泰階《寶繪錄》，此書捏造，不足信，今不取。"宗典《柯九思史料》附編了《柯氏偽託詩文》，將《寶繪錄》中所載柯九思詩文75篇，全部定為偽作。總之，《寶繪錄》中著錄的名畫和題跋，幾乎全部都是偽作，一般情況下應當棄之不用。但康熙年間顧嗣立對此偽書尚未警覺，亦未能加以辨别，故從《寶繪錄》中選錄了大量題畫詩。今人編纂的《全元文》也完全相信《寶繪錄》一書，輯錄了其中的全部題跋文。可見，對《寶繪錄》的辨偽，還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下面重點談談《元詩選》對《寶繪錄》的利用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

《寶繪錄》二十卷，卷一為總論、雜論等，卷二至卷十八前半部分為卷冊類，卷十八後半部分至卷二十為掛幅類，所著錄的晉、宋至元代的名畫中有元人題詩的就多達160多件，總計收詩455首，除趙孟頫、吳全節、楊維楨、張雨、危素各有幾首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題畫詩都是出自柯九思、高克恭、鄧文原、俞和、吳鎮、倪瓚、王蒙和黄公望八人之手。這些人都是元代畫壇第一流的畫家或書畫鑒賞家，但是，160多件名畫，在流傳過程

---

①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竟然沒有一個不甚知名的文人或官員經眼並留下題識，這不僅不合常理，與朱存理《珊瑚木難》、張丑《清河書畫舫》等可信度很高的文獻著錄的書畫遺跡亦大不相同，讓人一見就懷疑其出於僞託。

《寶繪錄》中的元人題跋大部分是出於張泰階僞造，有的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有的是抄襲竄改前人作品。例如，《寶繪錄》卷九著錄李成《江村秋晚圖》，俞和跋云："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二日觀清容先生所藏李咸熙畫卷妙絕，賦以短篇，但微言不足以盡之，慚媿。紫芝山人俞和並記。"吳鎮跋云："清容先生近得李成卷於京國，一日致書，請余題識，而益見其珍重之無已也，為賦長句，至正十五年（1355）春三月上浣梅道人吳鎮書。"此二跋明顯出於僞託，因為其中的清容先生是元代前期著名文人袁桷，他在泰定四年（1327）就已經離世了，怎麼可能在二十多年以後與俞和、吳鎮二人交往呢？這純粹是張泰階的捏造，僞跡斑斑可考，手段極不高明。

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從《寶繪錄》中選俞和詩多達 54 首，大部分都能找到作僞的源頭。例如，《寶繪錄》卷四俞和題《黃荃竹溪六逸圖》七絕，與元陳旅《安雅堂集》卷一同題作品完全一致，《安雅堂集》有元刻本存世，文獻非常可靠；卷八題《盧鴻仙山臺榭圖》二首，明徐有貞《武功集》卷二題為《蓬萊春曉圖》，衹有文字稍有小異；卷八題《關仝層巒秋靄圖》五言古詩一首，《珊瑚網》卷三七、《郁氏書畫題跋記》卷十一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五皆作明沈周《仿吳仲圭筆意並題》，而且，沈周《石田詩選》卷八也收錄了該詩，題為《題畫》，當為沈周

所作無疑。全詩十四句共七十字，張泰階竄改了其中九字，就僞託成了俞和詩，等等。由此可見，《寶繪錄》中的題畫詩從筆跡到内容都是出於張泰階的捏造，其作僞的主要方式是竄改元、明别集中的詩歌。儘管目前尚無法查出所有僞詩的文獻來源，但其内容的不可信應該是没有什麽疑問的了。

對書畫文獻的利用，除了辨僞之外，還有一個難題是時代問題。書畫目録雖然主要是按照題跋的時間先後順序依次著録，但很多名不見經傳的下層文人，尤其是易代之際的文人，在時代歸屬上很難分辨清楚。《元詩選》中收録了不少明初詩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爲在書畫卷中緊鄰在元人之後。由於古代人名檢索非常困難，我們在這裏也無意苛求古人，祇是想提出，這是編纂總集時不可迴避的一個棘手問題，今人也未必能夠很好地加以解决。

以上三類著作是顧嗣立《元詩選》的主要文獻來源。其餘的幾類著作，或者徵引的文獻很少，如類書，顧嗣立提及的祇有元劉應李《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種；或者徵引的數量雖然較多，但每一種收録的元詩很少，如雜家類，雖然顧嗣立徵引了 15 種，除了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陶宗儀《輟耕録》和李日華《六研齋筆記》等之外，其餘都祇有寥寥數首元詩可供選録。顧嗣立《元詩選》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對元詩進行輯佚，總集、地方志和書畫題跋是三大文獻來源。可以説，對這三類文獻的調查和研究情况，關係着元詩總集編纂質量的高低。

第二節　《元詩選》集外詩文獻來源核查

《元詩選》注明了所輯部分詩歌的文獻來源，這是其體例上值得可取之處；但其體例不夠完善的地方也正在於没有全部注明其文獻出處。前面提到，在全部 9803 首集外詩中，顧嗣立明確注明文獻出處的衹有 2042 首，而剩下的 7761 首，需要我們到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去核查。目前我們已經查出其中 6644 首詩的文獻出處，還有 1117 首來源不明。下面首先對核查的方法和步驟進行論述，以保證核查結果的精確度與可信度。

一、文獻核查方法

面對數量龐大的元詩文獻，要核查六七千首詩的文獻出處，我們一開始也是頭緒紛繁，有如大海撈針，但隨着對相關文獻的熟悉，逐漸摸索出了一些事半功倍的核查方法，現在把它總結出來，希望能夠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少許參考。

（一）推擴法

《元詩選》在體例上有一個不完善的地方，就是自注文獻來源有很大的隨意性。比如，顧嗣立注明某一首詩是選自何種書，但當另一首詩也是輯自同一種書時，也許就不加說明了。前面提到，顧嗣立自注徵引的文獻有 171 種，但大多數都衹有書名，偶爾提及作者，因此，我們首先要做的是考證這些書的存佚情況和

版本信息，其次是復核文獻來源，考察顧嗣立引書是否有誤，而最關鍵的是，以這 171 種書（少數幾種已經亡佚）作為核查範圍，進一步推擴到《元詩選》中沒有注明文獻來源的那些詩，考察其他作品是否也是出自這些文獻。

事實證明，這一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顧嗣立提及的 171 種書，是《元詩選》的主要文獻來源。除了顧嗣立明確注明出處的 2042 首詩外，《元詩選》中還有 5802 首以上也是出自這 171 種書。在運用這一核查方法時，我們有一些基本的原則。一是當同一首詩重見於不同文獻時，把核對文字異同作為取捨的首要標準。例如，《元詩選三集》選劉辰翁七言絕句《春晴》二首，見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卷四三和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八，但《天下同文集》第一首題作《絕句》，第二首題作《觀絮》，所以我們認為這兩首詩是來源於《元文類》。二是當不同文獻的文字沒有差異時，以時代先後作為取捨的標準之一。還是以劉辰翁《春晴》二首為例，明李伯璵《文翰類選大成》卷八三與《元文類》題目相同，但《元文類》是該詩的最早出處，所以，我們取《元文類》而不取《文翰類選大成》。總之，相對於明代和清初的文獻，我們優先以元代文獻作為首選來源。三是當同一首詩重見於不同類型的文獻時，優先選用內容比較可靠的文獻，首先是別集，其次是總集，再次是書畫文獻和地方文獻等。例如，《元詩選癸集》之丁選錄陳鈞《題通真觀》一詩，重見於《荆溪外紀》卷三和《成化毗陵志》卷三八。《荆溪外紀》屬於總集類，《成化毗陵志》是地方志，一般來說，地方志在文獻可靠性方面不如總集，所以，在統計文獻來源時，我們優先選擇《荆溪外紀》。當

然，上述原則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因為我們核查文獻來源的目的是為了驗證《元詩選》的文獻真偽，而不僅僅是還原其編纂過程。

（二）同題繫聯法

《元詩選》選錄了很多同題之作，衹要查到其中一首詩的出處，就能順藤摸瓜，繫聯出其他詩的文獻來源。換言之，也就是利用詩題中的關鍵字進行核查。前面提到的酬贈唱和總集，大部分都可以用同題繫聯法查出其文獻來源。例如，如果詩題是《春日田園雜興》，則應當是出自《月泉吟社詩集》；如果是酬贈"良夫"的詩，則來源於徐達左《金蘭集》；如果是奉簡"復見心"的詩，就可以去釋來復《澹遊集》中查找；如果詩題中有"南湖小集"、"景德禪院"，則見於《至正庚辛唱和詩》，等等。運用這一方法時，需要我們對元詩文獻非常熟悉，一看便知某一類詩應該到哪些文獻中去查找。當然，也有不少工具書可以利用。比如書畫卷中的詩，少則幾首，多則數十首，我們可以利用《歷代著錄畫目》、《中國書畫文獻索引》等書畫工具書來核查某一卷的文獻出處。

（三）地域核查法

地方志是《元詩選》的主要文獻來源之一。從地方志中選錄的詩，大多數與地方景致有關，衹要顧嗣立在小傳中注明了某位詩人的郡望或仕履，循着這一綫索去核查，必定會有所收穫。例如，《元詩選癸集》之丁選孟之普詩《馬陵道中》一首，小傳云："之普字□□，亞聖五十三代孫，官范縣令。"根據小傳提供的綫索，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山東范縣的地方志。該縣現存最早的方

志是嘉靖《范縣志》，經查對，卷六正好收有孟之普《馬陵道中》詩，共有兩首，由於《元詩選》是選本，衹選錄了其中第一首。現在正在編纂的《元詩全編》，可以把另一首也收錄進來。進一步核查，我們發現《元詩選癸集》丙集所選王輔《過馬陵》詩（頁 309），己上所選范栝《過廩邱》詩（頁 801）和郭夢起《過羊角城》詩，都是來源於或者參校了嘉靖《范縣志》。王輔和范栝都是范縣人，郭夢起則曾任范縣尹。

運用地域核查法時，要想迅速地查到所需文獻的出處，需要注意的是，核查对象的小傳一定要非常簡單，最好衹有籍貫或者當過一任地方官。特别是如果某人籍貫不詳，衹知道當過某地的縣令或總管，其人之詩就很有可能是出自該地的方志。假如換過很多地方任職，活動範圍比較寬，核查起來就很困難。

除詩人籍貫和仕履可供利用外，我們還可以通過詩題所包含的地域信息進行核查。例如，《元詩選癸集》之丁有達實帖木兒詩，小傳云："達實帖木兒字□□，□□人。官邢部侍郎。"小傳非常簡單，雖然有仕履，但所任非地方官，無法以之為據進行核查。而詩題作《岐山八景》，選錄了八首中的二首，這是我們能夠利用的唯一綫索。八景詩這類描寫地方景致的詩，一般衹有地方志中纔有。果然，我們在《萬曆岐山縣志》卷六中找到了達實帖木兒《岐山八景》中的三首，此外，《萬曆岐山縣志》中還有幾十首元詩，都是《元詩選》所失收的，正在編纂的《元詩全編》可以將這些詩全部編選進去。由此可見，核查《元詩選》的文獻來源，除了有助於對《元詩選》本身進行考訂外，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就是以此為綫索，對元詩文獻進行系統的調查，為今

後《元詩全編》的完善與訂補提供參考和借鑒。

（四）目錄分類法

顧嗣立提及的171種文獻，根據目錄學進行分類，主要涉及集部總集類、史部地理類、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和雜家類、小說家類等。因此，我們可以對元代至清初收錄元詩較多的文獻進行全面調查，編製出一份文獻核查書目。尤其是總集，要儘可能地竭澤而漁，窮盡史源。當然，運用這一方法的難度很大，僅憑一己之力，目前尚無法完成。近年來，筆者已經系統翻檢過的主要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等大型叢書中的總集。此外，通過各種途徑得知的選有元詩的文獻，則儘量去全國各大圖書館翻檢。

（五）排除法

在本章附錄的《〈元詩選〉采摭書目考》中，不少重要的元詩文獻，比如《永樂大典》、《詩淵》、《元藝圃集》、《檇李詩系》和《新安文獻志》等，都没有著錄於目。這些著作雖然收有大量元詩，而且《元詩選》文獻來源不詳的1117首詩中，也有不少詩在這些著作中能夠找到文獻出處。但是，從整體上加以考察，我們發現，顧嗣立應該没有徵引這些文獻，所以排除在《采摭書目》之外。例如，《元詩選癸集》辛上選錄韓履祥詩《懷惟則大師》一首，小傳非常簡單："履祥字□□，吳興人。"可見顧嗣立對韓履祥的生平事跡所知甚少。但《檇李詩系》卷七詳載韓履祥事跡："履祥字采芝，海鹽澉川人。能詩，工醫。洪武中為御醫，成祖尤加恩遇，巧扵對脈，言無不驗，董兩湖穀為撰傳。"韓履祥雖然是元末明初人，但依《元詩選》體例，凡在明朝為官者例

應入明詩。履祥是明初御醫，自然不應編在《元詩選》；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失誤，是因為顧嗣立没有見到《檇李詩系》，不知其生平仕履。因此，即使《元詩選》中有很多詩見於《檇李詩系》，我們也不認為該書是《元詩選》的徵引文獻。

二、已查文獻綜述

《元詩選》據元人别集以外的其他文獻輯錄的 9803 首集外詩，其中 7844 首見於顧嗣立提及的 171 種文獻；剩餘的 1959 首，衹能通過推擴法之外的其餘四種方法進行核查，目前已經查出 842 首，分散在 112 種書中，主要是總集、地方志、書畫文獻和筆記小說等。下面仍舊按照上一節體例，各舉數例以作說明。

（一）總集

顧嗣立在《元詩選》中没有提到書名，但實際上卻可能徵引的總集，目前已經考察出來的有 15 種。下面結合具體實例談談核查的依據和《元詩選》的取材情況。

1. 明謝鐸、黃孔昭《赤城詩集》六卷

《元詩選癸集》戊上自潘士驥以下選有六位黃岩人詩作，其中潘士驥詩題為《黃岩八景》，按常理推測應當見於地方志，但現存最早的《萬曆黃岩縣志》没有該詩，很可能是根據地方藝文總集錄入。黃岩屬浙江台州，台州轄黃岩、天台和仙居等縣，又稱赤城。明成化年間，謝鐸、黃孔昭輯錄台州一郡自宋宣和年間至明洪武、永樂兩朝之詩 361 首，編為《赤城詩集》六卷。潘士驥《黃岩八景》詩正見於該集卷三。進一步核查可以發現，《元詩選》總計有 44 首詩的最早出處是《赤城詩集》。

現存《赤城詩集》的最早版本是明成化十八年（1482）建陽書坊刻本，由於成書較早，文獻來源應當比較可靠。例如，上海圖書館所藏《元詩選癸集》鈔本之甲所選呂起猷《四時讀書樂》詩四首，席世臣在刊刻時將其删除。考厲鶚《宋詩紀事》卷八一引《仙居縣志》作宋翁森詩，清李鏡渠等輯翁森《一瓢稿賸稿》有這四首詩，《全宋詩》卷3593也據以收錄。因此，席世臣很可能認為該詩乃翁森所作，故加以删削。在没有查到這四首詩的最早出處時，我們也懷疑是《元詩選》誤收。但後來發現，這四首詩最早見於明成化刻本《赤城詩集》卷三，作者為呂起猷，從時間上來看，早於上述各種文獻，故最好還是存疑。

2. 明趙諫《東甌詩集》七卷、《續集》八卷、《補遺》一卷

《元詩選癸集》戊上自顧華以下，連續收錄了籍貫為浙江溫州、永嘉、瑞安、樂清、平陽等地的27位詩人、75首詩。根據地域核查法，我們首先查找了這些地方現存的所有方志，但方志中衹有零星的詩篇。數量如此眾多的地域性詩人，衹可能出現在地方藝文總集中。永嘉、瑞安、樂清和平陽四縣，在明清時皆屬溫州府，而溫州古稱東甌。明成化中，樂清蔡璞曾輯溫州一郡之詩，趙諫以其去取未善，因蔡本而重輯為《東甌詩集》七卷、《續集》八卷、《補遺》一卷。該集卷首有弘治十六年（1503）溫州知府鄧淮序和趙諫自序，應當就是成書年代。儘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列入總集類存目，但明代前期距元亡未遠，所收元人詩還是比較可靠的。

經核查，《東甌詩集》、《續集》和《補遺》選錄的元詩，總計有178首見於《元詩選》，而且是《元詩選》所選詩的最早出

處。更重要的是，《元詩選》的詩人小傳也大多沿襲了該集。例如，《元詩選癸集》之戊上謝雋伯小傳云：“雋伯字長父，永嘉鶴陽人，號偕山，所著有《和樵集》。”這段文字與《東甌詩集》卷五完全相同。由此可見，儘管顧嗣立没有注明《東甌詩集》的書名，但該集無疑是《元詩選》取材的重要來源。

（二）地方志

顧嗣立在《元詩選》中自注出處的地方志多達 60 種，實際徵引的數量當遠不止於此。顧嗣立參編的《御選元詩》，其《姓名爵里》的小注中就有 20 餘種地方志是《元詩選》没有注明的。這些詩，有的既見於《御選元詩》，又見於《元詩選》，但《元詩選》並非直接抄襲《御選元詩》，而是與之有同源關係。比如上文提到的例子，《御選元詩》卷七二選錄了達實帖木兒《岐山八景》中的一首，《御選元詩姓名爵里》注明出自《岐山縣志》，而《元詩選癸集》卻選錄了二首，明顯都是來源於《岐山縣志》。這很好地說明，顧嗣立《元詩選》從地方志中選錄的大量元詩，主要是他被徵入四朝詩館期間抄存的。

顧嗣立經眼的地方志，數量應當非常龐大。因為僅《元詩選》和《御選元詩》提及的就有 80 多種，這 80 多種不太可能是隨意挑撿出來的，應當是在全面翻檢的基礎上羅列出來的一小部分。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現存的明代方志有 963 種，清初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以前的有 1552 種，合計 2515 種。從理論上說，這些地方志，顧嗣立都有可能看到，而根據調查，《元詩選》徵引的的主要是明代方志。因此，我們將《元詩選》文獻來源核查的重點範圍確定為明代方志。目前已經查閱的明代

方志有 702 種，清初方志 451 種，合計 1153 種。這些方志中，經初步考察，《元詩選》徵引過的有 133 種（參見本章附錄《顧嗣立〈元詩選〉采摭書目》）。

（三）書畫文獻

書畫文獻種類很多，一般祇有著錄類會全文抄錄前人題跋。從元代到康熙年間，書畫著錄類著作屈指可數，較著名的除《元詩選》已經提及的 5 種外，尚有明朱存理《珊瑚木難》八卷，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十二卷、《真跡日錄》七卷，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六十卷，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八卷、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三卷等。據核查，《元詩選》中有 12 首詩最早見於《珊瑚木難》，20 首詩出自《清河書畫舫》，45 首詩來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因此，儘管顧嗣立没有提到這三部書的書名，但我們仍然認為《元詩選》徵引了這三種文獻。例如，上一節曾提到《元詩選二集》所選謝應芳詩《中秋日玉山顧仲瑛邀翟明府份、陸良貴仁、秦文仲約等十人飲金粟塚上，酒酣賦詩，各成一首》，顧嗣立自注此詩是從倪原道畫《金粟塚燕集圖》錄入，並利用謝應芳本集進行參校，顧嗣立的這段跋文，實際上是據《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二原文抄錄。這是《元詩選》徵引《式古堂書畫彙考》的鐵證。《式古堂書畫彙考》不完全是據真跡錄入，而是彙編諸書而成，其中也包括《清河書畫舫》等，因此，如果《元詩選》中的某詩重見於二書，文字上没有差異，我們一般優先選擇《清河書畫舫》等時代較早的文獻。

（四）筆記小説

元代的筆記没有唐、宋時期發達，較著名的祇有盛如梓《庶

齋老學叢談》、陶宗儀《輟耕錄》、孔齊《至正直記》和蔣正子《山房隨筆》等幾種。而且筆記中的文學史料價值主要是記載文人的遺聞軼事，可供《元詩選》取材的詩歌數量並不多。但元末明初得以復興的文言小說中，因故事情節發展的需要，反而附載了不少詩歌。最著名的是元人宋遠的《嬌紅記》，該書取材於北宋宣和年間汴人申純與表妹王嬌娘之間的愛情故事，哀豔感人，元、明、清三代曾多次被改編成戲曲，以孟稱舜的《嬌紅記》最為出色。其中申純和嬌娘的吟詠唱和之作多達數十首，《元詩選癸集》之壬集專收閨秀和釋道之作，選錄了王嬌紅詩 14 首。受《嬌紅記》影響，元末明初又出現了瞿佑《剪燈新話》、李昌祺《剪燈餘話》等文言小說集，其中的單篇作品中有很多女性或神鬼的吟詠之作，顧嗣立從中選錄的元詩多達 30 餘首。例如，從《剪燈新話》卷二《滕穆醉遊聚景園記》選錄了衛芳華詩 1 首，從《剪燈餘話》卷五《賈雲華還魂記》選錄了賈雲華詩 15 首，等等。但問題是，小說中的人物大多出於虛構，即使真有其人，所作之詩也未必出於主人公之手。比如《嬌紅記》，小說的故事時間是宋宣和年間，如果小說中的唱和詩真的是申純與王嬌紅所作，理應歸入宋詩；而如果是出於虛構或杜撰，則應當收錄在作者宋遠名下，就像《紅樓夢》中的詩詞都歸於曹雪芹一樣。又如賈雲華詩 15 首，由於小說中的賈雲華是故宋宮人，《全宋詩》就將其作為宋詩收錄，而《元詩選》收錄賈雲華其人，似乎没有什麼依據。此外，不僅小說的情節和人物可能沿襲前人，其中的詩歌也可能改編自前代作品。例如，《元詩選癸集》壬下選有劉妙容歌一首，與《平江紀事》文字大致相同，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元

皇慶元年（1312），應當也是出自筆記小說之類。但該詩在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作《晉神女宛轉歌》，這樣，由於文獻來源有誤，《元詩選》中就混入了六朝時期的詩歌。由此可見，筆記小說中改編、虛構或杜撰的詩文，其作者的歸屬、文獻的真偽一定要予以特別的重視和辨正。

三、結語

顧嗣立《元詩選》從大量的元詩文獻中選輯了 9803 首集外詩，我們利用各種方法查出了 8686 首的文獻來源。其中 5678 首來源於總集，約佔已查文獻的 65.4％；1289 首來源於地理類著作，約佔 14.8％；1031 首來源於書畫文獻，約佔 11.9％；173 首來源於筆記小說，約佔 2.0％；515 首來源於其他文獻，約佔 5.9％。通過對《元詩選》集外詩文獻來源的調查，我們知道，除了別集之外，顧嗣立利用最多的文獻是總集，其次是地理類著作和書畫文獻。今人編纂大型總集，尤其是元代詩文總集，也可以借鑒顧嗣立的經驗，重點考察這三類文獻。

誠如楊鐮所言，《元詩選》是元詩文獻研究的起點。祇有當我們查出了《元詩選》所選全部元詩的文獻來源，《元詩選》所選集外詩的文獻價值纔能被徹底取代。但據目前的核查結果，尚有千餘首元詩的最早出處是《元詩選》。因此，即使《元詩全編》問世，仍然會有相當多的詩祇能因襲《元詩選》。當然，我們核查《元詩選》文獻來源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考訂《元詩選》的訛誤，至於具體情況，本書下面兩章將有詳細論述。

附　錄　《元詩選》采摭書目考

凡　例

一、本目分正編和附編，正編為顧嗣立在《元詩選》中提及的書名目錄，計 338 種；附編為筆者考察《元詩選》文獻來源所得，計 112 種。總計 450 種。

二、本目按四部分類法編排，所列各書的分類標準主要依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並酌情進行調整。

三、本目正編，凡是顧嗣立在《元詩選》中提及的書名和作者，用宋體標示；同時在覆核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補充了部分書的卷數和版本等信息，用仿宋體並加［　］標明。版本一般衹注現存最早版本或通行本。

史　部

《元史》［二百一十卷，明宋濂等撰，明洪武三年內府刻本；中華書局點校本］

以上正史類 1 種

《楚紀》［六十卷］，明廖道南撰，［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以上雜史類1種

《南詔事略》，明顧應祥撰，［佚］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明鄭麟趾撰，［明景泰二年活字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安南志略》［十九卷］，元黎崱撰，［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以上載記類3種

《直隸志》，［不詳。按清初《直隸志》應當是指《畿輔通志》，現存僅康熙《畿輔通志》四十六卷一種，但《元詩選》所據非此本。］

《河南通志》，［不詳。按現存康熙以前的《河南通志》有五種：成化《河南總志》十九卷；嘉靖《河南通志》四十五卷；順治《河南通志》五十卷；康熙九年《河南通志》五十卷；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五十卷。其中以成化《河南總志》收錄元詩最多，但《元詩選》似乎未見此本；《元詩選》所據接近嘉靖《河南通志》和順治《河南通志》。］

《山東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山東通志》四十卷和康熙《山東通志》六十四卷，《元詩選》所引接近嘉靖《山東通志》。］

《山西志》，［不詳。按現存有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嘉靖《山西通志》三十二卷，萬曆《山西通志》三十卷，康熙《山西通志》三十二卷等四種，《元詩選》所引接近成化

《山西通志》。]

《陝西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陝西通志》四十卷，萬曆《陝西通志》三十五卷，康熙《陝西通志》三十二卷，《元詩選》非據上述三本。]

《江南志》，[不詳。按現存僅康熙《江南通志》七十六卷一種，但《元詩選》所據非此本。]

《浙江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康熙《浙江通志》五十卷，《元詩選》所引非此二種。]

《福建志》，[不詳。按現存有弘治《八閩通志》八十七卷，萬曆《閩大記》五十五卷，康熙《福建通志》六十四卷等，《元詩選》所引非以上三種。]

《閩書》[一百五十四卷，明何喬遠纂修，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江西通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嘉靖《江西省大志》七卷，萬曆《江西省大志》八卷，康熙《江西通志》五十四卷等。《元詩選》所據非上述四種。]

《湖廣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湖廣圖經志書》二十卷，萬曆《湖廣總志》九十八卷，康熙《湖廣通志》八十卷等，《元詩選》所據非上述三種。]

《廣東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四十卷，嘉靖《廣東通志》七十卷，萬曆《廣東通志》七十二卷，康熙《廣東通志》三十卷等，顧嗣立所見非上述四種。]

《廣西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廣西通志》六十卷，

萬曆《廣西通志》四十二卷，康熙《廣西通志》四十卷等三種，《元詩選》所引接近嘉靖《廣西通志》。]

[正德]《雲南通志》[四十四卷，明周季鳳纂修，明正德五年刻本；《天一閣續修方志叢書》本。按《元詩選》似乎還徵引了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十卷。]

[嘉靖]《全遼志》[六卷，明李輔、陳絳纂修，明嘉靖刻藍印本]

[萬曆]《順天府志》[六卷，明沈應文、張元芳纂修，明萬曆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懷慶府志》，[不詳。按現存有正德《懷慶府志》十二卷，嘉靖《懷慶府志》十三卷，順治《懷慶府志》十四卷，康熙《懷慶府志》十八卷。《元詩選》非據嘉靖《懷慶府志》，其餘三種未見。]

《新蔡縣志》，[不詳。按現存最早的是萬曆《新蔡縣志》八卷，但僅殘存前五卷，而《藝文志》在卷八，無法核查。另有康熙《新蔡縣志》八卷，未見。]

[萬曆]《沂州志》[十卷，明徐汝翼纂修，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康熙]《蒙陰縣志》[八卷，清劉德芳纂修，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文水縣志》，[已佚。按現存最早為康熙《文水縣志》，《元詩選》非據此本。]

《平陽府志》，[不詳。現存有正德《平陽志》殘卷，萬曆《平陽府志》十卷，康熙《平陽府志》三十六卷，《元詩

選》據據非萬曆本和康熙本，正德本未見。]

《蒲州志》，[不詳。按現存最早的是嘉靖《蒲州志》三卷，《元詩選》所引非此本。另有康熙《蒲州志》十二卷，未見。]

[萬曆]《洪洞縣志》[八卷，明喬因羽、晉朝臣纂修，明萬曆十九年刻本]

《聞喜縣志》，[已佚。按現存最早為順治《聞喜縣志》七卷，《元詩選》非據此本。]

[萬曆]《臨潼縣志》[四卷，明王聯芳、武之望纂修，明萬曆刻本]

《鄜縣志》，[不詳。按現僅存萬曆《鄜縣志》八卷，未見。]

[弘治]《溧陽縣志》[五卷]，明符觀纂修，[明弘治十一年刻本]

[洪武]《毗陵志》[十九卷]，明謝應芳纂修，[按今名洪武《常州府志》，清鈔本]

[洪武]《蘇州府志》[五十卷]，明盧熊纂修，[明洪武刻本；《中國方志叢書》本]

《吳江縣志》，[不詳，現存有弘治《吳江志》二十二卷，嘉靖《吳江縣志》二十八卷等多種，《元詩選》非據弘治本，嘉靖本未見。]

[嘉靖]《昆山縣志》[十六卷，明楊逢春、方鵬纂修，明嘉靖十七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正德]《松江府志》[三十二卷，明陳威、顧清等纂修，

明正德七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萬曆新修]《崇明縣志》[十卷，明張世臣、陳宇俊等纂修，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萬曆]《寧國府志》[二十卷，明陳俊、沈懋學等纂修，明萬曆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成化]《中都志》[十卷，明柳瑛纂修，明弘治元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泗州志》，[不詳。按現存有嘉靖《泗志備遺》三卷，萬曆《帝鄉紀略》十一卷，康熙《泗州通志》三十卷，康熙《泗州直隸州志》十八卷等四種，《元詩選》非據後三種，嘉靖本未見。]

[正德]《盱眙縣志》[二卷，明李天畀、陳惟淵纂修，明正德刻本]

[嘉靖]《建平縣志》[九卷，明連鑛、姚文燁纂修，明嘉靖十年刻本；《天一閣明代方志叢刊》本]

[弘治]《湖州府志》[二十四卷，明王珣、汪翁儀等纂修，清鈔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萬曆]《蘭溪縣志》[七卷，明程子鏊、徐魯源纂修，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故宫珍本叢刊》本]

[嘉靖]《桐廬縣志》[八卷，明屠繼祖、濮溉等纂修，殘存二卷，明嘉靖五年刻本]

[成化]《寧波郡志》[十卷，明張瓚、楊寔纂修，明成化刻本；《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紹興府志》，[不詳。按現存最早為萬曆《紹興府志》

五十卷，康熙年間曾三修。《元詩選》非據萬曆本，康熙本未見。]

《會稽志》，[不詳。按現存最早為萬曆《會稽縣志》十六卷，《元詩選》非據此本。另有兩種康熙本，未見。]

《青田縣志》，[佚。按現存最早是康熙《青田縣志》，《元詩選》所引為更早版本。]

《甌寧縣志》，[不詳。按據康熙三十三年甌寧知縣鄧其文題識，甌寧舊無縣志，現存最早的就是康熙《甌寧縣志》十三卷，但《元詩選》非據此本。]

[萬曆]《浦城縣志》[十六卷，明黎民範、陳玄藻纂修，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政和縣志》，[不詳。按現存有永樂《政和縣志》四卷、萬曆《政和縣志》八卷，《元詩選》非據萬曆本，永樂本未見。]

《漳州府志》，[不詳。按現存有正德《漳州府志》三十四卷，萬曆《漳州府志》三十八卷等，《元詩選》非據萬曆本，正德本未見。]

[嘉靖]《福寧州志》[十二卷，明陳應賓、閔文振纂修，明嘉靖十七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萬曆]《永新[縣]志》[八卷，明龔錫爵修，清永新縣署刻本]

《咸寧縣志》，[不詳。按現存僅康熙《咸寧縣志》十二卷，《元詩選》非據此本。]

《襄陽府志》，[不詳。按現存有天順《重刊襄陽郡志》

四卷，正德《襄陽府志》二十卷，萬曆《襄陽府志》五十一卷，順治《襄陽府志》三十四卷等多種。《元詩選》非據萬曆本，其餘三種未見。]

《安鄉縣志》，[佚。按現存最早是康熙《安鄉縣志》，顧嗣立所見非此本。]

[崇禎]《肇慶府志》[五十卷，明陸鏊、陳烜奎纂修，明崇禎十三年刻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本]

[嘉靖]《惠州府志》[十六卷，明姚良弼、楊載鳴纂修，明嘉靖三十五年刻藍印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綿州志》，[佚。按現存已無康熙以前志。]

[嘉靖]《保寧府志》[十四卷，明楊思震纂修，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石州志》，[佚。按石州為元前地名，治所在今山西省離石縣，已無康熙以前方志。]

以上地理類方志之屬 60 種

[萬曆]《閩都記》三十三卷，明王應山纂修、王毓德增修，清鈔本；方志出版社 2002 年版

[嘉靖]《涿州志》十二卷，明史直臣纂修，明嘉靖刻本

[嘉靖]《開州志》十卷，明孫巨鯨、王崇慶纂修，明嘉靖十三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嘉靖]《真定府志》三十三卷，明唐臣、雷禮纂修，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萬曆]《林縣志》八卷，明謝思聰等纂修，明萬曆刻本

［萬曆］《衛輝府志》十六卷，明侯大節纂修，明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輝縣志》，不詳。按《御選元詩》轉引，今存有嘉靖《輝縣志》十卷、萬曆《輝縣志》八卷、天啟《輝縣志》八卷、康熙《輝縣志》十八卷等，《元詩選》非據嘉靖本，其餘三本未見。

［嘉靖］《葉縣志》四卷，明邵苾、牛鳳纂修，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齊乘》六卷，元于欽纂修，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四庫全書》本

［天啟］《新泰縣志》十卷，明趙希顗、安選纂修，明天啟刻本

［康熙］《肥城縣志書》二卷，清尹任、尹足法纂修，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泰安州志》，不詳。按《御選元詩》轉引，今存有弘治《泰安州志》十卷，萬曆《泰安州志》六卷，康熙《泰安州志》四卷等，《元詩選》非據弘治本和康熙本，萬曆本未見。

［崇禎］《曲阜縣志》六卷，明孔弘毅纂修，明崇禎八年刻本

［萬曆］《汶上縣志》八卷，明栗可仕、王命新纂修，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順治］《單縣志》四卷，清徐化民纂修，清順治十一年刻本

［嘉靖］《范縣志》八卷，明宋時泰、王繹纂修，明嘉靖

十四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康熙]《臨清州志》四卷,清于睿明、胡悉寧纂修,清康熙十三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萬曆]《萊州府志》八卷,明龍文明、趙耀等纂修,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萬曆]《太原府志》二十六卷,明關廷訪、張慎言纂修,明萬曆四十年刻本

[嘉靖]《太原縣志》六卷,明高汝行纂修,明嘉靖三十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隆慶]《襄陵縣志》十二卷,明宋韓、吕調元纂修,隆慶二年刻本

[弘治]《潞州志》十二卷,明馬暾纂修,明弘治刻本

[康熙]《黎城縣志》四卷,程大夏、李御纂修,康熙二十一年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正德]《大同府志》十八卷,明張欽纂修,明正德十年刻嘉靖增修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嘉靖]《涇陽縣志》十二卷,明連應魁、李錦纂修,明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萬曆]《重修岐山縣志》六卷,明于邦棟、南宮纂修,明萬曆十九年刻本

[正德]《姑蘇志》六十卷,明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明正德元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四庫全書》本

《無錫縣志》四卷,無名氏纂修,《四庫全書》本

［崇禎］《江陰縣志》八卷，明馮士仁修，徐遵湯、周高起纂，明崇禎十三年刻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本

［嘉靖］《新修靖江縣志》八卷，明王叔杲、朱得之纂修，明隆慶三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嘉靖］《徐州志》十二卷，明梅守德、任子龍纂修，明嘉靖刻本；《中國方志叢書》本

［嘉靖］《沛縣志》十卷，明王治、馬偉等纂修，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正德］《安慶府志》三十一卷，明胡纘宗纂修，明嘉靖二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萬曆］《池州府志》十卷，明李思恭、丁紹軾纂修，明萬曆刻本

［萬曆］《舒城縣志》十卷，明陳魁士等纂修，明萬曆八年刻本

［成化］《杭州府志》六十三卷，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明成化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萬曆］《餘杭縣志》十卷，明戴日強纂修，明萬曆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康熙］《昌化縣志》十卷，清謝廷璣纂修，清康熙間鈔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弘治］《嘉興府志》三十二卷，明柳琰纂修，明弘治五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天啟］《海鹽縣圖經》十六卷，明樊維城、胡震亨纂

修，明天啟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嘉靖］《武義縣志》五卷，明黄春纂修，明嘉靖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弘治］《衢州府志》十六卷，明沈傑等纂修，明弘治十六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萬曆］《續修嚴州府志》二十四卷，明楊守仁、吕昌期等纂修，明萬曆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嘉靖］《淳安縣志》十七卷，明姚鳴鸞、吴鳴鳳纂修，明嘉靖三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康熙］《鄞縣志》二十四卷，清汪源澤、聞性道纂修，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成化］《新昌縣志》十六卷，明李楫、莫旦纂修，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康熙］《臨海縣志》十五卷，清洪若皋纂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中國方志叢書》本

［萬曆］《黄岩縣志》七卷，明袁應祺、牟汝忠等纂修，明萬曆七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弘治］《溫州府志》二十二卷，明鄧淮、王瓚纂修，明弘治十六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嘉靖］《瑞安縣志》十卷，明劉畿、朱綽纂修，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成化］《處州府志》十八卷，明郭忠、劉宣纂修，明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嘉靖］《建寧府志》二十一卷，明范嵩、汪佃纂修，明

嘉靖二十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順治］《浦城縣志》十二卷，清李葆貞、梅眉季纂修，清順治八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弘治］《將樂縣志》十四卷，明李敏纂修，明弘治十八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萬曆］《邵武府志》六十四卷，明韓國藩、侯袞等纂修，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嘉靖］《寧德縣志》四卷，明閔文振纂修，明嘉靖十七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萬曆］《新修南昌府志》三十卷，明范淶、章潢纂修，明萬曆十六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嘉靖］《豐乘》十卷，明李貴纂修，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正德］《瑞州府志》十四卷，明鄺璠、熊相纂修，明正德十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康熙］《浮粱縣志》九卷，清陳淯、王臨元纂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康熙］《湖口縣志》十卷，清范之煥、陳啟禧纂修，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正德］《南康府志》十卷，明陳霖纂修，明正德十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萬曆］《黄岡縣志》十卷，明茅瑞徵、吕元音纂修，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嘉靖］《蘄州志》九卷，明甘澤纂修，明嘉靖九年刻

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天啟]《荊門州志》十四卷，明徐天祐、葵大羹纂修，明天啟刻本

[嘉靖]《湘潭縣志》二卷，明陳應信、胡東陵纂修，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康熙]《茶陵州志》二十三卷，清趙國宣、彭廉纂修，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故宮珍本叢刊》本

[康熙]《邵陽縣志》十六卷，清張起鵾、劉慶祁纂修，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弘治]《永州府志》十卷，明姚鐃、沈鍾纂修，明弘治八年刻本；《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叢刊續編》本

《郴州志》，不詳。按《御選元詩》轉引。今存有萬曆《郴州志》二十卷。康熙《郴州總志》十二卷等，《元詩選》非據以上二本。

[嘉靖]《香山縣志》八卷，明鄧遷、黃佐纂修，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

[康熙]《新會縣志》十八卷，清賈雒英、薛起蛟纂修，清康熙三十年刻本；《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康熙]《大理府志》三十卷，清李斯佺、黃元治纂修，清康熙刻本

以上地理類方志之屬附編 73 種

《龍虎山志》[三卷]，元元明善撰，[《續編》一卷，元周召撰，元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茅山志》［十五卷］，元劉大彬撰，［元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雁山志》，明僧永升撰，［已佚］

《虎丘山志》［一卷］、《總集》［一卷］，明王賓輯，［明成化二十二年劉輝刻本］

《震澤編》［八卷，明蔡升、王鏊撰，明弘治十八年林世遠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京口三山志》［十卷，明張萊撰，明正德七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明田汝成撰，［明嘉靖二十六年嚴寬刻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58 年版］

《泰山志》［四卷］，明汪子卿撰，［明嘉靖刻本］

《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明釋無盡撰，［明萬曆幽溪講堂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武夷山志》，明卓有見、有守撰，［已佚。按《千頃堂書目》作《武夷小志》］

《徑山志》［十四卷，明宋奎光撰，明天啟四年李燁然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羅浮志》，［不詳。按今存有明黎民表《羅浮山志》十二卷，王希文《羅浮山志》十四卷，韓鳴鸞《羅浮志略》二卷等，未見。］

《五嶽志》，陳文燭撰，［存亡不詳］

《定山石室志》［十六卷，又名《七星岩志》，清韓作棟

撰。存亡不詳。按《四庫全書總目》曾著錄。]

以上地理類山水志之屬 14 種

《齊雲山志》五卷，明魯點輯，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嵩書》二十二卷，明傅梅輯，明萬曆四十年自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惠山古今考》十卷、《附録》三卷，明談修撰，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天平志》六卷，明釋宗鬯輯，清鈔本

《穹窿山志》六卷，清向球、李標輯，清康熙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以上地理類山水志之屬附編 5 種

《靈隱志》，釋白珩輯，[已佚]

《麻姑山志》，鄔鳴雷輯，[已佚]

《石鼓書院志》，汪玩輯，[已佚]

以上地理類專志之屬 3 種

《淞故述》[一卷，明楊樞撰，《藝海珠塵》本]

《蘇談》[一卷]，明楊循吉撰，[《學海類編》本]

《晉安逸志》，[佚]

以上地理類雜志之屬 3 種

《名跡錄》[七卷]，明朱珪輯，[清傳抄明隆慶二年錢穀鈔本；《四庫全書》本]

以上目錄類1種

以上史部正編86種，附編78種，合計164種。

子　部

《長江偉觀圖卷》，[又名《偉觀集》]，元董旭畫並題，元人題，[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本]

《鐵網珊瑚》[十六卷，舊題]明朱存理輯，[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書畫題跋記》[十二卷、《續記》十二卷]，明郁逢慶輯，[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珊瑚網》[四十八卷]，明汪砢玉輯，[清初鈔本；《四庫全書》本]

《寶繪錄》[二十卷]，明張泰階輯，[明崇禎六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以上藝術類書畫之屬5種

《珊瑚木難》八卷，明朱存理輯，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清河書畫舫》十二卷，明張丑輯，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真跡日錄》三卷，明張丑撰，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式古堂書畫彙考》六十卷，清卞永譽輯，清康熙二十一年自刻本；《四庫全書》本

以上藝術類書畫之屬附編 4 種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前集一百卷、後集三十四卷］，元劉應李編，［明初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以上類書類 1 種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刻本；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續夷堅志》［二卷］，金元好問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中華書局 1986 年版］

《癸辛雜識》［六卷］，宋周密撰，［明鈔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88 年版］

《志雅堂雜鈔》［一卷］，宋周密撰，［明鈔本；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 版］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元盛如梓撰，［明嘉靖元年柳僉鈔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春夢錄》［一卷］，元鄭禧撰，［《說郛》本］

《［南村］輟耕錄》［三十卷］，明陶宗儀撰，［明成化十年刻本；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草木子》［四卷］，明葉子奇撰，［明正德十一年葉溥刻本；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續稿》七卷］，明郎瑛撰，［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菽園雜記》［十五卷］，明陸容撰，［《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堯山堂外紀》［一百卷］，明蔣一葵撰，［明萬曆刻本；《四庫全書》本］

《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明李日華撰，［明天啟、崇禎刻清康熙重修本；《四庫全書》本］

《山樵暇語》［十卷］，明俞弁撰，［明鈔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濯纓亭筆記》，明戴冠撰，［存亡不詳］

《蘭溪遺事》，［已佚］

以上雜家類 15 種

《山房隨筆》一卷、《補遺》一卷，元蔣子正撰，明嘉靖二十三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本

《元氏掖庭記》一卷，明陶宗儀撰，《說郛》本

《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明葉盛撰，明刻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80 年版

《儼山外集》四十卷，明陸深撰，明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陸楫刻本；《四庫全書》本

《徐氏筆精》八卷，明徐𤊹撰，明崇禎五年邵捷春刻本；《四庫全書》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清王士禛撰，清康熙刻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以上雜家類附編 6 種

《嬌紅記》一卷，元宋遠撰，明王世貞輯《豔異編》本

《剪燈新話》四卷，附錄一卷，明瞿佑撰，明刻本；古典文學出版 1957 年版

《剪燈餘話》四卷，明李昌祺撰，明刻本；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

以上小說家類附編 3 種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元李志常撰，[《正統道藏》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甘水仙源錄》[十卷]，元李道謙編，[《正統道藏》本]

以上道家類 2 種

以上子部正編 23 種，附編 13 種，合計 36 種。

集　部

元人別集 [167 種，略]

[按參見本文第三章]

《蟻術詩選》［八卷］，元邵亨貞撰，［明汪稷校訂，明隆慶六年汪稷好德軒刻本；《宛委别藏》本］

《東里文集》［二十五卷］，明楊士奇撰，［明正統刻正德十年沈玹補修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98 年版］

《翠屏集》［四卷］，明張以寧撰，［明宣德三年刻本；《四庫全書》本］

《鼓枻稿》［一卷］，明虞堪撰，［清初鈔本；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本］

《眉庵集》［十二卷、《補遺》一卷］，明楊基撰，［明成化二十一年張習刻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三編》本］

《靜居集》［六卷］，明張羽撰，［明弘治四年張習刻本；《四庫全書》本］

《其間集》，明譚貞默撰，［已佚］

以上别集類 174 種

《湖山類稿》五卷，宋汪元量撰，清鈔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登西臺慟哭記注》一卷，宋謝翱撰，明張丁注，明鈔本；《四庫全書》本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明高啟撰，明刻本；《四庫全書》本；［《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明釋宗泐撰，明永樂

刻本，《四庫全書》本

《希澹園詩集》三卷，明虞堪撰，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升庵先生文集》八十一卷，明楊慎撰，明萬曆二十九年刻本；《四庫全書》本

以上別集類附編 6 種

《光岳英華》[十五卷]，明許中麗輯，[明洪武十九年自刻遞修本]

《鼓吹續編》[九卷]，明朱紹、[朱積編，明初日新書堂刻本；朝鮮古活字本，未見。按《四庫全書總目》存目類著錄，成書於永樂二十二年。]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李伯璵、馮厚輯，[明成化淮府刻弘治十四年、嘉靖二十五年遞修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驪珠雜錄》[十卷，一作《驪珠隨錄》]，明楊儀編，[明萃清齋鈔本，殘存五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宋元六十一家集》[二百七十三卷]，明潘是仁輯，[明萬曆四十三年自刻天啟二年重修本]

《石倉十二代詩選》[五百零六卷]，明曹學佺編，[明崇禎刻殘本；《四庫全書》本]

[新刻]《五倫詩選》[一卷，明李攀龍輯]，明胡文煥編[《格致叢書》本]

以上總集類通代之屬 7 種

《中州集》[十卷]，金元好問輯，[元至大三年曹氏進德齋刻遞修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1959年版]

《天下同文》[前甲集五十卷，殘存四十三卷]，元周南瑞輯，[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忠義集》[七卷]，元趙景良輯，[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四庫全書》本]

《元文類》[七十卷]，元蘇天爵輯，[明嘉靖十六年晉藩刻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

《皇元風雅》[前集六卷、後集六卷]，元傅習、孫存吾編，[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

《皇元風雅》，元蔣易輯，[現存有兩種版本，一為三十卷本，有元建陽張氏梅溪書院刻本，《宛委別藏》本等；一為十卷本，有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影元刊本]

《大雅集》[八卷]，元賴良輯，[清初曹氏倦圃鈔本；《四庫全書》本；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影洪武本]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明偶桓輯，[清初鈔本；《四庫全書》本]

《元音》[十二卷]，明孫原理輯，[明初刻遞修本；《四庫全書》本]

《皇明雅頌正音》[五卷]，明劉仔肩輯，[明洪武三年王舉直刻本，《四庫全書》本]

《元詩體要》[十四卷]，明宋緒輯，[明宣德八年姚肇刻本，明正德十四年遼藩朱寵涭刻本，《四庫全書》本]

《滄海遺珠》[四卷]，明沐昂輯，[明成化十三年陳璨刻本，《四庫全書》本]

《元詩正體》[四卷]，明符觀輯，[清康熙刻本]

《明僧弘秀集》[十三卷]，明毛晉輯，[明崇禎十六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列朝詩集》[八十一卷]，清錢謙益輯，[清順治九年毛晉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本]

《元詩類選》，曾應珪輯，[存亡不詳]

以上總集類斷代之屬 16 種

《宋詩拾遺》二十三卷，元陳世隆輯，清鈔本；《續修四庫全書》本

《盛明百家詩》三百二十四卷，明俞憲編，明嘉靖、隆慶間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以上總集類斷代之屬附編 2 種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元房祺輯，[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 1958 年版]

《金精風月》[二卷]，元蘇天弌輯，[明嘉靖三十年葉天與刻本]

《宛陵群英集》[二十八卷]，元汪澤民輯，[佚。按今僅存《四庫全書》本《宛陵群英集》十二卷]

《岳陽紀勝［彙編］》［四卷，明梅淳輯，明萬曆十三年張振先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釣臺集》，明鄺時同、李叔恢輯，［佚］

《釣臺拾遺集》［四卷］，明章琥輯，［明刻清遞修本］

《宛雅》［十卷，明梅鼎祚輯，清初刻本］

《荆溪外紀》［二十五卷，明沈敕輯，明嘉靖二十四年宇村書屋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練音》，明翟校輯，［按今存本為《練音集補》四卷、附卷一卷、外卷一卷，明翟校輯，清王輔銘補輯，清乾隆八年金尚東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姚江逸詩》［十五卷，清黄宗羲］、鄔景從輯，［清康熙南雷懷謝堂刻五十七年倪繼宗重修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瓊臺雜詠》，［佚］

《莆陽詩編》，謝承霖輯，［佚］

《吳興詩選》，［不詳］

以上總集類地方藝文之屬 13 種

《赤城詩集》六卷，明謝鐸、黄孔照輯，明成化十八年建陽書坊刻本

《潞公軒詩》三卷，明王泰輯，明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東甌詩集》七卷、《續集》八卷、《補遺》一卷，明趙諫輯，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昆山雜詠》二十八卷，明俞允文輯，明隆慶四年孟紹曾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青溪詩集》六卷，明徐楚輯，明嘉靖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源文獻》十八卷，明何炯輯，明萬曆二十五年程朝京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太白樓集》三卷，明唐禎輯，明萬曆二十五年唐氏刻本

《金華詩粹》十二卷，明阮元聲、戴應鼇輯，明崇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善權寺古今文錄》十卷，明釋方策輯，清嘉慶九年鈔本，《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甬上耆舊詩》三十卷，清胡文學、李鄴嗣輯，清康熙十五年胡氏敬義堂刻本，《四庫全書》本

《東陽歷朝詩》九卷，清董肇勳輯，清乾隆五十三年學耨堂刻本

《岡州遺稿》六卷，清顧嗣協、顧嗣立輯，清康熙四十九年綠屏書屋刻本

以上總集類地方藝文之屬附編 12 種

《月泉吟社集》[一卷]，宋吳渭輯，[《說郛》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圭塘欸乃集》[一卷]，元許有壬等撰，[清初曹氏倦圃鈔本；《四庫全書》本]

《至正庚辛唱和集》[一卷]，元郁遵輯，[《玉雨堂叢書》本]

《掀篷唱和詩》，元何宗姚、石抹宜孫等撰，［佚］

《西湖竹枝集》［一卷］，元楊維楨等撰，［明刻本；《叢書集成續編》本］

《草堂雅集》，元顧瑛輯，［不詳。按現存《草堂雅集》的版本主要有三種：《四庫全書》本十四卷，元刊本十六卷，清鈔本十七。《元詩選》較接近元刊本。］

《玉山名勝集》，元顧瑛輯，［不詳。按《玉山名勝集》版本複雜，未一一考察，本文所據為《四庫全書》本《玉山名勝集》八卷、《外集》一卷］

《玉山紀遊》［一卷］，明袁華編，［清鈔本；《四庫全書》本］

《澮遊集》［三卷］，明釋來復輯，［清鈔本；《續修四庫全書》本］

《敦交集》［一卷］，元魏壽延輯，［清初鈔本；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本］

《靜安八詠詩集》［一卷］，明釋壽寧輯，［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石田山房詩》，［又名《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元毛永貞輯，［《正統道藏》本］

《壺山文會集》，元方時舉輯，［佚］

《金蘭集》三卷，明徐達左輯，清初曹氏倦圃鈔本；清乾隆二十四年澥溪草堂刻本

以上總集類酬贈唱和之屬 14 種

《詩女史》[十四卷、《拾遺》一卷，明田藝蘅輯，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彤管遺編》[二十卷]，明酈琥輯，[明隆慶元年自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以上總集類閨秀之屬 2 種

《古今名媛彙詩》二十卷，明鄭文昂輯，明泰昌元年張正嶽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以上總集類閨秀之屬附編 1 種

《明經書院考評》，休寧陳氏家藏本

以上總集類科舉之屬 1 種

《歸田詩話》(又作《存齋詩話》)，明瞿佑撰，[明成化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今人周維德編《全明詩話》本]

《詩藪》[二十卷]，明胡應麟撰，[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以上詩文評類 2 種

以上集部正編 229 種，附編 21 種，合計 250 種。

以上正編 338 種，附編 112 種，合計 450 種。

第五章
《元詩選》詩人傳記訂誤

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二集和三集選錄了 339 位詩人；殘存的未刻稿選錄了 27 人；顧嗣立、席世臣《元詩選癸集》選錄了 2332 人，除去無名氏 96 人，得元詩作者 2236 人。綜合以上三部分，顧嗣立《元詩選》系列共收元代詩人 2602 人，是迄今為止收錄詩人最多的元詩總集。除《元詩選癸集》之癸集所收 437 人是生平不可考的詩人外，其餘詩人基本上都以時代為序編排，大部分都有小傳，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中就有 1084 人的傳記以《元詩選癸集》作為唯一的史料來源，足以證明《元詩選》對元代詩人生平研究的重要意義。

儘管顧嗣立對《元詩選》所選詩人的傳記進行過考訂，但由於數量龐大，所依據的文獻來源又極其複雜，以當時的學術條件，難免發生種種訛誤。楊鐮目前正在編纂《元詩全編》，對此作過相關研究，可惜迄今為止尚未將其研究成果全部公開發表。2003 年，他在《元詩史》中曾指出："《元詩選癸集》目錄列出的這 2253 位元詩人，有不少是屬於一人數出的。經具體考證，

《元詩選癸集》收入的元代詩人，實際是近 1900 人。”[①] 也就是說，楊鐮認為《元詩選癸集》中有 300 餘人不應該列為元代詩人。2007 年，他在《元詩文獻新證》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元詩選癸集》曾編錄了 2200 位元代詩人的詩篇，是《全元詩》之前，收入詩人最多的元詩總集。在逐一與詩篇、與詩人生平對應的研究過程中，竟然發現其中近 800 人實際上不應該列入：或是重複收入（頂多的先後收入四次），或是因為誤讀文獻，收入了不在範圍之中的人。”[②] 筆者認為，無論是 300 餘人還是近 800 人，都不大可能是《元詩選癸集》重出或誤收詩人的實際數字，而很可能是由於時代斷限的標準不同所致。《元詩選》收錄了很多金、宋遺民和元遺民詩人，就《元詩選》而言，這是有其理由的，《元詩全編》很可能把這部分詩人排除在外。本書既然是對《元詩選》進行研究，就必須遵循《元詩選》自身的體例，對於宋、金、元和元、明易代之際的詩人，從今人的眼光來看應該入宋、入金或入明的，除非與《元詩選》自身的體例不符，否則，本書不認為是《元詩選》的訛誤。

參考學術界已有的公開成果，經我們的獨立研究，顧嗣立《元詩選》與顧嗣立、席世臣《元詩選癸集》重出的詩人有 31 人，誤收的詩人有 63 人，另有 38 人存疑待考。此外，我們還對 101 位小傳有訛誤的詩人進行了考訂，包括姓名、字號、籍貫、

---

① 楊鐮《元詩史》，頁 38。按《元詩選癸集》收錄的詩人，《元詩史》註腳作 2253 人，正文作 2235 人，應以正文為准。

② 楊鐮《元詩文獻新證》。

仕履和生卒年等方面。

第一節　《元詩選》重出誤收詩人考

《元詩選》收錄的 2602 位詩人，由於文獻來源不同，或者生平事跡不詳，顧嗣立在編選時出現了疏忽，因而重收或誤收了不少詩人。本書試圖對此作一全面考察，限於學識和時間，下文祇列舉經查考為確鑿有據者，但想必還有不少失誤或遺漏之處，希學界同行不吝賜教。

一、《元詩選》重出詩人考

《元詩選》中的重出詩人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同人同名或異名重出，這是由於文獻來源不同、編者偶有失檢造成的；另一種情況是同人名、字、號重出，這是由於詩人生平事跡不詳或者文字訛誤造成的。比如，某人的字、號不詳，《元詩選》就幾次重複收入，實際上卻是同一個人。

（一）同名或異名重出

1. 張玉孃、張氏

《元詩選三集》選錄張玉孃《蘭雪集》；《元詩選癸集》壬上又據《草木子》卷四選錄張氏詩二首，稱“張氏不知誰氏女，善屬文”（頁 506）。所選詩《寄外兄弟二首》也重見於《元詩選三集》，乃《山之高三章》之前兩章（頁 733）。

2. 馬世德、馬世德

馬世德，字元臣，西域雍古人，占籍浚儀（今河南開封）。馬祖常從弟，登進士第，累官刑部尚書。《元詩選癸集》丁集錄有《過靈泉寺二絕》（頁 399），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作《按部過靈泉寺二絕》，《元詩選癸集》應該也是據地方志錄入。癸集上又據《虎丘山志》輯錄《遊虎丘》詩一首（頁 1713）①。

3. 斡玉倫徒、斡玉麟圖、王倫徒

斡玉倫徒，字克莊，號海樵，河西唐兀氏。舉進士，為虞集門生。歷官福建廉訪副使、侍御史等。曾為虞集刊刻《道園學古錄》於福建。《元詩選癸集》據不同的文獻來源重收了三次，分別作斡玉倫徒（丁集頁 425）、斡玉麟圖（戊集下 664）和王倫徒（戊集下 705）②。人重，但詩不重出。

4. 張政、張政

《元詩選癸集》戊上有"張政，臨漳人"，選《汝河》詩一首（頁 495），出處不詳；癸下又據《河南通志》重收同人同詩（頁 1769）。

5. 周幕溪、周幕溪

《元詩選癸集》癸上據傅習、孫存吾《元風雅》後集卷四輯錄周幕溪《岳陽樓》詩一首（頁 1624），癸下又據《岳陽紀勝》輯錄同人同詩（頁 1737）。

---

① 楊鐮指出："在《元詩選癸集》中，馬世德一人兩見，一是丁集錄有《遊虎丘》詩一首；一是癸集上錄有《過靈泉寺二絕》。"見其《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43。按楊鐮所指二詩順序顛倒。

② 參見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352。

6. 鎦廉、劉廉

《元詩選癸集》辛下據《文翰類選大成》輯錄鎦廉詩三首（頁 1275），癸下又據《江南志》輯錄劉廉《歌風臺》詩一首（頁 1799），但該詩已見於辛集，且小篆文常借用“鎦”字為“劉”，二者當是同一人。

7. 金元素、金原素

金元素（約 1310－1378），原名哈剌，字元素，號葵陽，西域拂林人。至順元年（1330）進士，元文宗賜姓“金”，故稱金元素。《元詩選癸集》丁集據成化《中都志》卷八輯錄金元素詩一首（頁 424），癸下又據《浙江志》輯金原素詩二首（頁 1807），當是同一人①。人重，詩未重出。

8. 戴元、戴元

《元詩選癸集》己上輯戴元《遊三洲岩》詩一首（頁 786），並撰有簡短小傳；但癸下又據《廣東志》輯錄同人同詩（頁 1832），作者生平不可考。很顯然，這是因為文獻來源不同，偶爾失檢，所以重收。

9. 别羅沙、别里沙

《元詩選癸集》丁集據《西湖竹枝集》輯色目人别里沙詩一首（頁 385），戊集又據《天台山方外志》輯别羅沙詩一首（頁 659），《元統元年進士錄》載其生平事跡甚詳，二者當是同一人②。

①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研究》，《文學遺產》2002 年第 1 期。

② 參見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頁 284－285。

（二）名、字、號分立

1. 張翔、張翱、張雄飛

張翔，字雄飛，河西唐兀氏。元延祐首科進士。有《張雄飛詩集》。《元詩選癸集》丁集作“張翔，字雄飛，西河人”（頁421）。丙集重收張雄飛，誤以為名，字則不詳（頁 275）。丁集又誤作張翱而重出（頁 394）①。一人重出三次，但詩不重出。

2. 貢師道、貢道父

貢師道，字道甫，宣城人，貢奎從子。累官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以忤時，出補嘉興路治中。《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據《宛雅》卷五輯貢師道詩 2 首（頁 800）。丁集又據《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輯貢道父詩 1 首（頁 442）。“父”字與“甫”字可通用。而且其中有“退食公庭一事無”、“我今佐郡媿庸愚”之句，揣摩詩意，是出放外任時所作，與貢師道經歷相符，當為同一人無疑。

3. 陳安、陳克明［盟］

《元詩選癸集》辛下：“陳安，字克盟，金溪人。”（頁 1276）據《光岳英華》、《列朝詩集》等輯錄其詩 9 首。己上又據《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輯錄陳克明詩 11 首，生平不詳（頁 746）。然其中《送友人詔還宣城》、《效唐人賦宮人入道》、《中秋有感》、《題高理瞻所藏小景圖》等 4 首與辛集所選陳安詩重出，二者當是同一人，祇因《文翰類選大成》將“盟”字誤作“明”，顧嗣立遂誤以為兩人。

---

①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新證》；又見《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281。

4. 林景英、林德芳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據《東甌詩續集》卷四輯林景英詩 9 首，小傳云："景英字德芳，號隱山，永嘉平陽人。"（頁 726）癸集上又據《茅山志》輯林德芳詩 1 首（頁 1710）。

5. 楊椿、楊子壽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輯楊椿詩 3 首（頁 935）。癸集下又據《浙江志》輯楊子壽《岳王墓》詩 1 首（頁 1801）。據正德《姑蘇志》卷五三，楊椿，字子壽，其先由蜀遷吳，元末守土赴難。

6. 董彝、董宗文

《元詩選癸集》辛上據《元詩體要》卷十二輯董彝詩 1 首（頁 1240），己下據《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輯錄董宗文詩 4 首（頁 911—912），其中最後 1 首《省官宴試闈諸公於滕王閣次總管李子威韻》與董彝詩重出。因顧嗣立不知"宗文"即是董彝之字，失檢而重收。

7. 張楧、張菊存

張楧（1260—1325），字仲實，號菊存，錢塘人。《元詩選癸集》甲集據《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十五、《珊瑚網》卷三十輯錄張楧詩 2 首；因不知菊存即張楧號，又在己集下據《輟耕錄》卷十一輯"張菊存"詩 1 首①。

8. 郭鈺、郭彥章

① 按楊鐮《元詩文獻研究》已指出張楧、張菊存重收，但說《御選元詩》是張楧詩的文獻來源，則未必準確。有關《御選元詩》與《元詩選》的關係，可參看本書前面的相關論述。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輯郭彥章詩 2 首，中華書局整理本的校勘記已指出，郭彥章與《元詩選初集》所錄郭鈺當為同一人，因詩未重出而仍舊加以收錄（頁 1134）。

9. 韓璧［璧］、韓元璧［璧］

韓璧（1300—1367），字元璧，又字奎璘，號雲樵，一號璧翁，别號芝山老樵，江西樂平縣豐樂鄉毖竈里（今屬萬年縣）人。至正二十二年（1362）敕授承仕郎、松江推官。至正二十七年（1367）松江城破，偕一子赴水死。有詩集《雲樵詩稿》八卷，今存。《元詩選癸集》己集下錄有韓璧《靜安八詠》，小傳稱："璧字璧翁，饒州人。"（頁 874）又於辛集下錄有韓元璧《題破窗風雨圖》詩一首，小傳稱"元璧字□□，□□人。自號芝山老樵"（頁 1325—1326）。二者實為同一人，而"璧"字乃"璧"之誤[①]。

10. 韓文璵、韓與玉

《元詩選癸集》辛集下據《鐵網珊瑚》輯錄韓文璵《春草軒詩》1 首（頁 1323），又於同卷據同書輯錄韓與玉《題倪幻霞良常草堂圖》1 首（頁 1334）。考元張翥《蛻庵集》卷四有《寄韓文璵與玉》詩，可知與玉即是文璵之字。

11. 韓信同、韓中村

韓信同（1252—1332），字伯循，號中村，福寧州寧德（今屬福建）人。《元詩選癸集》戊集下錄韓信同詩 5 首（頁 650—

① 參見拙作《元人别集〈雲樵詩稿〉及其注釋的發現與文獻價值》，《文獻》2007 年第 4 期。

652)；又於癸集上錄韓中村詩 5 首，其中《岳王墓》詩 1 首重出（頁 1651－1652）。

12. 張崇、張彥高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據《元音》卷十一錄張崇《古行路難》詩 1 首，小傳稱："張崇，字彥高，東平人。"（頁 497）癸集上又據《文翰類選大成》卷三五輯錄張彥高同一首詩（頁 1687）。

13. 蘇壽元、蘇仁仲

蘇壽元，字仁仲，號北溪，為蔣易師，生平及詩皆見蔣易所編《元風雅》卷二七。《元詩選癸集》甲集據《元風雅》輯蘇壽元詩 3 首（頁 35－36）；又於癸集上據《文翰類選大成》輯蘇仁仲《水退》、《和雷壑先生韻》詩 2 首（頁 1697）。人重，詩亦重出。

14. 華晞顏、華以愚

華晞顏，字以愚，無錫人，華幼武之叔，隱居不仕。《元詩選癸集》辛集上輯華以愚詩 2 首（1203）；癸集上又據《虎丘山志》錄華晞顏詩 1 首（頁 1714）。人重，詩不重。

15. 吳毅、吳近江［仁］

吳毅，字近仁，富陽人。《元詩選癸集》己集下輯錄吳毅詩 2 首（頁 859），又據《岳陽紀勝彙編》卷三輯吳近江《題君山吹笛圖》詩 1 首（頁 1733），"江"字是"仁"字之誤，而近仁是吳毅之字。該詩在元賴良《大雅集》卷七中即署吳毅作，與己集所收吳毅詩重出。

16. 杜仁傑、杜止軒

杜仁傑（1198－約 1277），字仲梁，號止軒，濟南人。《元

詩選三集》據蔣易《元風雅》輯杜仁傑詩24首，題為《善夫先生集》。《元詩選癸集》癸集下又據《河南志》輯杜止軒詩2首（頁1774）。人重出，但詩不重。

17. 張天英、張南渠

張天英，字羲上，自號石渠居士，又號南渠（或作楠渠），浙江永嘉人。《元詩選三集》據《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乾坤清氣》、《東甌詩續集》等輯其詩62首。《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江南志》輯張南渠詩1首（頁1792）。人重，詩未重出。

18. 魯貞、魯起元[1]

魯貞，字起元，號桐山老農，浙江開化人，隱居不仕，有《桐山老農集》四卷，今存，然顧嗣立未見。《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據康熙《衢州府志》卷三輯錄魯貞詩1首（頁756），該詩見於《桐山老農集》卷四；又據《江西志》輯魯起元詩2首（頁1817）。

19. 劉中孚、劉志行、劉梅南

劉中孚，字志行，號梅南，江西吉水人，登進士第，歷官藤州、鐔津縣尹，知英德州。《元詩選癸集》庚集上輯劉中孚詩3首（頁962－963）。癸集下據《廣西志》分別選劉梅南詩4首（頁1835）、劉志行詩1首（頁1840），清汪森《粵西詩載》卷六、卷十四皆題劉志行作。

---

① 按《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已指出其為重收。參見鄧紹基、楊鐮《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頁348。

（三）存疑

《元詩選癸集》中的一些詩人很可能是重收，但因文獻闕失，找不到其他佐證，衹能暫時存疑。

1. 劉深、劉深

《元詩選癸集》甲集據《忠義集》卷七輯劉深詩 1 首，小傳云："劉深，字子長。"（頁 132）癸集上又據《荆溪外紀》卷七輯劉深詩 1 首（頁 1716）。疑為同一人，但暫時找不出二詩作者的聯繫。

2. 毛南翰、毛翰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據《赤城詩集》卷四輯毛南翰詩 1 首，小傳云："南翰字彝仲，黄岩人。元末舉鄮山書院山長，有文集。"（頁 814）庚集下據《敦交集》輯毛翰詩 2 首，小傳云："毛翰，字儀仲，天台人。"（頁 1122）黄岩與天台皆屬浙江台州，二人名、字和里籍都很接近，因疑實為同一人，然别無佐證，衹能存疑。

3. 沈敬明、沈敬明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據《金蘭集》輯沈敬明詩 1 首，小傳稱"沈敬明，字伯熙，吴郡人"（頁 1021）。辛集上又據書畫卷輯沈敬明《友竹軒詩》1 首（頁 1191），字里不詳，因疑為同一人。然《趙氏鐵網珊瑚》卷十同詩後署"東陽沈敬明"。一為吴郡人，一為東陽人，里籍不同，疑不能明。

4. 常真、南宫常真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據《至正庚辛唱和詩》輯常真詩 1 首，字里不詳（頁 1232）。小傳中已懷疑《金蘭集》中的南宫常真是

同一人，因未得確據，故兩存之，在辛集下收南宮常真詩 1 首（頁 1309）。南宮既可作姓氏，又可作地名，因無確證，目前仍然衹能存疑。

5. 馬志仁、馬志仁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據《文翰類選大成》輯馬志仁詩 3 首，小傳云："志仁字子尚，□□人。家有尚志齋。"（頁 686）癸集下據《江西志》輯馬志仁詩 1 首。（1820）疑為同一人，但還需要證據。

6. 張守中、張守中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據《大雅集》輯張守中詩 3 首（頁 1202）；癸集下又據卓有見《武夷山志》輯錄同名作者詩 1 首，然衷仲孺《武夷山志》卷十三作"裴守中"，姑存疑俟考。

綜上所述，《元詩選》中重出的詩人有 28 人，其中 3 人重複出現 3 次，其餘均出現兩次，故《元詩選》共有 31 人因重收而應該合併，另有 6 人存疑俟考。此外，因詩人重出而重收的詩有 16 首。

二、《元詩選》誤收詩人考

《元詩選》誤收了不少宋代以前或明代的詩人，還誤收了一些並不存在的詩人，其原因或者是文獻來源有誤，或者是誤讀文獻，或者是出於編纂過程的失誤。此外，由於元代立國時間較短，如果將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的很多詩人排除在元代之外，則元詩的範圍非常狹窄。因此，本書采取比較寬泛的做法，對於宋

元易代之際的詩人，不管是否為遺民，都不認為是《元詩選》誤收的詩人；對於元明之際的詩人，衹要未曾仕於明朝，也不認為是《元詩選》的失誤。至於時代不明、無法確考的詩人，如果文獻中有歧異，則附錄於後，以待進一步考證。下面根據時代先後分別加以考述。

（一）誤收宋代及宋代以前詩人

1. 李古

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宮室類收有《涼軒》詩三首，分屬於三人，其中李古、李鵬二人的小傳云："李古，閩人，元進士。""李鵬，元校書郎、比陽縣令。"因此，《元詩選癸集》丁集輯錄二人之詩（頁 378、453），小傳也沿襲了《山西通志》。但二人其實是北宋仁宗時人。據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涼軒詩石碣，在儀門內。宋嘉祐六年辛丑八月二十日，縣令吳戭字舜舉立石並題額，男進士柬之書。同時作詩者杜叔獻、樊宗簡、呂希彥、趙中逵、黃通、郎凡、趙□、柳說、張鍔、陳庸、陳規、李實、李鵬、張允、王秠、辟疆、江泳、李古並郯為十九人。"雍正《山西通志》雖然時代晚於成化《山西通志》，但其所據材料為石刻文獻，有立石的具體年代及題額等，文獻來源比較可靠。《全宋詩》卷 678 有李古其人，小傳稱宋仁宗嘉祐間進士。

2. 李鵬

參見上文李古條。《全宋詩》卷 689 有其人。

3. 黃廉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黃廉詩 2 首，應當是出自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小傳云："官學士、提舉保甲。"（頁 387）然黃

廉（1034－1092）實為北宋人，是黃庭堅的叔父。事跡詳《山谷別集》卷八《叔父給事行狀》和《宋史》卷三四七本傳。據《宋史》本傳，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於王安石。又，《宋史》卷一九二《兵志》第一四五："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河北則狄諮、劉定；陝西則張山甫；河東則黃廉、王崇。"可見黃廉曾參與王安石變法，正是在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時出任提舉保甲的。《元詩選癸集》所選黃廉詩《陵川勵俗》云："去年校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賜袍。今年兩科取進士，落鉤連引十三鼇。"這裏描述的武舉的興盛，明顯與元代史實不符，因為元代不設武舉。因此，黃廉是宋人無疑。《全宋詩》卷 726 有其人。

4. 范鼎臣

《元詩選癸集》丁集收范鼎臣詩 1 首（頁 404），也是出自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小傳稱其為職方員外郎，然元代没有這一官職。考宋張舜民《畫墁錄》有同名人，地望為山西河中，與《元詩選癸集》所選之范鼎臣當為同一人。《全宋詩》失采，可資補遺。

5. 李建中

《元詩選癸集》丁集收李建中詩 2 首（頁 405），小傳稱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亦非元代官職，實為宋人。李建中（945－1013），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宋史》卷四四一有傳。《全宋詩》卷 47 有其人。

6. 句龍緯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句龍緯詩 1 首（頁 408），該詩又見於《御選元詩》卷二十，《御選元詩・姓名爵里一》云："句龍緯，官太常博士，見《荆門志》。"據查，萬曆《荆門州志》卷十二有其人其詩，但没有明確題署時代。而嘉靖《荆州府志》卷十一作宋人。考宋劉摯《忠肅集》卷十五有《題句龍緯職方海棠軒》詩，《宋詩紀事》卷十五亦作宋慶曆時人。《全宋詩》卷 399 收錄。

7. 章詢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大理寺丞章詢詩 1 首（頁 408），出處不詳。然大理寺丞也不是元代官職。《全宋詩》卷 398 據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八輯其詩，小傳稱宋仁宗時以大理寺丞監永州市征。考《玉海》卷一四六"嘉祐兵車拒馬車"條："嘉祐三年六月十九日，章詢造陣脚兵車，賜帛五十匹。"① 應該就是其人。

8. 閻詢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閻詢詩 2 首（頁 422−423），小傳僅稱閻詢為轉運使，其餘事跡不詳。然閻詢實為北宋人，字議道，鳳翔人。歷官河東轉運使，知邠、同二州等。《宋史》卷三三三有傳。邠、同二州皆在山西，而癸集所選 2 詩皆來源於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應該就是其人。《全宋詩》卷 226 僅收詩 1 首，《元詩選癸集》所收 2 首皆可為之補遺。

9. 李周

① 王應麟《玉海》，廣陵書社影印本，2003 年。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轉運使李周詩《華清》1首（頁424），來源不明。但據《宋詩紀事》卷三三，李周在元祐初直龍圖閣，充陝西轉運使。其《華清》詩作於元祐四年春二月。《宋詩紀事》所依據的史料源於“驪山刻石”，應當可靠。《全宋詩》卷431收錄。

10. 趙鼎

《元詩選癸集》丁集趙鼎小傳云：“官尚書祠部郎中，出知兗州。”（頁453）尚書祠部郎中不是元代官職，趙鼎應是宋人。《元詩選癸集》所選趙鼎詩，《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下即作宋趙鼎《孔廟古檜》。

11. 李秠

《元詩選癸集》丁集據《麻姑山志》卷十二錄南城知縣李秠《麻姑山》詩（頁455）。然據《明一統志》卷五三，李秠知南城縣在宋元豐中，詩題則作《紅泉》。《全宋詩》失收。

12. 薛昌朝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邠州知軍事薛昌朝（頁462），然據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九二：“神宗元豐元年九月丁亥，檢詳兵房文字、殿中丞薛昌朝知邠州。”[①] 可知薛昌朝是北宋時人。《全宋詩》卷875有其人，收詩1首，但不是《元詩選癸集》所收詩，可據之補遺。

13. 王元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收王元《聽琴》詩，小傳云：“王元字

①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年。

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每中夜得句，妻黃氏輒先起，烯火具紙筆以待屬草。"（頁 653）然《詩話總龜》卷十、《五代詩話》卷七、《全唐詩》卷七六二皆作唐人，陳尚君考證為宋初人[①]。《全宋詩》卷 15 有其人其詩。而《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三四、《御選宋詩》卷四四作王元妻黃氏詩。不管是王元詩還是其妻黃氏詩，王元都不可能是元人，因為《詩話總龜》、《錦繡萬花谷》皆出自宋人之手。

14. 梅花尼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據鄺璩《彤管遺編》收梅花尼一家，見於《元詩選癸集》鈔本，詩後有小注云："此詩見羅大經《鶴林玉露》[按乙編卷六]，是宋時尼，不知鄺璩何所據也。"（頁 1475）應當是出自顧嗣立未定稿，而席世臣刊刻時已刪去，中華書局整理本又據鈔本補。據卞樂波考證，梅花詩可能是宋時的禪宗常用表示悟道之詩，為當時人所慣用，故作者署名多有歧說[②]，但不是出自元人之手。

15. 吳仁叔妻韓氏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收吳仁叔妻韓氏《折簡復外》詩，應當是來源於《古今名媛彙詩》卷十一。小傳有按語："《詩女史》作郭暉妻。"（頁 1491）《宋詩紀事》卷八七引宋葉夢得《岩下放言》亦作郭暉妻。不管作者是誰，該詩已出現在宋代以前的文獻

① 參見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詩考》，《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35。

② 卞東波《讀稀見漢籍〈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劄記》，《古籍研究》2006 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 年。

中，不應當看作元詩。

16. 李黨學女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據《詩女史》卷十二收錄李黨學女《詠巴家富詩》（頁 1492）。該詩也見於宋葉夢得《岩下放言》，應當是宋人所作。

17. 宋［朱］之才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據蔣易《元風雅》卷二九收宋之才詩《寓言二首》，生平事跡不詳（頁 1630），但元好問《中州集》卷二作朱之才，小傳云："之才字師美，洛西三鄉人，宋崇寧間登科，入齊為諫官，坐直言黜為泗水令，尋乞閑退，寓居嵫陽，因而家焉。昆弟數人皆有文名。師美自號慶霖居士，有《霖堂集》傳於世。"當依《中州集》作北宋末年人。《全金詩》收錄。

18. 周竹坡

宋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號竹坡老人。《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據《元詩體要》收周竹坡詩二首（頁 1667），誤，清陳焯《宋元詩會》卷三二已辨之。

19. 蔡正甫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有蔡正甫《野鷹來》詩（頁 1691），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卷三五，作者生平不詳。蔡正甫即金人蔡珪，該詩最早見於《中州集》卷一。《全金詩》收錄。

20. 甄良友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甄良友《洞庭湖》詩（頁 1732），該詩《永樂大典》卷 2261 引作宋甄良友《岳陽樓望洞庭》。甄良友，原名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徙樂清，紹興二十四年

（1154）進士[①]。《全宋詩》卷 2125 有其人，錄詩 8 首。

21. 李炎子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李炎子，來源於《岳陽紀勝》（頁 1732）。李炎子，字雲仲，號竹溪，邵武人，主要活動年代為南宋，與劉克莊同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九有《李炎子詩卷》，《宋詩紀事》卷六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十皆有傳。卞東波對其生平有詳考[②]。《元詩選癸集》所選《君山》詩，《全宋詩》失收，可據之補。

22. 詹師文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錄詹師文詩 1 首（頁 1759）。考《福建通志》卷四七有詹師文，字叔簡，崇安人。慶元二年（1196）進士。調婺源尉，再調江西憲司，秩滿歸。與真德秀、鄒應龍交遊，有《幔亭遺稿》、《通典編要》等。應當就是其人。《全宋詩》失收。

23. 裴處權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河南志》輯裴處權《題故盧諫議書堂》詩（頁 1777）。盧諫議即唐盧鴻，一名鴻一，字浩然，祖籍范陽（今河北涿州），後徙居洛陽，隱於嵩山。開元五年（717）徵召，拜諫議大夫。固辭，乃詔許還山，廣學廬，聚徒五百人。工詩，善書畫，《全唐詩》存詩 10 首[③]。裴處權所題詠的

---

①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

② 參見卞東波《以〈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補宋詩人小傳》，《文獻》2006 年第 1 期。

③ 參見周勳初先生主編《唐詩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74。

就是盧鴻書堂。元代文獻中並無裴處權其人，而唐代有裴處權，文宗朝官戶部員外郎，大中時遷司封郎中，出為河南少尹，其行跡很可能遊至嵩山。考宋朱長文《墨池編》卷六著錄有唐裴處權《題鴻臚書堂詩》，惜僅存詩題，然"鴻臚"應當是"盧鴻"之誤，《題盧鴻書堂詩》就是《河南志》中的《題故盧諫議書堂》。唐裴處權詩，在《全唐詩》中已不存一首，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亦未見其詩，卻意外地保存在《元詩選癸集》中。詩歌文獻流傳中的離奇曲折，於此可見一斑。

24. 謝彥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陝西志》輯謝彥《驪山》詩一首（頁1789），然據《宋詩紀事》卷三八引"驪山刻石"，該詩作於北宋政和年間。該石拓片現藏國家圖書館，題作"溫泉詩刻"[①]。《全宋詩》卷1678有其人其詩。

25. 王居安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江南志》輯王居安詩1首（頁1797），該詩明謝鐸《赤城詩集》卷一作宋王居安，《全宋詩》卷2736據以輯錄。王居安，字資道，黃岩人，淳熙十四年（1187）舉進士，授徽州推官，十年不調。《宋史》卷四〇五有傳[②]。徽州在清初屬江南省，而《江南志》所錄王居安詩為《考試當塗次

① 參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冊42，頁59。

② 關於王居安生平，承卞東波告之，尚可參見張繼定《王居安生卒年考略》，《南宋名臣王居安研究》"研究考證篇"，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又王兆鵬《宋代十三家詞人生卒年考辨》，《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3期。

池陽崎嶇山行題石》，當塗、池陽與徽州在南宋皆屬江南東路，與徽州推官王居安之行跡相符，當為宋人。

26. 嚴丹丘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江南志》輯錄嚴丹丘《塗山操》1首（頁1799）。嚴丹丘即宋嚴羽，字儀卿，一字丹丘，邵武人。該詩見嚴羽《滄浪集》卷三。

27. 齊祖之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浙江志》輯齊祖之《觀潮》詩1首（頁1802），該詩又見於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四。齊祖之，名齊唐，會稽人，北宋天聖八年（1030）進士。《全宋詩》卷163有其人。

28. 齊唐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又據《浙江志》輯齊唐詩一首（頁1811），屬重出、誤收詩人，參見上一條。然《元詩選癸集》所收《定善寺》詩為五律，《全宋詩》卷163僅錄前四句，題作《題上虞南塔院》，可據《元詩選癸集》補全。

29. 陳銘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輯陳銘詩3首，亦出自《浙江志》（頁1805）。然《宋詩紀事》卷五五引《嘉興府志》，陳銘，字日新，玉山人，淳熙八年（1181）進士。《全宋詩》卷2675有其人，但僅收詩1首，可據《元詩選癸集》補遺。

30. 翁逢龍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翁逢龍，生平不詳（頁1809）。《詩淵》載其詩5首，作宋人。據《宋詩紀事》卷六五，翁逢龍，號

石龜，四明人，嘉熙中官平江通判。又，據寶慶《四明志》卷十，逢龍為嘉定十年（1217）吳潛榜進士。

31. 石敏若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石敏若《柳花》詩，小傳稱來自書畫卷遺跡（頁 1842）。然該詩已見於宋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五，據《宋詩紀事》卷三五，石敏若，名石懋，蕪湖人，元符三年（1100）進士，宣和元年（1119）中辭科，仕止密州教授。而元好問《中州集》卷一作高士談詩，並稱此詩嘗載石敏若《橘林集》中，然高士談集是其子特夫手錄，恐無誤收者，故從之。不管作者是石敏若還是高士談，皆非元人。《元詩選癸集》之所以誤收，應當是誤讀文獻所致。因為該詩見於《珊瑚網》卷十《郭天錫手抄諸賢遺稿》，遂誤作元人詩。《全宋詩》卷 1478 有其人。

32. 移剌霖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輯移剌霖詩 3 首（頁 657－658），生平不詳，小傳注明出自《臨潼縣志》，然萬曆《臨潼縣志》作金人，不知是顧嗣立所據版本即誤作元人，還是誤讀文獻所致。據《增補中州集》卷五一，移剌霖，字仲澤，進士。承安間（1196－1200）任陝西路按察使，泰和間（1201－1208）任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①]。《全金詩》有其人。

① 按《增補中州集》卷五一載移剌霖詩《驪山有感二首》，《全遼金詩》據以收錄。然《元詩選癸集》所錄另一首《華清》則為其所遺漏。閻鳳梧、康金聲主編《全遼金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446。

（二）誤收並不存在的詩人

《元詩選癸集》誤收了不少並不存在的詩人，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將筆記、小說中的虛構人物認假成真；二是所據文獻來源因文字訛誤而生造的詩人；三是因作品有誤而不應保留的詩人。

1. 小說中的虛構人物

（1）王嬌紅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收王嬌紅詩 14 首（頁 1492－1494），來源於元宋遠所撰文言小說《嬌紅記》。小說純屬虛構，而且故事發生時間是宋宣和年間，不應該作為元代閨秀詩收錄。

（2）賈雲華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據《剪燈餘話》卷五《賈雲華還魂記》輯賈雲華詩（頁 1496－1498）。故事中的賈雲華，名娉娉，錢塘人，宋賈平章女，與魏生有指腹約，因父母毀約絕食而亡。楊鐮《元詩史》已指出，《全宋詩》卷 3586 不應列入賈雲華，《元詩選》亦不應列賈雲華詩，因為實無其人①。

（3）劉妙容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收劉妙容歌 1 首（頁 1585），來源不明，但小傳中的敘事與《平江紀事》文字相近，應當是取材於筆記之類。不僅人物是虛構，而且詩也是來源於前代文獻。該詩在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就已收錄，題作《晉神女宛轉歌》。

（4）衛芳華

① 楊鐮《元詩史》，頁 560。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有衛芳華詩（頁 1586），出自《剪燈新話》卷二。故事發生在元延祐初，永嘉士人滕穆夜遊臨安聚景園，與宋理宗朝宮人衛芳華相遇甚歡。這純屬子虛烏有之事。

2. 因文字訛誤生造出來的詩人

（1）錢無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釣臺集》收錢無《釣臺》詩 1 首（頁 1729）。該詩見於元宋無《翠寒集》，題作《子陵祠堂》。錢無是宋無之誤。

（2）于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于岩（頁 1731），“于”是“千”字之誤，千岩是南宋詩人蕭德藻[①]。

（3）宋綱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直隸志》輯錄宋綱詩《題道者山》1 首（頁 1768）。“宋綱”實際上是“宋褧”之誤，該詩見於宋褧《燕石集》卷二，《元詩選二集》也加以選錄（頁 504），是同題五言古詩的前六句。

（4）曹溍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從《山西志》選曹溍詩《李陵臺》1 首（頁 1786）。該詩見於黃溍《黃文獻公集》卷一，可知“曹”字是“黃”字之誤。

（5）周北山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江南志》輯周北山詩《神遊臺》1

---

① 參見本章第四章第一節。

首（頁 1795），該詩周權《此山詩集》卷二題作《高郵府神遊臺》。此山是周權之號，《江南志》誤作“北山”，《元詩選癸集》沿其誤。

（6）陳原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陳原詩《狼山》（頁 1795），也是出自《江南志》。但該詩見於成廷珪《居竹軒詩集》卷二，題作《登狼山醉題僧壁》，《元詩選二集》據以選錄。考成廷珪字原常，“陳原”很可能是由“成原常”訛變出來的。

（7）江文璟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據《石田山房詩》輯汪文璟詩 1 首，小傳稱：“汪文璟，字良臣，□□人。”（頁 898）癸集下又據《福建志》輯江文璟詩 1 首（頁 1830）。《元人傳記資料索引》指出“江”字為“汪”字之訛[1]。

3. 因作品誤收或重收而不應保留的詩人

（1）李仕興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李仕興（頁 386），字里不詳，曾官翰林學士承旨。所選詩《抵楚門》應當是來源於弘治《溫州府志》卷二二，但該詩見於李士瞻《經濟文集》卷六。李士瞻（1313－1367），字彥聞，先世南陽人，徙居荆門。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事跡詳《經濟文集》附錄行狀、墓志等。查考有關史料，李士瞻並無李仕興之名或字，應當是地方志誤載。

（2）蕭宇

① 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580。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據《光岳英華》卷五輯錄蕭宇《錢唐懷古》詩（頁 1685），然《元詩選二集》作釋宗衍詩。宗衍有《碧山堂集》，顧嗣立是據原集錄入，不應有誤。不管元代有無蕭宇其人，既然作品有誤，人也不應保留。

（3）翁植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翁植詩《武夷山》1 首（頁 1760），該詩又見於熊鉌《勿軒集》卷八，題作《入武夷山二首》，此其二。

（4）王評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河南志》輯錄王評詩《蔡中郎斷碑》（頁 1769），該詩乃唐代詩人王建所作。王建《王司馬集》卷八、《唐百家詩選》卷十三皆收錄，作《題酸棗縣蔡中郎碑》。蓋王建評《蔡中郎碑》，簡稱王評《蔡中郎斷碑》，因而致誤。

（5）吳壽仁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江南志》輯吳壽仁詩《慧山泉》（頁 1793），然《草堂雅集》卷三作吳克恭詩，《元詩選三集》收錄。吳克恭（？－1352），字寅夫，文獻中未見其以壽仁為名或字。

（6）姚楚山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姚楚山《臥牛山》詩（頁 1822），來源於《湖廣志》，《明一統志》卷六一也作元姚楚山詩。然該詩見於高啟《高青丘集》卷十五，題作《石牛》，方志所載不可靠。

（7）吳從正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吳從正《戴嵩放牧圖》詩（頁

1844)，應當是據李日華《六研齋二筆》卷一輯錄。然宋張耒《柯山集》卷三已有此詩；宋祝穆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九也作張耒詩。

(8) 程一寧或鄧元宏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據陶宗儀《元氏掖庭記》輯元順帝時宮人程一寧詩《登翠鸞樓》(頁 1483)，但該詩《元詩體要》卷四作鄧元宏《宮詞》，鈔本《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重收，而席世臣刻本無，中華書局點校本據鈔本補錄(頁 1666)。二詩的作者衹能有一個，但由於文獻不足，暫時衹能兩存。

(三) 誤收明代詩人

《元詩選》選錄元、明之際詩人的標準是，凡入明為官者皆作明人。由於編者對很多易代之際詩人的生平不瞭解，尤其是據書畫遺卷輯錄的詩人，往往衹有郡望和姓名，很難辨別是否入元還是入明。本書衹是就目前聞見所及，在此稍加訂正，他日再作深入考辨。

1. 秦景容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秦景容，字裕伯。大名人。官高密尹。"(頁 448) 所選二詩中有《高密八景》一首，應當是據地方志選錄。但秦景容除在元末官高密縣尹外，至正二十一年(1361) 累遷福建行省郎中。而據《弇山堂別集》卷八"非翰林官主試"條，秦景容於明洪武三年 (1370) 官治書侍御史；據明黃佐《翰林記》卷十七，洪武中又官侍讀學士，故依例應入明。

2. 杜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據《青田縣志》輯杜瑩《西池古梅》

詩（頁 608）。然杜瑩實為明嘉靖時人[①]。

3. 杭琪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選杭琪《題破窗風雨圖》詩（頁 1004），作者生平不詳。然據《弇山堂別集》卷四八“明戶部尚書表”，杭琪元末歸附，洪武二年（1369）任戶部尚書，本年降陝西知州，卒。依例當入明詩。

4. 薛穆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從《金蘭集》選薛穆詩多首，小傳云：“穆字公遠，吳淞人，自號北澗生。”（頁 1060）其出處不詳。然據《畫史會要》卷四，薛穆精於畫，洪武中以人才授柳州府通判，例應入明。

5. 陳世昌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有錢塘陳彥博《題破窗風雨》詩（頁 1089），事跡不詳。據《大明一統志》卷三九，陳世昌，字彥博。至正初由布衣入為翰林編修，明洪武初徵修禮書，授太常博士。

6. 王受益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有王受益《題董泰初長江偉觀圖》詩（頁 1106），據《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七，王受益，字子謙，至正二十二年（1362）中鄉試，授仁和縣學教諭，入明官終國子助教。

7. 景星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據《珊瑚網》卷三四輯餘姚人景星詩

①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

2首（頁1112）。據明淩迪知《萬姓統譜》卷八七，景星字德輝，餘姚人，明洪武初授杭州儒學訓導。

8. 王復原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輯王復原《竹深處詩》（頁1133），來源於《珊瑚網》卷十二《元人竹深處賦並敘、諸詩及跋》，卷末僅題"廬陵王復原"。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二云："《元人賦竹深處》卷內題詠，多屬明人，更考南舟跋，益知當屬明矣。今仍《珊瑚網》作元卷。"可見卞永譽已察覺"竹深處卷"中詩人多屬明人。以王復原為例，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十五有《故國子博士王君墓表》，詳載其事跡：復原字子復，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中江西鄉試第七名，歷官廣東化州學正等，洪熙元年（1425）卒。

9. 周崇厚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又有廬陵周崇厚《竹深處詩》（頁1133）。考《江西通志》卷五二有吉水周崇厚，中永樂四年（1406）林環榜，應即其人。

10. 韓履祥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有韓履祥（頁1211），洪武中為御醫，永樂時成祖尤加恩遇，為明人無疑①。

11. 崔亮

《元詩選癸集》辛集下有崔亮，字宗明，號寅齋（頁1292）。然崔亮元末為江浙省掾，降明，洪武元年（1368）升禮部尚書，

①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

三年（1370）卒。《明史》卷一三六有傳。依例應入明。

12. 朱子範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江南志》輯朱子範詩 2 首（頁 1798），《新安文獻志》卷五三、五七作朱模詩，子範即朱模之字。據朱右《朱楓林集》卷四《苦竹朱氏族譜序》，朱模為休寧人，明初用薦主滁之來安簿，改六安州判官，洪武三年（1370）民亂遇害。

（四）待考詩人

1. 時代斷限不明的詩人

《元詩選》中有不少詩人，由於生平事跡不詳，在不同文獻中存在時代歸屬的分歧。以《全宋詩》為例，總計 72 冊，第 63 冊以後的十冊中，與《元詩選癸集》重疊的詩人多達數百人，其中有的是《全宋詩》誤收的元人，但大部分是時代斷限不明的詩人。《全宋詩》在編纂時也衹是片面地根據某一文獻來源就加以收錄，而忽視了在别的文獻中是否作元人。這些都還有待於深入研究，不是目前所能解決的問題。本書擬定的原則是，對於《全宋詩》最後十冊收錄的詩人，即使《元詩選癸集》加以收錄，也並不一概認為是其失誤。下面衹是略舉數例，初步加以考述。

（1）趙孟熺

《元詩選癸集》丁集據《宛雅》卷五輯趙孟熺《杏花》詩 1 首，小傳云："孟熺，宛陵人，登進士第。"而《詩淵》選錄同一首詩，題作"宋趙孟熺"。《宛雅》和《詩淵》的文獻來源都比較可靠，趙孟熺是宋人還是元人，或者是宋、元之際人，疑不能明。

（2）劉時習

《元詩選癸集》丁集收劉時習詩 10 首（頁 449－451），文獻來源不明。劉時習，字說道，建昌南城人，知施容州。然《詩淵》載其詩 7 首，皆作宋人。

（3）王伯翼

《元詩選癸集》丁集選縣尹王伯翼詩 2 首（頁 459），來源不詳。其中《遊龍潭》詩，《河南通志》卷七作宋王伯翼詩。

（4）王翊龍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據《宛雅》卷四輯宛陵人王翊龍詩《和李治中韻》（頁 520），然《詩淵》題"宋王翊龍"作。《全宋詩》卷 3764 收錄。

（5）釋元昉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據《會稽志》輯釋元昉《曹娥廟》詩（頁 1463），生平不詳，然《宋詩紀事》卷九三引《娥江題詠》作宋人，號雷汀，四明僧。《全宋詩》卷 3782 收錄。

（6）羅愛愛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據《剪燈新話》卷三輯元代嘉興名妓羅愛愛詩《淩虛閣》1 首（頁 1508），小傳云："按隋時妓有羅愛愛，酈琥《彤管遺編》别集載《玩月》四絕，末章即《淩虛閣》詩也，未詳孰是?"

（7）許存吾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選錄許存吾《次韻吳叔廉山村迴文》詩（頁 1619），來源於《元風雅》後集卷三，文獻來源比較可靠。然宋桑世昌《迴文類聚》已引錄該詩，作者題"許存我"。

桑世昌為陸游之甥，《迴文類聚》應當成書於宋末，不知今本是否竄入後人增補材料，姑存疑俟考。《全宋詩》卷 3738 有其人。

（8）何麟瑞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據《乾坤清氣》卷七錄何麟瑞詩 3 首（頁 1637－1638），又見於《詩淵》，然題作“宋何麟瑞”。《全宋詩》卷 3765 有其人。

（9）魏麟一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魏麟一詩《武夷山》（頁 1743），《詩淵》作宋人，詩同，題作《天遊峰》。《全宋詩》卷 3769 有其人。

（10）范心遠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范心遠詩《武夷山》（頁 1755），《詩淵》作宋人，詩同，題作《題常庵》[①]。《全宋詩》卷 3766 有其人。

（11）安譽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安譽詩《武夷山》（頁 1761），《詩淵》作宋人，詩同，題作《暖翠》。《全宋詩》卷 3769 有其人。

（12）聶鐵峰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聶鐵峰詩《武夷山》（頁 1761），《詩淵》作宋人，詩同，題作《寄題武夷》。《全宋

① 按《詩淵》題作《常庵題》，應當是《題常庵》之乙。《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年，第三冊，頁 1577。

詩》卷3768有其人。

（13）石建中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石建中詩《武夷山》（頁1764）。石建中，《詩淵》作“宋石建見遵道”。《全宋詩》卷3768有其人。

（14）車柬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車柬詩《武夷山》（頁1766），《詩淵》作宋人，詩同，題作《宿沖祐觀》。《全宋詩》卷3432有其人。

（15）趙弼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山東志》輯趙弼詩2首（頁1779），然《北河紀餘》卷一作明人。

（16）陳絅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浙江志》輯陳絅詩1首（頁1809），據《千頃堂書目》卷十七，陳絅，字簡文，嘉興人，陳約弟，有《竹林集》。陳約曾官布政使，《御選明詩》有其詩。不知陳絅是否為元末明初人。

（17）張國衡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浙江志》輯張國衡詩1首（頁1811），然《宋詩紀事》卷八三引《台州府志》作宋人，元陳世隆《宋詩拾遺》亦有其人。《全宋詩》卷3760收錄。

（18）毛玹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雲南志》輯毛玹詩4首（頁1840），其中2首見於乾隆《雲南通志》卷二九之十三，作者為

“明學錄毛鉉”。

2. 作品與時代無法對應的詩人

《元詩選癸集》收錄的不少詩人，在元詩文獻中無法查找其生平事跡，但在其他時代有同名詩人，因作品與時代無法對應，不能確認是否為同一人，姑存疑待考。

（1）張仲尹

《元詩選癸集》丁集收張仲尹詩 2 首，小傳云："清河人，官學士。"（頁 389）其中《過松子嶺》詩見於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然雍正《山西通志》卷五九《祝融廟》詩題宋張仲尹作。而《全宋詩》卷 226 也有張仲尹，仁宗天聖中官尚書度支員外郎，曾知解州。而解州在山西，疑為同一人。

（2）吳安持

《元詩選癸集》丁集選都轉運使吳安持詩 13 首（頁 418—419），其中《湧金亭》詩見於《御選元詩》卷三九，《御選元詩姓名爵里一》注明來源於《輝縣志》，輝縣現存最早的縣志是嘉靖《輝縣志》，但該志没有署作者時代。考《宋詩紀事》卷二六有吳安持，為吳充之子、王安石之壻，不知是否為同一人。

（3）祝子權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京口三山志》輯祝子權《登焦山有感》詩（頁 1726），生平事跡不詳。元代文獻中還没有查到祝子權其人，但宋代文獻中則頻繁出現。例如，宋葉夢得《建康集》卷一有詩《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惇濟、祝子權為松竹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次，今歲郡齋獨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寄惇濟、子權，時皆在湖州》；宋朱翌《灊山集》卷二有詩

《寄仲彌性、祝子權博士》；宋仲幷《浮山集》卷一有《同祝子權遊虎丘》；宋陳長方《唯室集》卷三有《祭祝子權文》，等等。綜合上述史料可知，祝子權為南宋中期人，曾在湖州、蘇州等地活動。而《元詩選癸集》所錄詩作於鎮江，與宋祝子權的行跡比較相符，疑為同一人，但別無佐證，待考。

（4）錢肯堂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釣臺集》輯錢肯堂詩 1 首（頁 1730）。考宋《潛齋集》卷七有《錢肯堂詩序》，不知是否為同一人。

（5）安宗說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安宗說《岳陽樓》詩（頁 1735），來源於《岳陽紀勝彙編》，該書之文獻可靠性較差。宋蘇轍《欒城集》卷二九有《安宗說知利州敇》，不知是否即其人。

（6）吳伯起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吳伯起《武夷山》詩（頁 1746），朱熹《晦庵集》卷四五有《答吳伯起》，朱熹曾長期在武夷山讀書、講學，因此，我們懷疑與朱熹交往的吳伯起與《元詩選癸集》中的吳伯起是同一人。

（7）陳達叟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陳達叟詩 1 首（頁 1755）。考宋左圭《百川學海》有《疏食譜》一書，其序自稱本心翁，書前標題署“門人清漳友善書堂陳達叟編”。清漳是福建漳州別稱，宋陳達叟的行跡完全有可能至武夷山，疑與《武夷山志》中的陳達叟為同一人。

（8）李公璧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武夷山志》輯李公璧詩 1 首（頁 1757）。考南宋有參知政事李公璧，不知是否為同一人。

（9）高伯庸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山西志》輯高伯庸詩 3 首（頁 1785）。據宋周孚《蠹齋鉛刀編》，高伯庸與周孚有很多倡和詩，疑二者是同一人，待考。

（10）王內敬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浙江志》輯王內敬詩 2 首（頁 1802）。《石倉歷代詩選》卷三三一《明詩初集》有虞謙詩《送山陰王內敬之遼東》，山陰在浙江，不知山陰王內敬是否即《浙江志》中的王內敬。

（11）朱祚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浙江志》輯朱祚詩 1 首（頁 1803）。據《浙江通志》卷一七八，海寧有朱祚，字永年，洪武中有神童之目，歷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皆以詞賦被賞，累官翰林修撰，有《雪崖集》行於世，不知是否即顧嗣立所據《浙江志》選錄之人。

（12）王蘊文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浙江志》輯王蘊文詩 1 首（頁 1809）。據《浙江通志》卷一八一《文苑》，台州府有宋人徐韶，字君美，其師名王蘊文，不知是否為同一人。

（13）蔡盡忠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廣東志》輯蔡盡忠詩 1 首（頁

1831)。據《福建通志》卷三四《選舉》，蔡盡忠為蔡瑗六世孫，淳熙二年（1175）詹騤榜武舉進士。二者是否為同一人，待考。

（14）林宗山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廣東志》輯林宗山詩 1 首（頁1831)。據宋王柏《魯齋集》卷十二《跋林宗山帖》，林宗山名林拾，東嘉（溫州別稱）人，貶於婺，不知是否與《廣東志》中之林宗山為同一人。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考知的《元詩選癸集》誤收詩人 63 人，重出詩 5 首，誤收詩 101 首，存疑待考的詩人 32 人，以出自《元詩選癸集》之癸集者居多。這主要是因為癸集專收“無字里、官爵、時代可稽”的詩人，編者一一注明文獻來源，“照諸書次序，總為一編，以俟更考”。可見，《元詩選癸集》在體例上非常完善。但癸集所選 437 位詩人，由於缺乏詳細的生平資料，僅僅根據單一的文獻來源加以收錄，所以訛誤非常多，我們在利用時一定要謹慎。而對其文獻訛誤的全面考訂，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第二節 《元詩選》詩人小傳訂誤

《元詩選》所輯 2602 位詩人，除去重出的 31 人、誤收的 63 人以及待考的 38 人，其餘 2470 人也存在不少文獻訛誤。致誤的

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編選時抄錄或刊刻失誤，衹需核對文獻來源即可；二是來源文獻有誤，這就需要我們運用其他史料進行考訂。現考述如下：

一、姓名、字、號訂誤

《元詩選》和《元詩選癸集》中的不少詩人，或者姓名、字、號等有文字訛誤，或者姓名與字、號顛倒或混淆，或者同名詩人的名與字張冠李戴，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閱讀和利用。本書衹是作初步的考訂，至於對該書進行全面的校勘，則有待於將來。

（一）文字訛誤

1. 金涓

《元詩選二集》小傳云："金涓，字道原。"（頁 1263）據金涓《青村遺稿》卷首鄭柏《青村先生小傳》，金涓字德原。金涓是黃溍弟子，《元詩選初集》所選黃溍詩有《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其字當為德原無疑。

2. 陳庚

《元詩選三集》有陳庚詩（頁 19），係據《河汾諸老詩集》卷四選錄。然原本作陳庾，乃抄錄或刊刻之誤。

3. 李彝

《元詩選癸集》小傳云："李彝，字憲文。"（頁 243）據劉塤《水雲村稿》卷二《豐郡三皇廟碑》，李彝字憲甫，"甫"與"父"通用，故訛作"文"。

4. 馮翼

《元詩選癸集》小傳云："馮翼，字君甫。"（頁 265）據元鄭

元祐《遂昌雜錄》，馮翼字君輔，“甫”字是“輔”字之誤。

5. 周恕

《元詩選癸集》有周恕詩（頁 271），“周恕”實為“同恕”之誤[①]。

6. 應象翁

《元詩選癸集》有應象翁詩 3 首（頁 294），其中 2 首來源於《赤城詩集》卷三，但原書作盛象翁，“應”字是“盛”字之誤。

7. 賈煥

《元詩選癸集》小傳云：“賈煥，字世甫。”（頁 337）“世”是“華”字之訛，《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已指出其誤[②]。生平傳記見《重修太平府志》卷三。

8. 黃自誠

《元詩選癸集》有黃自誠詩 1 首（頁 393），來源於《宛雅》卷七，但原書作貢自誠，《御選元詩》卷七二亦作貢自誠。“黃”、“貢”形近而誤。

9. 馬思溫

《元詩選癸集》有馬思溫（頁 409），但“馬”字是“馮”字之誤，《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也沿其誤[③]。

10. 郝采璘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郝采璘（頁 413），“璘”字是“麟”

① 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92。

② 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1630。

③ 參見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428。

字之誤。郝采麟是郝經之子，傳記附《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傳》後。

11. 張璂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張璂，字公弁，並注云："一作琪。"（頁415）但《書史會要》卷七作"璂"。《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已指出其誤①。

12. 路琪

《元詩選癸集》丁集有路琪詩3首（頁465），其中2首來源於《宛陵群英集》卷四、卷六，1首來源於《宛雅》卷九，但原書皆作"施琪"，《御選元詩》卷三一也作施琪，當是癸集抄錄之誤。

13. 劉有慶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云："劉有慶，字元善。"（頁466）《宛雅》卷四與之同。然《詩淵》有其人，字志善。

14. 衛富邑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有衛富邑（頁540），"邑"字是"益"字之誤，傳記詳見《檇李詩系》卷三、《宋季忠義錄》卷十二等。

15. 金仁本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有金仁本詩1首（頁676），來源於《元詩體要》卷三，但明正德刻本《元詩體要》作金本仁。

16. 汪鼎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有汪鼎詩4首（頁690），來源於《文

① 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1102。

翰類選大成》卷二五，但原書作汪鼐。“鼎”、“鼐”形近而誤。

17. 黄九萬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有黄九萬詩 1 首（頁 717），來源於《宛雅》卷七，但原書作貢九萬。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十三有《送貢九萬詩序》。當以“貢”字為是。

18. 黄仲弼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有黄仲弼詩（頁 718），也是來源於《宛雅》卷七，“黄”字也是“貢”字之誤。

19. 高絢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有高絢詩 1 首（頁 734），“絢”字應當是“絇”字之誤。《蒲室集》卷十四《元履箴為臺郎高君作》即作高絇；弘治《永州府志》卷六亦作高絇。“絢”是色彩多姿的意思，與“元履”無關聯；而“絇”是鞋子頭上的裝飾，可穿結鞋帶，高絇字元履，於義相符。《禮記·檀弓上》“繩屨無絇”，可以為證。

20. 吳師尹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小傳云：“吳師尹，字萃樂。”（頁 773）據李祁《雲陽集》卷八《故進士將仕郎永豐縣丞吳君墓志銘》，吳師尹字莘樂。“萃”、“莘”形近而誤。

21. 欽納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有欽納《挽宋顯夫》詩（頁 790），來源於宋褧《燕石集》附錄，但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燕石集》作“鈒納錫”，應當是西域人。

22. 劉夢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有劉夢義詩 1 首（頁 892），來源於傅習、孫存吾《元風雅》後集，但元刻本與《四庫全書》本《元風雅》皆作劉夢羲。“義”、“羲”形近而誤。

23. 汪文璟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汪文璟，字良臣。”（頁 898）據《永樂大典》卷 3528 引《麟溪集》，“良臣”當是“臣良”之乙。

24. 王嘉閭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小傳云：“王嘉閭，字景善，又字雪昇。”（頁 949）“雪”字當是“雲”字之誤[①]。

25. 兀顏思中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有兀顏思中（頁 951），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元史》卷四二皆作兀顏思忠，“中”字乃“忠”字之誤[②]。

26. 葉顒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有葉顒《題董泰初長江偉觀圖》詩（頁 998），來源於《偉觀集》，但覆檢原書，“顒”字是“頫”字之誤[③]。

27. 顧權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小傳云：“門人私謚曰夷靖先生。”（頁

① 參見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628。

② 參見鄧紹基、楊鐮《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頁 6。

③ 參見楊鐮《元詩史》，頁 41。

1029）據《強齋集》卷四《元故靖夷先生顧君墓志銘》，顧權謚號是“靖夷”而非“夷靖”。

28. 錢雲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有錢雲詩（頁1210），“雲”字是“霖”字之誤，錢霖生平見《元曲家考略》[①]。然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四已作錢雲，《元詩選癸集》係沿其誤。

29. 林彥之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據《元詩體要》卷十四選林彥之詩1首（頁1240），然明正德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元詩體要》皆作杜彥之。

30. 李應期

《元詩選癸集》辛集下據《東甌詩續集》卷六選李應期詩9首（頁1265），然原書作季應期，《御選明詩》卷一〇三也作季應期。“李”、“季”形近而誤。

31. 釋善慶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小傳云：“自號無所住，慧雲沙門。”（頁1448）所選詩來源於書畫題跋，然《珊瑚網》卷三十、《清河書畫舫》卷十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四題江貫道《百牛圖》卷，自署為“無所住釋善慶”。“無所住”意為居無定所，《元詩選癸集》誤作別號[②]。

---

① 參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頁284。

②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新證》。按釋善慶小傳，中華書局點校本斷句為：“自號無所，住慧雲沙門。”《元詩文獻新證》沿其誤，並認為《元詩選癸集》遺漏了“住”字。

32. 迂塤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據《金蘭集》卷一輯迂塤詩 1 首（頁 1450），然原書與《御選元詩》卷六十皆作廷塤。“迂”、“廷”形近而誤。

33. 李君問妻萬氏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輯李君問妻萬氏詩 1 首（頁 1488），應當是來源於《草木子》卷四，然原書作季君問妻[①]。“李”、“季”形近而誤。

34. 牛東野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據蔣易《元風雅》卷三十輯牛東野詩 1 首（頁 1635），然覆檢原書，《元風雅》三十卷本作王東野，十卷本則作車東野[②]。“牛”字與“車”字接近，《元詩選癸集》很可能是據十卷本衍生出訛誤。

35. 鄧蓀璧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據《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一輯鄧蓀璧詩 1 首（頁 1691），然原書作鄧蓀壁，蔣易《元風雅》卷三十與之同。“蓀壁”於義為合，作“璧”字誤。

36. 黎叔顔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岳陽紀勝彙編》選黎叔顔詩 1 首（頁 1734）。叔顔是顔叔之乙。黎顔叔，醴陵人，進士，歷官大冶縣尹。生平事跡詳見萬曆《湖廣總志》卷五一等。

---

①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中華書局，1959 年，頁 75。
② 參見楊鐮《元詩史》，頁 41。

37. 張鐀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據《廣西志》輯張鐀詩 5 首（頁 1838），然嘉靖《廣西通志》卷十二、康熙《全州志》卷八、《粵西詩載》卷六等皆作張鑌。"鐀"、"鑌"形近而誤。

（二）名與字、號混淆或顛倒

1. 陳澤雲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云："陳澤雲，字□□。"（頁 240）可見編者以陳澤雲為名。陳澤雲有《周易爻變易蘊》四卷，今存。據卷首黃溍序，澤雲是字，名應潤。

2. 詹景仁

《元詩選癸集》丙集小傳云："詹景仁，字天麟。"（頁 289）《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已指出《元詩選》名字互易。

3. 馬昂夫

《元詩選癸集》丙集小傳云："馬昂夫，字□□，色目人。"（頁 349）據孫楷第《元曲家考略》，馬昂夫本名薛超吾，字昂夫，以馬為漢姓，故又稱馬昂夫[①]。

4. 郭西野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云："郭西野，字□□。"（頁 389）據姚燧《牧庵集》卷四《送郭肅政安道序》，西野是郭貫之號。郭貫（1250—1331），字安道，《元史》卷一七四有傳。

5. 文璋甫

---

① 有關薛昂夫傳記資料，可詳參楊鐮等編《元曲家薛昂夫》，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云："文璋甫，字□□。"（頁 402）據元宋褧《燕石集》卷十四《奉元路總管致仕文公神道碑》，文璋甫，名如玉。

6. 鮑子壽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云："鮑子壽，字□□。"（頁 465）據元方回《桐江集》卷一《鮑子壽詩集序》，子壽是鮑壽孫之字。

7. 曾懷可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云："曾懷可，字□□。泰和人，官袁州路學教授，學者稱曰鷗江先生。"（頁 477）《名儒草堂詩餘》卷下有"鷗江曾允元"。允元應當是名。而據朱彝尊《詞綜》卷二八，曾允元字舜卿，號鷗江，太和人。曾允元可能一字懷可，一字舜卿。

8. 易方猷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小傳云："易方猷，字景升。"（頁 665）文獻來源是蔣易《元風雅》卷二九，然原書目錄作易方猷，正文作易景升，没有明確說明何者為名，何者為字。據《永樂大典》卷 14609 引《袁州府志》，易景升，字方遊，袁州人。歷官至滄水縣主簿。《詩淵》有其人，也是作"字方遊"。應當是《元詩選癸集》名字互乙。

9. 黃叔美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小傳云："黃叔美，字□□。"（頁 707）《詩淵》有其人，名河清，字叔美。《千頃堂書目》卷二九有"黃河清《黃叔美詩》一卷"。

10. 上官伯圭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小傳云："上官伯圭，失其名。安仁人。"（頁 802）其實上官伯圭即是名。據《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卷六〇三引《安仁縣志》，上官伯圭，字敬和。

11. 薛朝陽[①]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薛朝陽，字廷鳳。"（頁 899）文獻來源是《石田山房詩》。但覆檢原書，《石田山房詩》署名"薛朝陽廷鳳"，依據該書體例，字在前，名在後。因此，朝陽是字而非名。王褘《王忠文公集》卷十三《馬跡山紫府觀碑》即稱薛朝陽名廷鳳。《元詩選癸集》不僅誤讀文獻，將名、字顛倒，而且没有弄清作者身份。因為薛廷鳳曾學道龍虎山，是吳全節弟子，領杭州道教及開元宫，依例應入壬集。與之類似，"陳則虚斯與"、"趙行吾思魯"、"吳居正端學"皆是字在前，名在後。《元詩選癸集》誤讀文獻，遂導致名字互乙。

12. 陳則虚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陳則虚，字斯與。"（頁 902）名字互乙，參見上 11 條考證。

13. 趙行吾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趙行吾，字思魯。"（頁 902）名字互乙，參見上 11 條考證。

14. 吳居正

① 按薛朝陽以下四人，楊鐮《元詩文獻新證》已指出其誤。他說："比如薛朝陽、陳則虚、趙行吾、吳居正等，《元詩選癸集》將名與字顛倒，應該是薛廷鳳、陳斯與、趙思魯、吳端學。"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吳居正，字端學。"（頁903）名字互乙，參見上11條考證。

15. 傅子初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傅子初，字□□。"（頁913）據《鄱陽五家集》卷十五劉炳《春雨軒集》四《哀傅子初》詩，子初是字，名貴全。

16. 程邦民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小傳云："程邦民，字□□。"（頁968）據《永樂大典》卷3528引《麟溪集》，程國儒，字邦民。

17. 鄧伯言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小傳云："鄧伯言，字□□。"（頁1132）鄧伯言有《玉笥集》九卷，編入《四庫全書》。四庫館臣據集中有《洪武壬戌辭聘》詩有"雅以非才，例蒙郡舉"之語，推斷其名為鄧雅，字伯言[1]，至今為定論。

18. 朱原道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小傳云："朱原道，字□□。"（頁1234）據宋濂《文憲集》卷十九墓志銘，原道為字，名文霆。

19. 宣伯炯

《元詩選癸集》辛集下小傳云："宣伯炯，字□□。"（頁1335）據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七，宣昭，字伯炯。

20. 王光大

《元詩選癸集》辛集下小傳云："王光大，字□□。"（頁

①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玉笥集》提要。

1340）據鄭元祐《僑吳集》卷十《彝齋記》，王光大名令顯。

21. 朱本初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小傳云："朱本初，字□□。"（頁1368）朱本初有《貞一齋詩文稿》，顧嗣立未見，今存。據卷首歐陽應丙序，本初是字，名思本，號貞一。

（三）字、號混淆

1. 周景

《元詩選癸集》甲集小傳云："周景，字秋陽，南陽人。"（頁21）據《名儒草堂詩餘》中卷，秋陽應當是周景之號。

2. 彭九萬

《元詩選癸集》甲集小傳云："彭九萬，字好古。"（頁37）據同恕《榘庵集》卷五《彭氏新塋石表》，好古是彭九萬之號，其字為子遠。

3. 陳岩

《元詩選癸集》甲集小傳云："陳岩，字清隱。"（頁38）陳岩有《九華詩集》，顧嗣立未見，今存。據吳師道《吳正傳文集》卷十七《陳氏鳳髓集後題》，陳岩字民瞻，清隱是其號。

4. 趙文昌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云："趙文昌，字西皋。"（頁223）據方回《桐江續集》卷三十《趙西皋明叔集序》，趙文昌，字明叔，號西皋。

5. 包淮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小傳云："包淮，字淝川。"（頁665）據吳澄《吳文正集》卷十七《淝川書塾序》，包淮字仲邳，號

淝川。

（四）人名張冠李戴

1. 郭天錫

《元詩選二集》丙集有郭畀《快雪齋集》，小傳云："郭天錫，名畀，以字行，一字祐之，别號北山。丹徒人。"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指出元代有兩個郭天錫，一為大同人，名天錫（1244—?），字祐之，號北山，至元二十三年（1286）任鎮江路判官；一為鎮江人，名畀（1280—1335），字天錫，號雲山。因此，文獻中常將這兩人混為一人。顧嗣立並非始作俑者。而且，郭畀並無快雪齋，快雪齋是郭天錫字祐之的齋名，後人誤題郭畀集名為《快雪齋集》，遂一直沿用至今。

2. 篤列圖

《元詩選癸集》丙集小傳云："篤列圖，字敬夫，一字彦誠，捏古氏，燕山人。"（頁 346）但篤列圖敬夫和彦誠是兩人，《元詩選癸集》所收二詩是篤列圖彦誠所作[1]。

3. 納璘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小傳云："納璘，字文燦，河西人。祖高智耀，官中興等路按察使……"（頁 942）《元詩選癸集》所選納璘詩為《題第一山答余廷心》，但此詩的作者並非河西人高納璘，而是北庭畏吾人納璘不花。高納璘並無"文燦"之字，以"文燦"為字的是納璘不花，泰定四年（1327）進士，後至元三

① 參見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437。

年（1337）曾官盱眙縣達魯花赤，而第一山正是在盱眙縣境內[①]。可以補充的是，據核查，《元詩選癸集》所選該詩，文獻來源是正德《盱眙縣志》卷下，作品與生平相符。

二、生平事跡訂誤

《元詩選》除了人名、字、號等有誤外，不少詩人的生平事跡也有訛誤，如籍貫、仕履和生卒年等。

（一）籍貫有誤

1. 林子明

《元詩選癸集》甲集稱林子明是分水人（頁 107），但據方回《桐江集》卷八《林東岡用晦墓志銘》，林子明是三山人，曾官分水教諭，所以在文獻中誤作分水人。

2. 田衍

《元詩選癸集》乙集稱田衍是彭德人（頁 209），據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九《田師孟墓志銘》，"彭"字應該是"彰"字之誤。

3. 五十四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收有南昌人五十四詩 1 首（頁 655），來源是《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二，但原書題款為"高昌五十四"，是北庭畏吾人。《元詩選癸集》很可能是誤改[②]。

4. 嚴貞

① 詳參楊鐮《元代文學编年史》，頁 397—398。

② 參見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頁 24。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小傳云：“嚴貞，字宗正，上元人。”（頁 1005）文獻來源是《敦交集》，但覆檢原書，乃作“上虞人”。

（二）仕履有誤

1. 趙文

《元詩選二集》甲集小傳云：“尋授清江儒學教授。”（頁 96）據程鉅夫《雪樓集》卷二二《趙儀可墓志銘》，應當是授南雄路儒學教授。

2. 王磐

《元詩選二集》乙集小傳云：“登金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頁 168）金朝没有“至大”年號，“至”是“正”字之誤，《元史》卷一六〇本傳即作正大四年登第。

3. 劉應鳳

《元詩選癸集》甲集小傳云：“應鳳中宋咸淳三年丁卯鄉試，明年廷對，以言忤時相，置第五，授僉判。”據《江西通志》卷七六《人物志》，劉應鳳，宋咸淳九年（1273）中鄉試，次年登第。

4. 王易簡

《元詩選癸集》甲集小傳云：“登宋進士第，除溫州遂安主簿，不赴。”（頁 42）遂安屬浙江嚴州府，溫州所屬為瑞安，“遂安”是“瑞安”之誤。

5. 楊益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云：“至元十三年，由戶部侍郎出為南雄路總管。”（頁 227）楊益任南雄路總管的時間實際上是後至

元二年（1336），因同為丙子年而誤作至元十三年（1276）[1]。

6. 程益

《元詩選癸集》丙集小傳云："登至順元年進士第。"（頁345）程益登第時間不是至順元年（1330），而是元統元年（1333），可參見《元統元年進士錄》。

7. 朱倬

《元詩選癸集》丁集小傳云："中進士，至正二十八年，任遂安縣尹。"（頁370）據《新安文獻志》卷四九汪叡《七哀辭·朱進士》，朱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1342）進士。官遂安縣尹，十二年（1352）敵兵至，吏卒逃散，倬赴水死。《元詩選癸集》應該是沿襲了來源文獻的訛誤。

8. 王明嗣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小傳云："擢至正進士第。"（頁785）王明嗣與程益為同榜進士，登第時間也是在元統元年（1333），參見《元統元年進士錄》。

9. 韓友直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小傳云："隱居不仕。"（頁860）此說不確，韓友直後至元間曾任平江財賦副提舉，張翥《蛻岩詞》卷上即有《壽韓伯清提舉，時在平江》詞。

10. 孟昉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小傳云："至正十二年，為翰林待制。"（頁1148）史料來源是陳基《夷白齋稿》卷二二《孟待制文集

① 參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頁123。

序》。但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指出，文末繫年當作至正二十二年（1362）[①]。

11. 方道叡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小傳云："登至順二年進士第。"（頁1150）元代自延祐元年恢復科考，每三年一次，方道叡於至順元年登第，"二"字是"元"字之訛誤。

12. 王壽衍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小傳云："至治初，徵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頁1363）據王褘《王忠文公集》卷十六《元故弘文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王壽衍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稱號在延祐元年（1314），而非至治初（約1321）。

（三）生卒年、壽數有誤

1. 馬祖常

《元詩選初集》丙集小傳云："至正四年卒，年六十。"（頁669）馬祖常卒年，據《石田文集》卷首許有壬所撰神道碑，在後至元四年（1338），此別無爭議，故"至正"應當是"至元"之誤。

2. 朱德潤

《元詩選初集》己集小傳云："以至正十五年卒，年七十三。"（頁1610）史料來源應該是朱德潤《存復齋集》卷末所附周伯琦《有元儒學提舉朱府君墓志銘》，該集現存最早版本是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該本作"至正十五年歲次乙巳"卒，年七十

① 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650。

二。然至正十五年（1355）是乙未年，乙巳是至正二十五年（1365），應當以干支紀年為准，刊刻時脱“二”字，《元詩選》遂沿其誤。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墓志銘云：“當延祐之末，年廿五，遊京師。”朱德潤壽數是七十二，按卒年至正二十五年往前推算，延祐五年（1318）廿五歲，與其事跡相符。

3. 陳孚

《元詩選二集》丙集小傳云：“卒於家，年六十四。”（頁212）《元史》卷一九〇陳孚傳與之同。《元人傳記資料索引》指出《元史》之誤，據陳孚《交州稿》中《交州使還感事》詩自注與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八所載其子陳遘墓志銘，定陳孚（1259－1309）卒年為五十一[①]，當從之。

4. 李孝光

《元詩選二集》戊集小傳云：“卒於官，年五十二。”（頁572）《元史》卷一九〇李孝光傳作“年五十三”，皆有誤。據陳德永《李五峰行狀》，李孝光（1285－1350）卒年是六十六[②]。此外，小傳以孝光應徵秘書監著作郎在至正七年（1347），也是至正四年（1344）之誤。

5. 吳全節

《元詩選二集》壬集小傳稱吳全節（1269－1346）卒年八十二（頁1344），其實是七十八之誤[③]。

① 參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頁1271。

② 參見陳增傑《李孝光集校注》，頁19。

③ 參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頁148。

6. 柯九思

《元詩選三集》戊集小傳云："至正乙巳，得暴疾卒，年五十四。"（頁 183）柯九思卒年有四說，一為至正乙巳（1365）得暴疾卒，年五十四；二為至正癸巳（1353）暴疾卒，年六十四；三為至正癸未（1343）暴疾卒，年五十四；四為至正十九年（1359）左右尚在世[①]。其中以第一說影響最為廣泛。《元詩選》小傳、錢大昕《疑年錄》、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及鄧紹基、楊鐮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皆從之。然前兩說之誤，宗典《柯九思年譜》辨之已詳，本書暫從第三說。

7. 龔孟夔

《元詩選癸集》甲集小傳云："延祐四年卒。吳文正公澄志其墓。"（頁 55）然覆檢吳澄《吳文正集》卷七五《龔君墓志銘》，卻是作延祐二年卒，年七十六（1240—1315）。程鉅夫《雪樓集》卷二二《楚清先生墓表》與之同。

8. 王構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稱王構年六十三卒（頁 165），然據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九《王文肅公墓志銘》，王構（1245—1310）至大三年卒，年六十六（165）。該墓志又載《元文類》卷五二，與之相同，刊刻無誤。

9. 劉德淵

① 前三說可詳參宗典《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 年，頁 181—182；第四說參見徐三見《柯九思卒年考》，《東方博物》，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年。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云："至元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九。"（頁 204）據王惲《秋澗大全集》卷六一《故卓行劉先生墓表》，劉德淵享年七十八。此文又載《元文類》卷五六，文字與之相同。

10. 李鳳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云："延祐六年，卒於家，年六十四。"（頁 212）然據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十五《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李鳳（1252－1317）於延祐四年卒。此碑又載《元文類》卷五五，文字相同。

11. 王克敬

《元詩選癸集》丙集小傳云："（元統）二年卒，年六十一。"（頁 263）史料來源應該是《元史》卷一八四本傳，但《元史》作"元統三年卒"。

12. 陳文傑

《元詩選癸集》丙集小傳稱陳文傑年六十七卒（頁 352）。然據王逢《梧溪集》卷三《故東流尹陳公挽詞》，陳文傑壽數當為六十九。

13. 楊瑀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小傳云楊瑀卒時年七十三（頁 952）。據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二四《元故中奉大夫浙東尉楊公神道碑》，楊瑀（1285－1361）享年七十七。

（四）活動年代有誤

1. 何失

《元詩選二集》丙集小傳云："至正間，名公交薦，以親老不

就，年八十而終。”（頁 433）據此，何失在至正（1341－1368）間尚存。然《元文類》卷五六載王士熙《張進中墓表》，有“今何君、張君相繼以隕”之句，而張進中卒於延祐七年（1320），可見何失亦當卒於延祐七年前後。而且，《元文類》的成書時間是元統二年（1334），所收王士熙文必定在此之前，何失不可能活動於至正間。

2. 申屠致遠

《元詩選癸集》乙集小傳云：“（至元）二十八年，丁父憂。”（頁 177）據吳澄《吳文正集》卷六八《故善人申屠君墓表》，申屠致遠之父申屠義，字順之，至元二十六年（1289）卒，年八十。故申屠致遠丁憂時間是在至元二十六年，而不是二十八年。

3. 陳邃

《元詩選癸集》置陳邃於己集上，小傳云：“陳邃，號畸亭，征西參軍。”（頁 736）所選詩來源於《咸寧縣志》。很顯然，編者對陳邃活動年代不甚瞭解。據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陳季淵詩序》，陳邃字季淵，京兆人，與遺山元裕之同輩，遺山盛推下之。可見陳邃是金、元易代之際人，《元詩選癸集》應當編入甲集金遺民之列。

4. 萬石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小傳云：“至正間，與辛敬、曠達、楊士弘、劉永之、王沂、王祐為詩友。”（頁 1033）楊鐮指出此說不確，因為萬石是元初人，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已出任御史，不大可能在五六十年之後與辛敬等元、明之際的詩人唱和於

詩壇[①]。

（五）身份有誤

《元詩選癸集》自甲至辛集，大致以時代先後編排，壬集則專收釋、道及閨秀詩人。由於對某些詩人的生平不甚瞭解，編者誤將釋子或道士編入其他集中。特此訂正如下：

1. 謝草池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輯謝草池《題葉氏四愛堂》詩 1 首（頁 706），出自《四愛題詠》卷。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四有《贈道士謝草池》詩，宋褧《燕石集》卷七《平坡訪謝草池》詩，其中有“道士誦詩久成聽”之句。馬祖常也有《題葉氏四愛堂》詩，見於《四愛題詠》卷的謝草池應該就是《石田文集》中的道士謝草池。《元詩選癸集》應該編入壬集。

2. 葛元素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有葛元素，字天民，吳興人（頁 862）。原名葛玄素，改作“元”字是避清聖祖玄燁之諱。但葛玄素也是道士，王逢《梧溪集》卷三有《送葛玄素住持普福宮》詩。

綜上所述，《元詩選》和《元詩選癸集》所選 2602 人，目前已考知的重出詩人有 31 人，誤收詩人有 63 人，傳記資料有訛誤的詩人 101 人，合計 195 人，訛誤比例約佔 7.5%。在顧嗣立所處的時代，没有大規模的工具書可以查詢，没有現代化的電子資

① 參見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180。

料庫可以檢索，這些失誤是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諒解的。時至今日，今人編纂的大型總集，例如《全宋詩》、《全元文》等，在作家生平的考訂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特別是易代之際的不知名作家，由於生平資料不詳，其時代歸屬很難確定。從本書已考訂的《元詩選》誤收唐代、宋代和明代詩人可以看出，對元代詩人研究的關注與重視，其意義已經超越了元詩文獻研究本身。隨着對元詩文獻研究的深入，《全宋詩》的修訂與完善，《全明詩》的編纂，都將從中獲益匪淺。

第六章
《元詩選》重出誤收詩考

《元詩選》初、二、三集選錄了19223首詩，具體分布為初集10199首、二集6013首、三集3011首；殘存的未刻稿選錄了557首詩；癸集選錄了5066首詩，總計24846首。由於是選本，所以顧嗣立實際能夠見到的元詩數量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出幾倍[①]。從幾萬首詩中選編兩萬多首詩，以康熙年間的學術條件，難免會出現重出、誤收等情況。但顧嗣立勤於翻檢、記憶力驚人，已經指出了很多在文獻中作者歸屬不同的詩，將《元詩選》的失誤減少到了最小，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本書衹是在現有的學術積纍上，進行初步考訂，尚不敢稱全備，敬請方家指正。

① 以虞集為例，虞集現存詩約1500首，《元詩選初集》丁集選錄384首（目錄作383首），入選的比例約為4∶1。

第一節 《元詩選》重出詩考

《元詩選》中的重出詩，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同一作者的詩重出，這主要是因為詩人重出造成的，比較特别的例子是劉塤詩，《元詩選二集》甲集輯劉塤詩為《水雲村稿》，其中《上江古心》詩（頁 106），與同卷《補史十忠詩》之《前左丞相江文忠公萬里弟萬頃》（頁 104）重出；二是同一首詩重見於不同的作者名下，這主要是因為所依據的文獻來源有分歧造成的。本書第五章第一節已經考證出因詩人重出而重收的詩 16 首、因詩人訛誤而重出的詩 5 首，此不贅述。此處討論的重點是《元詩選》中有作者爭議而重出的詩。

一、編者自注重出詩考述

同一首詩在不同的文獻中存在作者分歧，總集的編者不可避免地要作出選擇。如果證據不足，最穩妥的方法是重複收錄並加以說明。但是，同一首詩的作者衹可能有一人（聯句除外），總集中大量的重出詩不利於人們的閱讀和研究。對重出詩的取捨與考證，是詩學文獻研究的重要任務。此處首先對《元詩選》中編者自注的重出詩進行考察。

1. 趙孟頫與薛玄曦詩

《元詩選初集》丙集趙孟頫《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詩自注："此詩見《元音》選本，《風雅》作薛玄卿。"（頁 584）《元詩選二集》壬集重出，作薛玄曦《送陳都事使雲南兼寄李仲淵廉訪》，自注云："《元音》作趙孟頫，《松雪集》中不載。"（頁 1356）按顧嗣立在編纂《元詩選初集》時據明孫存理《元音》輯趙孟頫詩，編纂二集時指出趙孟頫《松雪集》中不載該詩，似乎已有糾正之意。考薛玄曦詩來源於《元風雅》後集卷五、《皇元風雅》卷二七，文獻來源可靠，《元詩選初集》作趙孟頫詩失考。

2. 柳貫與薛玄曦詩

《元詩選初集》丁集柳貫《送文郎中赴交趾》詩自注："此詩見《體要》中，《風雅》、《元音》俱作薛玄卿。"（頁 1167－1168）《元詩選二集》壬集選作薛玄曦詩，自注云："《體要》、《正體》俱作柳貫，《待制集》中不載。"（頁 1355）可見，顧嗣立在編纂二集時因《待制集》中不載而懷疑不是柳貫作。考《元風雅》後集卷五、《皇元風雅》卷二七、《元音》卷七皆作薛玄曦詩，文獻來源可靠，初集作柳貫詩誤。

3. 郭鈺與郭昂詩

《元詩選初集》辛集郭鈺《宜春贈別》詩自注："此首《元詩體要》[按卷十四] 作郭昂。"（頁 2169）《元詩選二集》乙集作郭昂詩重出（頁 186）。按該詩來源於郭鈺《靜思集》卷十（二卷本為卷下），文獻來源可靠；而《元詩體要》没有依據，應當是編纂時偶然失誤，二集不應重收。

4. 張雨與王逢詩

《元詩選初集》壬集張雨《秋詞》詩自注："此首重見《梧溪集》[按卷六]。"（頁 2427）《元詩選初集》辛集作王逢詩重出

（頁 2249）。按王逢《梧溪集》七卷，前六卷在王逢生前就已刊行，第七卷是其子所刊行，現存有明洪武間刻景泰間重修本，不應有誤；而《元詩選初集》所選張雨詩是來源於明末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句曲外史集》卷中，該本的底本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陳應符輯《句曲外史遺集》，而現存張雨集的最早版本——明洪武間徐達左編《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本中没有該詩，可見還是作王逢詩比較可靠。

5. 薩都剌與釋行端詩

《元詩選初集》戊集據明弘治本《薩天錫詩集》卷四輯薩都剌《飛鳴宿食雁》詩（頁 1256），但顧嗣立在《元詩選二集》壬集又據明宋緒《元詩體要》卷九選作釋行端《題飛鳴宿食雁圖》詩，並在自注中予以更正："此詩亦見《薩天錫集》。趙子昂家居，有以《飛鳴宿食四雁圖》求跋者，時詞客滿座，而端叟老禪亦與焉。子昂屬客賦詩，端公援筆立成，合座歎異。作天錫詩，誤也。"（頁 1385）顧嗣立所引"趙子昂家居"條筆記出自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七十，楊光輝據薩龍光注分析這首詩的背景（詠郝經於雁足繫帛書一事）和寫作時代（延祐前後），認為薩都剌生於大德十一年（1307），不可能在十餘歲就與趙孟頫等名流聚會；又援引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一"古雁"條為證，該條與《堯山堂外紀》所記稍有不同，但稱一詩僧在座中題《古雁圖》詩，應當就是釋行端[1]。

---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第四章"薩都剌詩作真偽考"，頁 118。

6. 宇文公諒與韓元璧［璧］詩

《元詩選三集》庚集宇文公諒《題王叔明破窗風雨圖》詩自注："此詩一見王立中《破窗風雨圖卷》，題名韓元璧，詩亦小異。"（頁 359）該詩在《元詩選癸集》辛集下重出，作韓元璧《題破窗風雨圖》詩（頁 1325－1326）。宇文公諒詩來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一《王叔明破窗風雨圖並題卷》，而《珊瑚木難》卷二、《趙氏鐵網珊瑚》卷十五皆作韓元璧題《王彥強破窗風雨卷》。楊鐮根據《王叔明破窗風雨圖並題卷》董其昌跋，從作品風格斷定該卷為偽作，認為畫是仿王蒙《聽雨樓圖》作，畫後題跋則是由於抄錄《王立中破窗風雨圖卷》致誤①。其實，如果考察一下卷中人物的交遊，就可以下一確切的結論了。王立中，字彥強，閩中人，至正末知松江府，工詩善畫。而韓璧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官松江推官，為王立中下屬同僚。韓璧《雲樵詩稿》卷二有《和王太守行水見寄十五韻》，卷五有《陪王太守遊西湖二首》、《陪王太守遊靈隱》、《陪王太守遊阿育王寺》，卷八有《和王彥強太守視水感懷見寄二首》，可見二人交往甚多。楊維楨晚年也居松江，故作《破窗風雨記》，與韓璧詩同載於《王立中破窗風雨卷》。由此可見，《元詩選》重收之宇文公諒《題王叔明破窗風雨》詩應該是偽作②。

以上 6 首詩，顧嗣立已經察覺其作者存在爭議，由於無法進行準確的判斷，還是選擇了重收。本書所作取捨，未必盡當，聊

① 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567。

② 參見拙作《元人別集〈雲樵詩稿〉及其注釋的發現與文獻價值》。

備一說。

二、《元詩選》重出詩續考

除了編者已經注明的重出詩，筆者在閱讀過程中，又發現《元詩選》中有不少重出詩。

（一）作者可考之重出詩

同一首詩收錄在兩人名下，必有一誤。為了提高總集的編纂質量，應當儘可能地考證重出詩的確切作者，或者根據來源文獻的可靠程度，有傾向性地加以選擇，將異說作為注釋附錄於後，這樣纔能避免使讀者產生困惑。

1. 張雨與項炯詩[①]

《元詩選初集》壬集張雨《鳳凰山懷古》詩（頁 2430），來源於汲古閣本《句曲外史集》補遺卷上；但據《草堂雅集》卷八，該詩是項炯《宿鳳凰山上方懷古四首》中的第三首，《元詩選三集》戊集收錄（頁 238），《大雅集》卷六收錄後二首，作項炯《金陵懷古》，總之，在元代總集中該詩的作者為項炯。而上文提到汲古閣本《句曲外史集》誤收了王逢詩，可證該集文獻並不可靠，此詩作者當作項炯。

2. 張雨與李冶詩

《元詩選癸集》乙集李冶《墨海棠》詩（頁 146），來源於《元文類》卷八。《元詩選初集》壬集據《句曲外史集》卷上選作

① 按以下各條，不可靠的詩人列在前面，並以其在《元詩選》中出現的先後次序排列。

張雨詩（頁 2442)。《元文類》是元蘇天爵所編，文獻價值非常高，當從之。

3. 鄧文原與楊鵬翼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楊鵬翼《正旦有感》（頁 670)，來源於，《元風雅》前集卷六；《元詩選二集》重出，作鄧文原詩（頁 281)，來源於《元人十二家小集》本《巴西詩集》，然該集也是後人所輯，其最早來源衹能追溯到《元詩體要》卷十，《石倉歷代詩選》卷二三六與之同，不足為據。

4. 李孝光與鄧賚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鄧賚《送醫學教授陳杏林之潮州》詩（頁 616)，來源於《元風雅》後集卷五，《元音》卷九、《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同。《元詩選二集》戊集重出，作李孝光《送陳杏林赴潮州醫學教授》（頁 632)，然李孝光《五峰集》中未載，二集的文獻來源是清初曹溶所編鈔本，作鄧賚詩比較可靠。

5. 成廷珪與黄清老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成廷珪《燕中懷古章貢侍御》、《送李子威代祀嵩衡淮海》（頁 663)，來源於《石倉歷代詩選》卷二四七。然《元詩選二集》己集重出，前者為黄清老《古意懷仲章貢侍御二首》之一（頁 750)，其文獻來源是《元風雅》前集卷六，《乾坤清氣》卷二、《元詩體要》卷一、《石倉歷代詩選》卷二五三皆作黄清老詩；後者為黄清老《送李子威代祀嵩衡淮海三首》之二，文獻來源是《皇元風雅》卷十七。《元風雅》、《皇元風雅》都是元人所編選本，文獻比較可靠。而成廷珪有《居竹軒詩集》，集中没有上述二詩。《石倉歷代詩選》在據《居竹軒詩集》選編

後有跋云："右《成原常集》，借自徐興公家藏古本，頃坊刻有《成禮執》一冊，豈廷珪别字耶？因選附之。"曹學佺所謂坊刻本《成禮執》一冊，應該就是潘是仁輯《宋元六十一家集》本《成柳莊詩集》四卷，上述二詩來源於該集卷一。但該書是偽本，不足為據。就《燕中懷古章貢侍御》一詩之詩題而言，也很不通順。《元風雅》前集卷六作黄清老《古意懷仲章貢侍御》，仲章為貢奎之字，詩題很好理解。考《元音》卷六已作黄清老《燕中懷古章貢侍御》，可見潘是仁輯本是依據《元音》作偽的，曹學佺沿其誤，顧嗣立也失察。

6. 黄清老與黄石翁詩

《元詩選二集》壬集黄石翁《望雲》詩（頁 1361），來源於《皇元風雅》卷二七；然《元詩選二集》己集重收，作黄清老詩（頁 761），但祗有前四句，來源不詳。二集輯黄清老詩 86 首，大部分來源於《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樵水集》，但該集也是後人輯佚而成，並非原本，其中 51 首來源於蔣易《皇元風雅》。從文獻來源看，二人之詩存在同源關係，既然《皇元風雅》作黄石翁，則《樵水集》作黄清老詩有誤。

7. 吳全節與柯九思詩

《元詩選二集》壬集吳全節《玄妙觀》詩（頁 1350），應當是來源於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八、《西湖遊覽志》卷十二等地理志，而《御選元詩》卷五九作吳全節《送黄錬師》。《元詩選三集》戊集重收，作柯九思《送黄錬師》（頁 216），來源於元賴良《大雅集》卷六。從來源文獻的可靠程度考慮，元人編纂的總集比明代地理志要可靠，當從《大雅集》作柯九思詩。

8. 柯九思與李核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李核《題郭主簿模摩詰本輞川圖卷》（頁 635），而三集戊集重收，作柯九思《王維輞川圖》（頁 219），文獻來源是《寶繪錄》卷六。考《珊瑚網》卷二五、《書畫題跋記》卷一、《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一、《石渠寶笈》卷十四皆作李核詩，而《寶繪錄》是偽書，此卷作偽途徑有二，一是將《輞川圖》摹本直接改作王維真本，二是偽造柯九思等人題跋以虛張聲勢。

9. 劉致與李源道詩

《元詩選三集》己集李源道《燕中懷古》詩（頁 288），戊集重出，作劉致詩（頁 234），文獻來源是明孫原理《元音》卷三。考《元文類》卷七、《元詩體要》卷十皆作李源道詩，當從之。

10. 周砥與張玄度詩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張玄度《題雜畫四首》（頁 992），來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九；而《元詩選三集》庚集周砥詩重出，作《題雜畫二首》（頁 567），來源於《趙氏鐵網珊瑚》卷七，原四首，選二首。考明朱存理《珊瑚木難》卷五作張玄度，後緊鄰周砥《對春雪一首》，稱“寫奉玄度”。《趙氏鐵網珊瑚》因此將張玄度《題雜畫四首》與周砥《對春雪一首》皆誤作了周砥詩。《趙氏鐵網珊瑚》舊題朱存理，據《四庫全書總目》考證，是明趙琦美重編，故應以《珊瑚木難》為准。

11. 呂誠與趙奕詩

《元詩選初集》丙集趙奕《雨窗寫懷》（頁 591），來源於《草堂雅集》卷六，而《玉山名勝》外集《寄贈玉山主人詩》作

《春日雨窗寄玉山徵君》，都是顧瑛輯錄友朋寄贈之詩，應當無誤。《元詩選三集》辛集呂誠詩重收，作《客至》（頁 674），來源於呂誠本集。本書前面考證《元詩選》所選呂誠詩的底本是顧嗣立自藏清鈔本《呂敬夫詩》三卷，該本與明鈔本《呂敬夫詩》五卷相比，差異很大，已非其舊貌[①]，故並不完全可靠。

12. 達溥化與李孝光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李孝光《同薩天錫飲鳳皇臺》《次薩天錫登石頭城》（頁 620），《送劉好古歸武昌》（頁 629），然《元詩選》未刻稿、《元詩選補遺》重出，分別作達溥化《與薩天錫登鳳凰臺》、《次薩天錫登石頭城韻》、《送劉好士歸武昌》（頁 181），文字小異。李孝光三詩皆見於影元刻本《草堂雅集》卷後一[②]，前二詩又見於李孝光《五峰集》卷十，後一首又見於《元詩體要》卷十四，文獻來源可靠；而達溥化詩的底本是清初曹溶輯本《蘢海山人集》，出處不詳，不足為據。

13. 王旭與徐世隆詩

《元詩選癸集》乙集王旭《紀夢天倪子》（頁 167），《元詩選二集》乙集重出，作徐世隆《紀夢》詩（頁 176），自注來源於汪子卿《泰山志》（按卷三）。二集又選徐世隆《送天倪子還泰山》、《寄天倪子》等詩，可見徐世隆與天倪子有交遊。而王旭有《蘭軒集》，集中無《紀夢天倪子》詩，來源亦不詳，不足信。

14. 卜友曾與黃清老詩

---

①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有關呂誠詩底本的考證。

② 按影元刻本《草堂雅集》分卷前一和卷後一。

《元詩選二集》己集黃清老《興聖殿進史庚午》詩（頁757），來源於《皇元風雅》卷十七，《元音》卷六、《元詩體要》卷十也作黃清老詩。然《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作卜友曾詩，《元詩選癸集》丁集據以重收（頁373），誤。

15. 陳麟與張天英詩

《元詩選三集》張天英《題玉山中錢舜舉畫五柳莊圖》（頁389），來源於顧瑛《草堂雅集》卷三；《元詩選癸集》辛集上作陳麟《題歸去來圖》（頁1152），文字稍有差異，應當是來源於《東甌詩續集》卷四。張天英所題是顧瑛玉山草堂藏錢選真跡，《草堂雅集》應該不會有誤。

16. 周南與釋寧詩

《元詩選癸集》辛集上周南詩《虎丘次和郟進士仲誼韻》，總題為《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丘連月餘賦詩八首錄呈居中禪師》（頁1165），意謂是周南所作而寄呈居中禪師釋寧詩。然《元詩選癸集》壬集上重收，作釋寧《次韻答郟仲誼》（頁1407）。周南詩來源不詳，而釋寧詩出自明成化間邑人王賓所輯《虎丘志總集》，應當比較可靠。據《元詩選癸集》釋寧小傳，至正間，郟經與呂敏、曾樸、劉本原同遊虎丘唱和。四人之詩皆載《虎丘志總集》，郟經詩又被選入《元詩選》未刻稿和《元詩選補遺》，題《奉陪志學、彥魯、仲原三君同登虎丘，漫賦長句，就呈居中長老》，首句為“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與釋寧詩韻腳相同；曾樸詩選入《元詩選癸集》辛集上，作《次仲誼韻呈居中長老》（頁1171），押韻同；劉本原詩選入《癸集》辛集下，作《次郟仲誼韻呈居中長老》（頁1317），押韻同。釋寧詩首句

云："公餘聯騎入山林，老衲追陪得散行。"稱自己為"老衲"，而且是"追陪"，無疑是居中禪師的口吻；而其時周南是在協助張士誠督役築城，是屬於"公餘聯騎入山林"的官員隊伍中的一人，上述周南組詩八首中的《絕句五首》有"公餘腰脚漸痿疲"之句，可以為證。因此，《虎丘次和郟進士仲誼韻》絕不可能是周南所作。席世臣在刊刻《元詩選癸集》時已將這一首刪除，誠有卓識；而中華書局排印本又重新補錄，誤。

17. 徐天逸與范梈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徐天逸《轆轤怨》（頁 1632），來源於《皇元風雅》卷二九。徐天逸生平不詳。然范梈《范德機詩集》卷四有該詩，該集現存有元後至元間益友書堂刻本。《乾坤清氣》卷七、《元音》卷四、《元詩體要》卷六等諸家選本亦作范梈詩，《元詩選初集》也選錄該詩，當以作范詩為是。

18. 張惟庸與宋無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張惟庸《廢宅》（頁 1692），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一。張惟庸生平不詳。然《元詩選初集》已據宋無《翠寒集》收錄該詩（頁 1265），該集現存有明刻本、明鈔本多種，文獻來源可靠，作張詩蓋誤。

19. 謝恕堂與馮子振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選謝恕堂詩兩首（頁 1704），編者自注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然僅第一首《客館夢霜月皎然有感》見於該書卷八四，而另一首《題揚州瓊花》來源不詳。考《元風雅》前集卷二作馮子振詩，《元詩選三集》丙集據以選錄（頁 133），則當作馮詩。

20. 馬子安與王惲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馬子安《百岩六詠錄四》（頁 1773），編者自注來源於《河南志》。其一與《元詩選初集》所選王惲詩重出（頁 497），然王惲《秋澗集》卷二九作《遊百家岩雜詩》，共計十一首。《秋澗集》有元刻本傳世，版本可靠，作馬子安詩誤。

（二）作者暫不可考之重出詩

1. 薩都剌與劉致詩

《元詩選三集》戊集劉致《青樓曲》（頁 233），《元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剌詩重出，題《洞房曲和劉致中員外作》（頁 1188），楊光輝判斷此詩為薩都剌作①。但該詩也有可能是劉致所作，理由如下：一、薩詩的來源是明成化間張習刻本《雁門集》卷一，但楊光輝已指出，此書存在嚴重的文獻問題，誤入他人作品較多②；二、目前已知該詩最早的文獻出處是明初孫原理《元音》卷三，但《元音》正是作劉致《青樓曲》，而《元音》成書於明洪武年間，現存有明初刻本，在時間上要早於成化刻本《雁門集》；三、成化刻本的詩題有問題，《洞房曲》題下小注云“和劉致中員外作”，劉致字時中，成化本脫落了一“時”字，可見刊刻之草率；四、從詩意與詩題的聯繫看，作《青樓曲》比《洞房曲》更合適。詩中有“美人骨醉紅玉軟，滿眼春酣不忺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第四章“薩都剌詩作真僞考”第二節“其他詩人誤收薩都剌詩歌考”，頁 131。

② 同上，頁 80。

起”、“鴛鴦同心暗中結”、“癡雲騃雨自年年，不管人間有離别”之句，明顯是題詠青樓女子的，與《洞房曲》寫新婚及閨怨的題材有很大不同。《青樓曲》寫的是與娼妓暗結同心，而《洞房曲》隱藏着已婚女子對丈夫狎妓的幽怨。高啟《洞房曲》云“洞房香吐合昏花，月轉勾闌啼乳鴉。今宵有酒留君醉，不信娼家勝妾家”[①]，可以為證。如果以上四點質疑得不到解决，將此詩的作者歸於薩都剌則不能成立。相比之下，作劉致詩反而較為可信。姑存疑待考。

2. 釋祖柏與胡尊生詩

《元詩選三集》壬集釋祖柏《朝命移載栝子松于内苑》（頁723），來源不詳。然《元風雅》前集卷四、《元詩體要》卷十四皆作胡尊生《因官伐松》詩，《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重收（頁1650）。一般來説，《元風雅》文獻可信度較高，似乎應當作胡尊生詩。但元蔣正子《山房隨筆》作僧元肇詩，而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九一引《補續高僧傳》作釋維琳《題松》詩。該詩為七言絕句：“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護（一作覆）綠苔。衹恐江頭明月夜（一作今夜月明風露冷），誤他千里鶴歸（一作飛）來。”文辭比較淺俗，而在流傳過程中分别歸屬於四人名下，應該是口頭流傳造成的分歧，其作者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3. 王景顔與王士元詩

《元詩選三集》丙集王士元《登德風亭和偰世玉韻》（頁

① 清金檀輯注，徐澄宇、沈北宗校點《高青丘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85。

160），來源於弘治《潞州志》卷四。然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作王景顏詩，《元詩選癸集》己集上重收（頁 817）。考王士元、王景顏二人之字均不詳，有可能是同一人之名與字，疑不能明。

4. 章士熙與王士熙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王士熙《送危伯明教授南歸》（頁 547），來源於王士熙《魯公詩鈔》，改題《江亭集》，已佚，《四庫全書總目》曾著錄王士熙《魯公詩鈔》於存目類，稱該本與《元詩選》所載完全相同，應當也是後人重輯之本。該詩在《元詩體要》卷十一收錄，題“章士熙”作，《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重收（頁 1679）。查元詩文獻中並無章士熙其人，也許是《體要》刊刻失誤，惜别無佐證。

5. 辛敬與吳志淳詩

《元詩選二集》辛集吳志淳《宿龍庵懷友》（頁 1319），來源不詳，然永樂《樂清縣志》卷八作吳志淳《宿龍湫寺懷友》，《盛明百家詩》本吳志淳《主一集》作《宿龍鷲寺懷友》，似乎應當是吳志淳詩。而《元藝圃集》卷四、《文翰類選大成》卷六十作辛敬《宿龍鷲寺》詩，《元詩選》未刻稿、《元詩選補遺》（頁 491）重收；《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五則作明胡濙《訪張三豐至祥符寺留題》，待考。

6. 施鈞與金涓詩

元詩文獻中，施鈞有多首詩與金涓《青村遺稿》重複。施鈞，字則夫，一字子博，會稽人，隱居不仕。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輯其詩為《飲冰餘味集》，共 28 首。金涓，字德原，義烏人，許謙門人，隱居教授，屢薦不起。所著有《湖西》、《青村》

二集，共四十卷，兵燹之餘，散佚無存。明嘉靖間，其六世孫金魁搜得遺稿，令其子金江刊刻以傳。《元詩選》未刻稿所輯施鈞詩 28 首，其中 19 首來源於《元詩體要》。《元詩體要》成書於《青村遺稿》之前，其中没有選録金涓詩，所輯施鈞詩應當是有依據的；而《青村遺稿》是金涓後裔所輯，並非射利之作。因此，暫時無法判斷重出詩的真正作者。這些重出詩是：《元詩選二集》辛集金涓《送東陽杜僉憲之河南號“尺五翁”》（頁 1272），《元詩體要》卷十一作《送杜德常僉事之河南》，《元詩選補遺》施鈞詩（頁 618）重出；金涓《秋江話别》（頁 1271），《體要》卷十一作《别友人》，《補遺》施鈞詩（頁 618）重出；金涓《方學士招飲不赴》（頁 1271），《體要》卷十二作《貴家招隱不赴》，《補遺》施鈞詩（頁 619）重出。此外，金涓《浙江曉渡》（頁 1266），《補遺》作施鈞《西興》詩（頁 614）重出，來源應當是萬曆《紹興府志》卷一。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發現的《元詩選》重出詩有 61 首，其中 52 首應當删除。具體如下：因詩人重出而重收的詩 16 首；因詩人訛誤而重出的詩 5 首；同一作者重出詩 1 首；編者自注不同作者重出詩 6 首，作者已經考證清楚，可以删除；筆者新發現不同作者重出詩 33 首，其中 24 首已經考證出確切作者，可以删除，另有 9 首詩存疑待考。

第二節　《元詩選》誤收詩考

《元詩選》誤收詩的情況非常複雜，有的是因為文獻來源不可靠，誤收了其他時代詩人詩作，本書第五章第二節已經指出《元詩選》誤收其他時代詩人詩作 101 首，此處不再重複羅列；有的是因為重出而誤收，本章上一節所述不同作者重出詩 24 首，其中 20 首可以判斷是誤收；有的是因為在不同文獻中有作者爭議，編者疏忽或者取捨失當；有的是儘管文獻來源可靠，但編輯或者刊刻時出現了失誤，等等。

一、因來源文獻有誤而誤收者

《元詩選》中的誤收詩，大部分都是因來源文獻有誤而誤收。總集的編纂，廣搜博采並不難，難在辨識文獻真偽，訂正其訛誤。

（一）别集誤收者

1. 薩都剌《薩天錫詩集》

薩都剌《雁門集》、《薩天錫詩集》誤入他人作品，前人辨之已詳[①]。顧嗣立在《元詩選》中也指出不少誤收詩，但猶有未

① 詳參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第三章“薩都剌著作版本考”和第四章“薩都剌詩作真偽考”。

盡者。

例如，明弘治刻本薩都剌《薩天錫詩集》卷五《溪行中秋玩月》詩，歷來作為考證薩都剌生平的重要依據，但此詩又見於萬曆刻本盧琦《圭峰集》卷上，楊光輝認為此詩是盧琦讚揚薩都剌盡孝而作，並非薩都剌本人自述[①]。此說甚確，當從之。《元詩選初集》戊集作薩都剌詩（頁 1239），誤。

2. 李孝光《五峰集》

《元詩選二集》戊集李孝光詩《姑蘇臺》（頁 648），來源於弘治本《五峰集》。然弘治本《薩都剌詩集》卷三有《登姑蘇臺》二首，此為其一。楊光輝指出，明盧熊洪武《蘇州府志》卷五十、明鈔本《詩淵》皆題薩都剌作，《五峰集》誤收[②]。陳增傑《李孝光集校注》沿其誤。

（二）總集誤收者

1.《元風雅》誤收郭君彥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郭君彥《入京五首》（頁 488），來源於《元風雅》後集卷五。其前二首又見於《皇元風雅》卷二六，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王旭《蘭軒集》卷五作《送郭以道入京》二首。郭君彥字以道，王旭《送郭以道入京》在選本中誤作郭以道《入京》[③]。

2.《乾坤清氣》誤收詩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1－14。
②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28。
③ 按明吳伯宗《榮進集》卷三也收錄了《入京》五首，誤。

（1）誤收劉祁詩

《元詩選二集》甲集劉祁《留春曲》（頁 29），來源於《乾坤清氣》卷七，然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四作杜瑛詩。《元文類》應該是《乾坤清氣》等選本的共同來源文獻，因杜瑛《留春曲》的上一首為劉祁《征婦詞》，所以《乾坤清氣》誤抄，而《元詩體要》卷六不誤。

（2）誤收盧摯詩

《元詩選三集》乙集盧摯《送李廉使西歸洛陽》（頁 108），來源於《乾坤清氣》卷二，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王結《文忠集》卷二題作《贈別李承之僉事》，當作王結詩。

（3）誤收周馳詩

《元詩選三集》丙集周馳《耕雲鋤月寄貞居二首》（頁 147），來源於《乾坤清氣》卷一，然第一首《永樂大典》本王旭《蘭軒集》卷一作《種雲》，第二首應該也是王旭詩。

（4）誤收屠彝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屠彝《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暢上人文溪別業》二詩（頁 667），來源於《乾坤清氣》卷十三，然分別見於元吾丘衍《竹素山房詩集》卷二、卷三。仇遠為宋末元初人，與吾丘衍年輩相仿，二人集中多有唱和。《金淵集》是仇遠至元年間官溧陽教授時所作，而《元詩選癸集》列屠彝於戊集，應當是元代中晚期人，不大可能為仇遠新撰之《金淵集》題詩。

3.《元詩體要》誤收詩

（1）誤收余闕詩

《元詩選初集》庚集余闕《雨中過長沙湖》（頁 1747），來源於《元詩體要》卷十，然明正統十年（1445）高誠刻九卷本余闕《青陽先生文集》没有該詩。而明刊本張翥《蛻庵集》卷一收錄，題作《召入國學雨中過高沙湖》，當為張翥詩無疑。

（2）誤收于石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于石《弔古行》（頁 423），來源於《元詩體要》卷五，然蔣易《元風雅》卷二七、《元音》卷七、《文翰》卷九三皆作李道坦詩，當從之。

（3）誤收丁復詩

《元詩選二集》己集丁復《淮上作》（頁 866），來源於《元詩體要》卷十四，然丁復《檜亭集》中不載。而李孝光《五峰集》卷八《正月戊子夜大雨》第二首即此詩，文字小異。該詩首句云"昨日水淺雀兒浴，今日能勝萬斛舟"，確實是寫大雨過後的景象；最末一句云"請看秦淮江水流"，而丁復詩題《淮上作》，明顯有誤。

4.《文翰類選大成》誤收詩

（1）誤收陳安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陳克明（按當作盟）《感興》（頁 749），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然元賴良《大雅集》卷七作邵思文詩，共兩首，此其二。陳安，字克盟，而《文翰類選大成》誤作克明，故並不可靠，應以《大雅集》為是。

（2）誤收曾堅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曾堅《次韻答朝支曹子貞》（頁 783），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一，然《元風雅》後集卷一作曹元

用《和趙子昂韻二首》，《元音》卷三則作曹元用《次馬伯庸尚書韻》。曹元用，字子貞，曾、曹、趙、馬四人可能都參與了此次唱和，故《文翰類選大成》將曹元用詩誤作曾堅次韻詩。

5.《石倉歷代詩選》誤收韓性詩

《元詩選二集》己集韓性《宛委山》（頁 873），來源於《石倉歷代詩選》卷二八〇，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王沂《伊濱集》卷三收錄，作《看山抵玉笥山下，遇雨不能歸，淹留信宿，偶成長句》，當作王沂詩。

（三）地方文獻誤收者

1. 段輔詩

《元詩選初集》甲集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頁 26），來源於《泰山志》卷三，嘉靖《山東通志》卷三七與之同。然張養浩《歸田類稿》卷十七有該詩，當為張作。

2. 王磐詩

《元詩選二集》乙集王磐《扁鵲墓》（頁 169），應當是來源於地方志，康熙《河南通志》卷三八《補遺》、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一皆作王詩。然元迺賢《河朔訪古記》卷中云“（扁鵲）廟壁有左司劉昂題詩一首曰”，即此首，當作劉昂詩。

又，王磐《昆陽懷古》詩（頁 170），來源於嘉靖《葉縣志》卷三，然王惲《秋澗集》卷三有該詩，《秋澗集》有元刻本存世，文獻可靠，作王磐詩誤。

3. 元明善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元明善《謁先主廟二首》（頁 307），來源於嘉靖《涿州志》卷十二，然其一見於元好問《遺山集》卷

十，題《蜀昭烈廟》；其二見同書卷八，題《新野先主廟次鄧帥韻》，應當是元好問詩。

4. 羅蒙正詩

《元詩選三集》辛集羅蒙正《春日聞鶯》（頁589），來源於康熙《新會縣志》卷十八，然明汪廣洋《鳳池吟稿》卷五收錄，文字小異，應當是地方志誤收。

5. 王思誠詩

《元詩選》未刻稿選王思誠《中條山》詩（補遺頁317），來源於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御選元詩》卷六三同。然此詩乃宋王禹偁作，《小畜集》卷九、《御選宋詩》卷五七收錄。

6. 鐵間詩

《元詩選癸集》丙集鐵間《寒草岩》（頁301），來源於萬曆《紹興府志》卷五，然宋孫應時《燭湖集》卷二十有其詩，作《題寒草岩》，文字小異，應當是地方志誤收。

7. 辛鈞詩

《元詩選癸集》丙集辛鈞《訾洲煙雨》、《桂嶺晴風》、《青碧上方》、《棲霞真境》四詩（頁348－349），應當是來源於地方志。據嘉靖《廣西通志》卷六十，此四詩出自《桂林八景》，但作者是劉梅南。劉梅南，名中孚，字志行。《元詩選癸集》癸集下錄有劉梅南《桂林八景》的另外四首，即《堯山冬雪》、《舜洞秋風》、《西風晚照》、《東渡春瀾》，也是來源於《廣西志》。考辛鈞有《別桂泮師生》詩載於嘉靖《廣西通志》，在劉梅南之後，也許其他地方志中就訛作辛鈞詩，而《元詩選》沿其誤。

8. 張允中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張允中《遊天平山》（頁 495），應當是來源於地方志，康熙《河南通志》卷三八有其人其詩。然《兩宋名賢小集》卷一〇六《友松閣遺稿》作宋張商英詩，《全宋詩》卷 933 收錄。

9. 陳虞之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陳虞之《山水小景》（頁 587），來源於《東甌詩續集》卷四，然《草堂雅集》卷三作張天英《題王景南山木圖》，應當無誤。

10. 許廣大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許廣大《天井山》（頁 757），應當是來源於地方志，康熙《鄞縣志》卷五有該詩。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劉仁本《羽庭集》卷二收錄，題《龍井寺禱雨》，當從之。

11. 無名氏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無名氏《釣臺二首》（頁 1550），編者自注來源於《釣臺集》，然其一見於宋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陳岩肖為南宋初年人，故此詩應當出自宋人之手。

又，《元詩選癸集》壬集下錄無名氏《績溪歌》（頁 1591），此詩乃績溪民謠，為歌頌縣令葉楠而作。然據《江南通志》卷一四八，葉楠字元質，宋乾道中登進士第，應當是宋人所作。

12. 顧遜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顧遜《遊汾湖二首》（頁 1806），編者自注來源於《浙江志》，然第二首，《珊瑚木難》卷二、《吳都文粹續集》卷二四、《檇李詩系》卷三八皆作王佐詩。考《珊瑚木難》卷二楊維楨《遊汾湖記》詳記此次集會活動：至正十年三月

十七日，吳江顧遜招客七人遊汾湖，用顧遜詩句“武陵溪上花如錦”分韻賦詩，王佐得花字，《浙江志》誤作顧遜《遊汾湖二首》之二。

13. 魯起元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魯起元《橫碧軒》（頁 1817），編者自注來源於《江西志》。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五作《次韻王亞之來過橫碧》，作魯起元詩誤。

14. 陳秋巖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陳秋岩《仙機巖》、《金雞巖》、《鐵笛巖》、《鼓樓巖》四詩（頁 1819－1820），編者自注見於《江西志》，然《江西通志》卷十一作宋葛長庚詩。陳秋巖名義高，字宜甫，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其詩為《秋巖詩集》二卷，集中不載此詩；而明正統刻本《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卷五收錄，題《九曲雜詠》，上述四詩分別是《三曲》、《四曲》、《五曲》、《八曲》，《全宋詩》卷 3138 收錄，應當是葛長庚詩。

（四）其他文獻誤收者

1. 柯九思詩

《元詩選三集》戊集柯九思《黃大癡縹緲仙居圖》詩（頁 220），來源於《珊瑚網》卷九，《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八同。據宗典考證，此詩與倪瓚《題黃公望秋山幽寂圖二絕》之一同，該圖著錄於葛金烺《愛日吟廬書畫錄》卷一，現藏上海博物館。柯九思詩僅改“笙”作“簫”，“四月十七日”作“三月十五日”，而紀年為至正己亥（1359），距九思去世已十六年，顯係後人抄

襲倪詩而偽託[①]。此說甚確。

2. 陳天錫詩

《元詩選三集》己集陳天錫《送包釋可入幕》詩（頁 300），來源於元劉應李《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庚集卷二四，然宋翁卷《葦碧軒集》收錄，題《送包釋可撫機》，該集有汲古閣景宋鈔本，應當可靠。

3. 沈良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沈良《題王叔明仿董北苑風雨蕭寺圖》（頁 831），來源於《六研齋筆記》卷三。然《清河書畫舫》卷六下作吳寬《題董北苑溪山風雨圖》。考明正德刻本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二五收有該詩，李東陽序稱該集為吳寬手自編輯，應當是吳寬詩。

（五）未知文獻誤收者

1. 張雨詩

《元詩選初集》壬集張雨《絕句》（頁 2440），編者自注來源於選本，但具體為何書則尚不清楚。考劉因《靜修丁亥集》卷五有該詩，作《題山水扇二首》，此其二，作張雨詩誤。

2. 盧亙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盧亙《題華山太古雪贈人》（頁 330），來源不詳。然《乾坤清氣》卷一、《元音》卷四並作楊載詩，楊載《楊仲弘集》卷一亦收錄，題《太古雪為楊友直賦》，作盧亙詩誤。

---

① 參見宗典《柯九思史料》，頁 209。

3. 丁復詩

《元詩選二集》己集丁復《逢僧話舊》詩（頁 870），來源不詳。然張翥《蛻庵集》卷三題作《送至上人還金陵》，小注云："卷有笑隱、丁仲容詩。"仲容為丁復之字，因其詩與張翥詩在同卷而致誤。《元詩體要》卷十二亦作張詩，祇是詩題不同，作《悼笑隱禪師、仲容先生》，應當是張翥詩。

4. 謝應芳詩

《元詩選二集》辛集謝應芳《題偶武孟江雨軒》（頁 1261），來源不詳，然謝應芳《龜巢稿》、《龜巢摘稿》皆未載。而呂誠《來鶴亭集》卷七收錄，作《江雨軒為偶武孟作》，應當是呂誠詩。

5. 劉辰翁詩

《元詩選三集》甲集劉辰翁《贈製筆生許文瑤》（頁 59），《全宋詩》卷 3555 據《元詩選》輯錄，來源不詳。然元張光弼《可閑老人集》卷一收，當作張詩。

6. 吳善

《元詩選癸集》丙集吳善《代祀南嶽登祝融峰》（頁 356），來源不詳。然《元文類》卷六、《元音》卷二、《御選元詩》卷四六等諸家選本皆作趙世延詩，當從之。

7. 李誠

《元詩選癸集》丁集李誠《成皋懷古》（頁 452），來源不詳。然元好問《中州集》卷七作楊庭秀《成皋道中》詩，《御選金詩》卷十四收錄。作李詩誤。

8. 歐陽伯恭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歐陽伯恭《天馬歌》（頁 642），來源不詳。然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作《天馬頌》，可能是在文獻中因歐陽玄字原功而誤作伯恭。而《元詩體要》卷五作揭傒斯《天馬歌》，亦誤。

9. 張與材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張與材《沖玄觀》（頁 1359），來源不詳。然宋佚名《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七作尹介叔，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一與之同，應當是宋人，《全宋詩》漏收。

以上《元詩選》因來源文獻有誤而誤收詩 54 首，皆應當刪削或調整。

二、因來源文獻是僞書而誤收者

顧嗣立《元詩選》徵引文獻數百種，其中明潘是仁輯《宋元六十一家集》和明張泰階《寶繪錄》是僞書①。顧嗣立已經察覺《宋元六十一家集》存在訛誤，在《元詩選》中作過不少辨證，且徵引較少，故所受負面影響亦較小。本書其他相關章節已有論述，此不重複。但對於張泰階《寶繪錄》，顧嗣立則采取完全信任的態度，從中輯錄了大量元詩，不能不加以辨證。故不嫌繁瑣，一一摘出如下：

（一）據《寶繪錄》誤收鄧文原詩 44 首

《元詩選二集》丙集輯鄧文原詩為《素履齋稿》，其文獻來源

① 詳參本書第四章第一節考證。

主要有二，一是《元人十二家小集》本《巴西詩集》一卷，一是《寶繪錄》。前者比較可靠，從《寶繪錄》所選 44 首詩則基本不可靠。現一一羅列如下：

《題張繇所畫霖林雲岫圖》（頁 286），見《寶繪錄》卷五；

《閻立本西嶺春雲圖》（頁 286），見《寶繪錄》卷五；

《盧鴻廬嶽觀泉圖》（頁 287），見《寶繪錄》卷七；

《題李思訓寒江晚山圖》（頁 287），見《寶繪錄》卷五；

《王摩詰春溪捕魚圖》（頁 287），見《寶繪錄》卷六；

《李昭道春江圖》（頁 288），見《寶繪錄》卷七；

《趙幹春山曲鄔圖》（頁 288），見《寶繪錄》卷八；

《王晉卿蜀道寒雲圖》（頁 288），見《寶繪錄》卷十；

《李思訓妙筆》（頁 289），見《寶繪錄》卷五；

《唐子華雲松仙館圖》（頁 289），見《寶繪錄》卷二十；

《題顧善夫所藏張僧繇畫翠嶂瑤林圖》（頁 289），見《寶繪錄》卷五；

《劉松年春山仙隱圖》（頁 289），見《寶繪錄》卷十二[①]；

《趙松雪重江疊嶂圖》（頁 290），見《寶繪錄》卷十三；

《顧愷之瑤島仙廬圖》（頁 290），見《寶繪錄》卷四；

《陸探微層巒曲鄔圖》（頁 290），見《寶繪錄》卷五；

《吳道玄五雲樓閣圖》（頁 290），見《寶繪錄》卷六；

《王維高本輞川圖》（頁 291），見《寶繪錄》卷六；

① 按鄧文原《劉松年春山仙隱圖》詩，是據《大雅集》卷七劉儼《南屏別墅圖》作僞，僅將首聯竄改。

《王維秋林晚岫圖》（頁 291），見《寶繪錄》卷六；

《李昭道畫卷》（頁 291），見《寶繪錄》卷七；

《盧鴻仙山臺榭圖》（頁 291），見《寶繪錄》卷七；

《題洪谷子楚山秋晚圖》（頁 292），見《寶繪錄》卷八；

《郭忠恕十幅》（頁 292），見《寶繪錄》卷九；

《趙令穰秋村平遠圖》（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一；

《趙千里山水長幅》（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二；

《馬和之卷》（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二；

《危太樸集八大家》（頁 293），見《寶繪錄》卷十三；

《趙松雪怡樂堂圖贈善夫副仗》（頁 293），見《寶繪錄》卷十三；

《趙仲穆秋山訪隱圖》（頁 293），見《寶繪錄》卷十六；

《方方壺松岩蕭寺圖》（頁 294），見《寶繪錄》卷十八；

《荆浩秋山問奇圖》（頁 294），見《寶繪錄》卷四；

《顧愷之秋江晴嶂圖二首》（頁 294），見《寶繪錄》卷四；

《閻立本秋嶺歸雲圖二首》（頁 294），見《寶繪錄》卷五；

《題危太樸所藏榮陽鄭虔畫秋巒横靄圖二首》（頁 294），見《寶繪錄》卷七；

《題耕雲徵士東軒讀易圖次韻三首》（頁 295），見《寶繪錄》卷十六；

《題趙千里春景》（頁 295），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趙子昂為袁清容畫春景仿小李》（頁 295），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仿顧愷之》（頁 295），見《寶繪錄》卷十九；

《王洽雲山圖》（頁 295），見《寶繪錄》卷十八；

《趙子昂仿顧長康》（頁 296），見《寶繪錄》卷十九。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鮑廷博、鮑正言輯鄧文原《履素齋稿》二卷是在《元詩選二集》的基礎上輯錄而成的，同樣依據《寶繪錄》為輯佚來源，沿襲顧嗣立之誤，特此辨正之。

（二）據《寶繪錄》誤收高克恭詩 7 首

《元詩選二集》丙集據《寶繪錄》誤收高克恭詩 7 首，分別是：

《至正己亥四月廿二日宿翠峰禪室登留雲閣數日與淨蓮公》（頁 299），見《寶繪錄》卷十六；

《題管夫人竹窩圖》（頁 300），見《寶繪錄》卷十六；

《題怡樂堂為贈善夫良友》（頁 300），見《寶繪錄》卷十三；

《松濤軒題畫為鄧善之》（頁 300），見《寶繪錄》卷十六；

《靜觀閣早興寄懷善之先生》（頁 300），見《寶繪錄》卷十六；

《種筆亭題畫》（頁 301），見《寶繪錄》卷十六；

《趙子昂為袁清容畫春景仿小李》（頁 303），見《寶繪錄》卷十九。

（三）據《寶繪錄》誤收吳鎮詩 90 首

《元詩選二集》戊集所選吳鎮詩的底本是《元人十二家小集》本《梅花庵稿》，該集也基本上是據《寶繪錄》輯錄而成，故致誤源頭仍然是《寶繪錄》。《元詩選》誤收詩多達 90 首：

《王晉卿蜀道寒雲》（頁 710），見《寶繪錄》卷十；

《王晉卿萬壑秋雲》（頁 710），見《寶繪錄》卷十；

《趙千里山水長幅》（頁 711），見《寶繪錄》卷十二；
《馬遠虛亭漁笛圖》（頁 711），見《寶繪錄》卷十二；
《右丞春溪捕魚》（頁 713），見《寶繪錄》卷六；
《洪谷子楚山秋晚》（頁 713），見《寶繪錄》卷八；
《董源夏山深遠》（頁 713），見《寶繪錄》卷九；
《郭忠恕夏山仙館》（頁 713），見《寶繪錄》卷九；
《李成江村秋晚》（頁 714），見《寶繪錄》卷九；
《米友仁畫卷》（頁 714），見《寶繪錄》卷十一；
《米元暉畫卷》（頁 714），見《寶繪錄》卷十一；
《趙千里畫》（頁 715），見《寶繪錄》卷十二；
《山居深趣圖》（頁 715），見《寶繪錄》卷十四；
《竹窩》（頁 715），見《寶繪錄》卷十六；
《陸探微層巒曲鄔》（頁 717），見《寶繪錄》卷五；
《閻立本西嶺春雲》（頁 717），見《寶繪錄》卷五；
《秋嶺歸雲》（頁 718），見《寶繪錄》卷五；
《吳道玄五雲樓閣》（頁 718），見《寶繪錄》卷六；
《王右丞雪溪圖二首》（頁 718），見《寶繪錄》卷六；
《右丞輞川圖二首》（頁 718），見《寶繪錄》卷六；
《李昭道畫卷》（頁 719），見《寶繪錄》卷七；
《關仝秋山凝翠》（頁 719），見《寶繪錄》卷八；
《趙大年秋村暮靄》（頁 719），見《寶繪錄》卷十一；
《趙松雪重江疊嶂二首》（頁 719），見《寶繪錄》卷十三；
《子久為危太樸畫》（頁 720），見《寶繪錄》卷十五；
《王維終南草堂》（頁 720），見《寶繪錄》卷十八；

《郭忠恕仙山樓觀》(頁 720)，見《寶繪錄》卷十九；
《李成寒林圖》(頁 720)，見《寶繪錄》卷十九；
《董源小幅》(頁 721)，見《寶繪錄》卷四；
《顧愷之秋江晴嶂》(頁 721)，見《寶繪錄》卷四；
《陸探微員嶠仙遊》(頁 722)，見《寶繪錄》卷五；
《張僧繇翠嶂瑤林》(頁 722)，見《寶繪錄》卷五；
《張僧繇霜林雲岫》(頁 722)，見《寶繪錄》卷五；
《盧鴻仙山臺榭》(頁 722)，見《寶繪錄》卷七；
《趙幹春林曲鄔》(頁 722)，見《寶繪錄》卷八；
《黄荃蜀江秋淨圖》(頁 723)，見《寶繪錄》卷八；
《郭忠恕仙峰春色》(頁 723)，見《寶繪錄》卷九；
《李咸熙秋嵐凝翠》(頁 723)，見《寶繪錄》卷九；
《范寬江山秋霽》(頁 723)，見《寶繪錄》卷十；
《王晉卿畫》(頁 724)，見《寶繪錄》卷十；
《馬和之卷》(頁 724)，見《寶繪錄》卷十二；
《子久萬里長江圖》(頁 724)，見《寶繪錄》卷十五；
《叔明松壑秋雲圖》(頁 724)，見《寶繪錄》卷十五；
《題雲西畫卷》(頁 724)，見《寶繪錄》卷十七；
《方方壺畫二首》(頁 725)，見《寶繪錄》卷十八；
《方壺松巖蕭寺》(頁 725)，見《寶繪錄》卷十八；
《王叔明林泉清話圖》(頁 728)，見《寶繪錄》卷二十；
《董源山閣談禪圖》(頁 728)，見《寶繪錄》卷二；
《李公麟大阿羅漢圖》(頁 728)，見《寶繪錄》卷二；
《文同風篁蕭瑟圖》(頁 728)，見《寶繪錄》卷二；

《荆浩秋山問奇圖》（頁 728），見《寶繪錄》卷四；

《蘇東坡竹》（頁 729），見《寶繪錄》卷四；

《右丞秋林晚岫》（頁 729），見《寶繪錄》卷六；

《李昭道秋山無盡圖》（頁 729），見《寶繪錄》卷七；

《盧鴻嵩山草堂圖》（頁 729），見《寶繪錄》卷七；

《馬遠放鶴圖》（頁 729），見《寶繪錄》卷十二；

《子久為徐元度卷》（頁 729），見《寶繪錄》卷十四；

《王叔明卷》（頁 730），見《寶繪錄》卷十五；

《次雲林韻題耕雲東軒讀易圖三首》（頁 730），見《寶繪錄》卷十六；

《趙仲穆東山圖》（頁 730），見《寶繪錄》卷十六；

《錢舜舉海棠□鵪》（頁 730），見《寶繪錄》卷二十；

《題墨梅二首》（頁 730），見《寶繪錄》卷十七；

《吳道子秋山放鶴圖次趙松雪韻》（頁 730），見《寶繪錄》卷十八；

《郭忠恕萬松仙館圖》（頁 731），見《寶繪錄》卷十八；

《李營丘真跡》（頁 731），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千里秋景》（頁 731），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伯駒畫》（頁 731），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伯驌畫》（頁 731），見《寶繪錄》卷十九；

《周文矩十美圖》（頁 731），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秋景》（頁 732），見《寶繪錄》卷十九；

《子昂仿顧愷之》（頁 732），見《寶繪錄》卷十九；

《子昂仿張僧繇》（頁 732），見《寶繪錄》卷十九；

《子昂仿陸探微》（頁 732），見《寶繪錄》卷十九；

《子久春山仙隱》（頁 732），見《寶繪錄》卷二十；

《倪雲林畫》（頁 732），見《寶繪錄》卷二十；

《題畫十首錄九》之一、二、三、四、五、七、八（頁 733），見《寶繪錄》卷二十；

《方方壺畫》（頁 733），見《寶繪錄》卷二十。

（四）據《寶繪錄》誤收黃公望詩 53 首

《元詩選二集》戊集輯黃公望詩 61 首為《大癡道人集》，其中 53 首據《寶繪錄》輯，誤。

《王叔明為陳惟允天香書屋圖》（頁 735），見《寶繪錄》卷十六；

《王摩詰春溪捕魚圖》（頁 735），見《寶繪錄》卷六；

《李咸熙秋嵐凝翠圖》（頁 736），見《寶繪錄》卷九；

《題倪雲林贈耕雲東軒讀易圖》（頁 736），見《寶繪錄》卷十六；

《管夫人竹窩圖》（頁 736），見《寶繪錄》卷十六；

《方方壺松巖蕭寺圖》（頁 737），見《寶繪錄》卷十八；

《顧愷之秋江晴嶂圖》（頁 737），見《寶繪錄》卷四；

《王晉卿萬壑秋雲圖》（頁 738），見《寶繪錄》卷十；

《為袁清容長幅》（頁 738），見《寶繪錄》卷二十；

《荆洪谷楚山秋晚圖》（頁 738），見《寶繪錄》卷八；

《題關仝層巒秋靄圖》（頁 738），見《寶繪錄》卷八；

《李成寒林圖》（頁 739），見《寶繪錄》卷十九；

《郭忠恕仙山樓觀圖》（頁 739），見《寶繪錄》卷十九[①]；

《張僧繇秋江晚渡圖》（頁 739），見《寶繪錄》卷四；

《王維雪渡圖》（頁 739），見《寶繪錄》卷四；

《蘇東坡竹》（頁 740），見《寶繪錄》卷四；

《王維秋林晚岫圖二首》（頁 740），見《寶繪錄》卷六；

《郭忠恕仙峰春色圖五首》（頁 740），見《寶繪錄》卷九；

《題李成所畫十冊》十首（頁 740－2），見《寶繪錄》卷十；

《趙令穰秋村暮靄圖》（頁 742），見《寶繪錄》卷十一；

《夏圭晴江歸棹圖》（頁 742），見《寶繪錄》卷十二[②]；

《趙松雪山居圖二首》（頁 743），見《寶繪錄》卷十四；

《曹雲西畫卷》（頁 743），見《寶繪錄》卷十七；

《王洽雲山圖》（頁 743），見《寶繪錄》卷十八；

《黃荃花溪仙舫圖》（頁 743），見《寶繪錄》卷十八；

《董北苑》（頁 743），見《寶繪錄》卷十八；

《郭忠恕萬松仙館圖》（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八；

《李營丘真跡次俞紫芝韻》（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伯駒》（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九；

《周文矩十美圖》（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為袁清容畫秋景仿大李次韻》（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九；

---

① 黃公望《郭忠恕仙山樓觀圖》詩，顧嗣立注稱朱紹《鼓吹續編》作郯韶，當從之。

② 黃公望《夏圭晴江歸棹圖》詩，《寶繪錄》卷九作黃公望《郭忠恕仙峰春色圖》詩，顯然皆偽作。

《趙子昂仿張僧繇》(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仿陸探微筆意》(頁 744),見《寶繪錄》卷十九;

《臨李思訓員嶠秋雲圖》(頁 745),見《寶繪錄》卷二十;

《王叔明為姚子章林泉清話圖》(頁 745),見《寶繪錄》卷二十;

《倪雲林為靜遠畫》(頁 745),見《寶繪錄》卷二十;

《倪雲林為子章徵士畫》(頁 745),見《寶繪錄》卷二十;

《方方壺畫》(頁 745),見《寶繪錄》卷二十;

《錢舜舉海棠□鵪》(頁 745),見《寶繪錄》卷二十。

(五)據《寶繪錄》誤收王冕詩 1 首

《元詩選二集》庚集誤收王冕詩 1 首:

《題巨然畫》(頁 962),見《寶繪錄》卷十九。

(六)據《寶繪錄》誤收吳全節詩 2 首

《元詩選二集》壬集據《寶繪錄》誤收吳全節詩 2 首:

《題米元暉畫雲山圖二首》 (頁 1352),見《寶繪錄》卷十一。

(七)據《寶繪錄》誤收柯九思詩 51 首

《元詩選三集》戊集輯柯九思詩 264 首為《丹丘生稿》,主要文獻來源是《草堂雅集》和《寶繪錄》。惜後者是僞書,《元詩選》據之誤錄 51 首。

《顧愷之瑤島仙廬圖》(頁 216),見《寶繪錄》卷四;

《關仝秋山凝翠圖》(頁 217),見《寶繪錄》卷八;

《范寬江山秋霽圖》(頁 217),見《寶繪錄》卷十;

《王叔明天香書屋圖》(頁 217),見《寶繪錄》卷十六;

《趙仲穆秋山訪友圖》（頁 218），見《寶繪錄》卷十六；

《陸探微員嶠仙遊圖》（頁 218），見《寶繪錄》卷五；

《閻立本秋嶺歸雲圖》（頁 218），見《寶繪錄》卷五；

《王維輞川圖》（頁 219），見《寶繪錄》卷六①；

《李思誨柳浪輕舟小景》（頁 222），見《寶繪錄》卷二；

《楊昇蓬萊飛雪圖》（頁 222），見《寶繪錄》卷二；

《荆浩秋山仙侶圖》（頁 222），見《寶繪錄》卷二；

《盧鴻蓬島仙遊圖》（頁 223），見《寶繪錄》卷二；

《韓幹雙馬圖》（頁 223），見《寶繪錄》卷二；

《題危太樸所藏滎陽鄭虔畫秋巒横靄圖》（頁 223），見《寶繪錄》卷七；

《題危太樸所藏李昭道畫春江圖次蘇東坡韻》（頁 223），見《寶繪錄》卷七；

《題荆洪谷楚山秋晚圖》（頁 224），見《寶繪錄》卷八；

《題趙幹春林曲鄔圖》（頁 224），見《寶繪錄》卷八；

《題黃荃蜀江秋淨圖》（頁 224），見《寶繪錄》卷八；

《題吳瑩之所藏郭忠恕畫冊》（頁 225），見《寶繪錄》卷九；

《李成江村秋晚圖》（頁 225），見《寶繪錄》卷九；

《王晉卿萬壑秋雲圖》（頁 225），見《寶繪錄》卷十；

《題郭忠恕夏山仙館圖》（頁 225），見《寶繪錄》卷九；

《奉題文與可十竹圖二首》（頁 226），見《寶繪錄》卷十一；

《題趙令穰秋村暮靄圖四首》（頁 226），見《寶繪錄》卷

① 柯九思《王維輞川圖》詩，應當是元人李核詩。參見本章第一節考證。

十一；

《米芾真跡》（頁 226），見《寶繪錄》卷十一；

《趙千里畫長幅》（頁 226），見《寶繪錄》卷十二；

《題趙千里畫八幅》（頁 227），見《寶繪錄》卷十二；

《題馬遠虛亭漁笛圖》（頁 227），見《寶繪錄》卷十二；

《題危太樸集八大家》（頁 227），見《寶繪錄》卷十三；

《題鄧善之集十大家》（頁 227），見《寶繪錄》卷十三；

《題黃子久為姚子章卷》（頁 228），見《寶繪錄》卷十四；

《題黃子久為徐元度卷》（頁 228），見《寶繪錄》卷十四；

《題黃子久吳門秋色圖》（頁 228），見《寶繪錄》卷十五；

《題梅道人為伯理十幅》（頁 228），見《寶繪錄》卷十七；

《題曹雲西畫卷》（頁 229），見《寶繪錄》卷十七；

《題董北苑畫》（頁 229），見《寶繪錄》卷十八；

《題李成秋山圖》（頁 229），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王晉卿釣魚圖》（頁 229），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趙千里春景》（頁 229），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趙伯驌畫》（頁 230），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畫夏景仿王摩詰次韻為袁清容學士》（頁 230），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趙子昂仿張僧繇筆意》（頁 230），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趙仲穆畫》（頁 230），見《寶繪錄》卷十九；

《題黃子久海嶽庵圖》（頁 230），見《寶繪錄》卷二十；

《題黃子久虞峰秋晚圖為太樸先生》（頁 230），見《寶繪錄》卷二十；

《題黄鶴山樵劍閣圖》(頁 231)，見《寶繪録》卷二十；

《題畫》(頁 231)，見《寶繪録》卷四。

(八) 據《寶繪録》誤收俞和詩 54 首

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輯俞和詩 60 首為《紫芝生集》，其中 54 首來源於《寶繪録》，《元詩選補遺》沿其誤。

《關仝層巒秋靄圖》(頁 278)，見《寶繪録》卷八①；

《管夫人竹窩圖》(頁 278)，見《寶繪録》卷十六②；

《顧長康秋江晴嶂圖》(頁 279)，見《寶繪録》卷四；

《陸探微員嶠仙遊圖》(頁 279)，見《寶繪録》卷五；

《張僧繇翠嶂瑶林圖》(頁 280)，見《寶繪録》卷五；

《閻立本西嶺春雲圖》(頁 280)，見《寶繪録》卷五；

《李思訓妙筆》(頁 281)，見《寶繪録》卷五③；

《王維輞川圖》(頁 281)，見《寶繪録》卷六④；

《李昭道春江圖》(頁 281)，見《寶繪録》卷七⑤；

《夏圭晴江歸棹圖》(頁 282)，見《寶繪録》卷十二⑥；

---

① 俞和《關仝層巒秋靄圖》為明沈周詩，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相關考證。

② 俞和《管夫人竹窩圖》詩，據《石渠寶笈》卷六《倪瓚水竹居圖卷》，為胡寧詩，作《奉題仲和水竹居》，而俞和詩在後，首句云“水竹兮修修”。

③ 俞和《李思訓妙筆》詩，見於趙孟頫《松雪齋集》卷三，作《題開府宅壁畫山水歌》，而《元藝圃集》卷二則作馬祖常詩，應當是趙詩。

④ 俞和《王維輞川圖》詩，《珊瑚網》卷二五、《書畫題跋記》卷一、《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一、《石渠寶笈》卷十四並作馮子振詩，當不誤。

⑤ 俞和《李昭道春江圖》詩，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二一收録，作《趙松雪重江疊嶂圖歌》，應當是王詩。

⑥ 俞和《夏圭晴江歸棹圖》詩，《寶繪録》卷九作題《郭忠恕仙峰春色圖》，顯然有誤。

《趙千里畫八幅》(頁 282)，見《寶繪錄》卷十二；

《趙松雪山居深趣圖》(頁 283)，見《寶繪錄》卷十四[①]；

《題黄子久吳門秋色圖奉謝伯理高士》(頁 283)，見《寶繪錄》卷十五；

《趙仲穆東山圖》(頁 283)，見《寶繪錄》卷十六[②]；

《王晉卿畫》(頁 284)，見《寶繪錄》卷十九；

《黄子久為危太樸畫春山仙隱圖》(頁 284)，見《寶繪錄》卷二十；

《吳道玄五雲樓閣圖》(頁 284)，見《寶繪錄》卷六；

《王右丞雪溪圖》(頁 284)，見《寶繪錄》卷六；

《王維秋林晚岫圖》二首 (頁 285)，見《寶繪錄》卷六[③]；

《小李將軍秋山無盡圖》(頁 285)，見《寶繪錄》卷七；

《黄荃蜀江秋淨圖》(頁 285)，見《寶繪錄》卷八；

《黄晉卿蜀道寒雲圖二首》(頁 286)，見《寶繪錄》卷十；

《趙令穰秋村暮靄圖》(頁 286)，見《寶繪錄》卷十一；

《王叔明為徐元度畫松壑秋雲圖》(頁 286)，見《寶繪錄》卷十五；

《閻立本秋嶺歸雲圖》(頁 288)，見《寶繪錄》卷五；

《題危太樸所藏滎陽鄭虔畫秋巒橫靄圖》(頁 288)，見《寶

---

① 俞和《趙松雪山居深趣圖》詩，《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六、《御選明詩》卷四九作守仁上人《蓄秋山圖》，文字小異。

② 俞和《趙仲穆東山圖》詩，《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八〇作明陳政《謝安東山圖》詩。

③ 按《寶繪錄》原為兩首五律，中華書局排印本併作一首，誤。

繪錄》卷七；

《郭忠恕所畫仙峰春色圖》（頁 289），見《寶繪錄》卷九；

《題清容先生所藏李咸熙畫卷》（頁 289），見《寶繪錄》卷九；

《趙千里畫八幅》（頁 289），見《寶繪錄》卷十二；

《黄荃竹溪六逸圖》（頁 290），見《寶繪錄》卷四[①]；

《陸探微層巒曲塢圖二首》（頁 290），見《寶繪錄》卷五；

《盧鴻仙山臺榭圖二首》（頁 290），見《寶繪錄》卷七[②]；

《題吳瑩之所藏郭忠恕畫冊》（頁 290），見《寶繪錄》卷九；

《題趙千里畫長幅》二首（頁 291），見《寶繪錄》卷十二；

《趙松雪重江疊嶂圖》（頁 291），見《寶繪錄》卷十三；

《趙松雪山居圖三首》（頁 291），見《寶繪錄》卷十四；

《黄荃花溪仙舫圖》（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八；

《王晉卿釣魚圖》（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千里冬景》（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伯驌畫》（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畫夏景仿王摩詰次韻為袁清容》（頁 292），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松雪山林避暑圖》（頁 293），見《寶繪錄》卷十九；

《趙子昂仿四大家》（頁 293），見《寶繪錄》卷十九；

---

① 俞和《黄荃竹溪六逸圖》詩，當為元陳旅詩，見《安雅堂集》卷一。

② 俞和《盧鴻仙山臺榭圖》二詩，為明徐有貞詩，見《武功集》卷二，作《蓬萊春曉圖》，文字小異。

《趙仲穆畫為敬夫題》（頁 293），見《寶繪錄》卷十九；

《倪雲林畫為子章高士題》（頁 293），見《寶繪錄》卷二十；

《梅道人畫》（頁 293），見《寶繪錄》卷二十；

《方方壺畫》（頁 294），見《寶繪錄》卷二十。

《寶繪錄》著錄張泰階偽造的元代以前名畫兩百餘件，又通過各種途徑偽錄元人題畫詩 458 首，給元代文學文獻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①。顧嗣立《元詩選》從中選輯了 301 首，本書暫時全部定為偽作，但追溯每一首偽詩的來源，則並非本書所能完成，擬另撰文詳考。

三、因編輯失誤而誤收者

《元詩選》中不少誤收詩，純粹是由於編纂抄錄時的疏忽而致誤，包括誤讀文獻、張冠李戴等。

1. 貫雲石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貫雲石《當塗郡有脫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乃繪之圖而贊以詩》、《山谷守當塗方九日而被謗謫宜州遂作返棹圖而繫之詩》（頁 271），而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作牟存叟《脫靴》、《返棹》二圖贊。牟存叟，名子才，為南宋理宗朝端明殿學士，適宦官董宋臣干政，出守當塗，因郡圃有脫靴亭，遂作《脫靴圖》；又因黃山谷守當塗，方九日被謗，謫宜州事，作《返棹圖》，並寫下贊語。此二圖在元代廣為流傳，很多文人別集中

① 按時至今日，《寶繪錄》仍然被當作真實可靠的材料被不斷利用，如《全元文》就據《寶繪錄》輯錄了不少“元文”，基本上都是偽作，特在此表出之。

都有題跋，可以具考。楊鐮指出，這是顧嗣立割裂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一“貫雲石”條的雙行夾註作為詩題而致誤[①]，可為定論。

2. 釋祖銘詩

《元詩選二集》壬集釋祖銘《南屏雨中》詩（頁 1389），元賴良《大雅集》卷七作釋永彝詩，明毛晉《明僧弘秀集》卷九同。釋永彝，字古鼎；釋祖銘亦字古鼎，故編輯時偶然誤抄。

3. 許晉孫、馮福可詩

《元詩選癸集》涉及的詩人多達兩千餘人，在編抄時難免產生張冠李戴等失誤，這樣就會出現連鎖反應。

例如，《元詩選癸集》丙集許晉孫《棲霞洞》詩（頁 275），《御選元詩》卷四六作張雄飛詩，《元詩選癸集》與《御選元詩》的文獻來源基本相同，可以據之參校。《元詩選癸集》張雄飛詩緊鄰許晉孫，於是誤將張雄飛《棲霞洞》詩歸於許晉孫名下。

又，許晉孫《七星閣》詩（頁 275），《貴州通志》卷四四作馮福可詩，但僅前十句，後八句闕。而馮福可在《癸集》中排位於許晉孫後第四，誤抄在許晉孫詩下。馮福可《荷花》、《相者玉鑒》二詩，來源不詳，但《元風雅》後集卷四作許伯昭（許晉孫字）詩。

簡而言之，《元詩選癸集》丙集選許晉孫詩兩首，其一是張雄飛詩，其二是馮福可詩；而本應是許晉孫的兩首詩，又誤抄在馮福可名下。

① 參見楊鐮《元詩史》，頁 40。

4. 俞焯、余貞、胡一中、王瓚詩

《元詩選癸集》丙集有四位詩人的詩在編抄時出現了連鎖失誤。俞焯《龜山》詩（頁 321），據萬曆《紹興府志》卷四，應當是余貞詩；而余貞《武夷山》詩（頁 319），據明衷仲孺《武夷山志》卷十二，應當是胡一中詩；胡一中《送聶梅軒赴潮州錄事》（頁 318），據《御選元詩》卷四九，應當是王瓚詩；王瓚《泊瓜洲渡》詩（頁 313），據《御選元詩》卷四九，應當是吳浩詩[①]。由於《御選元詩》中王瓚詩緊鄰在吳浩詩後，故有上述失誤。

5. 哲馬魯丁詩

《元詩選癸集》丙集哲馬魯丁《題錢玉潭竹林七賢圖並序》，來源於《珊瑚網》卷三一。楊鐮指出，衹有序是哲馬魯丁作，詩是相鄰的牟應龍題詩二首中的第一首[②]。

6. 楊少愚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選楊少愚詩 7 首，其中 6 首皆見於嘉靖或者萬曆《池州府志》，衹有《黄鶴池》詩（頁 536）來源不明。據核查，嘉靖《池州府志》卷一作元邑尹陳孟雲詩，萬曆《池州府志》卷十同，惟詩題作《白鶴墩》。在方志中，二人之詩緊相鄰，所以誤抄。

7. 陳良臣詩

---

① 按此詩《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六作釋大圭《二月三日泊瓜洲渡與吳庵同賦》，而《御選明詩》卷九十作釋守仁詩，不知何據，姑存疑待考。

② 參見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頁 24。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陳良臣《新年書懷》、《題鐵山卷》、《題劉秘監為程如章作兩山圖》、《環山樓》、《題貴妃洗兒圖》、《題范蠡圖》等6詩（頁693－695），編者自注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然覆核原書，皆作王璋詩，分別見於卷二五、八四。《文翰類選大成》中，陳良臣與王璋之間僅隔二人，故誤抄。

8. 趙君璋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下趙君璋《題白水宮三首》（頁894），編者自注來源於《石田山房詩》，然覆查原書，後二首為高明作[①]。

9. 馬庸詩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馬庸《還過龍門》（頁1003），來源不詳，然《元音》卷三作馬祖常詩。馬庸，字不詳，扶風人；馬祖常，字伯庸，編抄時脫一"伯"字，遂誤作馬庸詩。

10. 楊士弘詩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楊士弘《送方瑞鈞臺山長》（頁1033），來源不詳，然楊載《楊仲弘集》卷七收錄。楊載，字仲弘，與士弘僅一字之差，應當是編抄失誤。

11. 釋子溫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釋子溫《題折枝葡萄》（頁1384），來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五，然宋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卷八、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卷三六、《全唐詩》卷二七九皆作盧綸詩《山中一絕》。《癸集》所選釋子溫詩下有作者原注"大唐

①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新證》。

時詩人贈高僧居深山谷”，明確說是唐人詩。顧嗣立誤讀文獻，將元人釋子溫書寫的唐人詩誤作元詩選錄。

12. 無名氏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無名氏《三五七言次李謫仙韻題宋復古秋山對月圖》（頁 1560），編者自注來源於書畫卷，經核查，應當是出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一，該書闕款，《元詩選癸集》遂作無名氏收錄。然《式古堂書畫彙考》著錄該卷是徵引自《書畫舫》，而《清河書畫舫》卷七下作張丑自題。從《書畫彙考》的體例看，既然徵引了《書畫舫》，則張丑自題可不必署名，顯然是顧嗣立誤讀文獻，將明張丑詩誤作元代無名氏詩。

13. 劉宗遠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劉宗遠《山中夢母二首》（頁 1663），編者自注來源於《元詩體要》，中華書局排印本校云：“此二詩，《元詩體要》（四庫本）置於劉叔遠名下。”《元詩體要》既有劉宗遠詩，也有劉叔遠詩，僅一字之差，編者誤抄。

14. 張濬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張濬《趙大年江鄉雪意圖》詩（頁 1844），明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卷四作蜀人虞輔詩，《清河書畫舫》卷一下、《六研齋二筆》卷三同。考《癸集》編者於石敏若名下有幫助：“敏若以下八人，並見書畫卷遺跡。”（頁 1842）然鈔本與刻本《元詩選癸集》皆衹有七人，選詩 8 首，僅張濬一人有 2 首，應當是漏刊了虞輔一人，遂與張濬詩混雜在一起。

以上 28 首詩，來源文獻無誤，完全是編者在編抄或刊刻時疏忽而致誤。由此可見，核查文獻來源對總集研究確實非常重要。

第三節　《元詩選》元詩作者考異

《元詩選》中，不少詩在不同的文獻中作者有異說，有的能夠判定是其他文獻有訛誤，有的無法確切地考知其真正作者，因此，有必要進行考異。

一、顧嗣立元詩作者考異辨證

顧嗣立在《元詩選》中對作者有歧說的詩進行了考異，注明某詩在其他文獻中署名不同，但並没有重收該詩，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顧嗣立取捨態度的表現。顧嗣立考異的整體水準較高，多有可供借鑒之處，少數存在失誤，有的還需要進一步考證。現綜述如下，以見其考異之功過。

（一）辨别精審者

1. 根據可靠之别集進行辨誤

（1）袁桷詩誤作廼賢詩

《元詩選初集》丙集袁桷《潘孟陽上書不報歸里作五詠》詩注："此題《元音》選四首，題作《送邵元道》，潘訒叔、曹能始俱刻入廼賢，誤。"（頁 599）又，袁桷《次韻元復初春思三首》注："此三詩潘訒叔、曹能始俱誤作廼賢。"（頁 605）袁桷詩分别來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和卷五，現有元刻本傳世，文獻可靠；而明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和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

之文獻可信度差，本文第三章已明辨之。《宋元六十一家集》本《迺前岡集》三卷，收詩僅 10 首，其中 7 首被顧嗣立指出誤收了袁桷詩。《元詩選》對元詩研究的貢獻於此可見一斑，而古人讀書之細緻，亦令人歎為觀止。

（2）虞集詩誤作薩都剌詩

《元詩選初集》丁集虞集《城東觀杏花》詩注："此詩誤見薩天錫《雁門集》（按成化刻本卷五作《春遊》）中。"（頁 883）虞集詩來源於《道園學古錄》卷三，是虞集與其門人手自編定，不可能有誤。元末女詩人鄭允端有《追和虞伯生〈城東看杏花〉詩韻》，可以為證①。而《雁門集》誤收他人作品較多，前面已有辨正，此不贅述。

（3）楊載詩誤作趙孟頫、揭傒斯詩

《元詩選初集》丁集楊載《送戴尊師入越》詩注："此詩《元音》、《體要》俱誤作趙孟頫，《松雪集》中不載。"（頁 974）此詩來源於明嘉靖刻本《楊仲弘集》卷七。又，楊載《悼鄰妓二首》其一注："此一首《體要》作揭傒斯，誤。"（頁 977）此詩來源於《楊仲弘集》卷八。如此可見，顧嗣立辨誤的理由是：楊載詩見於本人別集，趙、揭詩見於明人總集，文獻可信度不如別集。而且據核查，該詩確實不見於後二人別集。

（4）陳旅詩誤作鄭元祐詩

《元詩選初集》戊集陳旅《元宵懷錢塘》詩注："此詩誤入《僑吳集》。"（頁 1320－1321）陳旅此詩來源於《陳眾仲文集》

---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13－114。

卷三，該集有元刻本傳世，文獻可靠；而鄭元祐《僑吳集》現存最早的刻本是明弘治九年張習刊本。張習刊刻了很多元、明人別集，但真偽混雜，除前面已提到的薩都剌《雁門集》外，刊刻的明張羽《靜居集》六卷，竟然混入了元釋英《白雲集》詩 100 多首，屬於典型的偽書①。因此，《僑吳集》混入了陳旅詩也不足為怪。顧嗣立的這一發現提醒人們，在使用張習刻本《僑吳集》時也一定要謹慎。

2. 根據可靠之總集或其他文獻進行辨誤

（1）李洞詩誤作薩都剌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李泂《舞姬脫鞋吟應制》詩注："一作《淩波曲》，見薩都剌《雁門集》[按卷四]。"（頁 569）《元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剌小傳則明確認為是李泂作："《淩波曲》一首，《元音》[按卷十二] 作無名氏，《乾坤清氣》[按卷七] 作李溉之《舞姬脫鞋吟》，歐陽元功有和李溉之韻，當無誤也。"（頁 1186）除《乾坤清氣》外，《元詩體要》卷六亦題李泂作；而歐陽玄《圭齋集》卷四有《和李溉之舞姬脫鞋吟》，韻腳相同，誠如顧嗣立所言，當為李泂作。

（2）楊慶源詩誤作周南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楊慶源《西湖竹枝詞二首》詩注："《列朝詩集》誤刻周南。"（頁 812）楊慶源詩來源於《西湖竹枝集》，現存各本均題元楊維楨編，雖然不是出於其手，但應該是其門人或後學所輯，文獻來源可靠。

① 參見楊鐮《元佚詩研究》。

（3）萬石詩誤作鮮于樞詩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萬石《退宮人引》、《題陳希夷像》詩注："以上二首，潘訒叔作鮮于樞，誤。"（頁 1034）萬石詩來源於《元音》卷十一，文獻來源可靠，而潘是仁《宋元六十一家集》本鮮于樞《困學齋稿》基本上是誤輯他人作品而成①。

（4）張志純詩誤作王惲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張志純《桃花峪》、《泰山喜雨》詩注："以下二詩，俱刻大峪溪。《石州志》誤作王惲，《秋澗集》中不載。"（頁 1355）據核查，張志純詩的文獻來源是明汪子卿《泰山志》卷三；而《石州志》今已不存，無法核實。但既然顧嗣立言《秋澗集》不載，是誤作，應當可信。

（二）闕疑待考者

顧嗣立對於有作者爭議的詩，如果證據不足，則勇於闕疑，這是應當肯定的。但也造成了許多模稜兩可的情況，不利於研究的深入。借鑒上文總結出來的顧嗣立辨誤的一些經驗，似乎能夠解決不少懸疑的問題。

1. 根據可靠之別集釋疑

（1）馬祖常詩誤作薩都剌詩

《元詩選初集》丙集馬祖常《和袁伯長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岳鎮江河后土》詩注："此題《清容集》本是兩韻，《石田集》亦載二首，而前一首低字韻見《薩天錫集》，各本皆然。及《元音》、《體要》諸選，亦俱作薩詩。豈伯庸、天錫各存一詩耶？抑

①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一節。

其中必有一誤也。姑仍其舊以俟考。”（頁 704）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和袁桷《清容居士集》皆有元刻本傳世，而薩都剌集真偽雜糅，本不需存疑俟考，但由於《元音》、《元詩體要》等選本都題薩都剌作，於是顧嗣立采取了更謹慎的做法。楊光輝認為此詩為馬祖常作無疑，首先，虞集在延祐三年西祀入蜀時任太常博士，而薩都剌集所載詩題作“虞學士”，顯然有誤；其次，薩都剌當時衹有十歲左右，不可能去和虞集次韻送別[①]。此說甚確，可以補充的一條證據是，馬祖常詩是和袁桷而作的，皆是兩韻。當時為虞集送行的除馬、袁二人外，還有柳貫等人，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五有《奉同伯庸應奉韻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嶽因入蜀望祭河源二首》，柳貫的次韻詩也是兩韻，其中有重見於薩都剌詩集的低字韻，但柳貫明確說是和馬祖常之韻，可見此詩不可能是薩都剌所作。

（2）虞集詩誤作揭傒斯詩

《元詩選初集》丁集虞集《題花鳥圖》（一作《吳中女子畫花鳥歌》）詩注：“此詩《元音》、《乾坤清氣》俱作虞集，《體要》作揭傒斯。”（頁 919）顧嗣立的語氣並不確定。考虞集《吳中女子畫花鳥歌》詩來源於元刻本《道園遺稿》卷二，該集是虞集從孫虞堪所編，文獻來源可靠，而且該詩有注云：“《皇元風雅》為人錯刊。”此處所言《皇元風雅》是傅習、孫存吾所編，該書前集卷四題揭傒斯作，《道園遺稿》指出其誤，應當可信。而《元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第四章“薩都剌詩作真偽考”第二節“誤收他人詩作考”，頁 121。

詩體要》沿襲了《元風雅》前集的失誤。

（3）段成己詩誤作段克己詩

《元詩選二集》甲集段成己《冬夜無寐書以自適》（頁 17）、《中秋之夕封生仲堅衛生行之攜酒與詩見過各依韻以答二首》（頁 18）、《龍門八題·雲中暮雨》（頁 21）四詩，顧嗣立指出在《河汾諸老詩集》中皆作段克己。考段氏兄弟二人的詩歌合集《二妙集》皆作段成己，該集現有元刻本存世，文獻來源可靠。二人名字僅一字之差，《河汾諸老詩集》誤刻。

（4）李孝光詩誤作吳學禮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李孝光《入雁蕩山》詩注："此詩《雁山志》作吳學禮。"（頁 623）該詩見於明弘治間錢杲輯本《五峰集》，為李孝光詩無疑①。

（5）成廷珪詩誤作薩都剌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成廷珪《柬句曲外史張伯雨》詩注："此詩見《薩天錫集》。"（頁 674）按此詩成化本《雁門集》卷六、弘治本《薩天錫詩集》卷四收錄，應當是來源於《元音》卷七，但《元音》卷十一又題成廷珪作，可見明初總集中已混淆其作者。考成廷珪《居竹軒集》卷二有該詩，楊光輝據詩中稱張雨為"張公子"，認為薩都剌比張雨小十六歲，不應如此稱呼，而成廷珪衹比張雨小六歲，年輩相當，所以作成廷珪詩較可靠②。

2. 根據可靠之總集釋疑

① 參見陳增傑《李孝光集校注》卷九，頁 359。
②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22。

（1）趙奕詩誤作倪瓚詩

《元詩選初集》丙集趙奕《雨窗寫懷》（一作《春日雨窗寄玉山征君》）詩注："此詩見《雲林集》，《玉山草堂雅集》、《寄贈》並作仲光。"（頁 591）顧嗣立所引《寄贈》是指《玉山名勝》外集《寄贈玉山主人詩》，都是顧瑛輯錄友朋寄贈之詩，應當無誤。而萬曆刻本《倪雲林先生集》卷四作倪瓚《寄友》，該集是明天順間蹇曦編輯本，並不完全可靠。

（2）薩都剌詩誤作盧琦詩

《元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剌《過高郵射陽湖雜詠九首》詩注："盧琦《圭齋集》[①] 載《過高郵》五言古詩一首，稍有異同，附記於此。"（頁 1250）如前所述，顧嗣立曾指出盧琦《圭峰集》中混入了幾十首薩都剌詩，但《元詩選》中仍然没能徹底清除。《薩天錫詩集》中的這九首五言絕句在盧琦《圭峰集》中割裂文字，變成了五言古詩，楊光輝認為文字不通，作盧琦詩誤[②]。但《薩天錫詩集》和《圭峰集》都不可靠，證據尚嫌不足。考《詩淵》收有該詩[③]，正是作薩都剌詩，疑慮頓釋。

（3）泰不華詩誤作倪瓚詩

《元詩選初集》庚集泰不華《賦得"上林鶯"送張兵曹二首》之二注："此首見雲林子集。"（頁 1731）雲林子即倪瓚，有《倪雲林先生詩集》六卷和《清閟閣遺稿》十五卷等。泰不華詩來源

① 按盧琦《圭齋集》之"齋"字是"峰"字之誤。

②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32。

③ 《詩淵》，冊 3，頁 2162。

於《皇元風雅》卷十三，《乾坤清氣》卷十二與之同。該詩在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倪理刻本《清閟閣遺稿》卷三作《聞鶯送別鄭征士》，但萬曆十九年（1591）倪理刻本《倪雲林先生詩集》没有收錄該詩，可見是後來增補。該詩首句云："春日陽關道，鶯聲滿上林。"題目作"上林鶯"比較合適。而且，偶桓《乾坤清氣》卷八有甘立《分韻"城上烏"送張兵曹》詩，可知甘立也參與了為張兵曹送別的集會，當時分韻賦詩，甘立分得"城上烏"，泰不華分得"上林鶯"，當為泰不華作無疑。

（4）徐世隆詩誤作王磐詩

《元詩選二集》乙集徐世隆《挽文丞相》詩注："符觀《元詩正體》作王磐。"（頁 176）考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六、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下、陶宗儀《輟耕錄》卷四等三種元代及元、明之際的文獻皆作徐世隆詩，應當無誤，而《元詩正體》是明代中葉編纂的總集，不足信。

（5）李京詩誤作李材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李京《出使雲南留別都城諸公》詩注："此詩見《元音》，《雲南通志》為李材作。"（頁 333）其實，除明孫原理《元音》卷二外，元蘇天爵《元文類》卷六亦作李京詩，當無誤，《雲南通志》可信度較差。

（6）李材詩誤作高克恭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李材《泊舟湘岸》詩注："《乾坤清氣》[按卷十一] 作高克恭。"（頁 348）考《元文類》卷六、《元詩體要》卷十皆作李材詩，《乾坤清氣》誤。

（7）李材詩誤作盧亙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李材《海子上即事》詩注："此詩一作盧亙。"（頁 349）考《元文類》卷六、《元音》卷三皆作李材詩，應當無誤。而題盧亙詩出自潘是仁輯《宋元六十一家集》本《盧含雪詩集》卷三，該集大部分是僞作。

（8）潘純詩二首誤作蕭宇、張惟庸詩

《元詩選三集》庚集潘純《題岳武穆王墳二首》，其一注"此首《光岳英華》作蕭宇"，其二注"此首《文翰類選大成》作張惟庸"（頁 485）。考潘純詩來源於元顧瑛《草堂雅集》卷六，應當不誤[①]。

（9）杜濬之詩誤作杜若春詩

《元詩選癸集》甲集杜濬之《示故人》詩注："此詩一作杜若春。"（頁 54）該詩來源於《皇元風雅》卷三十，考《宛委别藏》本《元風雅》目録作"杜若春"，而正文作"杜若川"，杜濬之字若川，作"若春"應當衹是文字訛誤，不是别有一人名"杜若春"。

3. 仍舊闕疑俟考者

（1）揭傒斯和虞集詩

《元詩選初集》丁集揭傒斯《廬山連尊師求真陽詩久諾而未作也一夕夢中得之因書以贈》詩注："此詩《體要》作虞集。"（頁 1083）《元詩選》所用揭傒斯集的底本是其門人燮理溥化編《揭曼碩詩集》三卷本，而此詩不在該集中，是據選本或其他文

① 按楊鐮指出潘純詩來源於元刻本《岳忠武王廟名賢詩》，無疑是潘純所作，可以為證。參見《元代文學編年史》，頁 491。

獻輯錄，但目前尚未查出文獻來源。雖然該詩也見於《揭文安公文集》卷三，但該集已非原本，不足為據，姑存疑俟考。

（2）張憲與楊維楨詩

《元詩選初集》庚集張憲《太真明皇並笛圖》詩注："此詩見《鐵崖集》。其前尚有十六句，截去較勝。"（頁 1946）張憲詩來源於《玉笥集》卷六，又為楊維楨《鐵崖集》收錄，比《玉笥集》多十六句，顧嗣立認為刪去這十六句較佳，所以傾向於是張憲作。然張憲為楊維楨門人，而楊維楨素喜評點後學詩詞，兩人墨跡混在一起，編集者偶爾失察，也不是没有可能。

（3）楊維楨與鄭元祐詩

《元詩選初集》辛集楊維楨《題王元章畫梅》詩注："此詩《玉山雅集》作鄭元祐。"（頁 2024）楊維楨詩來源於《鐵笛詩》，該集來源不明；而《玉山雅集》比較可靠，但鄭元祐《僑吳集》未收該詩，姑兩存之。

（4）鄭允端與李氏詩

《元詩選初集》壬集鄭允端《桃花》詩注："錢牧齋曰：楊循吉《吳中往哲》：女秀人李氏，其警句云云。此詩載鄭氏《肅雝集》中，豈君謙偶失考耶？抑别有李氏一集耶？姑兩存之，以俟知者。"（頁 2529）鄭允端《肅雝集》僅有鈔本傳世，來源不明，既然楊循吉《吳中往哲記》有異說，就應當存疑。

（5）釋宗衍與劉雲詩

《元詩選二集》壬集釋宗衍《野雞毛羽好》詩注："錢牧齋云：此詩流俗訛傳為陳少卿妻寄夫之作，今削而正之。按錢唐胡文煥《五倫詩選》作劉氏雲作。"（頁 1408）該詩應當是來源於

釋宗衍《碧山堂集》，但該書國内已無傳本，未能核實。

（6）馮子振與察伋或郭畀詩

《元詩選三集》丙集馮子振《題趙承旨白鼻騧圖》注："此詩一作察伋，見趙承旨《蕃馬圖卷》；一作郭畀，見了堂弟子林上人《天錫遺詩卷》。"（頁 129－130）馮子振詩應當是來源於《清河書畫舫》，該書《白鼻騧圖》卷後緊鄰郭畀《題趙文敏公人馬圖》，很有可能是後來書畫文獻在傳抄時誤作郭畀詩。至於察伋詩，來源不詳。

（7）伯顔與無名氏詩

《元詩選癸集》乙集伯顔丞相《鞭》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作無名氏。"（頁 149）伯顔詩來源於《元風雅》前集卷一，本應無誤；但《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是元劉應李所編，今有元刻本傳世。該詩文辭淺俗，也有可能是無名氏模仿伯顔丞相語氣而作，因口耳相傳而誤。

（8）買住與無名氏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買住《和伯篤魯丁浮雲寺》詩注："此詩一作無名氏。"（頁 756）無論是作買住詩還是無名氏詩，皆未查到文獻來源，姑且存疑。

（9）賈策與無名氏或桂秋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賈策《鶴骨笛》詩："《元音》[按卷十二] 作無名氏，《文翰類選大成》作桂秋。"（頁 805）《元詩選》所據是《元詩體要》卷九，但此詩作者爭議極大，除顧嗣立考異外，成化本《雁門集》卷六作薩都剌詩，而《石倉歷代詩選》卷二四〇、清陳焯《宋元詩會》卷七八作龍從雲詩，異説多達五

種，疑不能明。

（10）高思恭與高克恭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高思恭《岳陽樓待渡》詩注："《乾坤清氣》[按卷十一] 作高克恭作。"（頁 1599）考元刻本《元文類》卷六題高思恭作，比《乾坤清氣》應當要可靠，但也不排除刊刻時文字訛誤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目前還查不到元代有高思恭其人，衹能闕疑。

（三）取捨失誤者

《元詩選》中有作者爭議的一部分詩，儘管顧嗣立進行了考異，但由於文獻不足，存在誤判、誤收的情況，特為之辨證。

1. 誤收趙孟頫詩為楊載詩

《元詩選初集》丁集楊載《贈孫思順》詩注："此詩《風雅》作趙子昂，《體要》作楊仲弘。"（頁 973）考元刻本《元風雅》前集卷一作趙孟頫詩《書事四首贈孫思順》，其二在《元詩體要》中作楊載詩，兩相比較，作趙孟頫詩要可靠得多。而且，元至正元年（1341）虞氏務本堂刻本《趙子昂詩集》卷五收有該詩，當為趙孟頫所作無疑。《趙子昂詩集》流傳稀少，不僅顧嗣立編纂《元詩選》時未能見到，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也未能采進，故有此失误。

2. 誤收黃溍詩為薩都剌詩

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山中懷友七首》、《和吳贊府齋中十詠》，在弘治本《薩天錫詩集》中皆作薩都剌詩。《元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剌詩選錄了《山中懷友》中的二首（頁 1245）和《和吳贊府齋中十詠》中的《舊劍》、《塵鏡》、《臥鐘》三詩

（頁 1246），顧嗣立雖然指出其又見黄晉卿集，但還是認為有可能是薩都剌作。楊光輝認為是弘治本《薩天錫詩集》有意作偽：其一，將《山中懷友七首》割裂為六首，使得詩意支離破碎；其二，吳贊府即吳思齊，黄溍集中有《吳贊府挽詩三首》，可見與吳贊府有交遊；其三，十詠詩對佛教盛行頗為不滿，符合吳思齊、黄溍的正統儒家思想[①]。這三點很有説服力，可為定説。

3. 誤收鄭韶詩為黄公望詩

《元詩選二集》戊集黄公望《郭忠恕仙山樓觀圖》詩注："此詩朱紹《鼓吹續編》作鄭韶。"（頁 739）黄公望詩來源於書畫文獻，鄭韶詩來源於總集，相比之下，顧嗣立更相信書畫文獻的可靠性。一般來説，如果書畫文獻來源可靠，特别是親眼見到真跡，當然比總集甚至别集更為可信。但《郭忠恕仙山樓觀圖》來源於《寶繪録》卷十九，該書是偽書，完全不足信。而朱紹《鼓吹續編》成書於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比《寶繪録》要可靠得多，當以作鄭韶詩為是。

4. 誤收艾性夫詩為練梅谷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練梅谷《木綿歌》注："《乾坤清氣》[按卷九] 作胡艾山《木綿花歌》。"（頁 1629）練梅谷詩來源於《皇元風雅》卷二八，比《乾坤清氣》要可靠一些，但《永樂大典》本艾性夫《剩語》卷上收有該詩，題作《木綿布歌》。一般而言，别集比總集的可信度要高，應當是艾性夫所作。

綜上所述，顧嗣立在《元詩選》中對 53 首詩的作者進行了

---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10－112。

考異，其中顧嗣立明確考訂其他文獻誤收的有17首；顧嗣立模稜兩可，經筆者辨證無誤的有18首、誤收的有8首；仍然存疑的有10首。

二、《元詩選》作者考異續補

顧嗣立在《元詩選》中指出了部分作者有異說的詩，續補的空間仍然很大。誠然，對於總集的編者而言，如果認定其選錄的詩準確無誤，可以不必理會其他文獻中誤收的情況，本書也不打算對《元詩選》無誤而其他文獻有誤的詩加以冗長羅列。但不少作者有爭議的詩不能簡單歸於某人名下，進行適當的考異還是很有必要的。故不嫌繁瑣，一一考述如下：

1. 薩都剌、楊維楨詩

《元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剌《石夫人》詩（頁1255），來源於弘治本《薩天錫詩集》卷四。萬曆《紹興府志》卷六收楊維楨《石婦》詩，而宋咸淳《臨安志》卷二六收白居易《新婦石》詩，上述三詩皆大同小異，楊光輝認為真偽難辨，待考①。

2. 謝宗可、何孟舒、薩都剌詩

《元詩選初集》戊集據謝宗可《詠物詩》百篇中選錄40首（頁1500－1509），但《詠物詩》作者存在極大爭議。據楊光輝統計，《詠物詩》與薩都剌妙選稿本所收七言詠物詩重複多達56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134－135。

首，同時，謝宗可詩又與《詩淵》所引何孟舒詠物詩重複達 40 首[①]。有關《詠物詩》作者的問題，是元詩文獻的難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3. 楊維楨、楊基詩

《元詩選初集》辛集選楊維楨詩《和楊孟載春愁曲之什》（頁 2046），目前能夠查到的文獻來源是《列朝詩集》，清樓卜瀍輯楊維楨《鐵崖逸編》卷四收錄，但有目無詩。然此詩見於明成化間張習刻《吳中四家集》本楊基《眉庵集》卷四，題《春愁曲》。張習刻本雖不完全可靠，但楊基為楊維楨後學，詩風脫胎於鐵崖體，既然《列朝詩集》所載楊維楨詩是與楊基唱和之作，二人之詩混雜在一起、疑莫能辨也是可能的，故考其異於此。

4. 錢惟善、袁華詩

《元詩選初集》辛集選錢惟善《篆塚歌》（頁 2282），來源於《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卷十一，然袁華《耕學齋詩集》卷七收錄。

5. 錢選、趙孟頫詩

《元詩選二集》甲集輯錢選《題洪崖先生像卷》詩（頁 87），文獻來源是《珊瑚網》卷三十一，然《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七作錢選，卷四六作趙集賢，趙集賢即趙孟頫，《松雪齋集》不載。

6. 楊果、趙茂元詩

《元詩選二集》甲集選楊果《老牛歎》詩（頁 173），來源於《元詩體要》卷六，然《石倉歷代詩選》卷二七九、《宋元詩會》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附錄三“薩都剌、謝宗可、何孟舒重複詠物詩目錄”，頁 308－310。

卷九八皆作趙茂元。雖然《元詩體要》在時間上早於《石倉歷代詩選》，但二者誰更可靠，尚待考證。

7. 李思衍、(宋) 黃伯庸、許方詩

《元詩選二集》乙集選李思衍《鬻孫謠》詩（頁 178），來源於《元風雅》後集卷一。但宋趙與虤《娛書堂詩話》已有該詩，作竹坡黃伯庸《老翁謠》。據郭紹虞《宋詩話考》，《娛書堂詩話》並非偽作。然《歷代詩話續編》本非足本，沒有此條；而《四庫全書》本此條在最末，也有可能是後人增補。又，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七六引《江西詩徵》作宋許方詩，許方為咸淳七年進士。上述來源文獻中，以《元風雅》後集最為可靠，但仍需進一步考證。

8. 鮮于樞、鄧文原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選鮮于樞《清明日宴集賢宋學士園，時梨花盛開，諸老屬僕同賦》、《都中次張仲實見寄觀梅韻》（頁 210），來源於明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卷九，然明朱存理《珊瑚木難》卷七作鄧文原詩，題為《清明日會宋集賢園亭，時梨花盛開，飲酒聽歌，樂甚，張、郭二學士命僕賦詩》、《客京師次張仲實見寄觀梅韻》，較鮮于樞詩題更為詳盡，似作鄧文原詩更為可信，但還需其他證據。

9. 貫雲石、黃君瑞、黃清老詩

《元詩選二集》丙集選貫雲石《蒲劍》詩（頁 269），應當是來源於明符觀《元詩正體》卷二。然《元詩體要》卷九作黃君瑞，《石倉歷代詩選》與之同；而《蟫精雋》卷十一又作元黃清老詩，疑不能明。

10. 丁復、(明) 李曄詩

《元詩選二集》己集丁復《與杜清碧先生四首》其二、《與李五峰先生》(頁 865),皆來源於《元音》卷十,丁復《檜亭集》不載。然二詩見於明李曄《草閣詩集》卷五,待考。

11. 郭翼、(明) 袁華詩

《元詩選二集》庚集選郭翼《盛季文新莊詩》(頁 1024),郭翼《林外野言》未載,來源不詳。然袁華《耕學齋詩集》卷九收錄該詩,題作《郭晞仲新莊》①,意謂袁華為郭翼新莊題詠而作。袁華《郭晞仲新莊》誤作郭羲仲《新莊》,於理尚通,不知何以與盛季文有關。

12. 徐舫、朱希晦詩

《元詩選二集》庚集徐舫《桐君山二首》(頁 1035),來源於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卷二一,《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卷十一與之同。然其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七六作朱希晦詩,不知何據,朱希晦《雲松巢詩集》不載。

13. 汪克寬、盧琦詩

《元詩選二集》辛集汪克寬《夜》(頁 1294),來源不詳,汪克寬《環谷集》不載。然盧琦《圭峰集》卷上有此詩,為《遊萬松庵》二首之二。《圭峰集》存在文獻辨偽的問題,難以為據。

14. 薛玄曦、趙孟頫詩

《元詩選二集》壬集薛玄曦《萬歲山次韻》(頁 1357),來源

① 袁華《耕學齋詩集》卷九,清鈔本。按郭翼字羲仲,"晞"應該是"羲"字之誤。

於《皇元風雅》卷二七。《元音》卷二作趙孟頫詩，元虞氏務本堂刻本《趙子昂詩集》卷五也有《萬歲山》詩，然《松雪齋集》不載。《皇元風雅》和《趙子昂詩集》皆坊刻本，不知何者更為可靠。

15. 王圭、汪洊雷詩

《元詩選三集》甲集王圭《陳公輔遷居》（頁 97），見於《宛雅》卷四，很有可能是據原本《宛陵群英集》選錄；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宛陵群英集》卷九作汪洊雷《賀陳公輔遷居》，題下有小注："公輔買屋，得新樓，甚喜。"似乎應以汪洊雷作較可靠。但《四庫全書》輯本《宛陵群英集》也有誤輯的可能，姑存疑俟考。

16. 黃復圭、謝宗可詩

《元詩選三集》庚集黃復圭《蓴菜》（頁 345），文獻來源不詳。然謝宗可《詠物詩》有該詩，題作《蓴線》。《詠物詩》作者有爭議，待考。

17. 阮孝思、楊基詩

《元詩選》未刻稿、《補遺》收阮孝思《玉仙謠》詩（頁 528），來源不詳；而明楊基《眉庵集》卷四作《玉仙謠和阮孝思作》，《眉庵集》並不完全可靠，尚需進一步考證。

18. 施鈞、金涓詩

上文已經提到施鈞與金涓《青村遺稿》詩重複的現象，但由於《元詩選》没有重收，故羅列於此。《元詩選補遺》施鈞《贈王隱君》（頁 616），來源於《元詩正體》，然金涓《青村遺稿》作《贈王隱君叔誠》；施鈞《送金華史學錄回永嘉雁蕩》（頁

618)，來源於《體要》卷十一，《青村遺稿》無"送"字；施鈞《送僧上天衣寺》（頁 619)，來源於《體要》卷十一，《青村遺稿》作《送僧歸天竺》；施鈞《客中》（頁 620)，來源於《體要》卷十二，《青村遺稿》作《客中寄丁景行》。總之，加上前面羅列的重出詩，施鈞詩見於金涓《青村遺稿》的詩多達 8 首，衹有對二人生平交遊進行深入的研究，這一問題纔有望得到解決。

19. 趙復、滕賓詩

《元詩選癸集》甲集趙復《山峽圖》（頁 9)，來源於《元詩體要》卷十四，然《石倉歷代詩選》卷二八〇作滕賓詩，後者雖並不可靠，但都是孤證。

20. 呂起猷、（宋）翁森詩

《元詩選癸集》甲集呂起猷《四時讀書樂》詩四首（頁 52)，《宋詩紀事》卷八一引《仙居縣志》作宋翁森詩，清李鏡渠等輯翁森《一瓢稿賸稿》收錄，《全宋詩》卷 3593 也收錄，似乎為翁森所作無疑。然明謝鐸《赤城詩集》卷三作呂起猷詩，該書編刻於明成化十八年（1482)，在時間上早於上述文獻，還是存疑為好[①]。

21. 王利用、王秉鈞詩

《元詩選癸集》乙集王利用《偕劉縣尹謁靈潤祠》詩（頁 180)，來源不詳。然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三作王秉鈞《題武鄉南山廟》，待考。

22. 梁曾、王廓詩

---

①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有關《赤城詩集》的考述。

《元詩選癸集》乙集梁曾《小孤山阻風》詩（頁 196），來源於《乾坤清氣》卷三，然《元音》卷十、《元詩體要》卷一皆作王廓《小孤山》，三種總集皆成書於明初，衹能兩存。

23. 卜友曾、李澗詩

《元詩選癸集》丁集卜友曾《陳知州子侍父歸賦此以贈》（頁 372），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卷三五，然《御選元詩》卷三二作李澗詩，不知何所據，存疑。

24. 貢仲高、梁棟詩

《元詩選癸集》丁集貢仲高《春日郊遊》詩（頁 412），來源於《宛雅》卷七，然《全宋詩》卷 3640 據《宋遺民錄》卷十二作梁棟《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25. 鮑子壽、盧琦詩

《元詩選癸集》丁集鮑子壽《雲巖》詩（頁 465），來源於《齊雲山志》卷四，然盧琦《圭峰集》卷上作《遊北里三峰寺》，文字稍異。《圭峰集》混入他人作品較多，需細考。

26. 施坦、汪澤民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上施坦《夜止張叔與同宿因懷仲淵》詩（頁 520），應當是來源於原本《宛陵群英集》，惜已亡佚，《宛雅》卷九即作施坦詩。然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宛陵群英集》卷二作汪澤民詩。汪澤民是《宛陵群英集》編者，四庫館臣在輯錄時，誤將施坦詩輯為汪澤民詩也是可能的。遺憾的是，《永樂大典》殘缺過多，無法釋疑。

27. 方晉明、吳炳詩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方晉明《病起》、《衢江舟中懷江實夫》

二詩（頁 680），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卷二五，然《元詩體要》卷二、《石倉歷代詩選》卷二七九作吳炳詩，三書都不完全可靠，衹能存疑。

28. 劉釗、（宋）文彦博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劉釗《靈都宫》詩（頁 721），來源不詳。考《兩宋名賢小集》卷七作文彦博詩，《宋元詩會》卷七亦作文彦博詩，改題《憩鶴堂》，但僅前四句。然明嘉靖五年（1526）刻本《文潞公文集》四十卷本不載，《全宋詩》卷 273 至 278 亦不載，存疑。

29. 傅巖起、趙承禧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傅巖起《應聖宫留題》詩（頁 761），來源不詳，然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三作趙承禧《興唐寺》詩。

30. 金鼎實、（宋）馬宋英詩

《元詩選癸集》己集上金鼎實《東嶽行宫二首・題松》（頁 815），《畫史會要》卷三作馬宋英詩，紀事云："馬宋英，溫州人，放達能詩，父歿，家資日削，至錢唐遊淨慈寺，寫古松於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誤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光緒《青田縣志》卷十六認為是《畫史會要》誤記，尚待考實。

31. 楊椿、（宋）陸九齡

《元詩選癸集》庚集上楊椿《題李伯時三馬圖卷》（頁 935），來源於《清河書畫舫》卷八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二，然《石渠寶笈》卷六作宋陸九齡《題李公麟二馬圖》，《全宋詩》卷

2413 有其人，但未收此詩，待考。

32. 梁恂、王冕詩

《元詩選癸集》庚集下梁恂《送瞿慧夫上青龍鎮學宮二首》（頁 1043），《趙氏鐵網珊瑚》卷七前一首題王冕作，後一首題梁恂作，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十並作梁恂，未知孰是。

33. 盧大雅、張無為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盧大雅《春曉》（頁 1370），來源不詳；而《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五《明詩初集》卷八五作張無為詩，張為龍虎山人，天師四十三代孫。待考。

34. 釋覺恩、釋天祥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釋覺恩《虎丘寺》（頁 1397），來自《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御選元詩》卷六十同；而明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四作日本僧天祥詩，《御選明詩》卷九一收錄。

35. 釋萬峰、釋萬松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釋萬峰《示本果尼》（頁 1442），來源於《明僧弘秀集》卷十，而《石倉歷代詩選》卷二七七作釋萬松詩。

36. 釋小倉月、韓德麟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上釋小倉月《通明閣在平陽》（頁 1460），編者自注來源於《文水縣志》。而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四作韓德麟詩，《元詩選癸集》癸集下有其人，也選其《通明閣》詩（頁 1783）。然詩非一首，一為七律，一為五絕，待考。

37. 無名氏、薩都剌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據《元音》卷十二收無名氏《天燈》

詩（頁1545），該詩被收入成化本薩都剌《雁門集》卷六，其作者待考①。

38. 無名氏、（明）陸安道、陳繼儒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無名氏《題米家山圖》（頁1559），來源於《珊瑚網》卷二八，《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同。而郁逢慶《續書畫題跋記》卷十一作陸安道《題沈石田雲山小幅》，《六藝之一錄》卷四〇三同；《御選明詩》卷一一八則作陳繼儒《題雲山》，待考。

39. 無名氏、張雨、陳寶生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無名氏《石民瞻鶴溪圖》（頁1562），來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八，而《趙氏鐵網珊瑚》卷八署名張雨，《檇李詩系》卷四則作陳寶生詩，待考。

40. 無名氏、岳榆詩

《元詩選癸集》壬集下無名氏《繙經一首奉簡天民有道先生次鄭明德韻》（頁1562），來源於《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一，而《趙氏鐵網珊瑚》卷八作義興岳榆，待考。

41. 許獻臣、梁棟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許獻臣《題賓月堂》（頁1604），來自《元風雅》前集卷五，然同卷又重收，作梁隆吉《題葉東叔賓月堂》，隆吉為梁棟之字。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一有考辨："此詩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時許獻臣集中亦有之，此必二人友善，一時不知何人誤寫，後人因而誤刊耳。"郎瑛認為是梁棟所作，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136－137。

不知何所據。

42. 趙君謨、何孟舒、薩都剌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趙君謨《碧筒飲》（頁 1653），來自《元音》卷十一，參校《元詩體要》卷九。然薩都剌《新芳薩天錫雜詩妙選稿全集》收錄，而《詩淵》則作何孟舒《碧筒酒》，作者有待於進一步考證①。

43. 鄧彧之、阮魯瞻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選鄧彧之詩《江橋樹次阮魯詹韻》（頁 1656），又輯阮魯瞻詩《江橋樹》（頁 1665），編者自注來源於《元詩體要》。然覆核原書，二人之詩在《元詩體要》卷四正好顛倒。考《元風雅》前集卷六與《元詩選癸集》同，應當無誤。也許是顧嗣立所見《元詩體要》的版本不同，也許是據《元風雅》選錄，編纂時誤作《元詩體要》，姑存其異於此。

44. 劉宗遠、夏原吉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劉宗遠《人影》（頁 1663），編者自注來源於《元詩體要》卷九，然該詩見於明夏原吉《夏忠靖公集》卷四，作《題人影》。夏原吉文集是其孫夏廷章所輯，現存最早的是明弘治十三年（1500）刻本；而《元詩體要》成書於明初，現存最早的有明宣德八年（1433）刻本。究竟何者更為可靠，待考。

45. 周到坡、李孝光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周到坡《隴頭水》（頁 1665），來源於

① 參見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頁 135。

《元詩體要》卷四，然李孝光《五峰集》卷二收錄。《五峰集》為明弘治間錢杲編刻本，雖不可盡信，但《元詩體要》也未必完全可靠。

46. 顧濟、程一寧、（宋）楊太后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上顧濟《春宮詞》（頁 1666），來源於《元詩體要》卷四；而陶宗儀《元氏掖庭記》作元順帝時宮人程一寧詩；明末毛晉輯《二家宮詞》卷下則作宋楊太后詩，有注云"或刻顧濟"，《全宋詩》卷 2779 收錄。待考。

47. 王景仁、劉源詩

《元詩選癸集》癸集下王景仁《嵐州高光堡道中用張商英韻》、《嵐州蛇谷道中聞杜宇用張商英韻》二詩（頁 1782），編者自注來源於《山西志》，然現存明代以前《山西通志》中未載，而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三、二二一分別作劉源《次高光堡道中》、《次蛇谷道中聞杜宇》詩。二者都證據不足，衹能存疑。

以上 95 首詩都存在作者爭議，還有進一步考證的必要，但顧嗣立没能指出。當然，《元詩選》中有作者爭議的詩恐怕還不衹上面羅列的這些，如果拓展到全部元詩文獻，數量也許會更多。

顧嗣立《元詩選》輯錄 24846 首詩於一編，為人們閱讀元詩提供了一份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文本，居功甚偉。但也難免存在種種訛誤。本書目前的考證結果如下：重出詩 61 首，其中 52 首（誤收 20 首）應當删除，另有 9 首詩的作者存疑待考；誤收詩 484 首，其中因詩人誤收而誤收的詩 101 首，因來源文獻有誤而

誤收的詩 54 首，因來源文獻是僞書而誤收的詩 301 首，因編輯失誤而誤收的詩 28 首；另有 95 首詩的作者存疑待考。這一研究結果衹是階段性的，隨着《元詩全編》的問世，對元詩作者的考異、辨誤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第七章
《元詩選補遺》考辨

1985年，中華書局在整理顧嗣立《元詩選》時，責任編輯柴劍虹在北京首都圖書館發現了一部道光年間刊本《元詩選補遺》，作者題"金山錢熙彥停雲編次"；1991年，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陳先行在《書品》第四期發表了《元詩選瑣談》，首次介紹了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本"和"《元詩選癸集》稿本"的收藏情況。經核校，稿本《元詩選癸集》丁集十八家和《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六家均見於《元詩選補遺》，有鑒於此，中華書局編輯部認為，要想完整反映顧嗣立《元詩選》全書的整體面貌，《補遺》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將《補遺》作為整理《元詩選》系統工程的最後環節，於2002年出版問世①。

以上新材料的發現與整理，學術界理應給予足夠的關注和重視，但由於元詩文獻研究整體力量薄弱，至今還沒有對《元詩選補遺》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本章擬在考察《元詩選補遺》成書經過並分析其文獻來源的基礎上，希望能夠考證出

① 參見中華書局編輯部《元詩選補遺·出版說明》，頁1—3。

《元詩選補遺》的真實作者，最終還原顧嗣立《元詩選》遺稿的本來面貌。

第一節　《元詩選補遺》文獻探源

首都圖書館藏《元詩選補遺》，內封題“道光丙戌（1826）冬鐫，元詩選補遺，橫溪草堂藏版”，總目錄題“金山錢熙彥停雲編次，侄男培倫吟樵、[培] 序原齋、[培] 益水西、[培] 謙若谷、[培] 恒月如校字”，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欄。此書與《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和《元詩選癸集》合裝在一起，為第九函，共五冊，是原北平孔德圖書館舊藏。中華書局點校本即以此本為底本，並參校了上海圖書館藏《元詩選》未刻稿本。

一、編纂體例與刊刻背景

《元詩選補遺》以天干為序，分甲至壬九集，共收錄金履祥至僧善學八十二家元詩，卷末有《元詩選癸集補遺》七十家，選錄沒有成集的詩人，可見在體例上完全遵循《元詩選》，旨在為《元詩選》初集、二集、三集和癸集補遺。《元詩選補遺》的整理者認為《元詩選癸集補遺》“與本書體例不符，姑作附錄存之”，這是一個誤解。因為《元詩選補遺》既是對《元詩選》的補遺，也是對《元詩選癸集》的補遺，捨棄了《元詩選癸集補遺》，《元詩選補遺》就不完整了。

但是，《元詩選補遺》在體例上對《元詩選》的摹仿是形似而神不似，有的地方甚至明顯有悖於顧嗣立的原意。例如，據《元詩選》的編例，壬集專收道釋、閨閣以及外夷，但《元詩選補遺》的壬集居然列被學者尊稱為"石門先生"的名儒梁寅於首位；而李道坦《學道齋集》，《御選元詩》明確稱其為道士，《元詩選補遺》則歸入丙集；陳宜甫亦是龍虎山道士，元世祖時曾被封為真人，又收入乙集，所有這些都有失考證。又如，《元詩選》二集、三集均沒有丁集，但各滿一百家，如前所述①，這並不是顧嗣立的疏忽，而是體現了顧嗣立有關元詩史的重要詩學思想，即以館閣詩人虞、楊、范、揭、黄、柳、歐等為有元一代詩史之高峰，空前絕後，專門列入初集之丁，以示推崇。因此，既然二集、三集没有丁集，作為對《元詩選》的補遺，似乎也不應該設立丁集，而《元詩選補遺》卻設立了丁集。

當然，《元詩選補遺》在編次上也有它內在的邏輯，即主要以時間為序，特别是見收於《四庫全書》的二十四家，與各家在《四庫全書》中的先後次序完全一致，而且自甲至壬，每集最前面的都是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詩人（參見表 7－1）。

表 7－1　《元詩選補遺》與《四庫全書》元人別集編序對照表

作　者	集　名	《元詩選補遺》次序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數
金履祥	仁山集	甲之一	1189

① 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元詩選的編纂體例與文獻價值"。

續表 1

作　者	集　名	《元詩選補遺》次序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數
艾性夫	剩語	甲之二	1194
陸文圭	牆東類稿	甲之四	1194
張觀光	屏岩小稿	甲之七	1195
王　奕	玉斗山人集	甲之八	1195
魏　初	青崖集	甲之九	1198
耶律鑄	雙溪醉隱集	乙之一	1199
程端禮	畏齋集	乙之二	1199
陳宜甫	秋巖集	乙之三	1202
黄　玠	弁山小隱吟錄	丙之一	1205
侯克中	艮齋集	丙之二	1205
劉　鶚	惟實集	丁之一	1206
王　沂	伊濱集	丁之二	1208
程端學	積齋集	戊之一	1212
洪焱祖	杏亭摘稿	戊之二	1212
朱晞顔	瓢泉吟稿	戊之三	1213
陳　鎰	午溪集	己之二	1215
劉仁本	羽庭集	庚之一	1216
李繼本	一山集	庚之二	1217
吳　皋	吾吾類稿	辛之一	1219
周　巽	性情集	辛之二	1221

續表 2

作　者	集　名	《元詩選補遺》次序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數
沈夢麟	花溪集	辛之三	1221
梁　寅	石門集	壬之一	1222
鄧　雅	玉笥集	壬之二	1222

從上表可以看出，《元詩選補遺》在編次上深受《四庫全書》的影響。康熙年間顧嗣立編纂《元詩選》，主要依靠的是個人和民間藏書資源；而《元詩選補遺》的編輯成書，反映了乾嘉後期《四庫全書》纂成並"分貯七閣"後對江南學術的推動，即江南士子得以利用"江南三閣"藏書從事學術活動，包括秘本傳抄、典籍校勘、叢書和總集的編纂等。以金山錢氏為例，錢氏乃近代以來金山縣的一個望族，自乾隆年間就開始刊刻校訂書籍工作，至道光年間達到頂峰。錢熙祚是這個家族中最傑出的人物，所輯《守山閣叢書》、《指海》等，在近代學林享有盛譽。其他如錢熙輔輯《藝海珠塵》壬、癸兩集、錢熙哲編《華嚴墨海集》、錢熙載校《元史續編》等，也都是不朽之事業。道光二十四年(1844)，阮元在為《守山閣叢書》作序時談道：

金山錢錫之（熙祚字）輯《守山閣叢書》，為目百有十，為卷六百五十有二，其書多從浙江文瀾閣錄出。

道光二十六年（1846），胡培翬在為錢熙泰所作《古松樓賸

稿序》中說：

> 歲己亥秋，訪老友陳碩甫於西湖之上，寓汪氏山莊，日詣文瀾閣抄錄中秘。惟時金山錢鱸香茂才與其友南匯張嘯山同寓彌勒院，亦常攜書來閣就校[①]。

由此可見，嘉慶、道光年間的讀書人從文瀾閣抄書、校書已蔚然成風；而金山錢氏在近代出版界異軍突起，也與文瀾閣藏書的公開有着密切關係。處在這樣的文化與家庭背景下，錢熙彥編刻的《元詩選補遺》受到《四庫全書》的影響便不足為怪了。

關於錢熙彥的生平事跡，目前衹能根據《金山錢氏支莊全案》[②] 和錢培蓀《金山錢氏家刻書目》[③] 作大致介紹：錢熙彥，字邦士，號停雲，金山縣錢圩村人，為錢熙祚堂兄，主要活動在嘉慶、道光年間。曾與弟熙載共同校刊《春秋闕如編》，其跋撰寫於嘉慶十年（1805）。

二、文獻類型分析

《元詩選補遺》共收錄金履祥等 82 家元詩，皆不見於《元詩選》前三集。為了便於分析和比較，今按文獻來源和類型將這 82 家分為如下三部分：

---

① 錢熙泰《古松樓剩稿》卷首，南京圖書館藏光緒年間刻本。
② 《金山錢氏支莊全案》，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
③ 《金山錢氏家刻書目》卷一，清光緒四年（1878）刻本。

（一）同於《元詩選》未刻稿本者24家

胡杕《伯友集》

吳炳《彥輝集》

孟淳《能靜集》

陸文圭《牆東類稿》

葉衡《芝陽山人集》

達溥化《鼇海詩人集》

楊鎰《清白集》（附楊鑄）

沈性《自誠集》

葛元喆《文貞先生遺稿》

王思誠《致道集》

施鈞《飲冰餘味集》

段天祐《吉甫集》

俞和《紫芝生集》

魯淵《岐山集》

陸景龍《德陽集》

陳祐《節齋集》

辛敬《好禮集》

龍仁夫《麟洲先生集》

郑經《玩齋集》

阮孝思《東海生集》

買閭《兼善集》

盛彧《歸胡岡集》

復元禪師自恢《復元集》

雪山禪師文信《雪山集》

《元詩選補遺》所選以上24家詩，除少數文字有出入外，作者、篇名、小傳和選詩内容皆與未刻稿本26家中的24家相同①。由於"未刻稿本"在前，從文獻來源考察，衹可能是《補遺》因襲了稿本。因此，我們將《補遺》同於稿本的24家作為第一類文獻加以考察。

（二）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者24家

如前所述，《元詩選補遺》有24家見收於《四庫全書》，除陸文圭《牆東類稿》已見於第一類文獻外，另有吳會《書山遺集》被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别集類存目。這24家元人詩集的整理和流傳都與《四庫全書》的纂修有着密切關係，因此將它們作為《補遺》中的第二類文獻。

（三）可能源於《元詩選》散佚稿者34家

俞希魯《聽雨軒集》

張立仁《楚閒集》

李道坦《學道齋集》

揭汯《伯防集》

張澄《橘軒集》

蘇大年《西磵老樵集》

唐珙《溫如集》

劉堧《小齋集》

孫華孫《元實集》

① 魯淵《岐山集》少《耕樂堂》詩一首，應當是刊刻時遺漏了。

劉渙《劉渙集》
邵亨貞《蛾術集》[①]
饒介《華蓋山樵集》
余詮《士平集》
葉杞《南有集》
鄭昂《密庵集》
嚴士貞《桃溪百詠》
王份《玉雪臺集》
馬弓《本勁集》
吳哲《淡雲野人集》
鄭淵《遂初齋稿》
李隼《李隼集》
傅生《季生集》
陳瑛《叔華集》
陳野雲《野雲集》
顧觀《容齋集》
游莊《子敬集》
王中《茂建集》
丁守中《守中集》
丁瓊翁《瓊翁集》
張庸《全歸集》
危德華《光澤集》

① 《蛾術集》，今存各本皆作《蟻術詩選》，"蛾術"與"蟻術"可通用。

余善《昆邱外史集》

機先《機先集》

善學《古庭生集》

《元詩選補遺》剩餘的34家元詩，既不見於《元詩選》前三集、未刻稿和癸集，也不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但與《元詩選三集》、未刻稿和《元詩選癸集》的文獻來源非常一致，主要是據選本、山經地志和書畫文獻等輯錄而成。前面在介紹《元詩選補遺》的成書背景時談到，該書是在《四庫全書》纂修的基礎上進行的文獻補編工作，既然這34家元詩的來源文獻是在《四庫全書》成書之前，那就很有可能是顧嗣立《元詩選》遺稿六十餘家的散佚部分，因此，我們不妨把這34家大膽假設為《元詩選》散佚稿。至於具體考證，則見諸下文。

三、文獻來源考辨

《元詩選補遺》共收錄了82家（附一家）的3838首詩，在很大程度上補充了《元詩選》的不足，擴展了元詩文獻的範圍。但是，衹有少數詩注明了文獻出處，關於其文獻之全面來源及其可靠性就需要進一步求證。下面根據來源文獻的類型分別加以考察。

（一）來源於别集者28家

據核查，《元詩選補遺》82家元詩中有28家的文獻來源是别集（參見表7—2)。需要説明的是，陸文圭《牆東類稿》雖然有《四庫全書》本，但《元詩選補遺》所選陸文圭詩沿襲了《元詩選》未刻稿，所以下表未予羅列。

表 7－2　《元詩選補遺》所選二十八家別集底本一覽表

作者	集名	底本	主要依據
艾性夫	剩　語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魏　初	青崖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耶律鑄	雙溪醉隱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程端禮	畏齋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陳宜甫	秋岩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王　沂	伊濱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程端學	積齋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朱晞顏	瓢泉吟稿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劉仁本	羽庭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吳　皋	吾吾類稿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周　巽	性情集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張觀光	屏岩小稿	《四庫全書》傳鈔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王　奕	玉斗山人集	《四庫全書》傳鈔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侯克中	艮齋集	《四庫全書》傳鈔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續表 1

作者	集名	底本	主要依據
洪焱祖	杏亭摘稿	《四庫全書》傳鈔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陳 鎰	午溪集	《四庫全書》傳鈔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沈夢麟	花溪集	《四庫全書》傳鈔本（傳鈔明弘治間陸珩編刊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鄧 雅	玉笥集	《四庫全書》傳鈔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襲用《提要》
李繼本	一山集	與《四庫》同一版本系統（傳鈔明景泰四年黎穎校刊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未襲用《提要》
金履祥	仁山集	與《四庫》同一版本系統（傳鈔喻良能校刊四卷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未襲用《提要》
梁 寅	石門集	與《四庫》同一版本系統（傳鈔明永樂黎卓編七卷本）	編次、文字相同；小傳未襲用《提要》
黄 玠	弁山小隱吟錄	與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為同一版本系統（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編次、文字與清鈔本基本相同；小傳未襲用《提要》
劉 鶚	惟實集	待考（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編次、文字不同；小傳襲用《提要》
吳 會	書山遺集	待考（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編次不同，選詩互有出入；小傳襲用《提要》
達溥化	鼇海詩人集	秀水曹溶藏一卷本	未刻稿本作者小傳注明底本
魯 淵	岐山集	與康熙間鮑楹輯《青溪先正詩集》本《青溪魯道原先生詩集》為同一版本系統	編次相同，文字小異
邵亨貞	蛾術集	傳鈔明新都 汪稷校刻本	編次、文字相同

續表 2

作者	集名	底本	主要依據
嚴士貞	桃溪百詠	不　詳	

對於上表中有別集存世的 28 家作品，搜集衆本進行校勘是確認其底本的最可靠依據。根據其底本來源情況，將以上 28 家分為五類，逐一考辨如下。

甲、艾性夫以下 11 家

自艾性夫以下 11 家，皆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別無他本可校，因此，目前所需要確認的衹是《元詩選補遺》是否利用了《四庫》輯《永樂大典》本。根據《補遺》的編排體例，我們可以確立如下三個條件：

1.《補遺》的選詩順序是否同於《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2.《補遺》的文字是否與《四庫》輯《永樂大典》本相同；

3.《補遺》的詩人小傳是否襲用了《四庫全書總目》。

其所以確立第一條作為首要證據，是因為這些元人詩集散見於《永樂大典》各韻之下，自四庫館臣從《大典》中輯出後纔成為定本流傳；由不同的人來輯佚，其編排次序應該是不完全一致的。如果《補遺》的選詩順序完全與四庫館臣輯《大典》本一致，其底本來源就不言自明了；再加上後兩條作為輔證，得出的結論應該是可信的。

經仔細校勘，我們發現，以上 11 家都完全滿足第一個條件，而第二個條件是基本滿足，因為筆者是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作為校勘依據的，而前面提到，《補遺》主要利用的是江南

三閣，尤其是文瀾閣藏書，而且在傳抄、刊刻過程中發生部分文字的訛誤也是難免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其底本來源的判斷。至於第三個條件，情況比較複雜，需要作些具體分析。

對以上 11 家元詩的作者小傳的文獻來源進行考察，可以區分為以下三種情況，即完全襲用、基本襲用和完全不同三種。首先，艾性夫、朱晞顏、周巽和陳宜甫四家的小傳完全襲用了《四庫全書總目》。下面以朱晞顏為例作一對照：

表 7—3　《瓢泉吟稿》提要與朱晞顏小傳對照表

《四庫全書總目》朱晞顏《瓢泉吟稿》提要	《元詩選補遺》朱晞顏小傳
《瓢泉吟稿》五卷（永樂大典本），元朱晞顏撰。考元代有兩朱晞顏，其一為作《鯨背吟》者；其一為長興人，字景淵，即著此稿者也。晞顏始末不甚可考，惟《吳澄集》有晞顏父文進《墓表》，載及晞顏，稱其能詩文而為良吏，亦不詳其為何官。今以集中詩考之，則初以習國書被選為平陽州蒙古掾。又為長林丞，司煮鹽賦。又曾為江西瑞州監稅。蓋以郡邑卑吏終其身者。其集藏書之家罕見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瓢泉集》四卷，而世無傳本；顧嗣立錄元詩三百家，亦不及其名。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抄撮編次，釐為詩二卷、詩餘一卷、文二卷。又牟巘、鄭僖原序二首尚存，仍以弁諸卷首。集中所與酬贈者為鮮于樞、揭傒斯、楊載諸人，故耳目薰濡，具有法度。所作雖邊幅稍狹，而神理自清。牟巘序所稱擬古之作，今具在集中，頗得漢魏遺意，異乎以割剝字句為工。其雜文亦刻意研練，不失繩墨。惟鄭僖所賞麥曲生、菊隱二傳，沿毛穎革華之體，自羅文、葉嘉以來已為陳因之窠臼。僖顧以奇贍許之，殆所謂士俗不可醫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七)	晞顏字景淵，長興人。初以習國書，被選為平陽州蒙古掾。旋為長林丞，司煮鹽賦，遷江西瑞州監稅。吳文正公澄稱其能詩文，而為良吏。故一時名流，如鮮于太常樞、揭侍講傒斯、楊推官載皆相與酬贈。所著有《瓢泉吟稿》五卷，陵陽牟巘、鄭僖為序其集云。

從上表可以看出，《元詩選補遺》中的朱晞顏小傳完全襲用

了《四庫全書總目》，除個别字句措辭不同外，基本上没有什麽新意。其餘三家亦然。

其次，耶律鑄和吴皋小傳則在襲用《四庫全書總目》的基礎上，又襲用了序跋中對其人其詩的評價；程端禮和程端學二人的小傳雖稍有不同，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出於摘録。這四家可以看作是基本襲用。

最後，王沂、劉仁本和魏初三家的小傳完全不同於《提要》，不同之原因留待下文再分析。

乙、張觀光以下7家

參照前面考察艾性夫等11家底本所確立的三個依據，我們發現，自張觀光《屏岩小稿》以下七家的底本皆是傳抄《四庫全書》本。因為七家詩的編次完全與《四庫全書》本相同，文字差異也不大。除鄧雅小傳增加了序跋中的評論、沈夢麟小傳稍微變換了措辭外，其餘五家的小傳完全襲用《四庫全書總目》。以張觀光《屏岩小稿》為例，該書是僞書，係拚湊黄庚《月屋漫稿》而成。其人生平事跡不詳，其詩集也罕見著録，纂修《四庫全書》時從編修汪如藻家藏本抄寫後纔流傳開來，《四庫全書》本是現存最早的版本。《補遺》中的張觀光小傳云：

> 集中有《贈談命姚月壺》詩："試把五行推測看，廣文官冷幾時春。"其殆曾為學官者與[①]？

① 錢熙彦《元詩選補遺》，頁43。

這完全是抄襲《四庫全書總目》的原話，措辭和語氣都未加改變。因此，《補遺》所選張觀光詩來自《四庫全書》本無疑。

丙、李繼本以下 3 家

李繼本以下 3 家詩集雖然也見收於《四庫全書》，但這 3 家的小傳没有襲用《四庫全書總目》，現存版本也比較複雜，因此不適合用前面的三個條件來考證其底本，必須具體分析，進行版本校勘。

李繼本《一山文集》九卷，為其孫李伸、李侃所編，曾孫李德恢、李德仁所刊，現存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明景泰四年（1453）侯官教諭黎穎校刊本，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湖北叢書》本（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皆來源於此本；二是明天順三年（1459）吉安府太守張瑄刻本，該本合刻其父士瞻《經濟文集》名為《濟美集》，已亡佚，然國家圖書館所藏康熙二十八年（1689）金侃鈔本係傳鈔自此本。此外，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南京圖書館和吉林大學圖書館各有一清鈔本，尚未見到。現以金侃鈔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湖北叢書》本與《元詩選補遺》進行校勘，我們發現，《元詩選補遺》與金侃鈔本文字差異較大，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特别是《湖北叢書》本差異較小。例如，《福源精舍》一詩“亭邊獮猴長如人”之“猴”字，金侃鈔本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並作“猨”字，而《湖北叢書》本作“猴”；又如“歲晚寄書頻報我”一句之“頻”字，前兩本並作“煩”，衹有《湖北叢書》本作“頻”。當然，《補遺》也有多處文字與三本皆不相同，這是傳抄與刊刻的問題，就不必一一深究

了。但由於李繼本小傳没有襲用《四庫全書總目》，我們衹說《補遺》所選李繼本詩與《四庫全書》本屬於同一版本系統，即均出於明景泰四年侯官教諭黎潁校刊本。

金履祥《仁山文集》四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為六卷本，但文淵閣《四庫全書》實際收録的是四卷本，《宋集珍本叢刊》也是以鐵琴銅劍樓藏明鈔四卷本影印。據《宋集珍本叢刊提要》，正德間董遵從吳師道家得遺稿，重新加以輯録，合編為五卷刊刻，此本現已不存。此外，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尚有萬曆二十七年（1599）金氏刻三卷本和雍正年間刊五卷本。現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集珍本叢刊》本與《補遺》本校勘，發現僅有七處文字不同，而編排順序則基本相同，衹作了兩處調整：一是將原在卷二的《廣箕子操》置於卷首；二是為一首詩題較長的詩加了“遊三峰山”這個標題，將原標題作為小序。因此，《補遺》所收《仁山文集》的底本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鈔本卷首題“蘭溪金履祥仁山著，後學喻良能香山校”，因此，又可稱之為傳鈔喻良能校刊本。

梁寅《石門集》，現存有四個版本系統。一是明永樂間門人黎卓編刊《石門集》七卷本，已亡佚，《四庫全書》本的底本係馬氏玲瓏山館鈔本，馬氏鈔本後為鮑廷博知不足齋所得，遞經戴光曾、黄丕烈等收藏，今藏湖南省圖書館，此外，南京圖書館亦藏有一部清鈔本；二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先芳、林克相重訂《石門集》二卷本，現藏南京圖書館；三是《石門先生集》十五卷本系統，現僅有兩部清鈔本分藏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四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新喻縣令暨用其刻《新喻梁石門先生

集》十卷本系統，此本與《四庫全書》本最為通行。據丁丙跋嘉靖三十一年刊《石門集》二卷本，該本比七卷本多古近體詩各數十首，各體文亦多出數十篇；據傅增湘跋，鈔本《石門集》十五卷係出自嘉靖本；而乾隆十五年刊十卷本是在黎阜編七卷本和嘉靖本的基礎上裒輯散逸而成，為此集現存最全之本。由於《元詩選補遺》中的梁寅小傳稱“所著有《石門集》七卷”，因此，可以初步斷定其所用底本是七卷本系統。今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之對校，發現二者在編排次序上完全一致。《補遺》選梁寅詩一百零四首，中華書局在點校時根據《四庫全書》本作了校勘，衹寫了五條校勘記，可見二者的文字差異不大。因此，我們可以較為肯定地說，《補遺》所選梁寅《石門集》的底本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

丁、黃玠以下 3 家

黃玠以下 3 家，不是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選錄的，而是另有底本。

黃玠《弁山小隱吟錄》二卷，現存善本皆為清鈔本，南京圖書館藏有兩部，一部為四庫底本，一部為振綺堂汪憲藏書，丁丙跋稱二者行款相同，後者“字特工，疑從元刊影寫者”，但僅僅是推測而已。該集卷首有至正五年（1345）作者自序，考《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著錄有“元至正刊本，有蓮涇、吳岫藏印”[1]，別無其他早期刊本見於著錄，似乎今存各本皆出於元刊本。今以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四

① 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頁 786。

明叢書》本與之校勘，文字互有出入，但就整體而言，《補遺》與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應該是同一版本系統，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四明叢書》本文字差異較大。需要說明的是，《補遺》存在錯頁情況，考今存各本皆不誤，應當是出於編輯失誤。

劉鶚《惟實集》，《補遺》中的作者小傳完全襲用了《四庫全書總目》，但《提要》著錄為四卷，外集一卷，而文淵閣《四庫全書》實際收入的是七卷本。以《補遺》所選劉鶚詩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對校，發現有《戲題二首》、《湞陽峽》等三首詩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無，另有一首詩的末六句文字完全不同。《補遺》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內容、文字不同之處，皆與咸豐宸章樓刻本《惟實集》相同，咸豐刻本是六卷本，但《補遺》的底本與咸豐刻本也有差異，祇能存疑待考。

吳會《書山遺集》二十卷，集久散佚，其裔孫尚絅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蒐輯刊行，纔流傳於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即據以影印。儘管《補遺》的吳會小傳完全襲用了《四庫全書總目》，亦有"其裔孫尚絅復蒐輯之，改題為《書山遺集》"的話，但《補遺》所選吳會詩 19 首，其中有五首不見於乾隆刻本《書山遺集》，其餘 14 首在編次上也與刻本有很大不同。這就很讓人費解。難道《補遺》所選吳會詩不是據別集入選、而是據其他文獻輯錄的嗎？姑存疑俟考。

戊、達溥化以下 4 家

達溥化以下 4 家皆没有被收入《四庫全書》，其中邵亨貞《蟻術詩選》曾為阮元采進，著錄於《四庫未收書提要》，而達溥化《笙海詩人集》、魯淵《岐山集》和嚴士貞《桃溪雜詠》則為罕見

元人别集，《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未收書提要》均未著録。

達溥化《鼇海詩人集》的底本是顧嗣立所借曹溶藏本，魯淵《岐山集》則與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鮑楹輯《青溪先正詩集》本魯淵《青溪魯道源詩》五卷是同一版本系統[①]。

邵亨貞《蟻術詩選》八卷，《四庫未收書提要》著録，後輯入《宛委别藏》，係據明汪稷校刊本傳抄，然該書現有明隆慶六年（1572）汪稷好德軒刻本藏國家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即據此本影印；另有《四部叢刊》本，也是據明刻本影印。以《宛委别藏》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和《補遺》校勘，發現三本基本一致，而《補遺》的編排次序與之相同，雖有少數文字差異，但主要是形近或音近之誤，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補遺》的底本是傳鈔明新都汪稷校刻本。

嚴士貞《桃溪雜詠》，又名《桃溪百詠》，僅見南京圖書館和臺灣“中央圖書館”有鈔本收藏。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卷首有明正統二年（1437）楊㬎序，似乎是據正統刻本傳抄。但該本僅存詩 62 首，已無“百詠”之實，不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是否為足本。此本與《石倉歷代詩選》卷二七八選嚴士貞詩的首數完全相同，孰前孰後，難作定論。而《補遺》選詩 14 首，後 11 首見於清鈔本《桃溪雜詠》，編次與文字基本相同，前 3 首文獻來源不詳，從詩題來看，應該也是出自《桃溪雜詠》，則《補遺》所據底本很可能是足本，姑存疑待考。

① 參見本書第三章相關考證。

（二）來源於選本和其他文獻者 54 家

《元詩選補遺》中另外 54 家的文獻來源不是别集，因為其中大多數人都没有别集行世，其作品散見於選本、地方文獻、書畫題跋、筆記和他人别集等，由編者蒐集而成。經核查，這 54 家總計選詩 1025 首，現已查明文獻來源的有 910 首，約佔 88.8%。為方便起見，我們仍然根據前面劃分的文獻類型的不同，將這五十四家分成兩部分來説明。

甲、同於《元詩選》未刻稿本者 22 家

《元詩選補遺》同於《元詩選》未刻稿本 24 家中，除達溥化《鼇海詩人集》和魯淵《岐山集》是選自别集外，其餘 22 家都是來源於選本和其他文獻。現將已經查明文獻出處的詩集及來源文獻列表如下①：

表 7—4　同於《元詩選》未刻稿本者二十二家文獻來源一覽表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陳　祜	節齋集	11	5	4 首見《元風雅》卷二六； 1 首見萬曆《衛輝府志》卷十六
陸文圭	牆東類稿	9	9	1 首見《元音》卷六； 5 首見《梧溪集》卷一； 2 首見洪武《蘇州府志》卷五十； 1 首見崇禎《江陰縣志》卷七

① 為了區别，蔣易《元風雅》稱《元風雅》，傅習、孫存吾《元風雅》稱《皇元風雅》。

續表 1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葉　衡	芝陽山人集	18	18	15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二五、四四、六二、八四、一百）； 2 首見《珊瑚網》卷三一； 1 首見嘉靖《昆山縣志》卷十六
龍仁夫	麟洲先生集	11	11	1 首見《元詩體要》卷十二； 1 首見《元音》卷七，參校《皇元風雅》前集卷四； 5 首見《皇元風雅》前集卷四； 1 首見《輟耕錄》卷二二； 3 首見正德《南康府志》卷十
胡　杕	伯友集	12	12	12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十二、二五、三五、四四、六二、九六）
孟　淳	能靜集	11	7	2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十三； 1 首見《珊瑚網》卷三二； 4 首見成化《處州府志》（卷八、十、十五）
楊　鎰	清白齋集	19	18	2 首見《乾坤清氣集》卷二； 16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三、五九、七六）
楊　鑄	清白齋集附	6	6	3 首見《乾坤清氣集》（卷二、九）； 2 首見《皇元風雅》後集卷六； 1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九
俞　和	紫芝生集	59	59	6 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十九）； 53 首見《寶繪錄》

續表 2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陸景龍	德陽集	31	30	9 首見《敦交集》； 16 首見《元音》卷十二； 1 首見《元詩體要》卷十一； 3 首見《元音》卷十二； 1 首見《郁氏書畫題跋記》卷十
王思誠	致道集	38	32	1 首見《元音》卷十； 30 首見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 1 首見弘治《潞州府志》卷四
段天祐	吉甫集	20	19	4 首見《乾坤清氣集》(卷五、十二)； 1 首見《元音》卷十； 1 首見《皇元風雅》後集卷一； 1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九； 11 首見正德《松江府志》(卷十四、二一)
吳　炳	彥輝集	13	11	9 首見《元風雅》卷二三； 2 首見《元詩體要》卷二
葛元喆	文貞遺稿	19	19	18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三、五八、八三)； 1 首見嘉靖《建寧府志》卷十九
辛　敬	好禮集	24	24	13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六十、八三)； 1 首見《金精風月》卷下； 2 首見《青陽集》附錄； 8 首見《郁氏書畫題跋記》卷七
買　閭	兼善集	11	11	11 首見《大雅集》(卷四、五、六、八)

續表 3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郁　經	玩齋集	27	26	13 首見《滄海遺珠》卷一； 1 首見《玉山名勝集》外集； 2 首見《列朝詩集》甲十九； 1 首見《石倉歷代詩選》卷三三〇； 1 首見《蟻術詩選》卷八； 1 首見《梧溪集》卷五； 2 首見《珊瑚網》（卷十一、二九）； 2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八、十四）； 2 首見隆慶《靖江縣志》卷七； 1 首見《虎丘志總集》
阮孝思	東海生集	8	4	1 首見《希澹園詩集》卷一； 2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九、十）； 1 首見《珊瑚木難》卷八
施　鈞	飲冰餘味集	28	23	18 首見《元詩體要》（卷九、十、十一、十二）； 2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一； 1 首見萬曆《紹興府志》卷一； 2 首見《元詩正體》
盛　彧	歸胡岡集	11	9	9 首見《列朝詩集》甲十九
沈　性	自誠集	10	10	7 首見《玉山名勝集》（卷一、二、四、五、外集）； 1 首見《玉山紀遊》； 1 首見《偉觀集》； 1 首見《西湖竹枝集》
自　恢	復元集	14	12	9 首見《草堂雅集》； 3 首見《玉山名勝集》

續表 4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文　信	雪山集	12	6	3 首見《草堂雅集》; 3 首見《西湖竹枝集》

上表中衹有釋自恢和文信明確注明其文獻來源是《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和《西湖竹枝集》，其他都未注明文獻來源。但通過對大量元詩文獻的排比彙校，我們查出了 422 首詩中 381 首的文獻來源，約佔 90.3%。結果表明，這 22 家元詩的主要文獻來源是元詩總集，而且集中於少數常見的總集。其中 210 首來源於蔣易《元風雅》，孫存吾、傅習《元風雅》，孫原理《元音》，李伯璵《文翰類選大成》，賴良《大雅集》，顧瑛《草堂雅集》、《玉山名勝集》，宋公緒《元詩體要》，偶桓《乾坤清氣集》，沐昂《滄海遺珠》，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和錢謙益《列朝詩集》等十二部總集。地方志中收錄元詩文獻較多的是《成化山西通志》，《補遺》選王思誠詩 38 首，其中 30 首來源於該志；又，《正德松江府志》中有段天祐詩 11 首。此外，在已經全部查出文獻來源的幾家詩集中，胡杕等四人特別值得關注。我們發現，胡杕《伯友集》12 首詩全部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葛元喆《文貞遺稿》19 首中的 18 首、葉衡《芝陽山人集》18 首中的 15 首也選自《文翰類選大成》，而買閭《兼善集》11 首全部出自《大雅集》。所有這些都說明《元詩選》未刻稿的編者所依據的文獻資料具有相對集中性。

乙、可能源於《元詩選》散佚稿者 32 家

在前面的文獻類型分析中，有 33 家被我們假設為來源於《元詩選》散佚稿，其中除嚴士貞《桃溪百詠》、張庸《全歸集》有別集存世外，其餘 31 家都是輯自其他文獻。《桃溪百詠》已歸入第一大類，而《全歸集》雖然有鈔本存世，但《元詩選補遺》所選詩全部來源於《文翰類選大成》，仍然放在此處加以討論。遵照甲類確定的體例，對此 32 家的文獻來源列表如下：

表 7—5　可能源於《元詩選》散佚稿者三十二家文獻來源一覽表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俞希魯	聽雨軒集	11	11	1 首見《清河書畫舫》卷八下； 1 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 3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十四； 6 首見《京口三山志》（卷三、四、六）
張立仁	楚聞集	12	12	12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 （卷二五、五八、八三、九六）
李道坦	學道齋集	12	11	1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八九，參校《元詩體要》卷五； 5 首見《元風雅》卷二七； 1 首見《元音》卷七； 2 首見《大雅集》卷三； 1 首見《乾坤清氣集》卷十四； 1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七
揭　汯	伯防集	6	4	2 首見《元音》卷十二； 2 首見《濟遊集》卷上
張　澄	橘軒集	3	3	3 首見《遺山集》卷三七，參校《庶齋老學叢談》

續表 1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蘇大年	西磵老樵集	18	16	1 首見《大雅集》卷四； 3 首見《列朝詩集》甲前卷十； 3 首見《金蘭集》； 6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五、八、十五）； 1 首見《珊瑚網》卷三三； 1 首見弘治《嘉興府志》卷二四； 1 首見嘉靖《昆山縣志》卷十六
唐　珙	溫如集	8	7	2 首見《元詩體要》（卷二、九）； 2 首見《大雅集》卷八； 2 首見《珊瑚網》（卷八、二五）； 1 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
劉　堧	小齋集	9	8	4 首見《大雅集》（卷五、七）； 1 首見《金蘭集》； 1 首見《列朝詩集》甲前卷十一； 1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八； 1 首見《珊瑚網》卷三四
孫華孫	元賓集	15	14	12 首見《大雅集》（卷三、四、五、六、八）； 1 首見《五倫詩選》卷一； 1 首見《元詩體要》卷一
劉　渙	劉渙集	28	18	1 首見《石倉歷代詩選》卷三三八； 16 首見《列朝詩集》甲卷十七； 1 首見萬曆《紹興府志》卷一

續表 2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饒　介	華蓋山樵集	15	14	1 首見《列朝詩集》甲前卷十； 1 首見《乾坤清氣集》卷二，參校《趙氏鐵網珊瑚》卷七； 10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七、八、十四、十五）； 1 首見《珊瑚木難》卷八； 1 首見《珊瑚網》卷十
余　詮	士平集	13	13	1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二五； 1 首見《荆溪外紀》卷八； 10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八、九、十、十五）； 1 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十
葉　杞	南有集	8	8	8 首見《大雅集》(卷四、五、六)
鄭　昂	密庵集	16	16	15 首見《東甌詩集》（卷六、續集卷四)； 1 首見萬曆《溫州府志》卷十四
王　份	玉雪臺集	32	32	32 首見東甌（卷七、續集卷五）
馬　弓	本勁集	12	10	8 首見《靜安八詠》； 2 首見《趙氏鐵網珊瑚》(卷十、十一)
吳　哲	淡雲野人集	16	16	16 首見《大雅集》(卷三、五、六)
鄭　淵	遂初齋稿	11	7	5 首見《雅頌正音》卷二； 1 首見《列朝詩集》甲十七； 1 首見《浦江志》
李　隼	李隼集	21	21	7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三； 14 首見《光岳英華》卷五

續表 3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傅　生	季生集	23	11	11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三、六二）； 1 首見《清河書畫舫》十下引《文翰類選大成》，今本未見
陳　瑛	叔華集	16	13	13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四、六二）
陳野雲	野雲集	26	26	26 首見《皇元風雅》後集卷十一
顧　觀	容齋集	18	15	6 首見《雅頌正音》卷四； 4 首見《列朝詩集》甲前十一； 1 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 1 首見《郁氏書畫題跋記》卷六； 3 首見《京口三山志》（卷三、六）
游　莊	子敬集	15	15	15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六二
王　中	茂建集	35	30	27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四、六二、九三、一百）； 3 首見《列朝詩集》甲前十一
丁守中	守中集	36	36	36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三十、六一）
丁瓊翁	瓊翁集	21	21	21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卷四四、六二）
張　庸	全歸集	35	35	35 首見《文翰類選大成》 （卷二五、三十、三五、四四、八四、八九、九三、九八）
危德華	光澤集	42	16	15 首見萬曆《紹武府志》（卷五六、五七）； 1 首見嘉靖《邵武府志》卷二
余　善	昆邱外史集	12	12	2 首見《玉山名勝集》（卷二、七）； 10 首見《珊瑚網》卷十一

續表 4

作　者	集　名	選詩數量	已查首數	已查文獻出處
機　先	機先集	17	17	17 首見《滄海遺珠》卷四
善　學	古庭生集	41	41	41 首見《明僧弘秀集》卷五

以上 32 家總計選詩 603 首，目前已查出 529 首詩的文獻出處。分析的結果表明，乙類的資料來源仍然相對集中，而且似乎比甲類更有特色。在已查 529 首詩中，287 首來源於蔣易《元風雅》，孫存吾、傅習《元風雅》，孫原理《元音》，李伯璵《文翰類選大成》，賴良《大雅集》，宋公緒《元詩體要》，偶桓《乾坤清氣集》，沐昂《滄海遺珠》，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和錢謙益《列朝詩集》等十部總集。這十部加上顧瑛《草堂雅集》和《玉山名勝集》就是甲類重點使用過的十二部總集。甲類沒有使用而乙類重點取材的總集有《東甌詩集》、《雅頌正音》、毛晉《明僧弘秀集》三部，《補遺》從中選詩 93 首。更具說服力的是，張立仁《楚閒集》12 首、游莊《子敬集》15 首、丁守中《守中集》36 首、丁瓊翁《瓊翁集》21 首和張庸《全歸集》35 首全部取材於《文翰類選大成》；葉杞《南有集》8 首、吳哲《淡雲野人集》16 首全部選自《大雅集》；王份《玉雪臺集》32 首全部來源於《東甌詩集》和《東甌詩續集》；陳野雲《野雲集》26 首全部見於孫存吾《元風雅》；機先《機先集》17 首全出自《滄海遺珠》；善學《古庭生集》41 首來自《明僧弘秀集》。以善學為例，不僅選詩取材於《明僧弘秀集》，作者小傳也是出於摘抄。《明僧弘秀集》稱善學長於五言，在選摘佳句之後，點評說："元遺山見之，

應亦解頤。”這是毛晉的創見，《明詩綜》卷九十在引用時就加上了“毛子晉云”表示轉引。由此可見，《補遺》所選善學詩來源於《明僧弘秀集》無疑。

《元詩選補遺》除了上述 82 家外，還有《元詩選癸集補遺》。顧名思義，《元詩選癸集補遺》是針對《元詩選癸集》進行的補遺。這一部分選錄了 70 家 144 首詩，目前已經查出文獻來源的有 131 首，其中 67 首選自元蘇天弌《金精風月》，43 首選自元孟宗寶《洞霄詩集》，此二書均為罕見元詩總集。前者國內已無傳本，國家圖書館所藏係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刻本複製；後者則有《宛委別藏》本。其餘 21 首則主要來源於書畫文獻。

第二節　《元詩選補遺》文獻訂誤

除去與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本相同的 24 家，《元詩選補遺》還有 58 家，選詩 3190 首，另附錄《元詩選癸集補遺》70 人、144 首，總計 128 人、3334 首詩。現考訂其文獻訛誤如下。

一、重出誤收詩人考

《元詩選補遺》與《元詩選》一樣，也有重出誤收的情況。有的是因為新發現了某家詩集的全本，這與補遺的體例相符；有的純粹是由於編纂失誤。

（一）重出詩人

1. 陳義高、陳宜甫、陳秋巖

據元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卷四墓志銘，陳義高，字宜甫，號秋巖，閩人。然《元詩選癸集》癸集下選陳秋巖詩 6 首（頁 1819－1820）；《元詩選補遺》乙集據《四庫全書》輯《永樂大典》本《秋巖集》選陳宜甫詩 32 首，小傳云“陳宜甫，字秋巖”（頁 162）；《癸集補遺》又據《洞霄詩集》卷十選陳義高詩 5 首，小傳云：“陳義高，字秋巖，龍虎山道士。”（頁 1026）可見編者對其名、字、號無法對應，所以三次重出。人重而詩不重。

2. 周巽、周巽亨

《元詩選癸集》戊集下據地方志輯周巽亨詩 8 首（頁 637－639），編者祇知其為吉州人。周巽亨，名周巽，字巽泉，一字巽亨。有《性情集》六卷，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元詩選補遺》據之補錄了周巽詩 124 首（頁 768－796）。

3. 丁守中、丁鶴年

《元詩選補遺》辛集據《文翰類選大成》選丁守中詩 36 首（頁 936－945）。據楊鐮考證，丁守中是丁鶴年之名，其詩大部分見於《丁鶴年詩集》①。其中《奉寄武昌南山白雲老人》、《脫太師》、《靳公子》、《逃禪室與蘇伊舉話舊有感》、《贈九靈先生》、《題鳳浦方氏梧竹軒》、《避地》、《九日登定海虎蹲山》、《題昌國普陀寺》、《奉寄王宣慰兼呈九靈先生》、《夜宿染上人溪舍》、《次小孤山》、《題風雨歸舟圖》、《故宮人》等 14 首與《元詩選初集》

① 參見楊鐮《元詩文獻新證》。

辛集丁鶴年詩重。

4. 中峰禪師、釋明本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輯中峰禪師詩 2 首（頁 1045），生平不詳，其一見於《武林梵志》卷六。然中峰禪師即是釋明本，有《中峰廣錄》三十卷，今存。其中第一首詩見於《中峰廣錄》卷二九，作《次韻沈王題真際亭》，《元詩選二集》壬集重出（頁 1374）。

5. 梧溪長老、王逢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輯梧溪長老詩《題曹貞素樂陵溪山圖》1 首（頁 1036），見於《珊瑚網》卷四四。中華書局排印本在校記中指出，梧溪長老即王逢，此詩見《梧溪集》卷五，詩題作《曹雲西山水》。但《元詩選初集》未選錄。

6. 英、釋英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輯英《夏晚泛湖》詩 1 首，中華書局排印本在校記中說："已見《元詩選》初集壬集，詩亦見。"（頁 1047）該詩見於釋英《白雲集》卷一，《元詩選初集》據以選錄。

7. 至剛、釋至剛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輯至剛《山居》詩 2 首，中華書局排印本已校出其與《元詩選癸集》壬集上釋至剛詩（頁 1395）重出，僅個別文字小異。

（二）誤收詩人

目前已經考知的《元詩選補遺》誤收詩人衹有一人，即釋克新。《補遺》輯其詩 1 首（頁 1045），生平不詳。釋克新，字仲

銘，有《雪廬集》。詩見《檇李詩系》卷三十。然釋克新已入明，《補遺》誤收。

（三）詩人小傳訂誤

1. 王奕

《元詩選補遺》甲集王奕小傳云："王奕，字敬伯。"（頁 58）敬伯當是伯敬之乙。《玉斗山人集》有《玉窗如庵記》，即自署"王奕伯敬"。

2. 揭汯

《元詩選補遺》丁集揭汯小傳云："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於寓舍，年七十四。"（頁 411）揭汯（1304－1373）的壽數，據宋濂《宋文憲集》卷三十墓碑，當為七十。

3. 鄭淵

《元詩選補遺》庚集鄭淵小傳云："卒年三十八。"（頁 741）鄭淵（1326－1373）的壽數，據宋濂《宋文憲集》卷十一墓志銘，當為四十八。

4. 危德華

《元詩選補遺》壬集危德華小傳云："危德華，字光澤，北溪人。"（頁 963）光澤是地名，在閩北，"光澤北溪"當連讀。《閩書》卷一三〇即作光澤人。

5. 趨景仁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小傳云："趨景仁，字應得。"（頁 1002）來源於元蘇天弌輯《金精風月》卷上，然《補遺》所用底本不善，考明嘉靖三十年（1551）葉天與刻本《金精風月》作"鄒應博"，"趨"應當是"鄒"字形近之誤；"得"應當是"博"字之誤。

6. 趙興福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小傳云："趙興福，字堂蘭。"（頁1012）來源於《金精風月》卷上，然據明嘉靖刻本，"堂蘭"當作"愛蘭"。

7. 曾子貫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小傳云："曾子貫，字原一，號蒼山。"（頁 1014）來源於《金精風月》卷上，嘉靖刻本僅題"曾蒼山"。然《詩淵》有其人其詩，但一作宋，一作元，應該是宋、元之際人。據《詩淵》，曾原一，字子實。故"曾子貫"之"貫"字應是"實"字之誤。

8. 寥斯任

《元詩選補遺》癸集補遺據《金精風月》卷上輯寥斯任詩 2 首（頁 1015），然嘉靖刻本"寥"字作"廖"，當從之。

二、誤收詩考

《元詩選補遺》在文獻方面主要有兩大失誤：一是沿襲了《四庫全書》之誤，誤收了僞書張觀光《屏岩小稿》，據之選詩 56 首（頁 43－57），全部見於黄庚《月屋漫稿》；二是所選黄玠詩有錯頁：黄玠詩自《碧瀾堂》首句"月出寒木杪"（頁 209）以下至《梅花》第三首"晝裹得相看"句（頁 211），正確的順序是應當接在《月出》詩（頁 206）題下①。

此外，《元詩選補遺》以下二詩的作者需存疑待考：

① 黄玠《弁山小隱吟錄》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 揭汯詩

《元詩選補遺》丁集選揭汯《題定海七塔寺》詩（頁 413），來源不詳。然《元音》卷十二作孫庚詩，《石倉歷代詩選》卷二八〇、《宋元詩會》卷九九則作孫唐，“唐”字應當是“庚”字之誤。然究竟是揭汯詩還是孫庚詩，祇能存疑待考。

2. 機先詩

《元詩選補遺》壬集選機先《送僧歸石城》詩（頁 976），見於《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六，然同書卷三二九作王達詩。《石倉歷代詩選》在文獻方面並不可靠，尚需進一步考證。

綜上所述，目前已經考證《元詩選補遺》重出詩人 8 人，誤收詩人 1 人；重出詩 18 首，誤收詩 56 首，存疑詩 2 首。此外，還對 8 位詩人小傳作了訂正。

第三節 《元詩選補遺》作者考辨

《元詩選補遺》82 家中的 24 家因襲了《元詩選》未刻稿本，因此，現存道光年間刻本和中華書局點校本《元詩選補遺》的作者僅僅題“錢熙彥編”是不恰當的。本書試圖綜合相關史料，對《元詩選補遺》的真正作者進行考辨。

一、顧嗣立與《元詩選》未刻稿本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元詩選三集》告成。顧嗣立在《元詩選三集序》中說：

> 倦遊歸臥草堂，輒合二十年來所得，重加詮次，凡成集者約一百60餘家，其諸家選本及山經、地志、野史、稗官、書畫卷軸所傳詩未滿數首者，編入癸集，共計三千餘人，元詩綦大備矣。繕寫粗畢，欲悉付剞人，力有未逮。復先以百家質諸海內，他日續完全書，以成鉅觀，則元人一代精華，不致磨滅弗彰，而余半生撏撦苦心，亦庶幾可以無負矣。

這就是說，顧嗣立晚年搜集的元詩文獻，除了前三集之外，另有癸集和"成集者"60餘家已經"繕寫粗畢"。然而，在三集問世的兩年後，顧嗣立就辭世了；嘉慶三年（1798）席世臣補刻《元詩選癸集》時，也没能將另外的60餘家刊行於世，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顧廷龍和潘景鄭在蘇州文學山房發現了《元詩選》未刻稿本和《元詩選癸集》稿本，以重價購得，後捐贈給上海圖書館。二書的收藏情況，前面已經介紹。顧廷龍推斷《元詩選》未刻稿本26家和癸集之丁18家都是顧嗣立未刻稿60餘家中的一部分，除了他已經指出的未刻稿版式特徵與《元詩選》康熙年間秀野草堂刊本相同這一證據外，這26家還有内證可以說明其内容確實出自顧嗣立之手。

首先，未刻稿本中選有復元禪師自恢《復元集》和雪山禪師

文信《雪山集》，現摘抄《復元集》的作者小傳如下：

> 按《玉山雅集》所錄詩僧共九人，余采其七，入《元詩選》中。其一則來復，字見心。洪武初，用高僧召至京，授僧錄寺左覺義，坐法死。其一則良琦，字元璞，洪武十五年，召對稱旨，授以印章，官為僧掌，崇明僧教，一時翰苑名公，送之以詩。二僧例應入明詩中，故不錄[①]。

上文中的“余采其七，入《元詩選》中”，從措辭和語氣揣摩，衹可能是顧嗣立自述編選《元詩選》的經過，而未刻稿本和《元詩選補遺》均毫無刪節地加以保留，這就為我們考察未刻稿本的來源及其與《元詩選補遺》的關係提供了極為可靠的內證。《玉山雅集》是指元人顧瑛所編《草堂雅集》，其中所錄詩僧九人為釋子賢、釋祖栢、釋餘澤、那希顏、釋寶月、釋良琦、釋來復、釋文信和釋自恢，按照顧嗣立的觀點，釋來復和良琦應入明詩，所以未予選錄。而另外 7 人，釋子賢、釋祖栢被顧嗣立選入《元詩選》三集之壬，釋餘澤、那希顏、釋寶月被選入癸集之壬，剩下的兩人，即釋自恢和釋文信没有見於《元詩選》前三集和癸集，唯一合理的推測就是被選入了另外尚未刊刻的 60 餘家中。因此，可以肯定，《元詩選》未刻稿本中的《復元集》和《雪山集》是出自顧嗣立之手。

其次，未刻稿本中的達溥化《聾海詩人集》，前面考察出其

① 錢熙彥《元詩選補遺》，頁 977。

文獻來源是秀水曹溶所藏鈔本，而且是編者親自從曹溶處借到的，因此，這個人衹可能是顧嗣立，不可能是嘉慶、道光間人。《元詩選補遺》將未刻稿本中的“秀水曹侍郎溶”改成了“吳中藏書家”，不知是否是有意而為之。

最後，未刻稿本 26 家中，除去俞和、自恢與文信 3 家外，其餘 23 家均被選入了顧嗣立參編的《御選元詩》。據《元詩選三集序》，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顧嗣立“應詔入都，編選四朝詩館。因得盡窺内府秘本，手自抄撮，存諸行篋”。不難推測，顧嗣立的行篋中必定有這 23 家。而這 23 家詩既然没有編入三集和癸集，無疑應該是未刻稿本 60 餘家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元詩選》未刻稿本 26 家確實是顧嗣立《元詩選》散佚稿 60 餘家的殘存部分，而這 26 家中的 24 家為“錢熙彦編”《元詩選補遺》所因襲，因此，顧嗣立確實擁有《元詩選補遺》的第一著作權。

二、席世臣對《元詩選》的補遺

如果説《元詩選補遺》僅僅是對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本的抄襲，其作者問題也許並不複雜。但隨着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在顧嗣立和錢熙彦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中介人物，即《元詩選癸集》的編刻者席世臣。

前面提到，大約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左右，席世臣與顧嗣立的曾孫顧泰曾一道尋訪到《元詩選癸集》已刻之版和未刻之稿，並重加修訂，十易寒暑，終於在嘉慶三年（1798）刻成《元詩選癸集》。但令人困惑的是，席世臣和顧氏後人對癸集花費了

這麼大的精力，他們對顧嗣立續輯的另外 60 餘家怎麼會不聞不問呢？帶着這樣的疑問，讓我們來澄清一段被湮没了數百年的歷史事實。下面分幾個問題來加以探討。

（一）席世臣編《元詩選補遺》是否已成書？

席世臣於嘉慶三年（1798）在《元詩選癸集序》中的一段話，引起了我們的關注：

其十集所未備者，世臣博采群籍，别為《補遺》一編，將續梓以問世焉。

而席世臣的曾孫席威在光緒十四年（1888）重刊《元詩選癸集》的跋中也説：

府君博收廣采，閱十餘年之久，始克告成。又以顧氏所未及采者，别為《補遺》附於後。

這就是説，席世臣在刊刻《元詩選癸集》的同時，又廣搜博采，對《元詩選》前三集和癸集進行了補遺。席世臣編《元詩選補遺》的原貌如何？席世臣的這一計劃有没有最後完成？兩百年過去了，這一重要的史實完全被人們忽略、淡忘了！

慶幸的是，筆者偶然在一部清人書畫題跋中找到了席世臣《元詩選補遺》一書的綫索。清代書畫收藏家胡爾榮《破鐵網》卷上著録：

《元詩選補遺》八十六家，洞庭席氏掃葉山房寫樣付刻本，紅格薄紙。惜無序目並編輯者姓氏，疑有殘缺，然皆顧俠君所未見①。

該書卷末有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管庭芬跋，後由繆荃孫輯入《藕香零拾》叢書，其文獻價值是非常可靠的。《破鐵網》成書於道光元年之前，因此，胡爾榮收藏或經眼席氏掃葉山房稿本《元詩選補遺》不晚於本年，很有可能是在嘉慶年間。雖然該稿本很可能亡佚了，也没有序目和編輯者姓氏，但結合嘉慶三年席世臣的《元詩選癸集序》，其編輯者就昭然若揭了。

無獨有偶，清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三也有記載：

《元詩選癸集》，顧嗣立原編，有錄無書者也，其甥孫席世臣於嘉慶三年校勘補刻，版式一如其舊……世臣有《補遺》一編，今未梓行，其目余嘗借鈔之，甚詳備②。

可見席世臣編《元詩選補遺》確實已經成書，衹是尚未梓行罷了，與胡爾榮所述吻合。法式善卒於嘉慶十八年（1813），據此可以推斷，席世臣《元詩選補遺》成書時間是在嘉慶三年（1798）與嘉慶十八年（1813）之間，而開始編纂的時間要早於嘉慶三年，很可能與《元詩選癸集》的編訂同時。

① 胡爾榮《破鐵網》卷上，清宣統二年（1910）繆荃孫刻《藕香零拾》本。
② 法式善撰，涂雨公點校《陶廬雜錄》，中華書局，1984 年。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據《四庫全書職名表》，席世臣曾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庫全書》館，分任編校工作。他在對《元詩選》進行補遺時，能夠充分利用《四庫全書》的成果，這是毫無疑問的。

（二）誰更有條件直接利用顧嗣立《元詩選》遺稿?

前面提到，金山錢氏刊刻的《元詩選補遺》抄襲了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本。那麼，席世臣和錢熙彥二人，誰更有條件利用顧氏已有成果呢?

首先，從與顧氏家族的淵源來看，席世臣比錢熙彥更有條件首先見到顧氏遺稿。席世臣是顧嗣立的外孫席守樸之子，其編刊《元詩選癸集》就是奉祖母顧氏之命進行的。嘉慶年間，席世臣從顧嗣立後裔訪得《元詩選癸集》未刻稿的同時，很可能也得到了另外的60餘家稿本。現存秀野草堂鈔本《元詩選癸集》丁集18家，也是出於這60餘家，顧廷龍推斷為乾隆年間鈔本，這正好與席世臣和顧泰曾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左右開始修訂《元詩選癸集》的時間吻合。如果要對《元詩選》進行補遺，席世臣應該是最有可能直接利用顧嗣立《元詩選》遺稿的人選。因為顧氏乃長洲旺族，必定能夠妥善保存先人遺著，在沒有整理刊刻之前，衹可能在顧氏家族內部或與其有淵源關係的極少數人員中流傳。而目前尚未發現有材料能夠說明金山錢氏與長洲顧氏之間有姻親或交往關係。

其次，從《元詩選》未刻稿本的流傳來看，錢熙彥受到時間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而不具備合適的條件。上海圖書館藏《元詩選》未刻稿本有同治四年（1865）雷浚和葉廷琯跋，稱庚申

(1861) 難後"在吳門得此書",也就是說,未刻稿本因太平天國戰亂纔從蘇州流失出來。那麽,身處金山縣的錢熙彦在道光六年(1826) 刊刻此書之前,似乎很難直接看到該書。而且稿本流傳稀少,間接抄錄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我們認為席世臣比錢熙彦更有可能直接利用到顧嗣立《元詩選》遺稿。

既然錢熙彦不可能看到《元詩選》未刻稿本,而現存《元詩選補遺》又利用了《元詩選》未刻稿,那麽,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錢熙彦得到的是嘉慶年間就流傳出來的席世臣《元詩選補遺》稿本。據管庭芬《破鐵網跋》,胡爾榮早年富有,晚年潦倒,其藏書有如曇花一現,又如過眼雲煙,迅速散佚開來,書名取"破鐵網"也是蘊含了這個意思。因此,《破鐵網》很可能衹是一份對於經眼過的古籍、書畫的追記,收藏品在此之前就有流散出去的可能。儘管《破鐵網》著錄的掃葉山房樣本《元詩選補遺》86 家與道光間金山錢氏刻本《元詩選補遺》82 家的數量不符,但這個"八十六家"有可能是傳抄、刊刻過程中的筆誤,也有可能是錢熙彦得到原稿時已經佚去了四家。但道光年間金山錢氏在"編次"《元詩選補遺》時,很可能參考和利用了席世臣在乾隆、嘉慶年間就已經編寫待刻的《元詩選補遺》稿本。

(三) 從編纂動機和體例看《元詩選補遺》的作者

胡爾榮經眼的席氏掃葉山房《元詩選補遺》稿本没有編輯者姓氏和序目,與此類似,道光年間刻本《元詩選補遺》也没有序跋可以說明其編纂動機和資料來源,因此,我們衹能通過其他材料來推測其編纂動機。

《金山錢氏家刻書目》是一部著錄金山錢氏刻書的目錄,該

書詳載了錢氏家族校刻各書的序跋以及校刊記，但對《元詩選補遺》没有任何說明。錢熙彥校刻《春秋闕如編》，尚且請姜兆翀作序，並自撰跋尾；如果他耗費了數年之久對《元詩選》進行補遺，必定不會不加任何說明。即使他本人没有序跋，他的族人也會為之大肆褒贊一番的。而事實卻是，錢熙祚《守山閣賸稿》（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錢熙泰《古松樓賸稿》（清光緒元年刻本）、錢熙輔《勤有書堂賸稿》（清光緒間刻本）等詩文集和相關著述，對錢熙彥此舉隻字未提。

而席世臣則不然，他在《元詩選癸集序》明確說要補《元詩選》十集之未備，也就是說，《元詩選補遺》既有對甲至壬九集的補遺，也有對癸集的補遺。現存道光年間刻本《元詩選補遺》自甲至壬分九集，卷末有《元詩選癸集補遺》，這與席世臣補遺《元詩選》的計劃是相符的。而中華書局在整理《元詩選補遺》時，誤認為《元詩選癸集補遺》與全書體例不符，僅僅作為附錄加以保留，究其原因，這是對《補遺》的編纂動機和體例不太瞭解所致。我們知道，《元詩選癸集》刊刻於嘉慶三年（1798），是經過顧嗣立和席世臣二人前後幾十年的辛苦纔得以最後完成的。《元詩選癸集》網羅元代詩人達 2400 餘家，如果没有長期的積纍，很難為它進行補遺。而且，《元詩選癸集》問世的十餘年後，已“不行於世，雖登版而所印無多”[1]，外人要對《癸集》進行補遺，更是難上加難。

綜上所述，席世臣編纂的《元詩選補遺》在成書時間上要早

① 《元詩選癸集》鈔本王芑孫跋語。

於金山錢氏編刻本，而且比錢熙彥更有條件直接利用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其編纂動機非常清晰，編纂條件也要優於錢熙彥，但二書在內容上有重疊的部分，其編纂體例也極為相似，所有這些都不得不讓人產生懷疑，即席世臣《元詩選補遺》稿本是錢熙彥《元詩選補遺》刻本的底本，或者說，二者其實是同一部書。

三、從文獻來源看《元詩選補遺》的作者

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學術特點。康熙年間的顧嗣立，乾隆、嘉慶以後的席世臣、錢熙彥在從事元詩文獻的整理時，可供利用的學術資源是大不相同的，而最大的不同是《四庫全書》的編纂和傳鈔，尤其是《永樂大典》輯本的大量出現。根據《元詩選補遺》對《四庫全書》傳鈔本的利用情況，可以對其作者歸屬進行大致的推測。

本章第一節根據文獻來源和類型將《元詩選補遺》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與《元詩選》未刻稿相同的 24 家，其作者應當歸於顧嗣立，這是毫無疑問的。下面重點討論第二、三部分的作者歸屬。

（一）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 24 家的作者問題

本章第一節在考察《元詩選補遺》文獻來源時曾指出，來源於別集的 28 家，有 24 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元詩選補遺》所選艾性夫、魏初、耶律鑄、程端禮、陳宜甫、王沂、程端學、朱晞顏、劉仁本、吳皋和周巽等 11 家詩集的底本是《四庫》輯《永樂大典》本，而張觀光、王奕、侯克中、洪焱祖、陳鎰、沈夢麟和鄧雅等七家詩集的底本是《四庫全書》傳鈔本，因此，《元詩選補遺》中的這 18 家詩必定不是出於顧嗣立之手，而

是席世臣或錢熙彥的補輯成果。可以作為重要佐證的是，王沂《師魯集》和劉仁本《羽庭詩稿》已見於《元詩選》未刻稿本，但《元詩選補遺》衹因襲了其作者小傳，内容則被置換成《伊濱集》和《羽庭集》；魏初和陳宜甫兩家已見於《元詩選癸集》，而《元詩選補遺》分别據《青崖集》和《秋岩詩集》加以增補，這四家都是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顧嗣立在康熙年間根本不可能看到，明顯出於後人補遺。

此外，《元詩選補遺》所選李繼本《一山集》也不是出於顧嗣立之手。如前所述，《元詩選補遺》所選李繼本《一山集》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都是傳抄明景泰四年黎穎校刊本，而不是康熙間金侃鈔本。我們知道，金侃曾協助顧嗣立編纂《元詩選》，如果顧嗣立計劃將《一山文集》選入《元詩選》的話，所用底本很可能會是金侃鈔本。最重要的是，《元詩選》初集中選入了李繼本父親李士瞻的《經濟文集》，其作者小傳中明確指出李繼本“明洪武間，嘗典邑校。有《一山文集》傳於世，兹不復錄也”。而李繼本“嘗典邑校”的史實，正是金侃在《一山文集跋》中作出的考證。因此，《補遺》中的《一山集》絕對不是出於顧嗣立之手。至於金履祥、梁寅、黄玠、劉鶚和吴會五家的作者，目前衹能存疑待考，現分述如下。

金履祥和梁寅兩家的底本雖然與《四庫全書》本是同一版本系統，但其小傳與《四庫全書總目》頗不相同。

黄玠詩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存在較大的文字差異，小傳也未襲用《四庫全書總目》。

劉鶚與吴會兩家，雖然小傳完全抄自《四庫全書總目》，但

編次和文字有很大不同。以吳會為例，《元詩選補遺》吳會小傳完全抄自《四庫全書總目》，在談到其別集流傳情況時說："其裔孫尚絅復蒐輯之，改題為《書山遺集》。"然而，以《補遺》所選吳會詩 19 首與吳會裔孫尚絅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刻的《書山遺集》相校，其中 5 首不見於乾隆刻本，其餘 14 首在編次上也與刻本有很大不同。我們注意到，這 19 首詩中的 4 首見於顧嗣立參編的《御選元詩》，其餘 15 首是否見於別集以外的其他文獻，尚待核查。

綜上所述，《元詩選補遺》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 24 家，其中 19 家可以確定是席世臣或錢熙彥的補輯成果，另有 5 家存疑待考。至於這 19 家的編者究竟是席世臣還是錢熙彥，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二）可能源於《元詩選》散佚稿者 34 家的作者問題

本章第一節考察了《元詩選補遺》34 家中 32 家的文獻來源，意外地發現這 32 家與《元詩選》未刻稿本中的 22 家的文獻來源基本相同，而且絕大多數都見於《〈元詩選〉采摭書目考》（參見表 7－6）。

表 7－6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二家、《元詩選》"散佚稿"三十二家之來源文獻與《〈元詩選〉采摭書目考》對照表

文献分类 / 来源文献 / 选诗数量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二家	《元詩選》"散佚稿"三十二家	是否見於《元詩選采摭書目考》
元風雅	13	5	是

續表 1

文献分类 / 来源文献 / 选诗数量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二家	《元詩選》"散佚稿"三十二家	是否見於《元詩選采摭書目考》
皇元風雅	8	26	是
大雅集	11	45	是
玉山名勝集	11	2	是
乾坤清氣	9	2	是
元音	23	3	是
元詩體要	22	3	是
滄海遺珠	13	17	是
文翰類選大成	80	178	是
石倉歷代詩選	1	1	是
列朝詩集	11	29	是
西湖竹枝集	4		是
草堂雅集	12		是
玉山紀遊	1		是
敦交集	9		是
偉觀集	1		是
金精風月	1		是
元詩正體	2		是
澮遊集		2	是
靜安八詠		8	是

續表 2

文献分类 / 选诗数量 / 来源文献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二家	《元詩選》"散佚稿"三十二家	是否見於《元詩選采摭書目考》
雅頌正音		10	是
金蘭集		3	是
光岳英華		14	是
五倫詩選		1	是
東甌詩集		47	是
荆溪外紀		1	是
明僧弘秀集		41	是
青陽集	2		是
梧溪集	6		是
蟻術詩選	1		是
希澹園詩集	1		是
遺山集		3	是
洪武蘇州府志	2		是
成化山西通志	30		是
成化處州府志	4		是
虎丘志總集	1		是
弘治潞州府志	1		是
正德松江府志	11		是
正德南康府志	3		是

續表 3

文獻分类 选诗数量 来源文獻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二家	《元詩選》“散佚稿”三十二家	是否見於《元詩選采摭書目考》
嘉靖昆山縣志	1	1	是
嘉靖建寧府志	1		是
隆慶靖江縣志	2		是
萬曆衛輝府志	1		是
萬曆紹興府志	1	1	是
崇禎江陰縣志	1		是
弘治嘉興府志		1	是
嘉靖邵武府志		1	否
萬曆邵武府志		15	是
萬曆溫州府志		1	否
京口三山志		8	是
浦江志		1	否
珊瑚木難	1	1	是
趙氏鐵網珊瑚	8	32	是
珊瑚網	5	15	是
郁氏書畫題跋記	9	1	是
式古堂書畫彙考	6	4	是
寶繪錄	53		是
清河書畫舫		2	是

續表 4

来源文献＼选诗数量＼文献分类	《元詩選》未刻稿本二十二家	《元詩選》“散佚稿”三十二家	是否見於《元詩選采摭書目考》
輟耕錄	1		是
庶齋老學叢談		1（參校）	是

上表是目前已經核查的《元詩選》未刻稿本 22 家和《元詩選補遺》32 家的來源文獻，總計 60 種，其中 57 種見於本書第四章所附《元詩選采摭書目考》。由此可見，《元詩選補遺》32 家與顧嗣立《元詩選》前三集、癸集和未刻稿本的文獻來源驚人的一致，二者似乎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本書第一章在敘述《元詩選》的成書經過時談到，顧嗣立傾畢生精力搜輯元詩文獻，心力俱瘁，死而後已。他在《元詩選三集序》中說：

> 壬午後，復廣搜博采，心力俱瘁，吳下藏書家殘編勝稿，靡有遺憾。乙酉秋，應詔入都，編選四朝詩館。因得盡窺內府秘本，手自抄撮，存諸行篋。乙未秋，給假旋里，南泝湘漓，北登崧岱，訪求遺佚，哀益滋多。

可見顧嗣立對他當時所能見到的元詩文獻廣搜博采，舉凡地方志和筆記中祇有一兩首詩傳世的詩人都加以收錄。因此，作品數量多得可以輯佚成集的 32 家，他似乎没有理由擯棄在《元詩

選》之外。這 32 家很可能是尚未刊刻的 60 餘家遺稿中的一部分。

《元詩選補遺》34 家中的邵亨貞和嚴士貞二家，尚有別集存世。如前所述，《補遺》所選邵亨貞《蛾術集》的底本是傳抄明新都汪稷校刻本，該書在徐秉義《培林堂書目》已有著錄，顧嗣立有可能借抄。更為重要的是，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本所選郝經《玩齋集》，其小傳直接引用了《蛾術集》中邵亨貞與郝經的唱和詩，並從邵亨貞集中選錄了一首郝經與邵亨貞的聯句詩。這是顧嗣立本人已利用邵亨貞《蛾術集》的鐵證。因此，《元詩選補遺》所選邵亨貞詩無疑是來源於顧嗣立《元詩選》散佚稿。至於《補遺》所選嚴士貞《桃溪百詠》是否出自顧嗣立之手，則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四、小結

顧嗣立在刊刻《元詩選三集》後，留下了《元詩選》遺稿 60 餘家，現已散佚。上海圖書館藏有《元詩選》未刻稿本 26 家，是這 60 餘家的殘存部分，其中 24 家為錢熙彥編刻的《元詩選補遺》所因襲，另外幾十家很有可能是《元詩選補遺》中的 34 家。但錢熙彥不大可能直接利用《元詩選》未刻稿本，很可能利用了席世臣《元詩選補遺》稿本，二者甚至可能就是同一部書。現存《元詩選補遺》僅僅題“錢熙彥編”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應當將其著作權歸於顧嗣立、席世臣和錢熙彥三人，可以題“顧嗣立原編，席世臣、錢熙彥補編”。席世臣或錢熙彥主要是依據《四庫全書》本元人詩集對《元詩選》進行補遺，《補遺》中

的 19 家可以肯定是出自二人之手，另有 5 家存疑待考。

從顧氏秀野草堂初刻《元詩選》，到席氏掃葉山房續刻《元詩選癸集》、補編《元詩選補遺》，再到金山錢氏補刻《元詩選補遺》，前後歷時一百多年，稿墨幾經移易而薪火相傳。對一部斷代詩歌總集如此癡迷，真是文獻學史上的一大奇跡。顧嗣立刻《元詩選》既成，曾夜夢古衣冠人數百拜謝，而將《元詩選補遺》的作者考辨清楚，既可以使《元詩選》和《元詩選癸集》續成完璧，也不至於湮没了顧嗣立和席世臣數十載的辛苦和功績。

結　語

顧嗣立窮畢生精力編纂的《元詩選》，自問世以來，就成為元詩文獻中里程碑式的著述，對元代詩學與文獻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書不是把《元詩選》看作一個孤立的個體，而是把它放在元詩文獻流傳的整體進程中，追溯其文獻來源，考訂其文獻訛誤，揭示其文獻價值。追溯文獻來源是考訂文獻訛誤和揭示文獻價值的基礎。本書第五、六兩章對《元詩選》小傳和重出誤收詩的考訂，大部分都是通過核查文獻來源得出的；而文獻價值的揭示也是以對來源文獻的分析為前提的，本書第二、三兩章考證《元詩選》采摭書目 450 種，其中很多都已亡佚，這無疑體現了《元詩選》最重要的文獻價值。

當然，《元詩選》的文獻研究，並不會因本書的撰寫而結束，相反，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拓展。比如，《元詩選》所選元詩的文獻來源，還有待於進一步核查。《元詩選》從別集選錄的 167 種元人詩集，還有 13 種詩集的底本尚待考證；已考部分詩集的底本，也還需要進一步精確。《元詩選》從別集以外選錄的 9803 首詩，還有 1117 首詩的來源文獻不明。如果不能考察出這 1117

首詩的文獻來源，則衹能以《元詩選》作為這些詩的最早出處，極大地影響了對其文獻可靠性的判斷。《元詩選》文獻來源的進一步核查，需要拓寬文獻調查的範圍，對總集、地方志等文獻中的元詩進行竭澤而漁式的搜尋。雖然難度很大，但衹要持之以恆，必定會有所收穫。

又如，《元詩選》的詩人小傳和重出誤收詩，還需要加強考訂的力度。《元詩選》收錄的詩人多達 2602 人，衹有大約一千人的小傳比較詳細，另外 1600 多人的小傳需要補寫，本文限於體例，没有把這一工作納入研究範圍，但從《元詩選》本身的完善來看，小傳的訂補是必不可少的。《元詩選》中有數百位詩人，或者小傳空闕，或者時代斷限不明，如果不能夠考訂清楚，必然會影響到對所選詩的辨誤。就這方面而言，地方志是考訂元代詩人生平傳記的資料寶庫，學術界目前尚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因此，需要盡快編撰一部《地方志所見元代人名索引》，並加強對宋、元和元、明易代之際詩人的研究，劃清元詩與宋詩和明詩的界限，這樣纔能使《元詩選》的文獻研究真正深入下去。

此外，《元詩選補遺》的編者問題也還需要進一步考證。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把顧嗣立《元詩選》未刻稿從《元詩選補遺》中完整地分離出來；二是尋訪有關席世臣《元詩選補遺》的綫索。儘管席世臣《元詩選補遺》已經亡佚了，無法獲悉其真正面貌，但文獻中一定留下過相關記載，除胡爾榮、法式善外，也許還有其他見證人。衹要勤於翻檢，假以時日，我們相信這一問題一定會得到圓滿的解決。

目前，楊鐮正在主編《元詩全編》，待到該書完成之後，元

詩文獻研究的整體情況將有很大改觀，本書一些存疑待考的問題，也許有望得到解決。可以預言，《元詩選》的文獻研究，將隨着《元詩全編》的完成而獲得新的生命！

參考文獻舉要

凡　例

一、古代典籍類以四部條別，現代著述、研究論文類以出版時間先後為序；

二、本文翻檢古代典籍二千餘種，不能一一盡列，僅舉文中徵引者；

三、元人别集僅舉善本或與《元詩選》編纂相關者。

（一）古代典籍

【史部】

（明）宋濂等《元史》，中華書局 1976 年點校本

（明）廖道南《楚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顧予咸《雅園居士自敍》，《戊寅叢編》本，民國二十七年

（清）顧嗣立《閭丘自定年譜》，道光二十八年刻《秀野草堂詩集》本

（清）佚名《金山錢氏支莊全案》，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元）黎崱《安南志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鄭麟趾《高麗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鄒守愚、李濂纂修［嘉靖］《河南通志》，明嘉靖三十五年刻本

（明）陸釴等纂修［嘉靖］《山東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李侃、胡謐纂修［成化］《山西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何喬遠纂修《閩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林富、黄佐纂修［嘉靖］《廣西通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周季鳳纂修［正德］《雲南通志》，《天一閣續修方志叢書》本

（明）李輔、陳絳纂修［嘉靖］《全遼志》，明嘉靖刻藍印本

（明）沈應文、張元芳纂修［萬曆］《順天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徐汝翼纂修［萬曆］《沂州志》，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清）劉德芳纂修［康熙］《蒙陰縣志》，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明）喬因羽、晉朝臣纂修［萬曆］《洪洞縣志》，明萬曆十九年刻本

（明）王聯芳、武之望纂修［萬曆］《臨潼縣志》，明萬曆刻本

（明）符觀纂修［弘治］《溧陽縣志》，明弘治十一年刻本

（明）謝應芳纂修［洪武］《常州府志》，清鈔本

（明）盧熊纂修［洪武］《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本

（明）楊逢春、方鵬纂修［嘉靖］《昆山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陳威、顧清等纂修［正德］《松江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張世臣、陳宇俊等纂修［萬曆新修］《崇明縣志》，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明）陳俊、沈懋學等纂修［萬曆］《寧國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柳瑛纂修［成化］《中都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李天畀、陳惟淵纂修［正德］《盱眙縣志》，明正德刻本

（明）連鑛、姚文燁纂修［嘉靖］《建平縣志》，《天一閣明代方志叢刊》本

（明）王珣、汪翁儀等纂修［弘治］《湖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程子鏊、徐魯源纂修［萬曆］《蘭溪縣志》，《故宮珍本叢刊》本

（明）屠繼祖、濮溉等纂修［嘉靖］《桐廬縣志》，明嘉靖五年刻本

（明）張瓚、楊寔纂修［成化］《寧波郡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清）張惶輔等纂修［康熙］《青田縣志》，《中國地方志集

成》本

（清）雷銑等纂修［光緒］《青田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明）黎民範、陳玄藻纂修［萬曆］《浦城縣志》，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明）陳應賓、閔文振纂修［嘉靖］《福寧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龔錫爵修［萬曆］《永新縣志》，清永新縣署刻本

（明）陸鏊等纂修［崇禎］《肇慶府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本

（明）姚良弼、楊載鳴纂修［嘉靖］《惠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楊思震纂修［嘉靖］《保寧府志》，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明）王應山纂修、王毓德增修［萬曆］《閩都記》，方志出版社 2002 年版

（明）史直臣纂修［嘉靖］《涿州志》，明嘉靖刻本

（明）孫巨鯨、王崇慶纂修［嘉靖］《開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唐臣、雷禮纂修［嘉靖］《真定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謝思聰等纂修［萬曆］《林縣志》，明萬曆刻本

（明）侯大節纂修［萬曆］《衛輝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邵苾、牛鳳纂修［嘉靖］《葉縣志》，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

（元）于欽纂修《齊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趙希顗、安選纂修［天啟］《新泰縣志》，明天啟刻本

（清）尹任、尹足法纂修［康熙］《肥城縣志書》，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明）孔弘毅纂修［崇禎］《曲阜縣志》，明崇禎八年刻本

（明）栗可仕、王命新纂修［萬曆］《汶上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清）徐化民纂修［順治］《單縣志》，清順治十一年刻本

（明）宋時泰、王繹纂修［嘉靖］《范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清）于睿明、胡悉寧纂修［康熙］《臨清州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龍文明、趙耀等纂修［萬曆］《萊州府志》，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

（明）關廷訪、張慎言纂修［萬曆］《太原府志》，明萬曆四十年刻本

（明）高汝行纂修［嘉靖］《太原縣志》六卷，《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宋韓、呂調元纂修［隆慶］《襄陵縣志》十二卷，隆慶二年刻本

（明）馬暾纂修［弘治］《潞州志》十二卷，明弘治刻本

（清）程大夏、李御纂修［康熙］《黎城縣志》，《中國地方志

集成》本

（明）張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連應魁、李錦纂修［嘉靖］《涇陽縣志》，明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明）于邦棟、南宮纂修［萬曆］《重修岐山縣志》，明萬曆十九年刻本

（明）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無名氏纂修《無錫縣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馮士仁修、徐遵湯等纂［崇禎］《江陰縣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本

（明）王叔杲、朱得之纂修［嘉靖］《新修靖江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梅守德、任子龍纂修［嘉靖］《徐州志》，《中國方志叢書》本

（明）王治、馬偉等纂修［嘉靖］《沛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胡纘宗纂修［正德］《安慶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李思恭、丁紹軾纂修［萬曆］《池州府志》，明萬曆刻本

（明）陳魁士等纂修［萬曆］《舒城縣志》，明萬曆八年刻本

（明）陳讓、夏時正纂修［成化］《杭州府志》，《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本

（明）戴日強纂修［萬曆］《余杭縣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謝廷璣纂修［康熙］《昌化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柳琰纂修［弘治］《嘉興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樊維城、胡震亨纂修［天啟］《海鹽縣圖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黄春纂修［嘉靖］《武義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沈傑等纂修［弘治］《衢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楊守仁、吕昌期等纂修［萬曆］《續修嚴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姚鳴鸞、吳鳴鳳纂修［嘉靖］《淳安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清）汪源澤、聞性道纂修［康熙］《鄞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

（明）李楫、莫旦纂修［成化］《新昌縣志》，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清）洪若皋纂修［康熙］《臨海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本

（明）袁應祺、牟汝忠等纂修［萬曆］《黃岩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鄧淮、王瓚纂修［弘治］《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劉畿、朱綽纂修［嘉靖］《瑞安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郭忠、劉宣纂修［成化］《處州府志》，明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明）范嵩、汪佃纂修［嘉靖］《建寧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清）李葆貞、梅眉季纂修［順治］《浦城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李敏纂修［弘治］《將樂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韓國藩、侯袞等纂修［萬曆］《邵武府志》，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明）閔文振纂修［嘉靖］《寧德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范淶、章潢纂修［萬曆］《新修南昌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李貴纂修［嘉靖］《豐乘》，《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明）鄺璠、熊相纂修［正德］《瑞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

（清）陳淯、王臨元纂修［康熙］《浮梁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清）范之煥、陳啟禧纂修［康熙］《湖口縣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明）陳霦纂修［正德］《南康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茅瑞徵、吕元音纂修［萬曆］《黄岡縣志》，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明）甘澤纂修［嘉靖］《蘄州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明）徐天祐、葵大夔纂修［天啟］《荆門州志》，明天啟刻本

（明）陳應信、胡東陵纂修［嘉靖］《湘潭縣志》，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清）趙國宣、彭廉纂修［康熙］《茶陵州志》，《故宫珍本叢刊》本

（清）張起鵾、劉慶祁纂修［康熙］《邵陽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明）姚鐃、沈鍾纂修［弘治］《永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叢刊續編》本

（明）鄧遷、黄佐纂修［嘉靖］《香山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

（清）賈雒英、薛起蛟纂修［康熙］《新會縣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本

（清）李斯佺、黄元治纂修［康熙］《大理府志》，清康熙刻本

（清）尹繼善、黄之雋纂修［乾隆］《江南通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李銘皖、馮桂芬纂修［同治］《蘇州府志》，清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刻本

（清）鄭鍾祥、張瀛修、龐鴻文纂［光緒］《常昭合志稿》，光緒三十年木活字本

（元）元明善《龍虎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元）劉大彬《茅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王賓《虎丘山志》，明成化二十二年劉輝刻本

（明）蔡升、王鏊《震澤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張萊《京口三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西湖遊覽志餘》，中華書局1958年版

（明）汪子卿《泰山志》，明嘉靖刻本

（明）釋無盡《天台山方外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衷仲孺《武夷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宋奎光《徑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魯點《齊雲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傅梅《嵩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談修《惠山古今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釋宗㞧《天平志》，清鈔本

（清）向球、李標《穹窿山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楊樞《淞故述》，《藝海珠塵》本

（明）楊循吉《蘇談》，《學海類編》本

（元）廼賢《河朔訪古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朱珪《名跡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曹溶《靜惕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祁理孫《奕慶藏書樓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錄》，《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朱彝尊《曝書亭書目》，清鈔本

（清）錢曾撰、瞿鳳起編《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清）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徐秉義《培林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徐元文《含經堂藏書目》，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 1936 年鈔本

（清）宋犖《商丘宋氏西陂藏書目》，清劉氏味經書屋鈔本

（清）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姚際恒《好古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汪森《裘杼樓書目》，清道光十年劉喜海鈔本

（清）陸漻《佳趣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曹寅《楝亭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金檀《文瑞樓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

（清）金檀《文瑞樓藏書志》，稿本

（清）王聞遠《孝慈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馬思贊《馬氏道古樓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吳焯《繡谷薰習錄》，《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胤祥《怡府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趙昱《小山堂藏書目錄備覽》，《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魏維新《本立堂藏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宋元文集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孔廣陶《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本

（清）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清）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民國十七年刻本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朱學勤《結一廬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

刊》本

（清）周星笠藏、羅振常編《傳忠堂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蔣鳳藻《鐵華館藏集部善本書目》，民國十九年里安陳氏刻本

（清）唐翰題《安雅樓藏書目錄》，《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丁日昌藏、莫友芝編《持靜齋書目》，《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本

（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叢書集成初編》本

（清）佚名輯、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

（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

（清）錢培蓀《金山錢氏家刻書目》，清光緒四年刻本

【子部】

（明）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書畫題跋續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汪砢玉《珊瑚網》，《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明）張泰階《寶繪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朱存理《珊瑚木難》，清鈔本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張丑《真跡日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康熙刻本
（清）胡爾榮《破鐵網》，《藕香零拾》本
（元）劉應李《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解縉等《永樂大典》，中華書局 1986 年影印本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中華書局 1986 年版
（宋）周密《癸辛雜識》，中華書局 1988 年版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叢書集成初編》本
（元）鄭禧《春夢錄》，《說郛》本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明）葉子奇《草木子》，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明）郎瑛《七修類稿》，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明）陸容《菽園雜記》，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俞弁《山樵暇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陶宗儀《元氏掖庭記》，《說郛》本
（明）葉盛《水東日記》，中華書局 1980 年版
（明）陸深《儼山外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徐𤊹《徐氏筆精》，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清）王士禛《居易錄》，清康熙刻本
（清）顧嗣立《御舟召見恭紀》，清嘉慶二十三年顧祿輯《頤素堂叢書》本
（清）顧嗣立《春樹閒抄》，《叢書集成續編》本，上海書店 1994 年版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筆記小說大觀》本，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4 年影印本
（清）法式善《陶廬雜錄》，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叢書集成初編》本
（元）宋遠《嬌紅記》，明王世貞輯《豔異編》本，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影印本
（明）瞿佑《剪燈新話》，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
（明）李昌祺《剪燈餘話》，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叢書集成初編》本
（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正統道藏》本
（清）顧嗣立輯《閭丘辯囿》，康熙年間顧氏秀野草堂刻本
【集部】
（金）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
（金）元好問《遺山先生詩集》，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刻本
（金）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明正德三年刻本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明弘治十八年崔暠刻本
（元）劉因《劉文靖公文集》，清康熙二十六年金侃鈔本

(元) 方回《桐江續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 牟巘《陵陽先生集》,《宋集珍本叢刊》本
(元) 戴表元《剡源集》,《四部叢刊》本
(元) 黄庚《月屋漫稿》,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宋) 方夔《方時佐先生富山懶稿》,清鈔本
(宋) 熊鉌《熊勿軒先生文集》,明成化二年熊斌刻本
(宋) 陳深《寧極齋稿》,《宋集珍本叢刊》本
(元) 袁易《静春堂詩集》,明鈔本
(元) 尹廷高《玉井樵唱正續》,清鈔本
(元) 蕭國寶《輝山存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本
(元) 耶律楚材撰、謝方點校《湛然居士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
(元) 劉秉忠《藏春詩集》,清初曹氏倦圃鈔本
(元) 郝經《陵川集》,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
(元) 許衡《魯齋遺書》,明嘉靖四年蕭鳴鳳刻本
(元) 王惲《秋澗集》,元至治元年、二年嘉興路儒學刻明修本
(元) 程鉅夫《雪樓程先生文集》,清宣統二年陽湖陶氏涉園影刊洪武本
(元) 吳澄《吳文正公集》,明成化二十年刊本
(元) 元淮《金淵吟》,《涵芬樓秘笈》本
(元) 趙孟頫《松雪齋集》,《四部叢刊》本
(元) 袁桷《清容居士集》,清宋賓王校清鈔本
(元) 馬祖常撰,李叔毅、傅瑛點校《石田先生文集》,中州

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元）貢奎《雲林集》，明弘治三年范吉刻本

（元）張養浩《歸田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張養浩《張文忠公文集》，元刊本

（元）曹伯啟《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元後至元四年曹復亨刻本

（元）許有壬《圭塘小稿》，明成化六年刻本

（元）蒲道源《順齋先生閒居叢稿》，元至正十年刻本

（元）安熙《默庵集》，康熙三十二年金侃鈔本

（元）陳櫟《陳定宇先生文集》，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元）胡炳文《雲峰胡先生文集》，明正德三年刻本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本

（元）虞集《道園遺稿》，《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楊載《楊仲弘集》，《四部叢刊》本

（元）范梈《范德機詩》，清康熙三十年金侃鈔本

（元）揭傒斯《揭曼碩詩集》，元後至元六年日新堂刻本

（元）揭傒斯撰、李夢生整理《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

（元）黃溍《黃文獻公集》，元刻本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元至正十年浦江學官刻本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薩都剌《雁門集》，明成化二十年張習刻本

（元）薩都剌撰，殷孟倫、朱廣祁點校《雁門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82 年版

（元）薩都剌《薩天錫詩集》，《四部叢刊》本

（元）宋無《翠寒集》、《啽囈集》，明刻本

（元）宋無《鯨背吟集》，《說郛》本

（元）陳旅《陳衆仲文集》，元至正刻明修本

（元）張翥《蛻庵集》，康熙間金侃鈔本

（元）貢師泰《貢禮部玩齋集》，明天順沈性刻嘉靖十四年徐萬壁重修本

（元）迺賢《金臺集》，康熙二十四年金侃鈔本

（元）陳樵《鹿皮子集》，清鈔本

（元）謝宗可《詠物詩》，明天啟二年《合刻詠物詩》本

（元）吳萊《淵穎吳先生文集》，明嘉靖元年祝鑾刻本

（元）吳師道《吳禮部文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周權《周此山先生詩集》，明刻本

（元）李士瞻《經濟文集》，明正統九年刻本

（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元）朱德潤《存復齋續集》，《涵芬樓秘笈》本

（元）陳泰《所安遺集》，《涵芬樓秘笈》本

（元）杜本《清江碧嶂集，》清宋蔚如校鈔顧嗣立藏本

（元）方瀾《方叔淵遺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明正德十三年陳綱刻本

（元）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明永樂三年李光刻本

（宋）趙偕《趙寶峰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元）岑安卿《栲栳山人詩集》，清康熙金侃鈔本

（元）洪希文《續軒渠集》，清光緒六年杉直槐清館刻本

（元）袁士元《書林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元）泰不華《泰顧北詩集》，《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黄岩楊晨石印本

（元）余闕《青陽先生文集》，康熙二十九年金侃鈔本

（元）王翰《友石山人遺稿》，明初刻本

（元）鄭玉《師山先生文集》，明嘉靖十四年鄭燭刻本

（元）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清鈔本

（元）陳高《不繫舟漁集》，明鈔本

（元）盧琦《圭峰集》，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元）黄鎮成《秋聲集》，明洪武十一年黄鈞刻本

（元）胡天遊《傲軒吟稿》，清傳鈔嘉靖本

（元）鄭元祐《僑吾集》，明弘治九年張習刻本

（元）周伯琦《近光集》《扈從詩》，明祁氏澹生堂鈔本

（元）陳基《夷白齋稿》，《四部叢刊》本

（元）張憲《玉笥集》，清傳鈔成化本

（元）楊允孚《灤京雜詠》，清鈔本

（宋）潘音《待清軒遺稿》，清嘉慶三年知不足齋鈔校本

（元）楊維楨《鐵崖先生古樂府》、《復古詩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楊維楨《鐵崖先生詩》，民國間董氏《誦芬室叢刊》本

（元）楊維楨《東維子集》，《四部叢刊》本

（元）楊維楨撰、鄒志方點校《楊維楨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元）張昱《張光弼詩集》，清康熙十八年金侃鈔本
（元）倪瓚《倪雲林先生詩集》，《四部叢刊》本
（元）倪瓚《清閟閣遺稿》，《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郭鈺《靜思先生詩集》，清鈔本
（元）周霆震《石初集》，清鈔本
（元）王逢《梧溪集》，《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葉顒《樵雲獨唱詩集》，清鈔本
（元）錢惟善《江月松風集》，清康熙年間金侃鈔本
（元）華幼武《黄楊集》，明祁氏澹生堂鈔本
（元）丁鶴年《鶴年詩集》，清鈔本
（元）顧瑛《玉山璞稿》，清鈔本
（元）馬臻《霞外詩集》，明末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
（元）張雨《句曲外史集》，明末汲古閣刊《元人十種詩》本
（元）釋圓至《筠溪牧潛集》，元大德刻本
（元）釋英《白雲集》，清雍、乾間鈔本
（元）釋善住《谷響集》，清鈔本
（元）釋大訢《蒲室集》，元後至元刻本
（元）釋清珙《石屋和尚山居詩》，明弘治二年釋林竹坡刻本
（元）釋至仁《澹居稿》，清鈔本
（元）釋惟則《師子林天如和尚别錄》，元至正八年刻本（殘）
（元）鄭允端《肅雍集》，《涵芬樓秘笈》本
（金）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元刻明修本
（元）仇遠《山村遺稿》，清咸豐十年汪藹吉鈔本

（元）白珽《湛淵遺稿》，《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龔璛《存悔齋詩》，元至正五年俞楨鈔本；（明）朱存理輯《補遺》，稿本

（元）吾丘衍《竹素山房詩集》，清鮑廷博校鈔本

（宋）趙文《青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劉塤《水雲村吟稿》，清道光庚寅年愛餘堂刊本

（元）王義山《稼村先生類稿》，明正德十一年王冠刻本

（宋）黄公紹《在軒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張弘範《張淮陽詩集》，清鈔本

（元）楊奐《還山遺稿》，嘉靖元年刻本

（元）姚燧《牧庵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孛术魯翀《菊潭集》，《藕香零拾》本

（元）鮮于樞《困學齋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明天順四年沈琮刻本

（元）鄧文原《巴西詩集》，《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鄧文原撰，清鮑廷博、鮑正言輯《履素齋稿》，稿本

（元）元明善《清河集》，《藕香零拾》本

（元）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明祁氏澹生堂鈔本

（元）郭畀《快雪齋小集》，《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何中《知非堂稿》，清鈔本

（元）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明泰昌元年刻、清光緒十六年補刻本

（宋）于石《紫岩詩選》，清初朱彝尊鈔本

（元）傅若金《傅與礪詩集》，康熙年間金侃鈔本

（元）宋褧《燕石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李孝光撰、陳增傑校注《李孝光集校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 年版
（元）成廷珪《居竹軒詩集》，明嘉靖刻本
（元）吳鎮《梅花庵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吳鎮《梅花道人遺墨》，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本
（元）黃清老《樵川集》，《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劉詵《桂隱詩集》，嘉靖刻本
（元）丁復《檜亭稿》，朱彝尊舊藏清鈔本
（元）潘伯修《江檻集》，《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郭豫亨《梅花字字香》，元至大刻本
（元）蘇天爵撰，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中華書局 1997 年版
（元）王冕撰，壽勤澤點校《竹齋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元）吳景奎《藥房樵唱》，朱彝尊舊藏清初鈔本
（元）曹文晦《新山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郭翼《林外野言》，清鈔本
（元）姚文奐《野航亭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戴良《九靈山房集》，《四部叢刊》本
（元）舒頔《華陽貞素齋集》，《羅氏雪堂藏書遺珍》本
（元）鄭韶《苕溪漁唱》，《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明）劉永之《劉仲修詩文集》，清鈔本
（元）貢性之《貢理官南湖詩集》，清鈔本

（元）謝應芳《龜巢稿》，清王聞遠、宋賓王校鈔本

（元）金涓《青村遺稿》，清康熙年間金侃鈔本

（元）趙汸《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康熙二十年趙吉士刻本

（元）汪克寬《環谷集》，康熙十八年刻本

（元）鄭洪《鄭君舉詩集》，清鈔本

（元）朱希晦《雲松巢集》，《四庫全書》本

（元）甘復《山窗餘稿》，康熙間金侃鈔本

（元）吳海《聞過齋集》，《正誼堂全書》本

（元）楊翮《佩玉齋類稿》，清鈔本

（金）譚處端《水雲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金）丘處機《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釋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廣錄》，明雲林寺刻本

（元）釋明本《中峰和馮海粟梅花詩》，明嘉靖三十二年合刊《梅花百詠》本

（元）釋益《元岳林栯堂禪師山居詩》，清汪氏摛藻堂鈔本

（元）釋大圭《夢觀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金）杜仁傑《善夫先生集》，清宣統年間孫德謙輯本

（宋）劉辰翁《須溪集》，《豫章叢書》本

（宋）陳普《石堂先生遺稿》，明嘉靖十六年寧德縣知縣程世鵬刻本

（元）盧摯撰、李修生輯《盧疏齋集輯存》，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

（元）馮子振《梅花百詠》，明嘉靖三十二年合刊《梅花百

詠》本

（宋）繆鑒《苔石效顰集》，《雲自在龕叢書》本

（元）柯九思《丹丘生稿》，《元人十二家小集》本

（元）柯九思《丹丘生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元）項炯《項可立集》，《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黃岩楊晨石印本

（元）楊敬德《楊仲禮集》，《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黃岩楊晨石印本

（元）陳德永《兩峰慚草》，《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黃岩楊晨石印本

（元）胡助《純白齋類稿》，《金華叢書》本

（元）方行《方東軒集》，《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黃岩楊晨石印本

（元）高明《柔克齋詩輯》，民國四年冒廣生輯《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元）陳方《孤篷倦客集》，《横山草堂叢書》本，民國三年丹徒陳氏刊本

（元）周砥、馬治《荆南唱和集》，明刻本

（宋）何夢桂《潛齋先生文集》，（元）何景福《鐵牛翁遺稿》，清雍正年間鈔本

（元）許恕《北郭集》，清曹琰鈔本

（元）呂誠《呂敬夫詩》，清顧嗣立舊藏鈔本

（元）鄭守仁《蒙泉集》，《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黃岩楊晨石印本

（元）釋子賢《一愚集》，《台州叢書》本，民國八年黄岩楊晨石印本

（宋）張玉孃《蘭雪集》，民國間陶湘輯《托跋廛叢刻》本

（宋）金履祥《仁山文集》，《宋集珍本叢刊》本

（元）艾性夫《剩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張觀光《屏岩小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王奕《玉斗山人集》，《枕碧樓叢書》本

（元）魏初《青崖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程端禮《畏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陳宜甫《陳秋巖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黄玠《弁山小隱吟錄》，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本

（元）侯克中《艮齋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劉鶚《吉永豐鷲溪劉楚奇先生惟實集》，咸豐五年宸章樓重刻本

（元）王沂《伊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程端學《積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洪焱祖《杏亭摘稿》，清光緒六年杉直槐清館刻本

（元）朱晞顔《瓢泉吟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吳會《吳書山先生遺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元）魯淵《青溪魯道原先生詩集》，清康熙二十九年鮑楹輯《青溪先正詩集》本

（元）邵亨貞《蟻術詩選》，《續修四庫全書》本

（元）陳鎰《午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劉仁本《羽庭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李繼本《一山文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嚴士貞《桃溪雜詠》，清鈔本
（元）吳皋《吾吾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周巽《性情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沈夢麟《花溪集》，《枕碧樓叢書》本
（元）梁寅《石門先生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元）鄧雅《玉笥集》，《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中華書局 1998 年版
（明）張以寧《翠屏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虞堪《鼓枻稿》，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本
（明）虞堪《希澹園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楊基《眉庵集》，《四部叢刊三編》本
（明）張羽《靜居集》，明弘治四年張習刻本
（宋）汪元量《湖山類稿》，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宋）謝翱撰、（明）張丁注《登西臺慟哭記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高啟《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明）釋宗泐《全室外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楊慎《升庵先生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韓愈撰、（清）顧嗣立注《昌黎先生詩集注》，清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刻本
（唐）溫庭筠撰、（清）顧予咸箋注、顧嗣立補注《溫飛卿集

箋注》，清康熙三十六年秀野草堂刻本

（宋）蘇軾撰，施元之、顧禧注，（清）邵長蘅、顧嗣立、宋至刪補《施注蘇詩》，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宋）范成大撰、（清）顧嗣協、顧嗣皋、顧嗣立重訂《范石湖居士詩集》，康熙二十七年依園刻本

（清）顧嗣立《閭丘先生詩集》、《味蔗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金侃《任川獨學甲午雜集》，稿本

（清）錢熙泰《古松樓賸稿》，清光緒年間刻本

（明）許中麗輯《光岳英華》，明洪武十九年自刻遞修本

（明）李伯璵、馮厚輯《文翰類選大成》，明成化淮府刻弘治十四年嘉靖二十五年遞修本

（明）楊儀輯《驪珠隨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潘是仁輯《宋元六十一家集》，明萬曆四十三年自刻、天啟二年重修本

（明）曹學佺輯《石倉十二代詩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李攀龍輯《五倫詩選》，明胡文煥編《格致叢書》本

（金）元好問輯《中州集》，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元）周南瑞輯《天下同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趙景良輯《忠義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蘇天爵輯《元文類》，《四部叢刊》本

（元）傅習、孫存吾輯《皇元風雅》，《四部叢刊》本

（元）蔣易輯《皇元風雅》，元建陽張氏梅溪書院刻本

（元）賴良輯《大雅集》，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影印明洪武本

（明）偶桓輯《乾坤清氣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孫原理輯《元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劉仔肩輯《雅頌正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宋緒輯《元詩體要》，明正德十四年遼藩朱寵㳂刻本

（明）沐昂輯《滄海遺珠》，《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符觀輯《元詩正體》，清康熙刻本

（明）毛晉輯《明僧弘秀集》，明崇禎十六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清）錢謙益輯《列朝詩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元）陳世隆輯《宋詩拾遺》，《續修四庫全書》本

（明）俞憲輯《盛明百家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元）董旭等撰《偉觀集》，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本

（元）房祺輯《河汾諸老詩集》，中華書局 1958 年版

（元）蘇天弌輯《金精風月》，明嘉靖三十年葉天與刻本

（元）汪澤民輯《宛陵群英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梅淳輯《岳陽紀勝彙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章琥輯《釣臺拾遺集》，明刻清遞修本

（明）梅鼎祚輯《宛雅》，清初刻本

（明）沈敕輯《荆溪外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翟校輯、（清）王輔銘補輯《練音集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黃宗羲、鄔景從輯《姚江逸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謝鐸、黄孔照輯《赤城詩集》六卷，明成化十八年建陽書坊刻本

（明）王泰輯《潞公軒詩》，明成化二十二年刻本

（明）趙諫輯《東甌詩集》《東甌詩續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俞允文輯《昆山雜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徐楚輯《青溪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何炯輯《清源文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唐禎輯《太白樓集》，明萬曆二十五年唐氏刻本

（明）阮元聲、戴應鼇輯《金華詩粹》，《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釋方策輯《善權寺古今文錄》，《北圖古籍珍本叢刊》本

（清）胡文學、李鄴嗣輯《甬上耆舊詩》，清康熙十五年胡氏敬義堂刻本

（清）董肇勳輯《東陽歷朝詩》，清乾隆五十三年學耨堂刻本

（清）顧嗣協、顧嗣立輯《岡州遺稿》，清康熙四十九年緑屏書屋刻本

（宋）吳渭輯《月泉吟社集》，《叢書集成初編》本

（元）許有壬等撰《圭塘欸乃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郁遵輯《至正庚辛唱和集》，《玉雨堂叢書》本

（元）楊維楨等撰《西湖竹枝集》，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本

（元）顧瑛輯《草堂雅集》，民國六年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元刊本

（元）顧瑛輯《草堂雅集》，清鈔本

（元）顧瑛輯《草堂雅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顧瑛輯《玉山名勝集》，清鈔本

（明）袁華輯《玉山紀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釋來復輯《澹遊集》，《續修四庫全書》本

（元）魏壽延輯《敦交集》，羅振玉輯《元人選元詩》本

（明）釋壽寧輯《靜安八詠詩集》，《叢書集成初編》本

（元）毛永貞輯《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正統道藏》本

（明）徐達左輯《金蘭集》，清乾隆二十四年滸溪草堂刻本

（明）田藝蘅輯《詩女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明）酈琥輯《彤管遺編》，《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明）鄭文昂輯《古今名媛彙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宋）于濟、蔡正孫編，卞東波校證《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鳳凰出版社 2007 年版

（明）佚名編《詩淵》，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6 年版

（清）吳之振等編《宋詩鈔》，中華書局 1986 年版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中華書局 2007 年版

（清）顧嗣立編《詩林韶濩》，清康熙四十四年秀野草堂刻本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清康熙三十三年至五十九年秀野草堂刻本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未刻稿，稿本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清）顧嗣立《元詩選癸集》，清乾隆年間鈔本

（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清嘉慶三年席氏掃葉山房刻本

（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中華書局 2001 年版

（清）黃玢等繪並撰、侯怡敏整理《秀野草堂圖詠》，《歷史文獻》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清）錢熙彥編《元詩選補遺》，清道光六年橫溪草堂刻本

（清）錢熙彥編《元詩選補遺》，中華書局 2002 年版

（清）張豫章等奉敕輯《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顧奎光選輯《元詩選》，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清）宋犖輯《江左十五子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沈德潛選《清詩別裁集》，中華書局 1975 年影印本

（清）厲鶚輯《宋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民國）陳衍輯《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明）瞿佑《歸田詩話》，周維德編《全明詩話》本，齊魯書社 2005 年版

（明）胡應麟《詩藪》，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清）顧嗣立《寒廳詩話》，丁福保輯《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二）現代著述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 1983 年版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臺北）明文書局 1990 年版

劉承幹藏，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嘉業堂藏書志》，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葉德輝《書林清話》，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羅振玉《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國圖藏古籍題跋叢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 年版

張元濟撰、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

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陳垣撰、陳智超編注《陳垣史源學雜文》，（北京）三聯書店 2007 年增訂本

（日）山根幸夫、小川尚編《日本現存元人文集目錄》，（東京）汲古書院 1970 年版

劉兆祐《四庫著錄元人别集提要補正》，（臺灣）私立東吳大學 1978 年版

陸峻嶺《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周清澍編《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南京大學學報叢刊》本，1983 年版

楊鐮《貫雲石評傳》，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周叔弢藏、冀淑英編《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宗典《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5 年版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1986 年增訂本

王德毅等主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中華書局 1987 年版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周勳初主編《唐詩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1—1998 年版

徐有富《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版

楊鐮等編《元曲家薛昂夫》，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周雙利《薩都剌》，中華書局 1993 年版

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江澄波《古刻名抄經眼錄》，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1—25），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2003 版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26—60），鳳凰出版社 2004—2006 版

楊鐮《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閻鳳梧、康金聲主編《全遼金詩》，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雒竹筠《元史藝文志輯本》，燕山出版社 1999 年版

陸峻嶺主編《全元詩》(1)，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葉瑞寶主編《蘇州藏書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中華書局 2001 年版

顧廷龍《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

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查洪德、李軍《元代文學文獻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楊鐮《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曹培根《書鄉漫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楊光輝《薩都剌生平及著作實證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施廷鏞《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 年版

鄧紹基、楊鐮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遼金元卷》，中華書局 2006 年版

劉達科《遼金元詩文史料述要》，中華書局 2007 年版

（三）研究論文

顧柏年《秀野公刊書藏書紀略》，《浙江圖書館館刊》民國二十四年第四卷第六期

柴劍虹《元詩選癸集西域作者考略》，《文史》第 31 輯（1988 年）

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書品》1991 年第 3 期

楊鐮《元佚詩研究》，《文學遺產》1997 年第 3 期

楊鐮《元詩文獻研究》，《文學遺產》2002 年第 1 期

陸林《金聖歎與長洲唯亭顧氏交遊考——兼論顧予咸與清初三大史獄之關係》，《藝術百家》2002 年第 2 期

張亞權《耽書亦是有情癡——汪辟疆、黄季剛〈元詩選〉公案》，《江蘇文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陳尚君《斷代文學全集編纂的回顧與展望》，《四川大學學報》2005 年第 5 期

魏泉《小秀野草堂與清代的宗宋詩風》，《中文自學指導》2006 年第 1 期

羅鷺《元刻元人别集編刻流傳考》，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訪學報告，2006 年

楊鐮《元詩文獻新證》，《山西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

羅鷺《元詩選補遺考辨》，《民族文學研究》2007 年第 4 期

張立敏《顧嗣立卒年補考》，《文學遺産》2008 年第 2 期

楊鐮《元詩文獻辯僞》，《文學遺産》2009 年第 3 期

後　記

光陰荏苒，轉眼之間，本書自初稿完成迄今已經過去了近兩年，距我初涉元代文學文獻也已快八年了。回思過往，執筆寒窗的歲月，歷歷如在目前。

二零零二年秋，我負笈南雍，立雪程門，從章燦師悠遊於文史圖典，少年曠野心性終棲於學術。因素乏捷才，不能不孜孜矻矻，點滴積纍。三年後，碩士論文《虞集年譜》草成，師長的期許與同儕的肯定讓我決心在元代文學文獻學領域再拓疆界。臨近碩士畢業之際，偶然對舊題“錢熙彥編”《元詩選補遺》的作者問題頗有興趣，進而發現席世臣也對顧嗣立《元詩選》有補遺之功，博士論文選題遂呼之欲出。此後數年間，我多次往返於京、滬、寧三地各大藏書機構，於元人文集善本，幾乎遍覽無遺。整理資料，考訂文獻，偶有一得，莫不敝帚自珍。饒是如此，在浩瀚的原始材料面前，數十萬字的書稿仍然顯得微不足道，臨近付梓，中心難免愧疚與不安！

或者，本書衹可視為漫漫長路中一站驛亭，讓我在擱筆的間隙向助我成行的師友敬一盞薄酒，聊表謝忱！《〈元詩選〉與元詩

文獻研究》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開題時南京大學文學院莫礪鋒教授、許結教授、鞏本棟教授、徐有富教授、武秀成教授和嚴傑教授都提出了極為中肯的意見。搜集資料過程中，國家圖書館陳清慧女士、復旦大學陳正宏教授、顏慶餘博士和上海圖書館郭立暄先生等都給予了很多幫助。特別是國家圖書館善本閱覽室工作人員，為我大批量查閱資料提供了便利。論文動筆後，南京大學歷史系高榮盛教授又在元史方面給了我很多具體指導，並特許我利用歷史系元史特藏室的文獻。初稿完成，南京大學文學院卞東波學長細心審閱了部分章節並給予寶貴建議。同門葉萊師弟、于溯師妹為論文答辯稿的校對付出了辛勤勞動。論文答辯時，蘇州大學羅時進教授、南京師范大學趙生群教授、南京大學徐有富教授、曹虹教授和趙益教授都細緻審閱全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并鼓勵我在這一領域繼續勇往前行。而今，本書有幸獲得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資助出版，這離不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領導和中國古典文獻學教研室前輩的關心與提攜。凡此種種恩惠，莫不令我銘心感激。

而從業以來，恩師的教誨所給予我的已遠不止著述本身。良師之於弟子，始而導之，終則正之，章燦師對我的培養亦是如此。我秉性魯莽急躁，發現新材料就想馬上立論，老師總是不斷提醒我要小心求證，反復推敲，謹慎持論。在決定博士論文選題時，我曾有過很多不成熟的想法，甚至想轉變研究方向，是老師及時告誡我，衹有具備了扎實的文獻學基礎，纔能博涉不同的研究領域，而元代文學文獻學比較薄弱，應該繼續堅守這一陣地。我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遇到難題，老師總是耐心幫助我解

決；稍有進展，他就熱情地給以鼓勵。立學衹爭朝夕，樹人則功在百年。恩師自是桃李滿天下，澤及於我，惟願衣鉢之承，他日無愧於師門！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岳父母、姐姐和妻子唐新梅，他們的理解、陪伴與支持無疑是我繼續執筆的不懈動力！

羅　鷺

2009 年 12 月 1 日記於四川大學新南村寓所